

0 1 2 3 4 5 6 7 8 9 10

閱微草堂筆記



MG
I292.1
K4

姑
妄
聽
之



3 2285 1062 8

閱微草堂筆記

姑妄聽之



紀曉嵐著



余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閑，卷軸筆硯，自束髮至今，無數十日相離也。三十以前，講考證之學，所坐之處，典籍環繞如翔翠。三十以後，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抽黃對白，恆徹夜搢思，五十以後，領修秘籍，復折而講考證。今老矣，無復當年之意興，惟時折紙墨，追錄舊聞，姑以消遣歲月而已。故已成隴陰消夏錄等三書，復有此集。緬嘗作者，如王仲任、應仲遠，引經據古，博辨宏通；陶潛明劉敬叔劉義慶，簡淡敷言，自然妙遠；誠不敢妄擬前修，然大旨期不稱於風教，若憫揆恩怨，顛倒是非，如秦、陳善之所為，則自信無是矣。適盛子松靈欲為前願，因率書數行，弁於首。以多得諸傳聞也，遂采莊子之語，名曰姑妄聽之。

乾隆癸丑七月二十五日，觀孫道人自題。

○ 馮御史靜山家一僕，忽發狂自適，口作譫語云：『我雖落拓以死，究是衣冠；何物小人，

傲不避路？今懲爾使知！」靜山自往視之曰：「君白晝現形耶？幽明異路，恐於理不宜。君隱形耶？則君能見此輩，此輩不能見君，又何從而相避？」其僕俄如昏睡，稍頃而醒，則已復常矣。門人桐城耿守愚，狷介自好，而喜與人爭禮數。余嘗與論此事曰：「儒者每盛氣凌轢，以邀人敬，謂之自重；不知重與不重，視所自爲。苟道德無愧于聖賢，雖王侯擁護不能榮，雖胥靡版築不能辱；可貴者在我，則在外者不足計耳。如必以在外爲重輕，是待人敬我，我乃榮；人不敬我，我卽辱。與臺僕妾，皆可操我之榮辱，毋乃自視太輕歟？」守愚曰：「公生長富貴，故持論如斯。寒士不貧賤驕人，則崖岸不立，益爲人所賤矣。」余曰：「此田子方之言，朱子已駁之。其爲客氣，不待辨。卽就其說而論，亦謂道德本重，不以貧賤而自屈，非毫無道德，但貧賤卽可驕人也。信如君言，則乞丐較君爲更貧，奴隸較君爲更賤，羣起而驕君，君亦謂之能立品乎？」先師陳白崖先生，嘗手題一聯於書室曰：「事能知足心常愜；人到無求品自高。」斯真探本之論，七字可以千古矣。

○龔集生言：乾隆己未在京師寓靈佑宮，與一道士相識，時共杯酌。一日觀劇，邀往，亦欣然相隨。薄暮歸，道士拱揖曰：「承諸君雅意，無以爲酬；今夜一觀傀儡可乎？」入夜，至所居室中，惟一大方几，近邊略具酒果，中央則陳一碁局。乎童子閉外門，請賓四面圍几坐。迨一再行，道士拍界尺一聲，卽有數小人長八九寸，落局上，合聲演劇，呦呦嚶嚶，音如四五

歲童子，而男女裝飾，音調關目，一一與戲場無異。一齣終，瞥然不見；又數人落下，別演一齣。衆且駭且喜，暢飲至夜分。道士命童子於門外凡上置雞卵數百，白酒數罍；莫然樂止，惟聞鋪啜之聲矣。詰其何術，道士曰：『凡得五雷法者，皆可以役狐，狐能大能小，故造作此戲，爲一宵之娛。然惟俱驅，則可，若或役之盜物，役之祟人，或攝召狐女薦枕席，則天譴立至矣。』衆見所未見，乞後夜再觀，道士諾之。次夕，詣所居，則早起已攜童子去。

○卜者童西圃言：嘗見有二人對弈，一客預點一弈圖，如黑九三，白六五之類，封置篋中；弈畢發視，一路不差，竟不知其操何術。按前定錄載：開元中，宣平坊王生爲李揆卜進取，授以一緘，可數十紙，曰：『君除拾遺日發此。』後揆以李珍薦，命宰臣試文詞，一題爲紫絲盛露雍賦，一題爲答吐蕃書，一題爲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揆自午至酉而成，凡塗八字，旁注兩句；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塗注者亦如之。是古有此術，此人偶得別傳耳。夫操管運思，臨枰布子，雖常局之人，有不能預自主持者，而卜者乃能先知之，是任我自爲之事，尙莫逃定數。巧取強求，營營然日以心圖者，是亦不可以已乎？

○烏魯木齊遺犯剛朝榮言：有二人詣西藏貿易，各乘一騾，山行失路，不辨東西。忽十餘人自懸崖躍下，疑爲夾壩，（西番以劫盜爲夾壩，猶額魯特之瑪哈沁也。）漸近，則長皆七八尺，身髮珍有毛，或黃或綠，而目似人非人，語啁啾不可辨；知爲妖魅，度必死，皆戰慄伏地。

十餘人乃相向而笑，無搏噬之狀，惟挾人於脇下，而驅其騾行。至一山坳，置人於地；二騾一推墮坎中，一抽刃屠割。吹火燂熟，環坐吞噉，亦提二人就坐，各置肉於前。察其似無惡意，方飢困，亦姑食之。既飽之後，十餘人皆捫腹仰嘯，聲類馬嘶。中二人仍各挾一人，飛越峻嶺三四重，捷如猿鳥；送至官路旁，各予以一石，警然竟去。石巨如瓜，皆綠松也，搆歸貨之，得價倍於所喪。事在乙酉丙戌間，朝榮曾見其一人，言之甚悉。此未知爲山精，爲木魅；觀其行事，似非妖物。殆幽巖穹谷之中，自有此一種野人，從古未與世通耳。

○漳州產水晶，云五色皆備，然赤者未嘗見，故所貴惟紫。別有所謂金晶者，與黃晶迥殊，最不易得，或偶得之，亦大如豇豆，如瓜種止矣。惟海澄公家有一三足蟾，可爲扇墜，視之如精金鎔液，洞澈空明，爲希有之寶。楊制府景素官汀漳龍道時，嘗爲余言；然亦相傳如是，未目睹也。姑錄之以廣異聞。

○陳來章先生，余姻家也，嘗得一古硯，上刻雲中儀鳳形。梁瑤峯相國爲之銘曰：「其鳴將將，乘雲翺翔，有媿之祥。其鳴歸昌，雲行四方，以發德光。」時癸巳閏三月也。至庚子，爲人盜去。丁未，先生仲子聞之，多方購得。癸丑六月，復乞銘於余，余又爲之銘曰：「失而復得，如寶玉大弓。孰使之然？故物適逢。譬威鳳之神雲，翩沒影於遙空；及其歸也，必仍止於梧桐。」故家子孫，於祖宗手澤，零落棄擲者多矣。余嘗見媒媼，攜玉佩數事，云某公家求售

，外裏殘紙，乃北宋稟公羊傳四頁，爲悵惘久之。聞之於先人已失之器，越八載購得，又乞人銘以求其傳，人之用心，蓋相去遠矣。

○董家莊佃戶丁錦，生一子，曰二牛。又一女，贅曹寧爲婿，相助工作，甚相得也。二牛生一子曰三寶；女亦生一女，因住母家，遂聯名曰四寶；其生也，同年同月，差數日耳。姑嫂互相抱攜，互相乳哺；襁褓中已結婚媾。三寶四寶又甚相愛，稍長卽跬步不離。小家不知別嫌疑，於二兒嬉戲時，每指曰：『此汝夫』，『此汝婦也。』二兒雖不知爲何語，然聞之則已稔矣。七八歲外，稍稍解事，然俱隨二牛之母同臥起，不相避忌。會康熙辛丑，至雍正癸卯，歲屢歉，錦夫婦並歿。曹寧先流轉至京師，貧不自存，質四寶於陳郎中家。（不知其名，惟知爲江南人。）二牛繼至，會郎中求館僮，亦質三寶於其家，而誠勿言與四寶爲夫婦。郎中家法嚴，每管四寶，三寶必暗泣；管三寶，四寶亦然。郎中疑之，轉質四寶於鄭氏，（或云卽貂皮鄭也。）而逐三寶。三寶仍投舊媒媼，又引與一家爲館僮。久而微聞四寶所在，乃奮緣入鄭氏家；數日後得見四寶，相持痛哭，（時已十三四矣。）鄭氏怪之，則詭以兄妹相逢對；鄭氏以其名行第相連，遂不疑。然內外隔絕，僅出入時相與目成而已。後歲稔，二牛曹寧並赴京贖子女，輾轉尋訪至鄭氏，鄭氏始知其本夫婦，意甚憫惻，欲助之合卺，而仍留服役其館。師嚴某，講學家也，不知古今事異，昌言排斥曰：『中表爲婚，禮所禁，亦律所禁，違之且有大誅。主人

意雖善，然我輩讀書人，當以風化爲己任，見悖理亂倫而不沮，是成人之惡，非君子也。」以去就力爭。鄭氏故良儒，二牛暫寧亦鄉愚，聞違法罪重，皆懼而止。後四寶鬻爲選人妾，不數月病卒；三寶發狂走出，莫知所終。或曰：「四寶雖被迫脅去，然覈容哭泣，實未與選人共房韓。」惜不知其詳耳。果其如是，則是二人者，天上人間，會當相見，定非一瞑不覩者矣。惟嚴某作此惡業，不知何心？亦不知其究竟。然神理昭昭，當無善報。或又曰：「是非泥古，亦非好名，殆覬覦四寶，欲以自侍耳。」若然，則地獄之設，正爲斯人矣。

○乾隆戊午，運河水淺，糧艘銜尾不能進。其演劇賽神，運官皆在。方演荆釵記投江一齣，忽扮錢玉蓮者，長跪哀號，淚隨聲下，口喃喃訴不止，語作閩音，啾啾無一字可辨。知爲鬼附，詰問其故，鬼又不能解人語；或投以紙筆，搖首似道不識字，惟指天畫地，叩額痛哭而已。無可如何，掖於岸上，尙嗚咽跳擲，至人散乃已。久而稍蘇，自云：突見一女子，手攜其頭，自水出，駭極失魂，昏然如醉；以後事皆不知也。此必水底羈魂，見諸官會集，故出鳴冤。然形影不睹，言語不通，遣善洒者求尸，亦無迹，旗丁又無新失女子者，莫可究詰。乃連銜具牒焚於城隍祠。越四五日，有水手無故自剄死。或卽殺此女子者，神譴之歟？

○鄭太守慎人言：嘗有數友論閩詩，於林子羽頗致不滿。夜分就寢，聞筆硯格格有聲，以爲鼠也。次日，見几上有字二行曰：「如：『檄雨古潭暝，禮星寒殿開，』似錢郎，諸公都未道

及；可盡以爲唐摹晉帖乎？」時同寢數人，書皆不類，數人以外，又無人能作此語者。知文士爭名，死尙未已；鄭康成爲厲之事，殆不虛乎？

○黃小華言：西城有扶乩者，下壇詩曰：「策策西風木葉飛，斷腸花謝雁來稀。吳娘日暮幽房冷，猶著玲瓏白苧衣。」皆不解所云。乩又書曰：「頃過某家，見新來稚妾，鎖閉空房，流落此離，自其定命；但飢寒可念，根觸人心，遂惻然詠此。敬告諸公！若無馴獅調象之才，勿輕舉此念，亦陰功也。」請問仙號，書曰：「無塵。」再問之，遂不答。按李無塵明末名妓，祥符人，開封城陷，歿於水。有詩集，語頗秀拔；其哭王烈女詩曰：「自嫌予有淚；敢謂世無人？」措詞得體，尤爲作者所稱也。

○遺秉滯穗，寡婦之利，其事遠見於周雅。鄉村麥熟時，婦孺數十爲羣，隨刈者之後，收所殘剩，謂之「拾麥」；農家習以爲俗，亦不復回顧，猶古風也。人情漸薄，趨利若鶩，所殘剩者不足給，遂頗有盜竊攘奪；又浸淫而失其初意者矣。故四五月間，婦女露宿者徧野。有數人在靜海之東，日暮後趁涼夜行，遙見一處有燈火，往就乞飲。至則門庭華煥，僮僕皆鮮衣，堂上張燈設樂，似乎燕賓；遙望三貴人據榻坐，方進酒行炙。衆陳投止意，闢者爲白，主人領之。俄又呼回，似附耳有所囑；闢者出引一媪，悄語曰：「此去城市稍遠，倉卒不能致妓女。主人欲於同來女伴中擇端正者三人，侑酒薦寢，每人贈百金，其餘亦各有犒賞。媪爲通詞，犒賞

當加倍。」媼密告衆，衆利得賞，愆惡幼婦應其請。遂引三人，入沐浴粧飾，更衣裙侍客；諸婦女皆置別室，亦大有酒食。至夜分，三貴人各擁一婦入別院，闔家皆滅燭就眠；諸婦女行路疲困，亦酣臥不知曉。比日高睡醒，則第宅人物，一無所睹，惟野草芄芄，一望無際而已。尋覓三婦，皆裸露在草間，所更衣裙，已不見，惟舊衣拋十餘步外，幸尚存，視所與金，皆紙錠。疑爲鬼，而飲食皆眞物，又疑爲狐。或地近海濱，蛟螭水怪所爲歟？貪利失身，乃祇博一飽；想其惘然相對，憶此一宵，亦大似邯鄲枕上矣。先兄晴湖則曰：「舞衫歌扇，儀態萬方，彈指繁華，總隨逝水；鴛鴦社散之日，茫茫回首，舊事皆空。亦與三女子裸露草間，同一夢醒耳！豈但海市蜃樓，爲頃刻幻景哉？」

○烏魯木齊參將德君楞額言：向在甘州，見互控於張掖令者，甲云造言污蔑，乙云事有實證。訊其事，則二人本中表，甲携妻出塞，乙亦同行。至甘州東數十里，夜失道，遇一人似貴家僕，言：「此僻徑少人，我主人去此不遠，不如投止一宿，明日指路上官道。」隨行三四里，果有小堡。其人入良久，出招手曰：「官喚汝等入。」進門數重，見一人坐堂上，問姓名籍貫，指揮曰：「夜深無宿飯，祇可留宿，門側小屋可容二人，女子令與媼婢睡可也。」二人就寢後，似隱隱聞婦喚聲，闔中出視，摸索不得門，喚聲亦寂，誤以爲耳偶鳴也。比睡醒，則在曠野中；急覓婦，則在半里外樹下，裸體反接，鬢亂釵橫，衣裳挂在高枝上。言：「一婢持燈導

至此，有華屋數楹，婢媼數人。俄主人隨至，逼同坐，拒不肯，則婢媼合手抱持，解衣縛臂，置榻上。大呼無應者，遂受其污。天欲明，主人以二物置頸旁，屋宇頓失，身已臥沙石上矣。視頸旁物，乃二銀錠，各鑄重五十兩；其年號則崇禎，其縣名則榆次。土蝕黑黯，真百年以外鑄也。甲戒乙勿言，約均分。後違約，乙怒詬爭，其事乃洩。甲夫婦雖堅不承，然詰銀所自，則云拾得；又詰婦縛傷，則云搔破；其詞閃爍，疑乙語未必誑也。令笑遣甲曰：『於律得遺失物，當入官，姑念爾貧，可將去。』又瞋視乙曰：『爾所告如虛，則同拾得當同送官，於爾無分；所告如實，則此爲鬼以酬甲婦，於爾更無分。再多言，且答爾。』並驅之出。以不無理之，可謂善矣。此與拾麥婦女事相類：一以巧誘而以利移其心；一以強脅而以利消其怒；其揣摩人情，投其所好，伎倆亦略相等也。

○金重牛魚，卽瀋陽鵝鯉魚，今尙重之；又重天鵝，今則不重矣。遼重毗離，亦曰毗令邦，卽宣化黃鼠；明人尙重之，今亦不重矣。明重消熊棧鹿，（棧鹿當是以棧飼養，）今尙重之；消熊則不知爲何物，雖極富貴家，問此名亦云未睹。蓋物之輕重，各以其時之好尙，無定準也。記余幼時，人參，珊瑚，青金石，價皆不貴，今則日昂；綠松，石碧，鴉犀，價皆至貴，今則日減。雲南翡翠玉，當時不以玉視之，不過如藍田乾黃，強名以玉耳；今則以爲珍玩，價遠出眞玉上矣。又灰鼠舊貴白，今貴黑。貂舊貴長壽，故曰豐貂，今貴短壽。銀鼠舊比灰鼠價賤

貴，遠不及天馬，今則貴幾如貂。珊瑚舊貴鮮紅如榴花，今則貴淡紅如櫻桃，且有以白類車渠爲至貴者。蓋相距至六十年，物價不同已如此，况隔越數百年乎？儒者讀周禮蠶繅，竊竊疑之，由未達古今異尚耳。

○八珍惟熊掌鹿尾爲常食；駝峯出塞外，已罕觀矣；（此野駝之單峯，非常駝之雙峯也。語詳槐西雜志。）猩脣則僅聞其名。乾隆乙未，閱撫軍少儀餽余二枚，貯以錦函，似甚珍重。乃自額至頰，全剝而腊之，口鼻眉目，一一宛然，如戲場面具，不僅兩脣。庖人不能治，轉贈他友；其庖人亦未識，又別贈人。不知轉落誰氏？迄未曉其烹飪法也。

○李又聃先生言，東光畢公，（偶忘其名，官貴州通判，征苗時運餉遇寇，血戰陣亡者也。）嘗奉檄勸苗峒地界，土官盛讎款接。賓主各一磁蓋杯置面前，土官手捧啓視，則貯一蠶，如蜈蚣，蠕蠕旋動。譯者云：「此蠶蘭開則生，蘭謝則死，惟以蘭藥爲食，至不易得。今喜植蘭時，搜巖窟穴，得其二，故必獻生，表至敬也。」旋以鹽末少許灑杯中，覆之以蓋，須臾碎視，已化爲水，湛然淨綠，瑩徹如琉璃，蘭氣撲鼻。用以代醑，香沁齒頰，半日後尙留餘味。惜未問其何名也。

○西域之果，蒲桃莫盛於土魯番，瓜莫盛於哈密。蒲桃京師貴綠者，取其色耳；實則綠色乃微熟，不能甚甘。漸熟則黃，再熟則紅，熟十分則紫，甘亦十分矣。此福松巖額駝額闢展時爲

余言。瓜則充貢品者，真出哈密；餽贈之瓜，皆金塔寺產。然貢品亦祇熟至六分有奇，途間封閉包束，瓜氣互相鬱蒸，至京可熟至八分。如以熟八九分者貯運，則蒸而霉爛矣。余嘗問哈密國王蘇來滿（額敏和卓之子）：「京師園戶以瓜子種殖者，一年形味並存，二年味已改，惟形相近，三年則形味俱變盡；豈地氣不同歟？」蘇來滿曰：「此地土壤泉甘而無雨，故瓜味濃厚；種於內地，固應少減，然亦養子不得法。如以今年瓜子，明年種之，雖此地，味亦不美，得氣薄也。其法當以灰培瓜子，貯於不濕不燥之空倉，三五年後，乃可用；年愈久，則愈佳，得氣足也。若培至十四五年者，國王之圃乃有之，民間不能待，亦不能久而不壞也。」其語似爲近理。然其灰培之法，必有節度，亦必有宜忌；恐中國以意爲之，亦未必能如所說耳。

○裴超然編修言：楊勤愨公年幼時，往來鄉塾，有綠衫女子，時乘牆缺窺之。或偶避入，亦必回眸一笑，若與目成；公始終不側視。一日，拾塊擲公曰：「如此妍皮，乃褻癡骨！」公拱手對曰：「鑽穴踰牆，實所不解。別覓不癡者何如？」女子忽瞠目直視曰：「汝狡黠如是，安能從爾索命乎？且待來生耳。」散髮吐舌而去，自此不復見矣。此足見立心端正，雖冤鬼亦無如何；又足見一代名臣，在童稚之年，已自樹立如此也。

○河間王仲穎先生，（安溪李文貞公爲先生改字曰仲退；然原字行已久，無人稱其改字也。）名之銳，李文貞公之高弟，經術湛深，而行誼方正，粹然古君子也。乙卯丙辰間，余隨姚安

公在京師，先生猶官國子監助教，未能一見，至今悵然。相傳先生夜偶至邸後空院，拔所種萊蕪下酒，似恍惚見人影，疑爲盜，倏已不見。知爲鬼魅，因以幽明異路之理，厲聲責之。聞籬竹中人語曰：『先生遷於易；一陰一陽，天之道也。人出以晝，鬼出以夜，是卽幽明之分。人居無鬼之地，鬼居無人之地，是卽異路焉耳。故天地間無處無人，亦無處無鬼；但不相干，卽不妨並育。使鬼晝入先生室，先生責之是也。今時已深更，地爲空隙，以鬼出之時，入鬼居之地，既不炳燭，又不揚聲，猝不及防，突然相遇，是先生犯鬼，非鬼犯先生。敬避似已足矣，先生何責之深乎？』先生笑曰：『汝詞直，姑置勿論。』自拔萊蕪而返。後以語門人，門人謂鬼旣能言，先生又不畏怖，何不叩其姓字，暫假詞色，問冥司之說爲妄爲真，或亦格物之一道。先生曰：『是又人與鬼狎矣，何幽明異路之云乎？』

○ 鄭慎人言：囊與數友往九鯉湖，宿仙遊山家。夜涼未寢，出門步月，忽輕風冷然，穿林而過，木葉簌簌，棲鳥驚飛。覺有種種花香，沁人心骨。出林後，沿溪而去，水禽亦磔格亂鳴，似有所見，然凝睇無睹也；心知爲仙靈來往。次日，尋視林內，微雨新晴，綠苔如蘚，步步皆印弓彎，又有跣足之迹，然總無及三寸者。溪邊泥迹，亦然。數之，約二十餘人。指點徘徊，相與嘆異，不知是何神女也。慎人有四詩紀之，忘留其稿，不能追憶矣。

○ 慎人又言：一日庭花盛開，聞婢媼驚相呼喚，推窗視之，鏡以手指桂樹杪。乃一蠅蝶，大

如掌，背上坐一紅衫女子，大如拇指，翩翩翔舞，斯須過牆去，鄰家兒女又驚相呼喚矣。此不知爲何怪，殆所謂花月之妖歟？說此事時，在劉景南家，景南曰：『安知非闖閨遊戲，以蓮草花架中人物，縛於蝶背而縱之耶？』是亦一說。慎人曰：『實見小人在蝶背，有聲控駕馭之狀，俯仰顧盼，意態生動，殊不類偶人也。』是又不可知矣。

○ 舅氏安公介然言：曩隨高陽劉伯絲先生官瑞州，聞城西土神祠有一泥鬼，忽仆地。又一青面赤髮鬼，衣裝面貌，與泥鬼相同，壓於其下；視之，則里中少年某，僞爲鬼狀也，已斷脊死矣。衆相駭怪，莫明其故。久而有知其事者曰：『某鄰婦少艾，挑之，爲所訾。婦是日往母家，度必夜歸過祠前。祠去人稍遠，乃僞爲鬼狀，伏像後，待其至而突掩之，將乘其驚怖昏仆，以圖一逞。不虞神之見讎也。』蓋其婦弟預是謀，初不敢告人，事定後，乃稍稍洩之云。介然公又言：有狂童蕩婦相遇於河間文廟前，調謔無所避忌。忽飛瓦破其腦，莫知所自來也。夫聖人道德，侔乎天地；豈如二氏之教，必假靈異而始信，必待謔法而始尊哉？然神鬼擄呵，則理所應有。必謂朱錦作會元，由於前世修文廟，視聖人太小矣。必謂數仞宮牆，竟無靈衛，是又儒者之迂也。

○ 三座塔（蒙古名古爾板蘇巴爾，漢唐之營州柳城縣，遼之興中府也，今爲喀喇沁右翼地。）
○ 金巡檢言：（裘文達公之姪婿，偶忘其名。）有樵者山行遇虎，避入石穴中，虎亦隨入。

故嵌空而繚曲，輾轉內避，漸不容虎，而虎必欲搏樵者，努力強入。樵者窘迫，見旁一小竇，足容身，遂蛇行而入。不意蜿蜒數步，忽階天光，竟反出穴外。乃力運數石，塞虎退路，兩穴並聚柴以焚之。虎被薰灼，吼震岩谷，不食頃，死矣。此事亦足爲當止不止之戒也。

○金巡檢又言：巡檢署中一太湖石，高出簷際，皴皴斑駁，孔竅玲瓏，望之勢如飛動，云遼金舊物也。考金嘗拆長嶽奇石，運之北行；此殆所謂卿雲萬態奇峯耶？然金以大定府爲北京，今大甯城是也。遼與中府，金降爲州；不應置石於州治；是又疑不能明矣。又相傳京師兔兒山石皆長嶽古物，余幼時尙見之。余虎坊橋宅爲威信公故第，廳事東偏一石，高七八尺，云是雍正中初造宅時所賜，亦移自兔兒山者。南城所有太湖石，此爲第一。余又號「孤石老人」，蓋以此云。

○京師花木最古者，首給孤寺呂氏藤花，次則余家之青桐，皆數百年物也。桐身橫徑尺五寸，聳峙高秀，夏月庭院皆碧色。惜蟲蛀一孔，雨漬其內，久而中朽至根，竟以枯槁。呂氏宅後，售與高太守兆溼，又轉售程主事振甲，藤今猶在。其架用梁棟之材，始能支柱。其陰復廳事一院。其蔓旁引，又纒西偏書室一院，花時如紫雲垂地，香氣襲衣。慕堂孝廉在日，（慕堂名元龍，庚午舉人，朱石君之妹婿也；與余同受業於董文恪公。）或自宴客，或友人借宴客，觴詠殆無虛夕。迄今四十餘年，再到曾游，已非舊主，殊深鄰笛之悲。倪穉疇年丈嘗爲題一聯曰：

「庭芳草圍新綠；十畝藤花落古香。」書法精妙，如渴驥怒貌，今亦不知所在矣。

○陳句山前輩移居一宅，搬運家具時，先置書十餘篋於庭。似聞樹後小語曰：「三十餘年，此間不見此物也。」視之闕如。或曰：「必狐也！」句山掉首曰：「解作此語，狐亦大佳。」

○先祖光祿公，康熙中；於崔莊設質庫，司事者，沈玉伯也。嘗有提傀儡者，質本偶二箱，高皆尺餘，製作頗精巧。逾期未贖，又無可轉售，遂爲棄物，久置廢屋中。一夕月明，玉伯見木偶跳舞院中，作演劇之狀，聽之亦啾啾似度曲。玉伯故有膽，厲聲叱之，一時迸散。次日，舉火焚之，了無他異。蓋物久爲妖，焚之則精氣燦散，不復能聚；或有所憑，亦爲妖，焚之則失所依附，亦不能靈；固物理之自然耳。

○獻縣一令，待吏役至有恩。歿後眷屬尙在署，吏役無一存問者，強呼數人至，皆獍獠相向，非復曩時。夫人憤恚，慟哭柩前，倦而假寐。恍惚見令語曰：「此輩無良，是其本分；吾望其感德已大誤，汝責其負德，不又誤乎？」霍然忽醒，遂無復怨尤。

○康熙末，張歌橋（河間縣地）有劉橫者，居河側。會河水暴滿，小舟重載者，往往漂沒。偶見中流一婦，抱斷檣，浮沈波浪間，號呼求救，衆莫敢援。橫獨奮然曰：「汝曹非丈夫哉！烏有見死不救者？」自擢舢舨，追三四里，幾覆沒者數，竟拯出之。越日，生一子。月餘，橫忽病，即命妻子治後事。時尙能行立，衆皆怪之。橫太息曰：「吾不起也！吾援溺之夕，恍惚

夢至一官府，吏卒導入，官持簿示吾曰：「汝平生積惡種種，當以今歲某月死，墮豕身，五世受屠割之刑。幸汝一日活二命，作大陰功，於冥律當延二記；今銷除壽籍，用抵業報，仍以原註死日死。緣期限已迫，恐世人昧昧，疑有是善事，反促其生，故召爾證明，使知其故。今生因果並完矣，來生努力可也！」醒而心惡之，未以告人。今屆期果病，尙望活乎？」既而竟如其言。此見神理分明，毫釐不爽，乘除進退，恆合數世而計之；勿以偶然不驗，遂謂天道無知也。

○鄭蘇仙言：有約鄰婦私會，而病其妻在冢者，夙負妻家錢數千，乃遣妻賚還；妻欣然往。不意鄰婦失期，而其妻乃途遇強暴，盡奪衣裙簪珥，縛置穢叢；皆客作流民，莫可追詰。其夫惟俛首太息，無復一言。人亦不知鄰婦事也。後數年，有村媪之子挑人婦女，爲媪所覺，反覆戒飭，舉此事以明因果；人乃稍知。蓋此人與鄰婦相聞，實此媪通詞，故知之審。惟鄰婦姓名，則媪始終不肯洩，幸不敗焉。

○狐所幻化，不知其自視如何？其互相視又如何？嘗於灤陽消夏錄論之。然狐，本善爲妖惑者也；至鬼，則人之餘氣，其靈不過如人耳。人不能化無爲有，化小爲大，化醜爲妍。而諸書載遇鬼者，其棺化爲宮室，可延人入；其墓化爲庭階，可留人居；其凶終之鬼，備諸惡狀者，可化爲美麗。豈一爲鬼而卽能歟？抑有教之者歟？此視狐之幻，尤不可解。憶在涼州路中，御

看指一山幼曰：『曩與車數十輛，露宿此山。月明之下，遙見山半有人家，土垣周絡，屋角一可數。明日過之，則數家而已。』是無人之地，亦能自現此象矣。冥器之作，聖人其知此情狀乎？

○吳僧慧真言：有浙僧立志精進，誓願堅苦勵，未嘗至席。一夜，有艷女窺戶，心知魔至，如不見聞。女蠱惑萬狀，終不能近禪榻。後夜夜必至，亦終不能使起一念。女技窮，遙語曰：『師定力如斯，我固宜斷絕妄想。雖然，師初利天中人也，知近我則必敗道，故畏我如虎狼。即努力得到非非想天，亦不過柔肌著體，如抱冰雪；媚姿到眼，如見塵埃；不能離乎色相也。如心到四禪天，則花自照鏡，鏡不知花；月自映水，水不知月；乃離色相矣。再到諸菩薩天，則花亦無花，鏡亦無鏡，月亦無月，水亦無水，乃無色無相，無離不離，爲自在神通，不可思議。師如敢容我一近，而真空不染，則摩登伽一意皈依，不復再擾阿難矣。』僧自揣道力足以降魔，坦然許之，偃倚撫摩，竟毀戒體。懊喪矢志，侘傺以終。夫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惟聖人能之，實以下弗能也。此僧中於一激，遂開門揖盜；天下自恃可爲，遂爲人所不敢爲，卒至潰敗決裂者，皆此僧也哉！

○權齊齋扶乩，其仙降壇不作詩，自署名曰劉仲甫，衆不知爲誰。有一國手在側，曰『是南宋國手，著有棋訣四篇者也。』因請對弈。乩判曰：『弈則我必負。』固請，乃許。且果負半

子。衆曰：『大仙謙挹，欲獎成後進之名耶？』崑判曰：『不然。後人事事不及古，惟推步與弈棋則皆勝古。或謂因古人所及，更復精思，故已到竿頭，又能進步；是爲推步言，非爲弈棋言也。蓋風氣日薄，人情日巧；其傾軋攻取之術，兩機濶薄，變幻萬端，弔詭出奇，不留餘地。古人不肯爲之事，往往肯爲；古人不敢冒之險，往往敢冒；古人不忍出之策，往往忍出；故一切世事心計，皆出古人上。奕棋亦心計之一，故宋元國手，至明已差一路，今則差二路半矣。然古之國手，極敗不過一路耳；今之國手，或敗至兩路三路，是則踰質蹈虛之別也。』問：『弈竟無常勝法乎？』又判曰：『無常勝法，而有常不負法。不弈，則常不負矣。僕猥以夙慧，得作鬼仙，世外閒身，名心都盡，逢場作戲，勝敗何關？若當局者，角爭得失，尙慎旃哉！』四座有經歷世故者，多喟然太息。

○季滄洲言：有狐居某氏書樓中，數十年矣；爲整理卷軸，驅除蟲鼠，善藏弄者不及也。能與人語，而終不見其形。賓客宴集，或虛置一席，亦出相酬酢，詞氣恬雅，而談言微中，往往傾其座人。一日，酒糾賓鴆政，約各言所畏，無理者辭，非所獨畏者亦辭。有云畏講學者，有云畏名士者，有云畏富人者，有云畏貴官者，有云畏善諛者，有云畏過謙者，有云畏禮法周密者，有云畏緘默慎重欲言不言者；最後問狐，則曰：『吾畏狐。』衆嘩笑曰：『人畏狐可也；君爲同類，何所畏？請浮大白。』狐啞曰：『天下惟同類可畏也！夫甌越之人，愈笑鷺不爭地

；江海之人，與車馬不爭路；類不同也。凡爭產者必同父之子，凡爭寵者必同夫之妻，凡爭權者必同官之士，凡爭利者必同勢之賈；勢近則相礙，相礙則相軋耳。且射雉者媒以雉，不媒以雞鶩；捕鹿者由以鹿，不由以羊豕。凡反間內應，亦必以同類；非其同類，不能投其好而入，伺其隙而抵也。由是以思，狐安得不畏狐乎？座有經歷險阻者，多稱其中理。獨一客酌酒狐前曰：「君言誠確。然此天下所同畏，非君所獨畏，仍宜浮大白。」乃一笑而散。余謂狐之罰觴，應減其半。蓋相礙相軋，天下皆知之。至伏肘腋之間，而爲心腹之大患，託水乳之契，而藏鈞距之深謀，則不知者或多矣。

○滄州李媪，余乳母也，其子曰柱兒，言：昔往海上放青時，（海濱空曠之地，茂草叢生，土人驅牛馬往牧，謂之放青。）有灶丁夜方寢，（海上煮鹽之戶，謂之灶丁。）聞室內窸窣有聲。時月明穿牖，諦視無人，以爲蟲鼠類也。俄聞人語嘈雜，自遠而至，有人連呼曰：「窺入此屋矣。」疑訝間，已到窗外，扣窗問曰：「某在此乎？」室內泣應曰：「在。」又問：「留汝乎？」泣應曰：「留。」又問：「汝同牀乎？別宿乎？」泣良久，乃應曰：「不同牀，誰肯留也？」窗外頓足曰：「敗矣！」忽一婦大笑曰：「我度其出投他所，人必不相饒，汝以爲未必，今竟何如？尙有面目攜歸乎？」此語之後，惟聞索索人行聲，不聞再語。旣而婦又大笑曰：「此尙不決，汝爲何物乎？」扣窗呼灶丁曰：「我家逃婢投汝家，旣已留宿，義無歸理。此

非爾脅誘，老奴無詞以讎汝；卽或讎汝，有我在，老奴無能爲也。爾等且寢，我去矣。」穴紙私窺，闕然無影，回顧枕畔，則一艷女橫陳。且喜且駭，問所自來；言：「身本狐女，爲此家狐買作妾。大婦妬甚，日日加捶楚，度不可住，逃出求生。所以不先告君者，慮恐怖不留，必爲所執，故陰伏牀角，俟其追至，始冒死言已失身，冀或相捨。今幸得脫，願生死隨君。」灶丁慮無故得妻，或爲人物色，致有他虞。女言：「能自隱形，不爲人見。頃縮身爲數寸，君頓忘耶？」遂留爲夫婦，親操井臼，不異貧家，竈丁竟以小康。柱兒於竈丁爲外兄，故知其審。李媪說此事時，云女尙在；今四十餘年，不知如何矣。此婢遭逢患難，不辭語詭以自污，可謂挺而走隨。然旣已自污，則其夫留之爲無理，其嫡去之爲有詞，此冒險之計，實亦決勝之計也；婢亦黠矣哉！惟其夫初不顧旣其後，後又不爲之所，使此婢援絕路窮，至一決而橫潰；又何如度德量力，早省此一舉歟？

○老儒周懋官，口操南音，不記爲何許人；久困名場，流離困頓。嘗往來於周西擎、何華峯家；華峯本亦姓周，或二君之族歟？乾隆初，余尙及見之，迂拘拙鈍，古君子也。每應試，或以筆畫小誤被貼，或已售而以一二字被落。亦有過遭吹索，如題目寫「日」字偶稍狹，卽以誤作「日」字貼；寫「己」字未筆偶鋒尖上出，卽以誤作「已」字貼；尤抑鬱不平。一日，焚牒文昌祠，訴平生未作過惡，橫見沮抑。數日後，夢朱衣吏引至一殿，神據案語曰：「爾功名坎壈

，遠懷明神，徒挾怨尤。不知因果。爾前身本部院吏也，以爾狡黠舞文，故罰爾今生爲書癡，毫解不事。以爾好指摘文牒，雖明知不誤，而巧詞鍛鍊，以挾制取財，故罰爾今生處處以字畫見斥。」因指簿示之曰：「爾以「日」字見貼者，此官前世乃福建駐防音德布之妻，老節婦也，因咨文寫「音」爲「殷」，譯語諧聲，本無定字，爾反覆駁詰，來往再三，使窮困孤嫠，所得建坊之金，不足供路費。爾以「己」字見貼者，此官前世以知縣起服，本歷俸三年零一月；爾需索不遂，改其文「三」字爲「五」，「一」字爲「十」，又以五年零十月移計，應得別案處分。比及辨白，坐原文錯誤，已沈滯年餘。業報牽纏，今生相遇，爾何冤之可鳴歟？其他種種，皆有夙因，不能爲爾備陳，亦不可爲爾預洩。爾宜委順，無更嘵嘵！儻其不信，則緇袍黃冠，行且有與爾爲難者，可了然悟矣。」語訖揮出，霍然而醒，殊不解緇袍黃冠之語。時方寓佛寺，因遷徙避之。至乙卯鄉試，閩中已擬第十二；二場「僧道拜父母判」中有「長揖君親」，字蓋用傅奕表「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語也。考官以爲疵累，竟斥落，方知神語不誣。此其館步丈陳謨家，（名登廷，棗強人，官製造庫郎中。）自詳述於步丈者。後不知所終，殆坎珂以歿矣。

○虞倚帆待詔言：有選人張某，攜一妻一婢至京師，僦居海豐寺街。歲餘，妻病歿。又歲餘，婢亦暴卒；方治槥，忽似有呼吸，既而目睛轉動，已復蘇，呼選人執手泣曰：「一別年餘，

不意又相見。一選人駭愕，則曰：「君勿疑謬語，我是君婦，借婢尸再生也。此婢雖侍君巾櫛，悔戀戀不欲居我下，商於妖尼，以術惑我，我遂發病死。魂爲術者收瓶中，鎮以符咒，埋尼菴牆下，局促昏昏，苦狀難言。會菴尼牆圯，掘地重築，圻者剛土破瓶，我乃得出，茫茫昧昧，莫知所往。伽藍神指我訴城隍，而有魔法者皆有邪神爲城社，輾轉撐拄，獄不能成。達於東獄，乃捕逮術者，鞠治得狀，拘婢付泥犁。我壽未盡，尸已久朽，故判借婢尸再生也。」闔家悲喜；仍以主母事之。而所指作魘之尼，則謂「選人欲以婢爲妻，故詐死片時，造作斯語，不願陷人於重辟。」洵洵欲訐訟，事無實證，懼于妖妄罪，遂諱不敢言。然倚帆營私叩其僮僕，且道婦再生後，述舊事無纖毫差。其餘晉行步，亦與婦無纖毫異。又婢拙女紅，而婦善刺繡，有舊所製履未竟，補成其半，宛然一手；則似非僞託矣。——此雍正末年事也。

○范衡洲（山陰人，名家相，甲戌進士，官柳州府知府。）之姪女，未婚殉節，吞金環不死，卒自投於河。曾太守（嘉祥人，曾子裔也，偶忘其名字。）之女，以救母，並焚死。其事迹始末，當時皆了了知之，今四十餘年，不能舉其詳矣。奇聞易記，庸行易忘，國事理之常歟！附存姓氏，冀不泯幽光。孔子家語載弟子七十二人，固不必一一皆具行實爾。

○蘅洲言：其鄉某甲，甚朴慝，一生無妄爲。一日晝寢，夢數役持牒攝之去，至一公署，則冥王坐堂上，鞠以謀財殺某乙。某乙至，亦執甚堅。蓋某乙自外索遺歸，天未曙，趁涼早發；

遇數人，見腰纏纍然，共擊殺之，攜貨遁，棄尸岸旁。某甲偶棹舢舨過，見尸大駭，視之，識爲某乙，尙微有氣，因屬鄰里抱置舟上，欲送之歸。某乙垂絕，忽稍蘇，張目見某甲，以爲衆奪財去，某甲獨載尸乘諸江也，故魂至冥司，猶訟某甲。冥王檢籍云：『盜爲某某，非某甲。』某乙以親見固爭；冥吏又以冥籍無誤理，與某乙固爭。冥王曰：『冥籍無誤，論其常也；然安知千百萬年不誤者，不偶此一誤乎？我斷之，不如人質之也；吏言之，不如囚證之也。』故拘某甲。某甲具述載送意，照以業鏡，如所言，某乙乃悟。某甲初竊怪誤拘，冥王告以故，某甲亦悟。遂別治某乙獄，而送某甲歸。夫折獄之明決，至冥司止矣；案牘之詳確，至冥司亦止矣；而冥王若是不自信也，又若是不憚煩也！斯冥王所以爲冥王歟？

○仲尼不爲己甚，豈僅防矯枉過直哉？聖人之所慮遠也。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夫民未嘗不畏死，至知必死，乃不畏；至不畏死，則無事不可爲矣。小時聞某大姓爲盜劫，懸賞格購捕，半歲餘，悉就執，亦俱引伏。而大姓恨盜甚，以多金賂讞卒，百計苦之，足不躡地，脅不到席，束縛不使如廁，揮中蛆蟲，蠕蠕嘔股腓，惟不絕飲食，便勿速死而已。盜恨大姓甚，私計強劫得財，律不分首從斬；輪姦婦女，律亦不分首從斬；二罪從一科斷，均歸一斬，萬無加至磔裂理。乃於庭鞠時，自供徧污其婦女；官雖不據以錄供，而衆口堅執，衆耳共聞，迄不能滅此語。不善大姓者又從而附會，謂盜已論死，足蔽罪；而不惜多金，又百計

苦之，其銜恨次骨，正以此。人言籍籍，亦無從而辨此疑，遂大爲門戶玷，悔已無及。夫劫盜駢戮，不能怨主人，卽拷掠追訊，桎梏幽擊，亦不能怨主人，法所應受也。至虐以法外，卽其志不甘。擲石擊石，力過猛，必激而反；取一時之快，受百世之污，豈非已甚之故乎？然則聖人之所慮遠矣。

○霍養仲言：雍正初，東光有農家，粗具中人產。一夕，有劫盜，不甚搜財物，惟就衾中曳其女，掖入後圃，仰縛曲項老樹上；蓋其意本不在劫也。女哭誓；客作高斗睡圃中，聞之躍起，挺刃出與鬪，盜盡披靡，女以免。女悲憤泣涕，不語不食，父母寬譬，終不解。窮詰再三，始出一語曰：「我身裸露，可令高斗見乎？」父母喻意，竟以妻斗。此與楚鍾建事，適相類。然斗始願不及此，徒以其父病，主爲醫藥，及死，爲棺斂，葬以隙地，而招其母司炊爨，故感激出死力耳。羅太經鶴林玉露載：詠朱亥詩曰：「高論唐虞儒者事，負君賣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卻是屠沽解報恩。」至哉言乎！

○太白詩曰：「徘徊映歌扇，似月雲中見。相見不相親，不如不相見。」此爲治游言也。人家夫婦，有睽離阻隔，而日日相見者，則不知是何因果矣。郭石洲言：中洲有李生者，妻婦旬餘，而母病，夫婦更番守侍，衣不解結者七八月。母歿後，謹守禮法，三載不內宿。後貧甚，同依外家；外家亦僅僅溫飽，居宇無多，掃一室留居。未匝月，外姑之弟遂就館，送母來依，

姊無室可容，乃以母與女共一室，而李生別榻書齋，僅早晚同案食耳。閱兩載，杏生入京規進取，外舅亦攜家就幕江西。後得信云婦已卒，李生意氣懊喪，益落拓不自存。仍附舟南下覓外舅，外舅已別易主人，隨往他所。無所棲託，姑賣字餬口。一日，市中遇雄偉丈夫，取視其字曰：『君書大好，能一歲三四千金，爲人書記乎？』李生喜出望外，卽同登舟，烟水淼茫，不知何處。至家，供張亦甚盛；及觀所屬筆札，則綠林豪客也。無可如何，姑且依止。慮有後患，因詭易里籍姓名。主人性豪侈，聲伎滿前，不甚避客，每張樂，必召李生。偶見一姬酷肖其婦，疑爲鬼。姬亦時時目李生，似曾相識，然彼此不敢通一語。蓋其外舅江行，適爲此盜劫，見婦有姿首，併掠以去，外舅以爲大辱，急市薄槿，詭言女中傷死，僞爲哭斂載以歸。婦憚死失身，已充盜後房，故於是相遇。然李生信婦已死，婦又不知李生改姓名，疑爲貌似，故兩相失。大抵三五日必一見，見慣亦不復相目矣。如是六七年；一日，主人呼李生曰：『吾事且敗；君文士，不必與此難。此黃金五十兩，君可懷之藏某處叢荻間；候兵退，速覓漁舟返，此地人皆識君，不慮其不相送也。』語訖揮手，使急去伏匿。未幾聞闐然格鬥聲，既而聞傳呼曰：『盜已全隊揚帆去，且籍其金帛婦女！』時已曠黑，火光中窺見諸樂伎皆披髮肉袒，反接繫頸，以鞭杖驅之行；此姬亦在內，驚怖戰慄，使人心惻。明日，島上無一人，獨立水次，良久，忽一人棹小舟呼曰：『某先生耶？大王故無恙，且送先生返。』行一日，夜至岸，懼遺物色，

乃懷金北歸，至則外舅已先返矣。生至家，貨所攜，漸豐裕。念夫婦至相愛，而結褵十載，殆終無一月共枕席；今物力稍充，不忍終以薄樁葬，擬易佳木，且欲一睹其遺骨，亦夙昔之情。外舅力沮，不能止，詞窮吐實。急兼程至豫章，冀合樂昌之鏡，則所俘樂伎，分賞已久，不知流落何所矣。每回憶六七年中，咫尺千里，輒惘然如失。又回憶被俘時，縲絏鞭笞之狀，不知以後摧折，更復若何，又輒腸斷也。從此不娶。聞後竟爲僧。戈芥舟前輩曰：『此事竟可作傳奇，惜未無結束，與桃花扇相等。雖曲終不見江上峯青，綿邈含情，正在烟波不盡，究未免增人悵耳。』

○金可亭言：（此浙江金孝廉，名嘉炎，與金大司農同姓同號，各自一人。）有趙公者，官監司。晚歲，家居得一婢，曰紫桃，寵專房，他姬莫當夕。紫桃亦婉孌善奉事，呼之必在側，百不一失。趙公固聰察，疑有異，於枕畔固詰，紫桃自承爲狐，然夙緣當侍公，與公無害。嗾愛久，亦弗言。家有園亭，一日，立兩室間呼紫桃，則兩室各一紫桃出，乃大駭。紫桃謝曰：『妾分形也。』偶春日策杖郊外，逢道士，與語，甚有理致，情頗洽。問所自來，曰：『爲公來。公本謫仙，限滿當歸三島，今金丹已爲狐所盜，不可復歸。再不治，虛壽限亦減。僕公舊侶，故來視公。』趙公心知紫桃事，遂同歸。道士踞坐廳事，索筆書一符，曼聲長嘯。邸中紛紛擾擾，有數十紫桃，容色衣飾，無毫髮差，跪庭院皆滿。道士呼真紫桃出，衆相顧曰：『無

翼也。』又呼最先紫桃出，一女叩額曰：『婢子是。』道士叱曰：『爾盜趙公丹已非，又呼朋引類，務敗其道，何也？』女對曰：『是有二故：趙公前生煉精四五百年，元關堅固，非更番迭取，不能得；然趙公非碌碌者，見衆美選進，必覺爲蠱惑，斷不肯納，故終始共幻一形，匿其迹也。今事已露，願散去。』道士揮手令出，願趙公太息曰：『小人獻媚旅進，君子弗受也。』一小人伺君子之隙，投其所向，衆小人從而陰佐之，則君子弗覺矣。易婚卦之初六，一陰始生，其象爲繫於金柅；柅以止車，示當止也。不止則履霜之初，卽堅冰之漸，浸假而剝卦，六五至矣。今日之事，是之謂乎？然苟無其隙，雖小人不能伺，苟無所好，雖小人不能投；千金之堤潰於蟻，漏有罅故也。公先誤涉旁門，欲講容成之術；旣而耽玩艷冶，失其初心，嗜慾日深，故妖物乘之而麇集。爰因自起，於彼何尤？此始此終，固亦其理。驅之而不謹，蓋以是耳。吾來稍晚，於公事已無益；然從此攝心清靜，猶不失作九十翁，』再三珍重，警然而去。趙公後果壽八十餘。

○哈密屯軍，多牧馬西北深山中。屯弁或往考牧，中途恆憩一民家。主翁或具瓜果，意甚恭謹，久漸款洽；然竊怪其無鄰無里，不圃不農，寂歷空山，作何生計。一日，偶詰其故，翁無詞自解，云實蛻形之狐。問：『狐喜近人，何以僻處？狐多聚族，何以獨居？』曰：『修道必世外幽棲，始精神堅定；如往來城市，則嗜慾日生，難以煉形服氣，不免於媚人採捕，攝取外

丹，儼所害過多，終干天律；至往來墟墓，種類太繁，則踪跡彰明，易招弋獵，尤非遠害之方；故均不爲也。」屯弁喜其朴誠，亦不猜懼，約爲兄弟，翁亦欣然。因出便，旋循牆環視，翁笑曰：「凡變形之狐，其室皆幻；蜺形之狐，其室皆真。老夫尸解以來，久歸人道，此並蒼茅伐木，手自經營，公毋疑如海市也。」他日再往，屯軍告月明之夕，不睹人形，而石壁時現二人影，高並丈餘，疑爲鬼物，欲改牧廠。屯弁以問此翁，曰：「此所謂木石之怪變罔兩也；山川精氣，翕合而生。其始如泡露，久而漸如烟霧，久而凝聚成形，尚空虛無質，故月下惟見其影。再百餘年，則氣足而有質矣。二物吾亦嘗見之，不爲人害，無庸避也。」後屯弁洩其事，狐遂徙去，惟二影今尙存焉。此哈密徐守備所說。徐云久擬同屯弁往觀，以往返須數日，尙未暇也。

○烏魯木齊牧廠，一夕大風雨，馬驚逸者數十匹，追尋無迹。七八日後，乃自哈密山中出；知爲烏魯木齊馬者，馬有火印故也。是地距哈密二十餘程，何以不十日卽至？知穹谷幽巖，人迹未到之處，別有捷徑矣。大學士溫公遣臺軍數輩，裹糧往探，皆糧盡空返，終不得路。或曰：「臺軍憚路遠，在近山逗遛旬日，詭云已往。」或曰：「臺軍憚伐山開路勞，又憚移臺搬運費，故諱不言。」或曰：「自哈密關展至迪化，（卽烏魯木齊之城名，今因爲州名。）人烟相接，村落市廛，郵傳館舍，如內地，又沙平如掌；改而山行，則路旣險阻，地亦荒涼，事事皆

不適，故不願。」或曰：「道途既減大半，則臺軍之額，驛馬之數，以及一切轉運之費，皆應減大半，於官吏頗有損，故陰掣肘。」是皆不可知。然七八日得馬之事，終不可解。或又爲之說曰：「失馬證重，司牧者以牢醴禳山神，神驅之，故馬速出，非別有路也。」然神能驅之行，何不驅之返乎？

○ 奴子王廷佑之母言：幼時家在衛河側，一日晨起，聞兩岸呼譟聲。時水暴漲，疑河決，踉蹌出視，則河中一羊頭昂出水上，巨如五斗栲栳，急如激箭，順流向北去，皆曰羊神過。余謂此蛟螭之類，首似羊也。埤雅載龍九，似亦稱首似牛云。

○ 居衛河側者言：河之將決，中流之水必凸起，高於兩岸；然不知其在何處也。至棒椎魚集於一處，則所集之處，不一兩日潰矣。父老相傳，驗之，百不失一。棒椎魚者，象其形而名，平時不知在何所，網釣亦未見得之者，至河暴漲，乃庸至護隄者。見其以首觸岸，如萬杵齊築，則決在斯須間矣。豈非數哉！然唐堯洪水，天數也；神禹隨刊，則人事也。惟聖人能知天，惟聖人不委過於天。先事而綢繆，後事而補救，雖不能消弭，亦必有所挽回。

○ 先曾祖母王太夫人，八旬時，賓客滿堂。奴子李榮司茶酒，竊倉酒半罌，匿房內。夜歸將寢，聞罌中有駢聲，怪而撼之，罌中忽語曰：「我醉欲眠，爾勿擾。」知爲狐魅，怒而極撼之，駢益甚；探手引之，則一人首出罌口，漸巨如斗，漸巨如栲栳。榮批其頰，則掉首一搖，連

盤旋轉，砰然有聲，觸壁而碎，已涓滴不遺矣。榮頓足極罵，聞梁上語曰：「長孫無禮！」（長孫榮之小名也）許爾盜，不許我盜耶？爾既惜酒，我亦不勝酒，今還爾。」據其項而嘔，自頂至踵，淋漓殆徧。此與余所記西城狐事相似，而更惡作劇。然小人貪冒，無一事不作姦，稍料理之，未爲過也。

○安州陳大宗伯宅在孫公園，其後廢墟，卽孫退谷之別業。後有樓，貯雜物，云有狐居，然不甚露形聲也。一日，聞似相詬誶，忽亂擲牙牌於樓下，碎碎如電；數之，得三十一扇，惟闕二四一扇耳。二四么二，牌家謂之至尊，（以合爲九數故也）得者爲大捷；疑爲爭此二扇，怒而拋棄歟？余兒時曾親見之。杜工部大呼五白，韓昌黎博塞爭財，李習之作五木經，楊大年喜葉子戲，偶然寄興，借此消閒，名士風流，往往不免；乃至元邱校尉，亦復沿波。余性迂疎，終以爲非雅戲也。

○蔣心餘言：有客赴人遊湖約，至則畫船簫鼓，紅裙而侑酒者，諦視，乃其婦也。去家二千里，不知何流落到此？懼爲辱，噤不敢言。婦乃若不相識，無恐怖意，亦無慚愧意，調絲度曲，引袖飛觴，恬如也。惟聲音不相似；又婦笑好掩口，此妓不然，亦不相似；而右腕紅痣如粟顆，乃復宛然；大惑不解。草草終筵，將治裝爲歸計。俄得家書，婦半載前死矣，疑爲見鬼，亦不復深求。所親見其意態殊常，密詰再三，始知其故，咸以爲貌偶同也。後聞一遊士來往吳

越間，不事干謁，不通交遊，亦無所經營貿易，惟攜姬媵數輩，閉門居，或時出一二人，屬嫖嫖賣之而已。以爲販鬻婦女者，無與人事，莫或過問也。一日，意甚匆遽，急買舟欲赴天目山，求高行僧作道場。僧以其疏語掩抑支離，不知何事。又有：「本是佛傳爲當求佛佑；仰藉慈雲之庇，庶寬雷部之刑」語，疑有別故，還其褱施，謝遣之。至中途，果殞於雷。後從者微洩其事曰：「此人從一紅衣番僧受異術，能持咒，攝取新斂女子尸，又攝取妖狐淫鬼附其尸以生，卽以自侍。再有新者，卽以舊者轉售人，獲利無算。因夢神責以惡貫將滿，當伏天誅，故懺悔以求免，竟不能也。」疑此客之婦，卽爲此人所攝矣。理藩院尙書留公亦言紅教喇嘛有攝召婦女術，故黃教斥以爲魔云。

○外祖安公，前母安太夫人父也，歿時，家尙盛，諸舅多以金寶殉；或陳「瑤瑛」之戒，不省。又築室墓垣外，以數壯夫邏守，柝聲鈴聲，徹夜相答；或曰是樹幟招盜也，亦不省。旣而果被發；蓋盜乘守者晝寢，衣青蕤踰垣，伏草間，故未覺其入。至夜以椎鑿破棺，柝二擊，則亦二椎；柝三擊，則亦三椎；故轉以鈴柝，不聞聲。伏至天欲曉，鈴柝皆息，乃踰垣遁，故未覺其出。一舍珠巨如龍眼核，亦裂頰取去，先聞之也。告官大索，未得間，諸舅同夢外祖曰：「吾夙生負此三人財，今取償，捕亦不獲。惟我未嘗屠割彼，而橫見酷虐，刃齧斷我頤，是當受報，吾得直於冥司矣。」後月餘，獲一盜，果取珠者；珠爲尸氣所蝕，已青黯不值一錢。其

二盜灼知名，而千金贖捕不能得。則夢語不謬矣。

○ 表叔王月阡言：近村某甲買一妾，兩月餘逃去，其父反以妒殺發尸訟。會縣官在京需次時，逃妾構訟事，與此類，觸其舊憤，窮治得証狀。計不得逞，然堅不承轉鬻，蓋無誘逃實證，難於究詰。妾卒無蹤。某甲婦弟住隔縣，婦歸甯，聞弟新納妾，欲見之，妾閉戶不肯出，其弟自戕之來，一見即投地叩額稱死罪，正所失妾也。婦弟以某甲舊妾不肯納，某甲以曾侍婦弟亦不肯納，鞭之百，以配老奴，竟以鬻婢終焉。夫富室構訟，詞連帷簿，此不能旦夕結也，而適值縣官；女子轉鬻，深匿閨幃，此不易物色求也，而適值其婦弟。機械百端，可云至巧，烏知造物更巧哉？

○ 門人葛觀察正華，吉州人，言：其鄉有數商驅騾綱行山間，見樵徑上立一道士，青袍纓笠，以塵尾招其中一人曰：『爾何姓名？』具以對。又問『籍何縣？』……曰：『是爾矣。爾本謫仙，今限滿當歸紫府，吾是爾本師，故來導爾，爾宜隨我行。』此人私念平生不能識一字，魯鈍如是，不應爲仙人轉生，且父母年已高，亦無棄之求仙理，堅謝不往。道士太息，又招衆人曰：『彼既墮落，當有一人補其位；諸君相遇，卽是有緣，有能隨我行者乎？千載一遇，不可失也。』衆亦疑駭無應者，道士喞然去。衆至演旅，以此事告人，或云仙人接引，不去可惜；或云恐或妖物，不去是。有好事者，次日循樵徑探之，甫登一嶺，見草間殘骸狼藉，乃新被

虎食者也，惶遽而返。此道士碎虎俵歟？故無故而致非常之福，貪冒者所喜，明哲者所懼也；無故而作分之想，僥倖者其偶，顛越者其常也。謂此人之魯鈍，正此人之聰明可矣。

○宋人詠蟹詩曰：「水清詎免雙螯黑？秋老難逃一背紅。」借寓朱勗之貪婪必敗也。然他物供庖廚，一死焉而已；惟蟹則生投釜甑，徐受蒸烹，由初沸至熟，至速亦逾數刻，其楚毒有求死不得者。意非夙業深重，不墮是中。相傳趙公宏燮，官直隸巡撫時，（時直隸尙未設總督）一夜，夢家中已死僮僕媼婢數十人，環跪階下，皆叩額乞命曰：「奴輩生受蒙養恩，而互結朋黨，蒙蔽主人；久而枝蔓牽纏，根柢生固，成牢不可破之局。卽稍有敗露，亦衆口一音，巧爲解結，使心知之而無如何。又久而陰相掣肘，使不如衆人之意，則不能行一事。坐是罪惡，墮入水族，使世世羅湯鑊之苦。明日主人供膳，蟹卽奴輩後身，乞見赦宥。」公故仁慈，天曙，以夢告司庖，飭舉蟹投水，且爲禮懺作功德。時霜蟹肥美，使宅所供，尤精選膏腴；奴輩皆竊笑曰：「老翁狡獪，造此語怖人耶？吾輩豈受汝給者？」竟效梭人之烹，而以已放告，又乾沒其功德錢，而以佛事已畢告；趙公竟終不知也。此輩作姦，固其常態，要亦此數十僮僕媼者，留此錮習，適以自戕。「請君入甕」，此之謂歟？

○魂與魄交而成夢，究不能明其所以然。先兄晴湖嘗咏高唐神女事曰：「他人夢見我，我固不得知。我夢見他人，人又烏知之？屏王自幻想，神女甯幽期？如何巫山上，雲雨今猶疑？」

足爲瑤姬雪謗。然實有見人之夢者。奴子李星，嘗月夜村外納涼，遙見鄰家少婦，掩映棗林間，以爲守圃防盜，恐其翁姑及夫或同在，不敢呼與語。俄見其循陸而行，半里許，入秫叢中；疑其有所幽會，益不敢近，僅遠望之。俄見穿秫叢出行數步，阻水而返，癡立良久；又循水北行百餘步，阻泥溝；又返折而東北，入豆田，詰屈行，顛躓者再；知其迷路，乃遙呼曰：『幾嫂深夜，往何處？迤北更無路，且陷淖中矣。』婦回顧應曰：『我不能出，幾郎可餵我還。』急赴之，已無睹矣；知爲遇鬼，心驚骨慄。狂奔歸家，乃見婦與其母坐門外牆下，言適紡倦睡去，夢至林野中，迷不能出，聞幾郎在後喚我，乃霍然醒。與星所見，一一相符。蓋疲困之極，神不守舍，真陽飛越，遂至離魂，魄與形離，是卽鬼類，與神識起滅，自生幻象者，不同，故人或得而見之。獨孤生之夢遊，正此類耳。

④ 有州牧以貪橫伏誅，既死之後，州民喧傳其種種冥報，至不可殫書。余謂此怨毒未平，造作訛言耳。先兄晴湖則曰：『天地無心，視聽在民，民言如是，是亦可危也已。』

⑤ 里媪遇飯食凝滯者，卽以其物燒灰存性，調水服之；余初斥其妄，然亦往往驗。審思其故，此皆油膩凝滯者也。蓋油膩先凝物，稍過多，則遇之必滯。凡藥物入胃，必湊其向氣；故某物之灰，能自到某物凝滯處。凡油膩得灰卽解散；故灰到其處，滯者自行，猶之以灰浣垢而已。若脾弱之凝滯，胃滿之凝滯，氣鬱之凝滯，血瘀痰結之凝滯，則非灰所能除矣。

○烏魯木齊軍校王福言：曩在西甯，與同隊數人，入山射生。遙見山腰一番婦獨行，有四狼隨其後；以爲狼將搏噬，番婦未見也，共相呼譟，番婦如不聞。一人引滿射狼，乃誤中番婦，倒擲墮山下；衆方驚悔，視之，亦一狼也。四狼則已逸去矣。蓋妖獸幻形，誘人而啗，不幸遭殪也。豈惡貫已盈，若或使之歟？

二

○天下事，情理而已。然情理有時而互妨。里有姑虐其養娘者，慘酷無人理，遁歸母家，母憐而匿別所，詭云未見，因涉訟。姑以朱老與比鄰，當見其來，往引爲證。朱私念言女已歸，則驅人就死；言女未歸，則助人離婚；疑不能決，乞籤於神。舉筒震搖，籤不出；奮力再搖，籤乃全出。——是神亦不能決也。辛彤甫先生聞之曰：『神殊憤憤！十歲幼女，而日日加炮烙，恩義絕矣，聽其逃死，不爲過。』

○戈孝廉仲坊，丁酉鄉試後，夢至一處，見屏上書絕句數首。醒而記其兩句曰：「知是蓬萊第一仙，因何清淺幾多年？」壬子春，在河間見景州李生，偶話其事，李駭曰：「此余族弟屏上近人題梅花作也。句殊不工，不知何以入君夢？」前無因緣，後無徵驗，周官六夢，竟何所屬乎？

○新齋諧（卽子不語之改名）載雄雞卵事，今乃知竟實有之。其大如指頂，形似閩中落花生，不能正圓，外有斑點，向日映之，其中深紅如琥珀；以點目皆甚效。德少司空成，汪副憲承需，皆嘗以是物合樂。然不易得；一枚可以值十金。阿少司農迪斯曰：『是雖罕睹，實亦人力所爲。以肥壯雄雞閉籠中，縱羣雌繞籠外，使相近而不能相接；久而精氣搏結，自能成卵。』此亦理所宜然。然雞秉巽風之氣，故食之發瘡毒；其卵以盛陽不洩，鬱積而成，自必蘊熱，不知何以反明目？又本草之所不載，醫經之所未言，何以知其能明目？此則莫明其故矣。汪副憲曰：『有以蛇卵售欺者，但映日不紅，卽爲僞託。』亦不可不知也。

○沈媪言：里有趙三者，與母俱備於郭氏。母歿後，年餘，一夕，似夢非夢，聞母語曰：『明日大雪，牆頭當凍死一雞，主人必與爾，爾慎勿食！我嘗盜主人三百錢，冥司判爲雞以償，今生卵足數而去也。』次日，果如所言，趙三不肯食，泣而埋之。反覆窮詰，始吐其實。此數年內事也。然則世之供車騎，受刳菑者，必有前因焉，人不知耳。此輩之狡黠攘竊者，亦必有後果焉，人不知耳。

○余十一二歲時，聞從叔燦若公言：里有齊某者，以罪戾黑龍江，歿數年矣。其子稍長，欲歸其骨，而貧不能往，恆蹙然如抱深憂。一日，偶得豆數升，乃屑以爲末，水搏成丸，衣以硝土，詐爲賣藥者以往，姑以給取數文錢，供口食耳。乃沿途買其藥者，雖危証，亦立愈；轉相

告語，頗得善價，竟藉是遂成所。得父骨，以篋負歸。歸途，於窩集遇三盜，急棄其資斧負篋奔。盜追及，開篋見骨，怪問其故，涕泣陳述，共憫而釋之，轉贈以金。方拜謝間，一盜忽擲踊大慟曰：「此人孱弱如是，尚數千里外求父骨！我堂堂丈夫，自命豪傑，顧乃不能耶？諸君好住，吾今往蕭州矣。」語訖，揮手西行，其徒呼使別妻子，終不反顧。蓋所感者深矣。惜人往風微，無傳於世。余作滌陽消夏錄諸書，亦竟忘之。癸丑三月三日，宿海淀直廬，偶然憶及，因錄以補志乘之遺。儻亦潛德未彰，幽靈不泯，有以默啓余衷乎？

○李蟠木言：其鄉有灌園叟，年六十餘矣，與客作數人同屋寢；忽聞其嚙啞作顫聲，又呢呢作媚語，呼之不應。一夕，燈未盡，見其布衾蠕蠕掀簸，如有人交接者，問之亦不言。既而白晝或忽趨僻處，或無故閉門；怪而覘之，輒有瓦石飛擊，人方知其爲魅所據。久之，不能自諱，言：「初見一少年至園中，似曾相識，而不能記憶。邀之坐，問所自來。少年言：『有一事告君，祈君勿拒。君四世前與我爲密友，後忽藉胥魁勢，豪奪我田，我訴官，反遭笞，鬱結以死。愬於冥官，主者以契交隙末，當以歡喜解冤，判君爲我婦二十年。不意我以業重，避墮狐身，尚有四年未了。比我煉形成道，君已再入輪回，轉生今世。前因雖昧，舊債難消，夙命牽纏，遇於此地，業緣湊合，不能待君再墮女身，便乞相償，完此因果。』我方駭怪，彼遽囑我以氣，惘惘然如醉如夢，已受其污。自是日必一兩至。去後亦自悔恨，然來時又帖然意肯，竟

自忘爲老翁，不知其何以故也？」一夜初聞狎昵聲，漸聞呻吟聲，漸聞悄悄乞緩聲，漸聞切切求免聲，至鷄鳴後，乃噤然失聲。突梁上大笑曰：「此足抵筭三十矣。」自是遂不至。後蒼治艸屋，見梁上皆白粉所畫圈，十圈爲一行，數之得一千四百四十，正合四年之日數，乃知爲所記淫譎。計其來去，不滿四年，殆以一度抵一日矣。或曰：「是狐欲媚此叟，故造斯言。」然狐之媚人，悅其色，攝其精耳；雞皮鶴髮，有何色之可悅，有何精之可攝？其非相媚也，明甚。且以扶杖之年，講分桃之好，逆來順受，亦太不情。其爲身異性存，夙根未泯，自然相就，如磁引鐵，亦明甚。狐之所云，殆非虛語。然則怨毒糾結，變端百出，至三生之後而未已，其亦慎勿造因哉！

○ 文水李秀升言：其鄉有少年山行，遇少婦獨騎一驢，紅裙藍帔，貌頗嫺雅，屢以目側睨。少年故謹厚，慮或招嫌，恆在其次後數十步，俛首未嘗一視。至林谷深處，婦忽按轡不行，待其追及，語之曰：「君秉心端正，大不易得，我不欲害君。此非往某處路，君誤隨行；可於某樹下繞向某方斜行三四里，即得路矣。」語訖，自驢背一躍，直上木杪，其身漸漸長丈餘，俄風起葉飛，瞥然已逝。再視其驢，乃一狐也。少年悸幾失魂。殆飛天野叉之類歟？使稍與狎昵，不知作何變怪矣。

○ 癸丑會試，陝西一舉子於號舍遇鬼，驟發狂疾。衆掖出歸寓，鬼亦隨出，自以首觸壁，皮

骨皆破。避至外城，鬼又隨至，卒以刃自刺死。未死間，手書片紙付其友，乃「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八字。雖不知所爲何事，其爲冤報，則鑿鑿矣。

○南皮郝子明言：有士人讀書僧寺，偶便旋於空院，忽有飛丸擊其背。俄聞屋中語曰：「汝輩能見人，人則不能見汝輩，不自引避，反噴人耶？」方駭愕間，屋內又語曰：「小婢無禮，當卽管之，先生勿介意。然空屋多我輩所居，先生凡遇此等處，宜面牆便旋，勿對門窗，則兩無觸忤矣。」此狐可謂能克己。余嘗謂僮僕吏役與人爭，角而不勝，其長恆引以爲辱，世態類然。夫天下至可恥者，莫過於悖理？不問理之曲直，而務求我所隸屬，人不能犯，以爲榮。果足爲榮也耶？昔有屬官私其胥魁，百計袒護，余戲語之曰：「吾儕身後，當各有碑誌一篇，使蓋棺論定，撰文者奮筆書曰：『公秉止不阿，於所屬史役，犯法者，一無假借。』人必以爲榮，諒君亦以爲榮也。又或奮筆書曰：『公平生喜庇吏役，雖受隸隸法，亦一一曲爲諱匿。』人必以爲辱，諒君亦以爲辱也。何此時乃以辱爲榮，以榮爲辱耶？」先師董文恪曰：「凡事不可載入行狀，卽斷斷不可爲。」斯言諒矣！

○侍鸞川言：（侍氏未詳所出，疑本侍其氏；明洪武中，凡複姓皆令去一字，因爲侍氏也。）有賈於淮上者，偶行曲巷，見一女，恣色明艷，殆類天人。私訪其近鄰，曰：「新來未匝月，祇老母攜婢數人同居，未知爲何許人也。」賈因賂媒媾覘之，其母言：「杭州金姓。同一子

一女徠依其壻，不幸子避疾，卒於舟，二僕又乘隙竊貲逃，焚焚孤嫠，懼遭強暴，不得已，稊屋權住此，待親屬來迎。尙未知其肯來否？」語訖泣下。媒遜以「旣無所歸，又無地主，將來作何究竟？有女如是，何不於此地求佳壻？」——暮年亦有所依。」母言：「甚善！我亦不求多聘幣；但弱女嬌養久，亦不欲艸艸。有能製衣飾奩具，約值千金者，我卽許之。所辦仍是渠家物，我惟至彼一閱視，不取纖芥歸也。」媒以告賈，賈私計良得。旬日內，趣辦金珠錦繡，殫極華美，一切器用，亦事事精好。先親迎一日，邀母來觀，意甚愜足。次日簫鼓至門，乃堅閉不啓，候至數刻，呼亦不應；詢問鄰舍，又未見其移居。不得已，踰牆人視，則闕無一人？徧索諸室，惟破牀堆髒髑數具，乃知其非人。回視家中，一物不失，然無所用之，重鬻僅能得半價，懷喪不出者數月。竟莫測此魅何所取。或曰：「魅本無意惑賈，賈妄生窺伺，反往覘魅，魅故因而戲弄之。」是于理當然。或又曰：「賈富而慳，心計可以析秋毫，犯鬼神之忌，故魅以美色顛倒之。」是亦理所宜有也。

○宣室志載：隴西李生，左乳患癰；一日癰潰，有雉自乳飛出，不知所之。聞奇錄載：崔堯封外甥李言吉，左目患瘤，割之，有黃雀鳴噪而去。其事皆不可以理解。札閣學郎阿親見其親串家小婢，頂上生瘡，瘡中出一白蝙蝠。知唐人記二事非虛。豈但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哉？

○曹慕堂宗丞，有乩仙所畫醉鍾馗圖，余題以二絕句曰：「一夢荒唐事有無，吳生粉本幾臨

摹。紛紛畫手多新樣，又道先生是酒徒。」「午日家家蒲酒香，終南進士亦壺觴。太平時節無妖穢，任爾閒遊到醉鄉。」畫者題者，均弄筆狡獪而已。一日，午睡初醒，聽窗外婢媼悄語說鬼。有王媪家在西山，言：曾月夕守瓜田，遙見雙燈自林外冉冉來，人語嘈雜，乃一大鬼，醉欲倒，諸小鬼掖之。踉蹌行。安知非醉鍾馗乎？天地之大，無所不有。隨意畫一人，往往遇一人與之肖，隨意命一名，往往有一人與之同；無心闔合，是卽化工之自然也。

○相傳魏環極先生嘗讀書山寺，凡筆墨几榻之類，不待拂拭，自然無塵；初不爲意，後稍稍怪之。一日晚歸，門尙未啓，聞室中窸窣有聲，從隙窺覘，見一人方整飾書案。驟入掩之，其人警穿從窗去，急呼令近，其人遂拱立窗外，意甚恭謹。問：「汝何怪？」聲折對曰：「某狐之習儒者也，以公正人，不敢近。然私敬公，故日日竊執僕隸役，幸公勿訝。」先生隔窗與語，甚有理致。自是雖不敢入室，然遇先生，不甚避，先生亦時時與言。一日，偶問：「汝視我能作聖賢乎？」曰：「公所講者道學，與聖賢各一事也。聖賢依乎中庸，以實心勵實行，以實學求實用；道學則務語精微，先理氣，後彝倫，尊性命，薄事功，其用意已稍別。聖賢之於人，有是非心，無彼我心，有誘導心，無苛刻心；道學則各立門戶，——不能不爭，既已相爭，不能不巧詆以求勝，以是意見，生種種作用，遂不盡可令孔孟見矣。公剛大之氣，正直之情，實可質鬼神而不愧，所以敬公者在此。公率其本性，爲聖爲賢，亦在此。若公所講，則固各自

一事，非下愚之所知也。」公默然遣之。後以語門人曰：「是蓋因明季黨禍，有激而言，非篤論也。」然其抉摘情偽，固可警世之講學者。

○滄州南一寺臨河干，山門圯於河，二石獸並沈焉。閱十餘歲，僧募金重修，求二石獸於水中，竟不可得。以爲順流下矣，掉數小舟，曳鐵鉞，尋十餘里，無跡。一講學家設帳寺中，聞之笑曰：「爾輩不能究物理。是非木柿，豈能爲暴漲攜之去？乃石性堅重，沙性鬆浮，湮於沙上，漸沈漸深耳。沿河求之，不亦偵乎？」衆服爲確論。一老河兵聞之，又笑曰：「凡河中失石，當求之於上流。蓋石性堅重，沙性鬆浮，水不能衝石，其反激之力，必於石下迎水處齧沙爲坎穴，漸激漸深，至石之半，石必倒擲坎穴中。如是再齧石，又再轉，轉轉不已，遂反溯流逆上矣。求之下流，固偵；求之地中，不更偵乎？」如其言，果得於數里外。然則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多矣，可據理臆斷歟？

○交河及友聲言：有農家子，頗輕佻。路逢鄰村一婦，矬目睨視，方微笑挑之，適有鱸者同行，遂各散去。閱日，又遇諸途，婦騎一烏犍牛，似相顧盼，農家子大喜，隨之。時霖雨之後，野水縱橫，牛行沮洳中甚速，沾體濡足，顛躓者屢，比至其門，氣殆不屬。及婦下牛，覺形忽不類，諦視之，乃一老翁，恍惚驚疑，有如夢寐。翁訝其癡立，問：「到此何爲？」無可置詞，詭以迷路對，踉蹌而歸。次日，門前老柳削去木皮三尺餘，大書其上曰：「私窺貞婦，罰

行泥滯十里。乃知爲魅所戲也。鄰里怪問，不能自掩，爲其父篋幾殆。自是愧悔，竟以改行。此魅雖惡作劇，即謂之善知識可矣。友聲又言：一人見狐睡樹下，以片瓦擲之不中，瓦碎有聲，狐驚躍去。歸甫入門，突見其婦縊樹上，大駭呼救，其婦狂奔而出，樹上縊者已不見。但聞簷際大笑曰：『亦還汝一驚。』此亦足爲佻達者戒也。

○同年陳半江言：有道士善符籙，驅鬼縛魅，具有靈應；所至惟蔬食老飲而已，不受銖銖寸帛也。久而術漸不驗，十每失四五；後竟爲羣魅所遮，大見窘辱，狼狽遁走，懇於其師。師至登壇召將，執羣魅鞠狀，乃知道士雖不取一物，而其徒往往索人財，乃爲行法，又竊其符籙。攝狐女嫖狎，狐女因竊污其法器，故神怒不降，而警之者得以逞也。師拊髀嘆曰：『此非魅敗爾，爾徒之敗爾也。亦非爾徒之敗爾，爾不察爾徒，適以自敗也。賴爾持戒清苦，得免幸矣，於魅乎何尤？』拂衣竟去。夫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此儒者之常談也。然姦黠之徒，豈能以主人廉介，遂輟貪謀哉？半江此言，蓋其官直隸時，與某令相遇於余家，微以相諷；此令不悟，故清風兩袖，而卒被惡聲，其可惜也已！

○里有少年，無故自掘其妻墓，幾見棺矣。時耕者滿野，見其且置且掘，疑爲癩癩，羣起阻之。詰其故，堅不肯吐；然爲衆手所牽制，不能復掘，荷鍤恨恨去，皆莫測其所以然也。越日，一牧者忽至墓下，發狂自掘曰：『汝播弄是非，間人骨肉多矣，今乃誣及黃泉耶？吾得請於

神，不汝貸也。」因縋陳始末，自齧其舌死。蓋少年恃其剛悍，顧盼自雄，視鄉黨如無物，牧者恭焉，因為造謗曰：『或謂某帷薄不修，吾固未信也。昨偶夜行過其妻墓，聞林中嗚鳴有聲，懼不敢前；伏艸間竊視，月明之下，見七八黑影至墓前，與其妻雜坐調謔，嫖聲豔語，一一分明。人言其殆不認耶？』有聞之者，以告少年，少年為其所中，遽有是舉；方竊幸得計，不虞鬼之有靈也。小人狙詐，自及也宜哉！然亦少年意氣憑陵，乃招是忌；故曰：「君子不欲多上人。」

○從孫樹寶，鹽山劉氏甥也，言：其外祖有至戚生七女，皆已嫁。中一壻夜夢與僚壻六人，以紅繩連繫，疑為不祥。會其婦翁歿，七壻皆赴弔，此人憶是噩夢，不敢與六人同眠食，偶或相聚，亦稍坐即避出。怪詰之，具述其故，皆疑其別有所矚，託是言也。一夕，置酒邀共飲，而私鍵其外戶，使不得過，突殯宮火發，竟七人俱燼。乃悟此人無是夢，則不避六人；不避六人，則主人不鍵戶；不鍵戶，則七人未必盡焚；神特以一夢誘之，使無一得脫也。此不知是何夙因？同為此家之壻，同時而死，又不知是何夙因？七女同生於此家，同時而寡，殆必非偶然矣。

○周密菴言：其族有孀婦撫一子，十五六矣。偶見老父攜幼女，饑寒困憊，踣不能行，言願與人為養媳。女故端麗，孀婦以千錢聘之，手書婚帖，留一宿而去。女雖孱弱，而善操作，非

白皆能任，又工鍼黹，家藉以小康。事姑先意承志，無所不至，飲食起居，皆經營周至，一夜往往三四起。遇疾病，日侍榻旁，經旬月，目不交睫。姑愛之，乃過於子。姑病卒，出數十金與其夫，使治棺衾；夫詰所自來，女低回良久曰：『實告君，我狐之避雷劫者也。凡狐遇雷劫，惟德重祿重者，庇之可免；然猝不易逢，逢之又皆爲鬼神所呵護，猝不能近。此外惟早修善業，亦可以免；然善業不易修，修小善業亦不足度大劫。因化身爲君婦，龜勉事姑。今藉姑之庇，得免天刑，故厚營葬禮以申報。君何疑焉？』子故孱弱，聞之驚怖，竟不敢同居，女乃泣涕別去。後遇祭掃之期，其姑墓上，必先有焚楮醑酒迹，疑亦女所爲也。是特巧於遁死，非真有愛於其姑。然有爲爲之，猶邀神福，信孝爲德之至矣。

○ 聞有村女，年十三四，爲狐所媚，每夜同寢處，笑語嫵狎，宛如伉儷；然女不狂惑，亦不疾病，飲食起居如常人，女甚安之。狐恆給錢米布帛，足一家之用；又爲女製簪珥衣裳，及衾枕茵褥之類，所值逾數百金，女父亦甚安之。如是歲餘，狐忽呼女父語曰：『我將還山；汝女蠢具亦略備，可急爲覓一佳婿，吾不再來矣。汝女猶完璧，無疑我始亂終棄也。』女故無母，倩鄰婦驗之，果然。此余鄉近年事，婢媼輩言之鑿鑿，竟與「乘厓還婢」，其事略同。狐之媚人，從未聞有如是者；其亦夙緣應了，夙債應償耶？

○ 楊雨亭言：登萊間有木工，其子年十四五，甚姣麗，課之讀書，亦頗慧。一日，自鄉塾獨

歸，遇道士，對之誦咒，卽惘惘不自主，隨之俱行。至山坳一草庵，四無居人，道士引入室，復相對誦咒，心頓明了，然口噤不能聲，四肢綏韉不能舉。又誦咒，衣皆自脫，道士掖伏榻上，撫摩偃倚，誘以蝶詞；方露體近之，忽蹶起卻坐曰：「修道二百餘年，乃爲此狡童敗乎？」沈思良久，復偃臥其側，周身玩視，慨然曰：「如此佳兒，千載難遇；縱敗吾道，不過再鍊氣二百年，亦何足惜！」奮身相逼，勢已萬萬無免理；間不容髮之際，又掉頭自語曰：「二百年辛苦亦大不易。」掣身下榻，立若木雞。俄繞屋旋行如轉磨，突抽壁上短劍，自刺其臂，血如涌泉，歛倚呻吟。約一食頃，擲劍呼此子曰：「爾幾敗，吾亦幾敗，今幸俱免矣。」更對之誦咒。此子覺如解束縛，急起披衣，道士引出門外，指以歸路，口吐火燄，自焚草菴，轉瞬已失所在。不知其爲妖爲仙也。余謂妖魅縱淫，斷無顧慮。此殆谷飲巖栖，多年胎息，偶差一念，魔障遂生；幸道力原深，故忽迷忽悟，能勒馬懸崖耳。老子稱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若已見已亂，則非大智慧不能猛省，非大神通不能痛割。此道士於慾海橫流，勢不能遏，竟毅然一決，以楚毒斷絕愛根，可謂地獄劫中證天堂果矣。其轉念可師，其前事可勿論也。

○朱秋圃初入翰林時，租橫街一小宅，最後有破屋數楹，用貯雜物。一日，偶入檢視，見塵壁彷彿有字跡，拂拭諦觀，乃細楷書二絕句。其一曰：「紅蕊幾枝斜，春深道韞家。枝枝都看徧，原少並頭花。」其二曰：「向夕對銀缸，含情坐綺窗。未須憐寂寞，我與影成雙。」墨迹

黯淡，殆已多年。又有行書一段，剝落殘缺，玩其句格，似是一詞，惟末二句可辨，曰：「天孫！莫擾阻銀河，汝尚有牽牛相憶。」不知是誰家嬌女，寄感標梅？然不畏人知，濡毫題壁，亦太放誕風流矣。余曰：『標梅三章，非女子自賦耶？』秋圃曰：『舊說如是，於心終有所格格。憶先儒有一說云，是女子父母所作，（案此宋戴岷隱之說）是或近之。』倪餘疆聞之曰：『詳詞末二語，是殆思婦之作，遶脫履之變者也。二公其皆失之乎？』既而或圃揭換壁紙，又得數詩，其一曰：「門掩花空落，梁空燕不來。惟餘雙小婢，鞋印在青苔。」其二曰：「久已梳粧懶，香奩偶一開。自持明鏡看，原讓趙陽臺。」又一首曰：「咫尺樓窗夜見燈，雲山似阻幾千層。居家翻作無家客，隔院真成退院僧。鏡裏容華空若許，夢中晤對亦何曾！侍兒勸織回文錦，懶惰心情病未能。」則餘疆之說信矣。後爲程文恭公誦之，公俛思良久曰：「吾知之，吾不言。」既而曰：「語語負氣，不見答也亦宜。」

○李漱六言：有佃戶所居枕曠野。一夕，聞兵仗格鬪聲，闔家驚駭，發牖視之，無所睹，而戰聲如故，至雞鳴乃息，知爲鬼也。次日復然。病其聒不已，共謀伏銃擊之，果應聲啾啾奔散。既而屋上屋下，衆聲合譟曰：『彼劫我婦女，我亦劫彼婦女爲質，互控於社公；社公憤憤，勸以互抵息事，俱不肯伏，故在此決勝負。何預汝事，汝以銃擊我，今共至汝家，汝舉銃則我去，汝置銃則我又來；汝能夜夜自昏至曉，發銃不止耶？』思其言中理，乃跪拜謝過，大具酒

食紙錢送之去；然戰慄亦自此息矣。夫不能不爲之事，不出任之，是失幾也；不能不除之害，不力爭之，是養癰也。鬼不干人，人反干鬼，鬼有詞矣，非開門揖盜乎？孟子有言：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伊松林舍人言：有趙延洪者，性伉直，嫉惡至嚴，每面責人過，無所避忌。偶見鄰婦與少年語，遞告其夫；夫偵之有迹，因伺其私會，駢斬之，攜首鳴官，官已依律勿論矣。越半載，趙忽發狂自縊，作鄰婦語，與索命，竟嚙斷其舌死。夫蕩婦踰閭，誠爲有罪，然惟其親屬得執之，惟其夫得殺之，非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者也。且所失者一身之名節，所玷者一家之門戶；亦非神姦巨蠱，弱肉強食，虐焰橫煽，沈冤莫雪，使人人公憤者也。律以隱惡揚善之義，卽轉語他人，已傷盛德；儻伯仁由我而死，尙不免罪有所歸。况直告其夫，是誠何意？豈非激以必殺哉？游魂爲厲，固不爲無詞。觀事經半載，始得取償，其必得請於神，乃奉行天罰矣。然則以訐爲直，固非忠厚之道，抑亦非養福之道也。

○御史佛公倫，姚安公老友也，言：貴家一傭奴，以游蕩爲主人所逐，銜恨次骨，乃造作蜚語，誣主人帷薄不修，縷述其下烝上報狀，言之鑿鑿。一時傳布，主人亦稍聞之，然無以箝其口，又無從而與辯，婦女輩惟爇香籲神而已。一日，奴與其黨坐茶肆，方抵拳縱談，四座聳聽，忽噉然一聲，已仆於几上死。無由檢驗，以痰厥具報，官爲斂埋。棺薄土淺，竟爲羣犬掘食

，殘骸狼藉；始知爲負心之報矣。佛公天性和易，不喜聞人過，凡僮僕婢媪有言舊主之失者，必善遣使去，鑿此奴也。嘗語陶曰：『宋党進聞平話說韓信（優人演說故實，謂之平話，永樂大典所載尙數千部。）卽行斥逐。或請其故，曰：『對我說韓信，必對韓信亦說我，是烏可聽？』千古笑其憤憤，不知實絕大聰明。彼但喜對我說韓信，不思對韓信說我者，乃真憤憤耳！』
眞通人之論也。

○福建泉州試院，故海防道署也，室宇宏壯。而明季兵燹，署中多嬰殺戮；又三年之中，學使按臨僅兩次，空閉日久，鬼物遂多。何雨齋侍郎言：嘗於黃昏以後，隱隱見古衣冠人，闌中來往。卽而視之，則無睹。余按臨是郡時，幕友孫介亭亦曾見紗帽紅袍人，入奴子室中，奴子卽夢魘。介亭故有膽，對窗睡曰：『生爲貴官，死乃爲僮僕輩作祟，何不自重乃爾耶？』奴子忽醒，此後遂不復見。意其魂卽棲是室，故欲驅奴子出，一經斥責，自知理屈而止歟？

○里俗遇人病篤時，私剪其着體衣襟一片，熾火焚之。其灰有白文斑駁，如篆籀者，則必死；無字迹者，卽生。又或聯紙爲衾，其縫不以糊粘，但以秤錘就搗衣砧上捶之，其縫綴合者必死，不合者卽生。試之，十有八九驗。此均不測其何理。

○莆田林生霽言：聞泉州有人忽燈下自顧其影，覺不類己形，諦審之，運動轉側，雖一一與形相應，而首巨如斗，髮蓬鬢如羽葆，手足皆鉤曲如鳥爪，宛然一奇鬼也。大駭，呼妻子來視

，所見亦同。自是每夕皆然，莫喻其故，惶怖不知所爲。鄰有塾師聞之曰：『妖不自興，伊人而興；子其陰有惡念，致羅刹感而現形歟？』其人悚然具服曰：『實與某氏有積讎，擬手刃其一門，使無遺種，而跳身以從鴨母。』康熙末，臺灣逆寇朱一貴，結黨煽亂；一貴以養鴨爲業，閩人皆呼爲鴨母云。今變怪如是，毋乃神果警我乎？且較是謀，觀子言驗否？』是夕，鬼影即不見。此真一念轉移，竟分禍福矣。

○丁御史芷谿言：曩在天津，遇上元，有少年觀燈夜歸，遇少婦甚妍麗，徘徊歧路，若有所待，衣香鬢影，楚楚動人，初以爲失侶之游女。挑與語，不答，問姓氏里居，亦不答，乃疑爲幽期密約，遲所歡而未至者，計可以挾制留也。邀至家少憩，堅不肯，強迫之同歸。柏酒粉團，時猶未徹，遂使雜坐妻妹間，聯袂共飲。初甚醜覷，既而漸相調謔，媚態橫生，與其妻妹互酬。少年狂喜，稍露留宿之意，則微笑曰：『緣蒙不棄，故暫借君家一卸粧。恐火伴相待，不能久住。』起解衣飾，卷束之，長揖徑行，乃社會中拉花者也。秧歌隊中作女粧者，俗謂之「拉花」，少年憤恚，追至門外，欲與鬪。鄰里聚問，有親見其強邀者，不能責以夜入人家，有親見其唱歌者，不能責以改粧戲婦女，竟開笑面散。此真侮人反自侮矣。

○老僕盧泰言：其舅氏某，月夜坐院中棗樹下，見鄰女在牆上露半身，向之索棗，撲數十枚與之。女言：『今日始歸甯，兄嫂皆往守瓜，父母已睡。』因以手指牆下梯，斜盼而去。其舅

會意，躡梯而登，料女甫下，必有几橈在牆內，伸足試踏，乃踢空墮溷中。女父兄聞聲趨視，大受驚楚，衆爲哀懇乃免。然鄰女是日實未歸，方知爲魅所戲也。前所記騎牛婦，尙農家子先挑之；此則無因而至，可云无妄之災。然使招之不往，魅亦何所施其技？仍謂之自取可矣。

○李芍亭言：有友嘗避暑一僧寺，禪室甚潔，而以板實其後窗，友置榻其下，一夕月明，枕旁有隙如指頂，似透微光；疑後爲僧密室，穴紙覘之，乃一空園，爲厝棺之所。意其間必有鬼，因側臥枕上，以一目就窺。夜半，果有黑影，彷彿如人，來往樹下，諦視，粗能別男女，但眉目不了了。以耳就隙竊聽，終不開語聲。厝棺約數十，然所見鬼少僅三五，多不過十餘，或久而漸散，或已入轉輪歟？如是者月餘，不以告人，鬼亦竟未覺。一夕，見二鬼嫖狎於樹後，距窗下纔七八尺，冶蕩之態，更甚於人，不覺失聲笑，乃闐然滅跡。次夜再窺，不見一鬼矣。越數日，寒熱大作，疑鬼爲祟，乃徙居他寺。變幻如鬼，不免於意想之外，使人得見其陰私；「十目十手」，殆非空語。然智出鬼上，而卒不免爲鬼驅；「察見淵魚者不祥」，又是之謂矣。

○大學士溫公鎮烏魯木齊日，軍屯報潛犯王某逃，緝捕無迹。久而微聞其本與一吳某，皆閩人，同押解至哈密關展間。王某道死，監送臺軍不通閩語。不能別孰吳孰王；吳某因言死者爲吳。而自冒王某之名。來至配所。數月，伺隙潛遁。官府據哈密文牒緝王不緝吳，故吳倖逃免。

然事無左證，疑不能明，竟無從究詰。軍吏巴哈布因言：有賣絲者婦，甚有姿首，忽得奇疾，終日惟昏昏臥。而食則兼數人。如是兩載餘，一日，噉然長號，僵如尸厥，灌治竟夜，稍稍能言。自云：『魂爲城隍判官所攝，逼爲妾媵，而別攝一餓鬼附其形。至某日壽盡之期，冥牒拘召，判官又囑鬼役則攝一餓鬼抵，餓鬼亦喜得轉生，願爲之代。迨城隍庭訊，乃察知僞狀，以判官鬼役付獄，遣我歸也。』後判官塑像，無故自碎；此婦又兩年餘乃終。計其復生至再死，與其得疾至復生日，數恰符；知以枉被掠奪，乃還其應得之壽矣。然則移甲代乙，冥司亦有；所惜者，此少城隍一訊耳！

○李阿亭言：潯州民家，有狐據其倉中居，不甚爲祟，或偶然拋擲磚瓦，盜竊飲食耳。後延術士勅治，殪數狐，且留符曰：『再至，則焚之。』狐果移去。然時時幻形爲其家婦女，夜出與鄰舍少年狎；甚乃幻其幼子形，與諸無賴同臥起；大播醜聲，民罔弗知。一日，至佛寺，聞禪室嬉笑聲，穴紙竊窺，乃其女與僧雜坐。憤甚，歸取刃，其女乃自內室出；始悟爲狐復讐。再延術士，術士曰：『是已竄逸，莫知所之矣。』夫狐魅小小擾人，事所恆有，可以不必治，卽治亦罪不至死；遯駢誅之，實爲已甚，其銜冤也固宜。雖有符可恃，狐不能再逞，而相報之巧，乃卒生於所備外。然則君子於小人，力不足勝，固遭反噬；卽力足勝之，而機穢潛伏，變端百出，其亦深可怖已。

○嵩輔堂閣學言：海澱有貴家守墓者，偶見數犬逐一狐，毛血狼藉，意甚憫之，持杖擊犬散，提狐置室中，俟其蘇息，送至曠野，縱之去。越數日，夜有女子款扉入，容華絕代。駭問所自來，再拜曰：『身是狐女，昨遭大難，蒙君再生，今來爲君拂枕席。』守墓者度無惡意，因納之。往來狎昵，兩月餘，日漸瘠瘦，然愛之，不疑也。一日，方共寢，聞窗外呼曰：『阿六賤婢！我養創甫愈，未卽報恩，爾何得冒託我名，魅郎君使病？脫有不諱，族黨中謂我負義，我何以自明？卽知事出於爾，而郎君救我，我坐視其死，又何以自安？必偕姊妹來誅爾。』女子驚起欲遁，業有數女排闥入，拑擊立斃。守墓者惑溺已久，痛惜恚忿，反斥此女無良，奪其所愛，此女反覆自陳，終不見省，且拔刃躍起，欲爲彼女報冤，此女乃痛哭越牆去。守墓者後爲人言之，獨恨恨也。此所謂忠而見謗，信而見疑也歟？

○董曲江前輩言：有講學者，性乖僻，好以苛禮繩生徒，生徒苦之，然其人頗負端方名，不能詆其非也。塾後有小圃，一夕散步月下，見花間隱隱有人影；時積雨初晴，土垣微圮，疑爲鄰里竊蔬者，迫而詰之，則一麗人匿樹後，跪答曰：『身是狐女，畏公正人，不敢近，故夜來折花。不虞爲公所見，乞曲恕。』言詞柔婉，顧盼間百媚俱生。講學者惑之，挑與語，宛轉相就。且云：『妾能隱形，往來無迹，卽有人在側，亦不睹，不至爲生徒知也。』因相燕昵。比天欲曉，講學者促之行，曰：『外有人聲，我自能從窗隙去，公無慮。』俄曉日滿窗，執經者

屢至，女仍垂帳偃臥，講學者心搖搖，尙冀人不見。忽外言某媼來遊女，女披衣徑出，坐鼻比上理鬢訖，斂衽謝曰：『未攜粧具，且歸梳沐。暇日再來訪，索昨夕纏頭錦耳。』乃里中新來角妓，諸生徃賄使爲此也；講學者大沮。生徒課畢，歸早餐，已自負衣裝遁矣。外有餘必中不足，豈不信乎！

○曲江又言：濟南有貴公子，妾與妻相繼歿。一日，獨坐荷亭，似睡非睡，恍惚若見其亡姬；素所憐愛，卽亦不畏，問：『何以能返？』曰：『鬼有地界，土神禁不許闖入。今日明日，媼娘子誦經期，連放焰口，得來領法食也。』問：『娘子已來否？』曰：『娘子獄事未竟，安得自來？』問：『施食無益於亡者，作焰口何益？』曰：『天心仁愛，佛法慈悲，賑人者佛天喜，賑鬼者佛天亦喜；是爲亡者資冥福，非爲其自來食也。』問：『泉下况味何似？』曰：『墮女身者，妾夙業；充下陳者，君夙緣；業緣俱滿，靜待轉輪，亦無大苦樂。但乏一小婢相隨矣；君能爲焚一偶人乎？』憮憮而醒，姑信其有，爲作偶人焚之。次夕見夢，則一小婢相隨矣。夫束芻縛竹，剪紙裂縑，假合成質，何亦通靈？蓋精氣搏結，萬物成形，形不虛立，秉氣含精，雖久而腐朽，猶蛭蠕以化，芝菌以蒸，故人之精氣未散者爲鬼。布帛之精氣，鬼之衣服，亦如生。其於物也，既有其質，精氣斯凝，以質爲範，象肖以成，火化其渣滓，不化其菁英，故體爲灰燼，而神聚幽冥，如人殂謝，魄降而魂升。夏作冥器，殷周相承，聖人所以知鬼神之

情也。若夫金釭春條，未闕佳城，殯宮闕寂，才子夜行，投畀炎火，微聞啾啾，是則衰氣所召，妖以人興，抑或他物之所憑矣。

○朱子穎運使言：昔官敍永同知時，由成都回署，偶遇茂林，停輿小憩。遙見萬峯之頂，似有人家，而削立千仞，實非人跡所到。適攜西洋遠鏡，試以窺之，見草屋三楹，向陽啓戶，有老翁倚松立，一幼女坐簷下，手有所持，似俯首縫補，柱屋似有對聯，——望不了了。俄雲氣滃鬱，遂不復睹。移重過其地，林麓依然，再以遠鏡窺之，空山而已。其仙靈之宅，誤爲人見，遂更移居歟？

○潘南田畫有逸氣，而性情孤峭，使酒罵座，落落然不合於時。偶爲余作梅花橫幅，余題一絕曰：「水邊籬落影橫斜，曾在孤山處士家。只怪樛枝蟠似鐵，風流畢竟讓桃花。」蓋戲之也。後余從軍塞外，侍姬輩嫌其敝黯，竟以桃花一幅易之；然則細瑣之事，亦似皆前定矣。

○青縣王恩溥，先祖母張太夫人乳母孫也，一日，自與濟夜歸，月明如晝，見大樹下數人聚飲，杯盤狼藉。一少年邀之入座，一老翁噴語少年曰：「素不相知，勿惡作劇。」又正色謂恩溥曰：「君宜速去！我輩非人，恐小兒等於君不利。」恩溥大怖，狼狽奔走，得至家，殆無氣以動。後於親串家作弔，突見是翁，驚仆欲絕，惟連呼鬼鬼。老翁笑掖之起曰：「僕耽麴蘖，日恆不足。前值月夜，荷鄰里相邀，酒已無多；遇君適至，恐增一客，則不滿枯腸，故詭語遣

君。君乃竟以爲真耶？」賓客滿堂，莫不絕倒。中一客目擊此事，恆向人說之。偶夜過廢祠，見數人聾飲，亦邀入座。覺酒味有異，心方驚訝，乃爲羣鬼擠入深淖，化磷火熒熒散。東方漸白，有耕者救之，乃出。緣此膽破，翻疑恩薄所見爲真鬼。後途遇此翁，竟不敢接談。此表兄張自修所說。戴君恩詔則曰：「實有此事，而所傳殊倒置。乃此客先遇鬼，而恩薄聞之。偶夜過某村，值一多年未晤之友，邀之共飲，疑其已死，絕裾奔逃。後相晤於姻家，大遭詬誶也。」一說未審孰是？然由張所說，知不可偶經一事，遂謂事事皆然，致失於誤信；幽戴所說，知亦不可偶經一事，遂謂事事皆然，反敗於多疑也。

○李秋厓言：一老儒家有狐居其空倉中，三四十年，未嘗爲祟，恆與人對語；亦頗知書；或邀之飲，亦肯出，但不見其形耳。老儒歿後，其子亦諸生，與狐酬酢如其父，狐不甚答；久乃漸肆擾。生故設帳於家，而兼爲人作認牒，凡所批課文，皆不遺失，凡作認牒，則甫具艸，輒碎裂，或從手中掣其筆。凡脩脯所入，毫釐不失；凡刀筆所得，雖扇鎖嚴密，輒盜去。凡學子出入，皆無所見；凡訟者至，或瓦石墜頭而流血，或簷際作人語對衆發其陰謀。生苦之，延道士劾治，登壇召將，攝狐至。狐侃侃辯曰：「其父不以異類視我，與我交至厚，我亦不以異類自外，視其父如弟兄。今其子自墮家聲，作種種惡業，不隕身不止；我不忍坐視，故撻之使改圖。所掘金皆埋其父墓中，將待其傾覆，周其妻子，實無他腸，不虞鍊師之見譴。生死惟命。」

道士蹶然下座，三揖而握其手曰：『使我亡友有此子，吾不能也。微我不能，恐能者千百無一二。此舉乃出爾曹乎？』不別主人，太息徑去。其子愧不自容，誓較是業，竟得考終。

○乾隆丙辰丁巳間，每部員外郎長公泰，有僕婦年二十餘，中風昏眩，氣奄奄如縷，至夜而絕。次日，方為營棺斂，手足忽動，漸能屈伸。俄起坐問：『此何處？』衆以為猶譫語也。既而環視室中，意若省悟，喟然者數四，默默無語。從此病頓愈。然察其語音行步，皆似男子，亦不能自流沐，見其夫若不相識。覺有異，細詰其由始，自言：『本男子，數日前死。魂至冥司，主者檢算未盡，然當謫為女身，命借此婦尸復生。覺倏如睡去，倏如夢醒，則已臥板榻上矣。』問其姓名里貫，堅不肯言，惟曰：『事已至此，何必更為前世辱？』遂不窮究，初不肯與僕同寢，後無詞可拒，乃曲從。然每一薦枕，輒飲泣至曉。或竊聞其自語曰：『讀書二十年，作官三十餘年，乃忍恥受奴子辱耶？』其夫又嘗聞嚙語曰：『積金徒供兒輩樂，多亦何為？』呼醒問之，則曰：『未言。』知其深諱，亦始置之。長公惡言神怪事，禁家人勿傳，故事不甚彰，然亦頗有知之者。越三載餘，終鬱鬱病死，訖不知其為誰也。

○先師裘文達公言：有郭生，剛直負氣。偶中秋燕集，與朋友論鬼神，自云不畏，衆請宿某凶宅以驗之，郭慨然仗劍往。宅約數十間，秋草滿庭，荒蕪蒙翳；扃戶獨坐，寂無見聞。四鼓後，有人當戶立。郭奮劍欲起，其人揮袖一拂，覺口噤體僵，有如夢覺，然心目仍了了。其人

聲折致詞曰：「君固豪士，爲人所激，因至此；好勝者常情，亦不怪君。旣蒙枉顧，本應稍盡賓主意；然今日佳節，眷屬皆出賞月，禮別內外，實不欲公見，公又夜深無所歸；今籌一策，擬請君入甕，幸君勿噴。觴酒豆肉，聊以破悶，亦幸勿見棄。」遂有數人昇郭散大荷缸中，上覆方桌，壓以巨石；俄隔缸笑語雜還，約男婦數十，呼酒行炙，一一可辨。忽覺酒香觸鼻，暗中摸索，有壺一，杯一，小盤四，橫攔象箸二，方苦飢渴，且姑飲啖。復有數童子繞缸唱豔歌，有人扣缸語曰：「主人命娛賓也。」亦靡靡可聽。良久，又扣缸語曰：「郭君勿罪！大衆皆醉不能舉巨石，君且姑耐，貴友行至矣。」語訖，遂寂。次日，衆見門不啓，疑有變，踰垣而入。郭聞人聲，在缸內大號，衆竝立移石，乃泐然出，述所見聞，莫不拊掌。視缸中器具，似皆已物；還家訊問，則昨夕家燕，併酒簞失之，方詬誅大索也。此魅可云狡獪矣！然聞之使人笑，不使人怒，當出甕時，雖郭生亦自啞然也；眞惡作劇哉！余容若曰：「是猶玩弄爲戲也。曩客秦隴間，聞有少年隨塾師讀書山寺。相傳寺樓有魅，時出媚人；私念狐女必絕豔，每夕詣樓外禱以媵詞，冀有所遇。一夜，徘徊樹下，見小鬟招手，心知狐女至，躍然相就。小鬟悄語曰：「君是解人，不煩絮說，娘子甚悅君。然此何等事，乃公然致祝？主人怒君甚，以君貴人，不敢祟，惟約束娘子頗嚴。今夜幸他出，娘子使來私招君，君宜速往。」少年隨之行，覺深闌曲街，都非寺內舊門徑。至一房，朱榻半開，雖無燈，隱隱見牀帳。小鬟曰：「娘子初會，

覺靦覷，已臥帳內；君弟解衣徑登榻，無出一言，恐他婢聞也。」語訖徑去。少年喜不自禁，遂揭其被，擁於懷而接脣；忽其人驚起，大呼却立，愕視，則室廬皆不見，乃塾師睡簷下乘涼也。塾師怒，大施夏楚，不得已吐實，竟遭斥逐。此乃真惡作劇矣。」文達公曰：「郭生恃客氣，故僅爲魁侮；此生懷邪心，故竟爲魁陷。二生各自取耳，豈魁有善惡哉？」

○李村有農家婦，每早晚出饅，輒見女子隨左右，問同行者則不見，意大恐怖。後乃漸隨至家，然恆在院中，或在牆隅，不入寢室。婦逼視，即却走；婦返，即仍前，知爲冤對，因遙問之。女子曰：「汝前生與我，皆貴家妾。汝妒我寵，以姦盜誣我，致幽死，今來取償。詎汝今生事姑孝，恆爲善神所護，我不能近，故日日相隨。揆度事勢，萬萬無可相報理，汝儻作道場度我，我得轉輪，即亦解冤矣。」婦辭以貧，女子曰：「汝貧非虛語，能發念誦佛號萬聲，亦可度我。」問：「此安得能度鬼？」曰：「常人誦佛號，佛不聞也，特念念如對佛，自攝此心而已。若忠臣孝子，誠感神明，一誦佛號，則聲聞三界，故其力與經懺等。汝是孝婦，知必應也。」婦如所說，發念持誦，每誦一聲，則見女子一拜，至滿萬聲，女子不見矣。此事故老時說之，知篤志事親，勝信心禮佛。

○又聞窪東有劉某者，母愛其幼弟，劉愛弟更甚於母。弟嬰痼疾，母憂之，劉廢寢食，經營療治，至鬻其子供醫藥。嘗語妻曰：「弟不救，則母可慮，毋甯我死耳。」妻感之，鬻及相友

，無怨言。弟病篤，劉夫婦晝夜泣守。有丐者夜棲土神祠，聞鬼語曰：「劉某夫婦輪守其弟，神光照爍，猝不能入，有違冥限奈何？」土神曰：「兵家聲東而擊西，汝知之乎？」次日，其母灶下猝中惡，夫婦奔視，母蘇而弟已絕矣。蓋鬼以計取之也。後夫婦並年八十餘，乃卒。女子劉琪之女，嫁於窳東，言聞謠故老曰：劉自奉母以外，諸事蠢蠢如一牛。有告以某忤其母者，劉掉頭曰：「世甯有是人？人寧有是事？汝毋造言！」其痴多類此，傳以為笑。不知乃天性純摯，直以盡孝為自然，故有是疑耳。元人王彥章墓詩曰：「誰信：問有馮道？」卽此意矣。

○ 景少公馬介茲官翰林時，齋宿清秘堂，此因乾隆甲子御題「集賢清秘」類，因相沿稱之，實無此堂名。積雨初晴，微月未上，獨坐廊下。聞瀛洲亭中語曰：「今日樓上看西山，知杜紫微「雨餘山態活」句，真神來之筆。」一人曰：「此句佳在「活」字，又佳在「態」字，烘出「活」字。若作「山色」「山翠」，則與象俱滅矣。」疑為博晰之等尚未睡，納涼池上，呼之不應，推戶視之，闕無人迹。次日以告晰之，晰之笑曰：「翰林院鬼，故應作是語。」

○ 釋家能奪舍，道家能換形。奪舍者，託孕婦而轉生；換形者，血氣已衰，大丹未就，則借一壯盛之軀，與之互易也。——狐亦能之。族兄次辰云：有張仲深者，與狐友，偶問其修道之術，狐言：初煉幻形，道漸深，則煉蛻形；蛻形之後，則可以換形。凡人痴者忽黠，黠者忽類，與初不學仙而忽好服餌導引；人怪其性情變常，不知皆魂氣已離，狐附其體而生也。然既換

人形，卽歸人道，不復能幻化飛騰。由是而精進，則與人之修仙同，其證果較易；或聲色貨利，嗜慾牽纏，則與人之惑溺同，其墮輪迴亦易。故非道力堅定，多不敢輕涉世緣，恐浸淫而不自覺也。其言似亦近理。然則人欲之險，其可畏也哉！

○采介如言嘗因中暑眩昏，覺忽至曠野中，涼風颯然，意甚爽適。然四顧無行迹，莫知所向。遙見數十人前行，姑往隨之；至一公署，亦姑隨入。見殿閣宏敞，左右皆長廊，吏役奔走，如大官將坐衙狀。中一吏突握其手曰：『君何到此？』視之，乃亡友張恆照。悟爲冥司，因告以失路狀，張曰：『生魂誤至，往往有此，王見之亦不罪，然未免多一詰問。不如且坐我廊屋，俟放衙送君返；我亦欲略問家事也。』入坐未幾，王已升座，自窗隙竊窺，見向來數十人以次庭訊，語不甚了了。惟一人昂首爭辯，似不服罪；王舉袂一揮，殿左忽現大圓鏡，圍約丈餘，鏡中現一女子反縛受鞭像。俄似電光一瞥，又現一女子，忍淚橫陳像。其人叩額曰：『伏矣！』卽曳去。良久放衙，張就問子孫近狀，朱略道一二，張揮手曰：『勿再言，徒亂人意。』因問：『頃所見者，業鏡耶？』曰：『是也。』問：『影必肖形，今無形而現影，何也？』曰：『人鏡照形，神鏡照心。人作一事，心皆自知；既已自知，卽心有此事；心有此事，卽心有此事之象，故一照而畢現也。若無心作過，本不自知，則照亦不見；心無是事，卽無是象耳。冥司斷獄，惟以有心無心別善惡，君其識之。』又問：『神鏡何以能照心？』曰：『心不可見

，緣物以形，體魄已離，存者性靈，神識不滅，如燈燐燐，外光無翳，內光虛明，內外瑩澈，故纖芥必呈也。」語訖，遽曳之行，覺此身忽高忽下，如隨風敗籜。倏然驚醒，則已臥榻上矣。此事在甲子七月，怪其鄉試後期至，乃具道之。

○東光馬節婦，余妻黨也，年未二十而寡。無翁姑兄弟，亦無子女，艱難困苦，坐臥一破屋中，以澆濯縫紉自給；至鬻斧以易粟，而拾破瓦盆以代斧。年八十餘，乃終。余嘗序馬氏家乘；然其夫之名字，與母之族氏，則忘之久矣。相傳其十一二時，隨母至外家，故有狐，夜擲瓦石擊其屋，開窗上厲聲曰：「此有貴人，汝輩勿取死。」然竟以民婦終，殆孟子所謂「天爵」歟？先師李又聘先生與同里，嘗爲作詩曰：「早歲吟黃鶴，顛連四十春。懷貞心比鐵，完節髮如銀。慷慨期千古，凋零剩一身。幾番經坎坷，此念未緇磷。」（原註：節婦初寡時，尙存薄田數畝，有欲迫之嫁者，侵凌至盡。）震撼驚風雨，攜呵賴鬼神。（原註：一歲霖雨經旬，鄰屋新造者皆圮，節婦一破屋支柱欹斜，得無恙。）天原常佑善，人竟不憐貧。稍覺親朋少，羞爲乞索頻。一家徒四壁，九食度三旬。絕粒腸空轉，備鍼手盡皺。有薪皆掃葉，無飯可生塵。鰲面真如鶴，懸衣半似鶉。遮門纔破薦，（原註：屋扉破碎，不能葺，以破薦代扉者廿餘年。）藉草是華茵。祇自甘飢凍，翻嫌話苦辛。偷兒嗜餓鬼，（原註：夜有盜過節婦屋上，節婦呼問，盜大笑曰：「吾何至進汝餓鬼家。」）女伴笑癡人。（原註：有同巷貧婦，再醮富室，歸甯時

華服過節婦曰：「看我享用，汝豈非大癡耶？」生死心無改，存亡理亦均。喧聞憑燕雀，墜動自松筠。伊我欽賢淑，多年其里閩。不辭歌詠拙，取表性情真。公議存鄉校，廷評待史臣。他時邀紫誥，光映九河濱。」蓋先生壬申公車主余家時所作，故僅云「頗連四十春。」詩格絕類香山，敬錄於此，一以昭節婦之賢，一以存先師之遺墨也。後外舅周錄馬公見此詩，遂割腴田三百畝爲節婦立嗣，且爲請旌；或亦諷諭之力歟？

○余從軍西域時，草奏草檄，日不暇給，遂不復咏吟，或得一聯一句，亦境過輒忘。烏魯木齊雜詩百六十首，皆歸途追憶而成，非當日作也。一日功加毛副戎自述生平，悵懷今昔，偶爲賦一絕句曰：「雄心老去漸頹唐，醉臥將軍古戰場。半夜醒來吹鐵笛，滿天明月滿林霜。」毛不解詩，余亦不復存稿。後同年楊君逢元過訪，偶話及之；不知何日楊君登城北關帝祠樓，戲書於壁，不署姓名，適有道士經過，遂傳爲仙筆。余畏人乞詩，楊君畏人乞書，皆不肯自言；人又微知余能詩不能書，楊君能書不能詩，亦遂不疑及，竟幾於流爲丹青。迨余辛卯還京祖餞，於是始對衆言之，乃爽然若失。昔南宋閩人林外題詞於西湖，誤傳仙筆；元王黃華詩刻於山西者，後摹刻於滇南，亦誤傳仙筆；然則諸書所謂仙詩者，此類多矣。

○圖裕齋前輩言：有選人游釣魚臺時，西頂社會，遊女如織。薄暮，車馬漸稀，一女子左抱小兒，右持鼗鼓，嬾嬾來。見選人舉鼗一搖，選人一笑，女子亦一笑。選人故狡黠，揣女子裝

東類貴家，而抱子獨行，有似村婦，蹤跡詭異，疑爲狐魅，因逐之絮談。女子微露夭亡子幼意，選人笑語之曰：『毋多言！我知爾，亦不懼爾。然我貧，聞爾輩能致財，若能贖我，我卽從爾去。』女子亦笑曰：『然則同歸耳。』至其家，屋不甚宏壯，而頗華潔；亦有父母姊妹，彼此竟會，不復話氏族，惟獻酬款洽而已。酒闌就宿，備極嫵婉。次日入城，携小奴及襪被往，頗相安。惟女子冶蕩無度，奔命殆疲；又漸使拂枕簟，待梳沐，理衣裳，司洒掃，至於菸筒茗盃之役，亦道執之；人而其姑若姊妹，皆調謔指揮，視如僮婢；選人耽其色，利其財，不能拒也。一旦，使滌廁臉，選人不肯，女子慍曰：『事事隨汝意，此乃不隨我意耶？』諸女亦助之誚責，由此漸相忤。旣而每夜出不歸，云親戚留宿；又時有客至，皆曰中表，日嬉笑燕飲，或琵琶度曲，而禁選人勿至前。選人悲憤，女子亦怒且笑曰：『不如是，金帛從何來？使我謝容易，然一家三十口，須汝供給，汝能之耶？』選人知不可留，携小奴入京僦住屋。次日再至，則荒烟蔓艸，無復人居，併衣裝不知所往矣。選人本携數百金。善治生，衣頗襪縷，忽被服華楚，皆怪之；具言贅婿狀，人亦不疑。俄又襪縷，諱不自言；後小奴私洩其事，人乃知之。曹慕堂宗丞曰：『此魅竊逃，猶有人理。吾所見有甚於此者矣！』

○武強張公令譽，康熙丁酉舉人，劉景南之婦翁也，言：有選人納一姬，聘幣頗輕，惟言其母愛女甚，每月當十五日在寓，十五日歸寧。悅其色美，而值廉，竟曲從之。後一選人納姬，

約亦如是；選人初不肯，則舉此選人爲例，詢訪信然，亦曲從之。二人本同年，一日話及，前選人忽省曰：『君家阿嬌歸寧上半月耶？下半月耶？』曰：『下半月。』前選人之悟，急引入內室視之，果一人也。蓋其初鬻之時，已預留再鬻地矣。張公淳實君子，度必無妄言。惟是京師鬻女之家，雖變幻萬狀，亦必欺以其方，故其術一時不遽敗；若月月越日歸寧，已不近事理，又不時往來於兩家，豈人不能開？是必敗之道，狡黠者斷不出此。或傳聞失實，張公誤聽之歟？然紫陌看花，動多迷路，其造作是語，固亦不爲無因耳。

○朱青雷言：李華麓在京，以五百金納一姬。會以他事詣天津，還京之日，途遇一友，下車爲禮。遙見姬與二媒媼同車馳過，大駭愕，而姬若弗見華麓者。恐誤認，思所衣繡衫，又已所新製，益懷疑。艸艸話別，至家，則姬故在，一見即問：『爾先至耶？媒媼又將爾嫁何處？』姬倉皇不知所對，乃怒遣家僮，呼其父母來領女。父母狼狽至；其妹聞姊有變，亦同來，入門，則宛然車中女，其繡衫乃借於姊者，尙未脫。蓋少其姊一歲，容貌略相似也。華麓方跳跟如虺虎，見之省悟，嗒然無一語。父母固結相召意，乃述誤認之故，深自引愆。父母亦具進方鬻次女，借衣隨媼同往事。問：『價幾何？』曰：『三百金，未允也。』華麓慨然，急開篋取五百金，置几上曰：『與其姊同價可乎？』頃刻議定，留不遣歸，卽是夕同衾焉。風水相遭，無心湊合，此亦可爲佳話矣。

○劉山堂言：狂生某者，性悖妄，詆訾今古，高自位置，有指摘其詩文一字者，銜之次骨，或至相毆。值河間歲試，同寓十數人，或相識，或不相識，夏夜散坐庭院納涼，狂生縱意高談。衆畏其唇吻，皆緘口不答；惟樹後坐一人，抗詞與辯，連抵其隙。理屈詞窮，怒問：『子爲誰？』間中應曰：『僕焦王相也。』（河間之宿儒）駭問：『子不久死耶？』笑應曰：『僕如不死，敢捋虎鬚耶？』狂生跳擲叫號，繞牆尋覓，惟聞笑聲吃吃，或在木杪，或在簷端而已。

○王洪緒言：鄭州築堤時，有少婦抱衣袱行堤上，力若不勝，就柳下暫息。時傭作數十人，亦散憩樹下。少婦言：『歸自母家，惟幼弟控一驢相送。驢驚墜地，弟入秫田尋驢，自辰至午，尙未返，不得已，沿堤自行。家去此西北四五里，誰能抱袱送我，當謝百錢。』一少年私念此可挑，不然，亦得謝。乃隨往，一路與調謔，不甚答，亦不甚拒。行三四里，突七八人要於路曰：『何物狂且，敢覬覦我家婦女？』共執縛捶楚，皆曰：『送官徒涉訟，不如埋之。』少婦又述其謔語，益無可辯，惟再三哀祈。一人曰：『姑貰爾。然須罰掘開此塋，盡洩其積水。』授以一鍬，坐守促之。掘至夜半，水道乃通，諸人亦不見，環視四面，蘆葦叢生，杳無村落。疑狐穴被水，誘此人澆治云。

○ 族姪竹汀言：文安有傭工古北口外者，久無音問；其父母值歲荒，亦就食口外，且覓子，亦久無音問。後乃有人見之秦山下，言：昔至密雲東北，日已暮，風雲併作，遙見山谷有燈光，漫往投止。至則土屋數楹，圍以秫籬，有老嫗應門，問其里貫，入以告；又遣問姓名年歲，併問曾有子出口否，子何名，年幾何歲，具以實對。忽有女子整衣出，延入上坐，拜而侍立，促老嫗督婢治酒餼，意甚親昵。莫測其由，起而固詰，則失聲伏地曰：『兒不敢欺翁姑，兒狐女也，嘗與翁姑之子爲夫婦，本出相悅，無相媚意；不虞其愛戀過度，竟以療亡，心恆愧悔，故誓不別適，依其墓以居。今無意與翁姑遇，幸勿他往，兒尚能養翁姑。』初甚駭怖，旣而見其意真切，相持涕泣，留共居。狐女奉事無不至，轉勝於有子。如是六七年，狐女忽遣老嫗市一棺，且具錫舂。怪問其故，欣然曰：『翁姑宜賀兒。兒奉事翁姑，自追念逝者，聊盡寸心耳。不期感動土神，聞於嶽帝，嶽帝憫之，許不待丹成，解形證果。今以遺蜕合窆，表同穴意也。』引至側室，果，黑狐臥榻上，毛光如漆，舉之輕如葉，扣之乃作金石聲，信其實仙矣。葬事畢，又啓曰：『今隸碧霞元君爲女官，當往泰山，請共往。』故相偕至此，僦屋與土人雜居。狐女惟不使人見形，其供養仍如初也。後不知其所終。此與前所記狐女略相近；然彼有所爲而爲，故僅得遺誅；此無所爲而爲，故竟能成道。天上無不忠不孝之神仙，斯言諒哉！

○ 竹汀又言：有夜宿城隍廟廊者，聞殿中鬼語曰：『奉牒拘某婦，某婦戀其病姑，不肯死；

念念固結，神不離舍，不能攝取，奈何？」城隍曰：「愚忠愚孝，多不計成敗，與命數爭，徒自苦者固不少；精誠之至，鬼神所不能奪者，挽回一二，間亦有之，與強魂捍拒，其事迥殊。此宜申獄帝，取進止，毋遽以厲鬼往也。」語訖，遂寂。後不知究竟能攝否？然足知人定勝天，確有是理矣。

○顧郎中德懋，世所稱判冥者也，嘗自言平反一獄，頗自喜。其姓名不敢洩；其事則有姑出其婦者，以小姑之讒，非其罪也。姑性下，倉卒度無挽回理，而母家親黨無一人，遂披繯尼庵，待姑意轉。其夫憐之，時往視婦，亦不能無情；庵旁有廢園，每約以夜伏破屋，而自踰牆缺，私就之。來往歲餘，爲其師所覺，師持戒嚴，以爲汚佛地，斥其夫勿來，來且逐婦。夫遂絕跡，婦竟鬱鬱死。冥官謂既入空門，宜遵佛法，乃耽淫犯戒，當從僧律科斷，議付泥犁。顧駭之曰：「尼犯淫戒，固有明刑；然必初念皈依，中違誓願，科以僧律，百喙無詞。此婦則無罪毗離，冀收覆水，恩非斷絕，志且堅貞；徒以孤苦無歸，託身荒刹，其爲尼也，但可謂之毀容，未可謂之奉法；其在庵也，但可謂之借榻，不可謂之安禪。若據其淫踪，執爲惡業；則瑤光奪塔，更以何罪相加？至其感念故夫，踰牆幽會；跡似贈以芍藥，事均采彼蘼蕪；（此）本同衾，理殊失節。陽律於未婚私媾，僅擬杖刑，猶容納贖；茲之違禮，恐視彼爲輕。况已抑鬱捐生，縱有微愆，足以蔽罪，自應寬其薄罰，徑付轉輪；準理酌情，似乎兩協。」（上）事上，冥王竟從其

議。此語真妄無可證驗，然據其所議，固持平之論矣。又顧臨歿自云以多洩陰事，譎爲社公；姑存其說，亦足爲輕談溫室者箴也。

○庫爾喀喇烏蘇（「庫爾喀喇」譯言「黑」，「烏蘇」譯言「水」也。）臺軍李印，嘗隨都司劉德行山中，見懸崖老松貫一矢，莫測其由。晚宿郵舍，印乃言：「昔過是地，遙見一騎飛馳來，疑爲瑪哈沁，伏深草伺之；漸近，則一物似人非人，據馬上，馬乃野馬也。知爲怪，發一矢中之，噙然如鐘聲，化黑烟去。野馬亦驚逸。今此矢在樹，知爲木妖也。」問：「頃見之，何不言？」曰：「射時彼原未見我；彼既有靈，恐聞之或報復，故甯默也。」其機警多類此。一日，塔爾巴哈台押連寇滿答爾至，命印接解，以鐵杵貫手，以鐵鍊從馬腹橫繫其足。時已病，奄奄僅一息，與之食亦不甚咽；在馬上每欲倒擲下，賴繫足得不墮；但慮其死，不慮其逃也。至戈壁，兩馬相並，又作欲墮狀，印舉手引之，突挺然而起，以杵擊印仆馬下，卽旋轡馳入戈壁去。戈壁東北連科布多，（北路定邊副將軍所屬）縣互數百里，古無人迹，竟莫能追。始知其病者爲也。參將岳濟坐是獲重譴，印亦長枷。旣而伊犁復捕得滿答爾；蓋額魯特來降者，賞賚最厚。滿答爾貪餌而出，因就擒。訊其何以敢再至，則曰：「我罪至重，諒必不料我來；我隨衆而來，亦必不疑其中有我。」其所計良是，而不虞識其項上箭痕也。以印之巧密，而卒爲術愚；以滿答爾之深險，而卒以詐敗。日以心鬪，誠不知其所窮；然任智終遇其敵，未有

午慮不一失者，則定理也。

○李義山詩：「空聞子夜鬼悲歌，」用晉時鬼歌子夜事也。李昌谷詩：「秋墳鬼唱鮑家詩，」則以鮑參軍有蒿里行，幻宵其詞耳。然世固往往有是事。田香沁言：嘗讀審別業，一夕風靜月明，聞有度崑曲者，亮折清圓，悽心動魄；諦審之，乃牡丹亭叫畫一齣也。忘其所以，靜聽至終。忽省牆外皆斷港荒陂，人迹罕至此，曲自何而來？開戶視之，惟蘆荻瑟瑟而已。

○香沁又言：有老儒授徒野寺，寺外多荒冢，暮夜或見鬼形，或聞鬼語；老儒有膽，殊不怖；其僮僕習慣，亦不怖也。一夕，隔牆語曰：「隣君已久，知先生不訝。嘗聞吟咏，案上當有溫庭鶴詩，乞錄其達摩文曲一首焚之。」又小語曰：「末句『鄴城風雨連天草，』祈寫『連』爲『粘』，」則感極矣。頃爭此一字，與人賭小酒食也。」老儒適有溫集，遂舉投牆外。約一食頃，忽木葉亂飛，旋颺怒捲，泥沙洒窗戶如急雨，老儒笑且叱曰：「爾輩勿劣相，我籌之已熟。兩相唱賭，必有一負，負者必怨，事理之常。然因改字以招怨，則吾詞曲；因其本書以招怨，則吾詞直。聽爾輩狡獪，吾不愧也。」語訖而風止。褚鶴汀曰：「究是讀書鬼，故雖負氣求勝，而能爲理屈。然老儒不出此集，不更爾全乎？」王穀原曰：「君論，世法也；老儒解世法，不老儒矣。」

○司爨王媪言：（卽見醉鍾馗者）有樵者伐木山岡，力倦小憩，遙見一人持衣數襲，沿路棄

之，不省其何故。諦視之，履險阻如坦途，其行甚速，非人可及；貌亦慘淡不似人，疑爲妖魅。登高樹瞰之，人已不見；由其棄衣之路，宛轉至山坳，則一虎伏焉。知人爲鬼俚，衣，所食者之遺也。急棄柴臼岡後遁。次日，聞某村某甲於是地死於虎矣。路非人徑所必經，知其以衣爲餌，導之至是也。物莫靈於人，人恆以餌取物；今物乃以餌取人，豈人弗靈哉？利汨其靈，故智出物下耳。然是事一傳，獵者因循衣所在，得虎窟，合銃羣擊，殪其三焉；則虎又以智助矣。輾轉倚伏，機械又安有窮歟？或又曰：『虎至悍而至愚，心計萬萬不到此。聞俚役於虎必得代，乃轉生，是殆俚誘人自代，因引人捕虎報冤也。』俚者人所化，揆諸人事，固亦有之；又借虎知俚助己，不知卽俚害己矣。

○梁豁堂言：有粵東大商，喜學仙，招納方士數十人，轉相神聖，皆曰：『冲舉可坐致。』所費不貲，然亦時時有小驗，故信之益篤。一日，有道士來訪，雖敝衣破笠，而神意落落，如獨鶴孤松；與之言，微妙元遠，多出意表。試其法，則驅役鬼神，呼召風雨，如操券也；松鱸台菌，吳橙閩荔，如取攜也；星娥琴竽，玉女歌舞，猶僕隸也；握其符，十洲三島，可以夢游；出黍顆之丹，點梢石爲黃金，百鍊不耗；粵商大駭服，諸方士自顧不及，亦稽首稱聖師，皆願爲弟子，求傳道。道士曰：『然則擇日設壇，當一一授汝。』至期，道士登座，衆拜訖，道士問：『爾輩何求？』曰：『求仙。』問：『求仙何以求諸我？』曰：『如是靈異，非眞仙而

何？」道士軒渠良久，曰：「此術也，非道也。夫道者冲漠自然，與元氣爲一，烏有如是種種哉？蓋三教之放失久矣！儒之本旨，明體達用而已；文章記誦，非也；談天說性，亦非也。佛之本旨，無生空滅而已；布施供養，非也；機鋒語錄，亦非也。道之本旨，清淨冲虛而已；章咒符籙，非也；鑪火服餌，亦非也。爾所見種種，是皆章咒符籙事，去鑪火服餌，尙隔幾塵，况長生乎？然無所徵驗，遽斥其非，爾必謂譽其所能，而毀其所不能，徒大言耳。今示以種種能爲，而告以種種不可爲，爾庶幾知返乎？儒家釋家，大僞日增，門徑各別，可勿與辯也。吾惑夫道家之滋僞，故因汝好道，姑一正之。」因指諸方士曰：「爾之不食，辟穀丸也；」爾之前知，桃偶人也；」爾之燒丹，房中藥也；」爾之點金，縮銀法也；」爾之入冥，茉莉根也；」爾之召仙，攝靈鬼也；」爾之返魂，役狐魅也；」爾之搬運，五鬼術也；」爾之辟兵，鐵布衫也；」爾之飛躍，鹿盧躡也；」名曰道流，皆妖人耳。不速解散，雷部且至矣。」振衣欲起，衆牽衣叩額曰：「下士沈迷，已知其罪。幸逢仙駕，是亦前緣，忍不一度脫乎？」道士却坐，顧粵商曰：「爾曾聞笙歌錦繡之中，有一人揮手飛昇者乎？」願諸方士曰：「爾曾聞炫術鬻財之輩，有一人脫屣羽化者乎？夫修道者，須謝絕萬緣，堅持一念，使此心寂寂如死，而後可不死；使此氣繇繇不停，而後可長停；然亦非枯坐事也。仙有仙骨，亦有仙緣；骨非藥物所能換，緣亦非情好所能結。必積功累德，而後列名於仙籍，仙骨以生；仙骨

既成，真靈自爾感通，仙緣乃湊。此在爾輩之自度，仙家安有度人法乎？」因索紙大書十六字曰：「內絕世緣，外積陰騭。無怪無奇，是真祕密。」投筆於案，聲如霹靂，已失所在矣。

○表伯王洪生，家有狐，居倉中，不甚作祟，然小兒女或近倉遊戲，輒被瓦擊。一日，廚下得一小狐，衆欲捶殺以洩憤，洪生曰：「是挑釁也。人與妖鬪，寧有勝乎？」乃引至榻上，哺以果餌，親送至倉外。自是兒女輩往來其地，不復擊矣。此不戰而屈人也。

○又舅氏安公五占，居縣東留福莊，其鄰家二犬，一夕吠甚急。鄰婦出視，無一人，惟聞屋上語曰：「汝家犬太惡，我不敢下。有逃婢匿汝家灶內，煩以烟薰之，當自出。」婦大駭入視灶內，果嚶嚶有泣聲。問：「是何物？何以至此？」灶內小語曰：「我名綠雲，狐家婢也，不勝鞭笞，逃匿於此，冀少緩須臾死。惟娘子哀之。」婦故長齋禮佛，意頗憐憫，向屋仰語曰：「渠畏怖不出，我亦實不忍火攻。苟無大罪，乞仙家捨之。」屋上應曰：「我二千錢新買得，那能即捨？」婦曰：「二千錢贖之可乎？」良久乃應曰：「是或尚可。」婦以錢擲於屋上，遂不聞聲。婦扣灶呼曰：「綠雲可出，我已贖得汝，汝主去矣。」灶內應曰：「感活命恩，今便隨娘子驅使。」婦曰：「人那可蓄狐婢？汝且自去！恐驚駭小兒女，亦慎勿露形。」果似有黑物瞥然逝。後每逢元旦，輒聞窗外呼曰：「綠雲叩頭。」

○蒙古以羊骨卜燒，而觀其坵兆，猶巒崗鷄卜也。霍丈易書在葵蘇圖軍臺時，有老婦解此術

，使卜歸期，婦側睨良久曰：『馬未鞍，人未冠，是不行也。然鞍與冠皆已具，行有兆矣。』越數月，又使卜，婦一視即拜曰：『馬已鞍，人已冠矣，公不久其歸乎？』既而果賜環。又大學士溫公言：曩征烏什，俘回部十餘人，禁地窖中。一日，指口訴饑，投以杏，衆分食訖，一年老者握其核，喃喃密祝，擲於地上，觀其縱橫奇偶，忽失聲哭，其黨環視亦皆哭。既而駢誅之牒至。疑其法如火珠林錢卜也。是與著龜雖不同，然以骨取象者，龜之變；以物取錢者，著之變；其藉人精神以有靈，理則一耳。

○康熙癸巳秋，宋村敝佃戶周甲，不勝其婦之箠楚，夜伺婦寢，逃匿破廟，將待曉介鄰里乞憐。婦覺之，追迹至廟，對神像數其罪，叱使伏受鞭。廟故有狐，鞭甫十餘，方哀呼，羣狐合譟而出曰：『世乃有此不平事？』齊奪甲置牆隅，執其婦，褫無寸縷，卽以其鞭鞭之，至流血未釋。突狐婦又合譟而出曰：『男子但解護男子；渠背妻私曠某家女，不應死耶？』亦奪其婦置牆隅，而相率執甲。羣狐格鬪爭救，喧闐良久；守田者疑爲劫盜，大呼鳴銃爲聲援，狐乃各散。婦已委頓，甲竭蹶負以歸。王德庵先生時設帳於是，見婦在途中，猶喃喃罵也。先生嘗曰：『快哉！諸狐可謂禮失而求野；狐婦乃惡傷其類，又別執一理，操同室之戈。蓋門戶分而朋黨起，朋黨盛而公論淆；輻輳紛紜，是非遽起，其相軋也久矣。』

○張鉉耳先生家，一夕覓一婢，不見，意其遁逃。次日，乃醉臥宅後積薪下，空房鎖閉，不

知其何從入也。沃髮漬面，至午乃蘇；言：『昨晚聞後院嬉笑聲，稔知狐魅，習慣不懼。竊從門隙窺之，見酒炙羅剝，數少年方聚飲。俄爲所覺，遽躍起擁我踰牆入，恍惚間如睡如夢，嘖不能言，遂被逼入坐，踈釀醇釀，加以苛罰，遂至沈酣。不記幾時眠，亦不知其幾時去也。』
鉉耳先生素剛正，自往數之曰：『相處多年，除日日取柴外，兩無干犯，何突然越禮，以良家婢子作倡女侑觴？子弟猖狂，父兄安在？爲家長者，甯不愧乎？』至夜半，窗外語曰：『兒輩冶蕩，業已咎之。然其間有一綫乞原者，此婢先探手入門，作諛詞乞肉，非出強牽。且其月下花前，採蘭贈芍，閱人非一，碎璧多年，故兒輩敢迺款曲；不然，則某婢某婢，色豈不佳，何終不敢犯乎？防範之疎，僕與先生似當兩分其過。惟俯察之。』先生曰：『君旣答兒，此婢吾亦當痛答。』狐哂曰：『過標梅之年，而不爲之擇配，偶鬱而橫決，罪豈獨在此婢乎？』先生默然。次日，呼媒媪至，凡年長數婢，盡嫁之。

○邱縣丞天錦言：西商有杜奎者，不知其鄉貫，其語似澤潞人也，剛勁有膽，不畏鬼神；空宅荒祠，所至恆襪被獨宿，亦無所見聞。偶行經六盤山麓，日已曛黑，遂投止廢堡破屋。荒烟蔓草，四無人蹤，度萬萬無寇盜，解裝絆馬，拾枯枝爇火禦寒，竟展衾安臥。方欲睡間，聞有哭聲，諦聽之，似在屋後，似出地下。時櫛櫛方然，室明如晝，因側眠握刃以待之。俄聲漸近，已在窗外黑處，嗚嗚不已，然終不露形。杜叱問曰：『平生未曾見爾輩，是何鬼物？可出而

言。』閨中有應者曰：『身是女子，裸無寸縷，愧難相見；如不見棄，許入被中，則有物蔽形，可以對語。』杜知其欲相媚惑，亦不懼之，微哂曰：『欲入即入。』陰風颯然，已一好女共枕矣。羞容靦覷，掩面泣曰：『一語纔通，遽相偎倚，人雖冶蕩，何至於斯？緣有苦情，迫於陳訴，雖嫌涉次，勿訝淫奔。此堡故羣盜所居，妾偶獨行，爲其所劫，盡褫衣裳簪珥，縛棄澗中。夏浸寒泉，冬埋積雪，沈陰沍凍，萬苦難名。後惡黨伏誅，廢爲墟莽，無人可告，茹痛至今。幸空谷足音，得見君子，機緣難再，千載一時，故忍恥相投，不辭自獻。擬以一宵之愛，乞市薄嚮，移骨平原，庶地氣少溫，得安營魄。倘更作佛事，超拔轉輪，則再造之恩，誓世世長執巾櫛。』語訖拭淚，縱體入懷。杜慨然曰：『本謂爾爲妖，乃沈寃如是！吾雖耽花柳，然乘人窘急，挾制求歡，則落落丈夫，義不出此。汝旣畏冷，無妨就我取溫；如講幽期，則不如徑去。』女伏枕叩額，亦不再言。杜擁之酣眠，帖然就抱；天曉已失所在。乃留數日，爲營葺營齋。越數載歸里，有鄰家小女兒杜輒戀戀相隨。後老而無子，求爲側室，父母不肯，女自請相從，竟得一男。知其事者，皆疑爲此鬼後身也。

○宋書符瑞志曰：『珊瑚鉤王者恭信則見；』然不言其形狀，蓋自然之寶也。杜工部詩曰：『飄飄青瑣郎，文采珊瑚鉤。』似卽指此。蕭詮詩曰：『珠簾半上珊瑚鉤，』則以珊瑚爲鉤耳。余見故大學士楊公一帶鉤，長約四寸餘，圍約一寸六七分；其鉤就倒垂樞杵，截去附枝，作

一螭頭。其鑿繡柱，亦就一橫出之靈瘤，作一芝草；其幹天然彎曲，脈理分明，無一毫斧鑿迹。色亦純；作櫻桃紅，殆爲奇絕。其掛鉤之環，則以交柯連理之枝，去其外歧，而存其周圍相屬者，亦似天成。然珊瑚連理者多佩環，似此者亦多，不爲異也。云以千四百金得諸洋船；此在壬午癸未間，其事珊瑚易致，價尙未昂云。

① 又余在烏魯木齊時，見故大學士溫公有玉一片，如掌大，可作臂闕。質理瑩白，面有紅斑四點，皆頂大如指，鮮活如花片，非血浸，非油煉，非琥珀燙，深入腠理，而暈脚四散，漸遠漸淡，以至無，蓋天成也。公恆以自隨。木果木之戰，公埋輪繫馬，慷慨捐生；此物想流落蠻烟瘴雨間矣。

② 又嘗見賈人持一玉簪，長五寸餘，圓如畫筆之管，上坐純白，下半瑩澈如琥珀，爲目所未睹。有酬以九百金者，堅不肯售。余終疑爲藥煉也。

③ 五十年前，見董文烈公一玉蟹，質不甚巨，而純白無點瑕。獨視之，亦常玉；以他白玉相比，則非隱青，卽隱黃，隱赭，無一正白者，乃知其可貴。頃與柘林司農話及，司農曰：『公在日，偶值匱乏，以六百金轉售之矣。』

④ 益都有書生，才氣颯發，頗爲雋上。一日，晚涼散步，與村女自成，密遣僕婦通詞，約某夕虛掩後門待。生潛踪匿影，方閣中捫壁竊行，突火光一掣，朗若月明，見一厲鬼當戶立；痕

狼奔回，幾失魂魄。次日至塾，塾師忽端坐大言曰：「吾辛苦積得小陰陽，當有一孫登第；何露窟穴，自敗成功？幸我變形咀之，未至削籍，然亦殿兩舉矣。爾受人脩脯，教人子弟，何無約束至此耶？」自批其頰十餘，昏然仆地。方灌治間，宅內僕婦亦自批其頰曰：「爾我家三世奴，豈朝秦暮楚者耶？幼主妄行，當勸戒，不從，則當告主人，乃獻媚希賞，幾誤其終身，豈非負心耶？後再不悛，且褫爾魄！」語訖，亦昏仆。並久之乃蘇。門人李南澗會親見之。蓋祖父之積累，如其難；子孫之敗壞，如其易也！祖父之於子孫，如其死尚不忘也！人可不深長思乎？然南澗言：此生終身不第，願領以終。殆流蕩不返，其祖亦無如何歟？抑或附形於塾師，附形於僕婦，而不附形於其孫，亦不附形於其子，猶有溺愛者存，故終不知懲歟？

① 狐魅，人之所畏也；而有羅生者，讀小說雜記，稔聞狐女之狡麗，恨不一遇。近郊古冢，人云有狐，又云時或有人與狎昵，乃詣其窟穴，具贖幣牲醴，投書求婚姻。且云或香閨嬌女，並已乘龍，或鄙棄樗材，不堪倚玉，則乞賜一艷婢，用充貴賤，銜感亦均。再拜置之而返，數日寂然。一夕，獨坐凝思，忽有好女出燈下，嫣然笑曰：「主人感君盛意，卜今日，遣小婢三秀來充下陳，幸見收錄。」因叩謁如禮，凝眸側立，妖媚橫生。生大欣慰，卽於是夜定情，自以爲彩鸞甲帳，不是過也。婢善隱形，人不能見，雖遠行別宿，亦復相隨；益愜生所願。惟性饕餮，家中食物，多被竊食；物不足，則盜衣裳器具，鬻錢以買；——亦不知誰爲料理，意

有徒黨同來也，——以是稍譙責之。然媚態柔情，搖魂動魄，低眉一盼，亦復回曠；又治葺殊常，蠱惑萬狀，卜夜卜晝，靡有已時，尙嘖嘖不足，以是家爲之凋，體亦爲之敝。久而疲於奔命，怨詈時聞，漸起釁端，遂成齟齬，呼朋引類，妖祟大興，日不聊生。延正一真人劾治，婢現形抗辯曰：『始緣祈請，本異私奔；繼奉主命，不爲苟合；手札具存，非無故爲魅也。至於盜竊淫佚，狐之本性，振古如是，彼豈不知？旣以耽色之故，捨人而求狐，乃又責狐以人理，毋乃諱歟？卽以人理而論，圖聲色之娛者，不能惜蓄養之費；旣充妾媵，卽當仰食於主人，所給不敷，卽不免私有所取。家庭之內，似此者多，較攘竊他人，終爲有間。若夫閨房燕昵，何所不有？聖人制禮，亦不能立以程限；帝王定律，亦不能設以科條；在嫡配尙屬常情，在姬侍尤其本分；錄以爲罪，竊有未甘。』真人曰：『鳩衆肆擾，又何理乎？』曰：『嫁女與人，意圖求取，不滿所欲，聚黨喧闐者，不知凡幾，未聞有人科其罪；乃科罪於狐歟？』真人俛思良久，顧羅生笑曰：『君所謂求仁得仁，亦復何怨？老夫耄矣，不能驅役鬼神，預人家兒女事。』後羅生家貪如洗，竟以瘵終。

○從姪秀山言：奴子吳士俊，嘗與人鬪，不勝，恚而求自盡，欲於村外覓僻地。甫出柵，卽有二鬼邀之，一鬼言投井佳，一鬼言自縊更佳，左右牽掣，莫知所適。俄有舊識丁文奎者，從北來，揮拳擊二鬼遁去，而自送士俊歸。士俊惘惘如夢醒，自盡之心頓息。文奎亦先以縊死者

。蓋二人同役於叔父梁甫公家，文奎歿後，其母嬰疾困臥，士俊嘗助以錢五百，故以是報之。此余家近歲事，與新齊諧所記鐵工遇鬼，略相似，信鑿然有之。而文奎之求代而來，報恩而去，尤足以激薄俗矣。

○周景瑣前輩言：有巨室眷屬，連體之任，晚泊大江中。俄一大艦來同泊，門燈檣櫓，亦官舫也。日欲沒時，艙中二十餘人，露刃躍過，盡驅婦女出艙外，有靚粧女子隔窗指一少婦曰：『此卽是矣。』羣盜應聲曳之去。一盜大呼曰：『我卽爾家某婢父，爾女酷虐我女，鞭箠炮烙無人理，幸逃出遇我；爾追捕未獲，銜冤次骨。今來復讎也。』言訖，揚帆順流去，斯須滅影。緝尋無跡，女竟不知其所終，然情狀可想矣。夫貧至鬻女，豈復有所能爲？而不慮其能爲盜也。婢受慘毒，豈復能報？而不慮其父能爲盜也。此所謂蜂蠶有毒歟？又李受公言：有御婢殘忍者，偶以小過閉空房，凍餓死。然無傷痕，其父訟不得直，反受笞。冤憤莫釋，夜踰垣入，併其母女手刃之，緝捕多年，竟終漏網。是不爲盜，亦能報矣。又言：京師某家火，夫婦子女併焚，亦羣婢怨毒之所爲。事無顯證，遂無可追求。是不必有父，亦自能報矣。余有親串，鞭管婢妾，嬉笑如兒戲，間有死者。一夕，有黑氣如車輪，自檐墮下，旋轉如風，啾啾然有聲，直入內室而隱。次日疽發於項，如粟顆，漸以四潰，首斷如斬。是人所不能報，鬼亦報之矣。人之愛子，誰不如我？其強者銜冤茹痛，鬱結莫申，一決橫流，勢所必至。其弱者橫遭荼毒，

齊恨黃泉，哀感三靈，豈無神理？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固亦理之自然耳。

○世謂古玉皆昆吾刀刻，不盡然也。魏文帝典論已不信世有昆吾刀，是漢時已無此器。李義山詩：「玉集胡沙割」，是唐已沙碾矣。今琢玉之巧，以痕都斯坦爲第一，其地卽佛經之印度，漢書之身毒。精是技者，相傳猶漢武時玉工之裔，故所雕物象，頗有中國花草，非西域所有者，沿舊譜也。又云別有奇藥，能軟玉，故細入毫芒，曲折如意。余嘗見瑪少宰與阿自西域買來梅花一枝，虬幹天矯，殆可以插瓶，而開之則上蓋下底成一盒，雖細條碎瓣，亦皆空中。又嘗見一鉢，內外兩重，可以轉而不可出；中間隙縫，僅如一髮，搖之無聲，斷無容刀之理，刀亦無屈曲三折，透至鉢底之理。疑其又有粘合無迹之藥，不但能軟也。此在前代偶然一見，謂之鬼工，今則納靈輪琛，有如域內，亦尋常視之矣。

○閩人有女未嫁卒，已葬矣。闋歲餘，有親串見之別縣；初疑貌相似，然聲音體態，無相似至此者。出其不意，從後試呼其小名，女忽回顧，知不謬，又疑爲鬼。歸告其父母，開冢驗視，果空棺。共往踪跡，初陽不相識，父母舉其胸脇癭痣，呼鄰婦密視，乃具伏。覓其夫，則已遁矣。蓋閩中茉莉花根，以酒磨汁飲之，一寸可尸歷一日，服至六寸，尚可蘇，至七寸，乃真死。女已有壻，而私與鄰子狎，故磨此根，使詐死，待其葬而發墓共逃也。壻家鳴官，捕得鄰子，供詞與女同。時吳林塘官閩縣，親鞫是獄，欲引開棺見尸律，則人實未死，事異圖財；欲

引藥迷子女例，則女本同謀，情殊掠賣；無正條可以擬罪，乃仍以姦拐本律斷。人情變幻，亦何所不有乎？

○唐宋人最重通犀，所云種種人物，形至奇巧者。唐武后之簡，作雙龍對立狀；宋孝宗之帶，作商極老人扶杖像；見於諸書者不一，當非妄語。今惟有黑白二色，未聞有肖人物形者，此何以故歟？惟大理石往往似畫，至今尙然。嘗見梁少司馬鐵幢家一插屏，作一鷹立老樹斜柯上，鶩距翼尾，一一酷似，側身旁睨，似欲下搏，神氣亦極生動。朱運使子穎嘗以大理石鑲紙，贈亡兒汝侏，長約二寸，廣約一寸，厚約五六分；一面懸崖對峙，中有二人乘一舟順流下；一窗作雙松欹立，鍼鬣分明，下有水紋，一月在松梢，一月在水；宛然兩水墨小幅。上有刻字，一題曰：「輕舟出峽」，一題曰：「松溪印月」，左側題「十岳山人」字，皆八分書，蓋明王寅故物也。汝侏以獻余，余於鑿玩不甚留意，後爲人取去，烟雲過眼矣。偶然憶及，因併記之。

○舊蓄北宋苑畫八幅，不題名氏，絹絲如布，筆墨沈著，工密中有渾渾穆穆之氣，疑爲真蹟。所畫皆故事，而中有三幅，不可考。一幅下作甲仗隱現狀，上作一月銜樹杪，一女子衣帶飄舞，翩如飛鳥，似御風而行。一幅作曠野之中，一中使背詔立，一入衣巾襁褓自右來，二小兒對拜於左，其人作引手援之狀；中使若不見三人，三人亦若不見中使。一幅作一堂，甚華敞，

塔下列酒罌五，左側作艷女數人，靚粧綵服，若貴家姬；右側作媼婢攜抱小兒女，皆侍立，甚肅中，一人常服據榻坐，自抱一酒罌，持鑽鑽之。後前一幅辨爲紅線，後二幅則終不知爲誰。姑記於此。俟博雅者考之。

○張石邨先生，姚安公同年老友也，性伉直，每面折人過。然慷慨尙義，視朋友之事如己事，勞與怨皆不避也。嘗夢其亡友某公，盛氣相詰曰：「君兩爲縣令，凡故人子孫零替者，無不收恤；獨我子數千里相投，視如陌路，何也？」先生夢中怒且笑曰：「君忘之歟？夫所謂朋友，豈勢利相攀援，酒食相徵逐哉？爲緩急可恃，而休戚相關也。我視君如弟兄，吾家奴結黨以讒我，其勢蟠固，我無可如何。我常密託君察某某，君目睹其姦狀，而恐招嫌怨，諱不肯言。及某某實盈自敗，君又博忠厚之名，百端爲之解脫；我事之債不償，我財之給不給，君皆弗問，第求若輩感激稱長者而已。是非厚其所薄，薄其所厚乎？君先陌路視我，而怪我視君如陌路，君忘之歟？」其人瑟縮而去。此五十年前事也。大抵士大夫之習氣，類以不談人過爲君子，而不計其人之親疎，事之利害。余嘗見胡牧亭爲羣僕劊削，至衣食不給，同年朱學士竹君奮然代爲驅逐，牧亭生計乃稍蘇。又嘗見陳裕齋歿後，孀妾狐兒，爲其壻所凌逼，同年曹宗丞慕堂亦奮然鳩率舊好，代爲驅逐，其子乃得以自存。一時清議，稱古道者百不一二，稱多事者十恆八九也。又嘗見崖總憲應階娶孫婦，賃彩輜親迎，其家奴互相鉤貫，非三百金不能得，衆隸一

香；至前期一兩日，價更倍昂。崔公悲憤，自求朋友代賃，朋友皆避恐不肯應，甚有謂彩輜無定價，貧富貴賤，各隨其人爲消長，非他人所可代賃，以巧爲調停者；不得已，以己所乘輜，結綵繪用之。一時清議，謂坐視非理者亦百不一二，謂善體下情者亦十恆八九也。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將烏乎質之哉？

○朱青雷言：嘗謁椒山祠，見數人結伴入，衆皆叩拜，中一人獨長揖。或詰其故，曰：「楊公員外郎，我亦員外郎，品秩相等，無庭參禮也。」或又曰：「楊公忠臣，」佛然曰：「我姦臣乎？」于大羽因言：「菴松岩嘗騎驢遇一治磨者，噓不讓路，治磨者曰：『石工遇石工，（松岩，字邱張卯君之弟子，以篆刻名一時。）何讓之有？』余亦言：『交河一塾師，與張晴嵐論文相詆。塾師怒曰：『我與汝同歲入泮，同至今日，皆不第，汝何處勝我耶？』三事相類，雖善辯者，無如何也。田白岩曰：『天地之大，何所不有？遇此種人，惟當以不治治之，亦於事無害。必欲其解悟，彌出葛藤。嘗見兩生同寓佛寺，一冒紫陽，一冒象山，喧詬至夜半。僧從旁解紛，又謂異端害正，共與僧鬪。次日，三人破額詣訟庭。非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乎？』」

○昌平有老嫗，蓄雞至多，惟賣其卵；有賣鷄充饌者，雖十倍其價，不肯售。所居依山麓，日久滋衍，殆以谷量，將曙時，唱聲競作，如傳呼之相應也。會刈麥曝於門外，羣鷄忽千百齊至，圍繞啄食；嫗持杖驅之不開，徧呼男女，交手撲擊，東散西聚，莫可如何。方喧闐間，住

屋五楹，忽然摧圮，鷄乃俱驚飛入山去。此與宣室志所載李甲家鼠報恩事，相類。夫鶴知夜半，鷄知將旦，氣之相感，而精神動焉，非其能自知時也。故邵子曰：禽鳥得氣之先。至萬物成毀之數，斷非禽鳥所先知，何以聚族而來，脫主人於厄乎？此必有憑之者矣。

○從姪汝變言：甲乙並以捕狐爲業，所居相距十餘里。一日，伺得一冢有狐跡，擬共往，約日落後會於某所。乙至，甲已先在，同至冢側，相其穴可容人，甲令乙伏穴內，而自匿冢畔叢薄中，待狐歸穴。甲禦其出路，而乙在內禽繫之。乙闇坐至夜分，寂無音響，欲出與甲商進止，呼良久不應。試出尋之，則二墓碑橫壓穴口，僅隙光一線，闊寸許，重不可舉，乃知爲甲所賣。次日，聞外有叱牛聲，極力號叫，牧者始聞，報其家往視，鳩入移石，已幽閉一晝夜矣。疑甲謀殺，率子弟詣甲，將報訟官。至半途，乃見甲裸體反縛柳樹上，衆圍而唾詈，或鞭朴之。蓋甲赴約時，路遇醜婦，相調謔，因私狎於穉叢。時盛暑，各解衣置地，甫脫手，婦躍起掣其衣走，莫知所向。幸無人見，狼狽潛歸。未至家，遇明火持械者，見之呼曰：「奴在此！」則鄰家少婦三四睡於院中，忽見甲解衣就同臥，驚喚衆起，已棄衣踰牆遁，方共里黨追捕也。甲無以自白，惟呼天而已。乙述賄事，乃知皆爲狐所賣。然伺其穴而掩襲，此戕殺之讎也；戕殺之讎，以游戲報之，——一閉使不出，而留隙使不死；一褫其衣，使受縛無辭，而人覺即遁，使其罪亦不至死；——猶可謂善留餘地矣。

天下有極細之事，而臯陶亦不能斷者。門人折生遇關，健令也，官安定日，有兩家爭一墳山，訟四五十年，閱兩世矣。其地廣闊不盈畝，中有二冢，兩家各以爲祖塋。問鄰證，則萬山之中，囊糧挈水乃能至，四無居人。問契券，則皆稱前明兵燹已不存。問地糧串票，則兩造具在。其詞皆曰：「此地萬不足耕，無錙銖之利，而有地丁之額；所以百控不已者，徒以祖宗邱壠，不欲爲他人佔耳。」又皆曰：「苟非先人之體魄，誰肯涉訟數十年，認他人爲祖宗者？」或疑爲謀佔吉地，則又皆曰：「秦隴素不講此事，實無此心，亦彼此不疑有此心。且四圍皆石，不能再容一棺；如得地之後，掘而別葬，是反授不得者以間，誰敢爲之？」竟無以折服，又無均分理，無入官理，亦莫能判定。大抵每祭必鬪，每鬪必訟，官惟就鬪論鬪，更不問其所因矣。後蔡西齋爲甘肅藩司，聞之曰：「此爭祭，非爭產也。蓋以理喻之曰：『爾旣自以爲祖塋，應聽爾祭；其來爭祭者，旣願以爾祖爲祖，於爾祖無損，於爾亦無損也，聽其享薦，亦大佳，何必拒乎？』」亦不得已之權詞。然迄不知其違否也。

○胡牧亭言：「吾鄉一富室，厚自奉養，閉門不與外事，人罕得識其面。不善治生，而財終不耗；不善調攝，而終無疾病。或有禍患，亦意外得解。嘗一婢自縊死，里胥大喜，張其事報官，官亦欣然即日來。比陳尸檢驗，忽手足蠕蠕動，方共駭怪，俄欠伸，俄轉側，俄起坐，已復蘇矣。官尙欲以逼污投繯，鍛鍊羅織，微以語導之，婢叩首曰：「主人妾媵如神仙，甯有情

到我？設其到我，方歡喜不暇，寧肯自戕？實聞父不知何故，爲官所杖殺，悲痛難釋，憤求死耳，無他故也。」官乃大沮去。——其他往往多類此。鄉人皆言其蠢然一物，乃有此福，理不可明。偶扶乩召仙，以此叩之，乩判曰：「諸公誤矣。其福，正以其蠢也。此翁過去生中，乃一村叟，其人淳淳悶悶，無計較心；悠悠忽忽，無得失心；落落漠漠，無愛憎心；坦坦平平，無偏私心；人或凌侮，無爭競心；人或欺給，無機械心；人或謗詈，無曠怒心；人或構害，無報復心；故雖槁死隴下，無大功德，而獨以是心爲神所福，使之食報於今生。其蠢無知識，正其身異性存。未昧前世善根也。諸君乃以爲疑，不亦誤耶？」時在側者信不信參半，吾竊有味斯言也。」余曰：「此先生自作傳贊，託諸斯人耳；然理固有之。」

④ 劉約齋舍人言：劉生名寅，（此在劉景南家，酒間語及；南北鄉音各異，不知是此「寅」字否也。）家酷貧。其父早年，與一友訂婚姻，一諾爲定，無媒妁，無婚書庚帖，亦無聘幣，然子女則並知之也。劉生父卒，友亦卒；劉生少不更事，寢益甚，至寄食僧寮。友妻謀悔婚，劉生無如之何，女嘗鬱鬱死，劉生知之，痛悼而已。是夕燈下獨坐，悒悒不寧，忽聞窗外啜泣聲，問之不應，而泣不已。固問之，彷彿似答「我」字。劉生頓悟曰：「是子也耶？吾知之矣。事已至此，來生相聚可也。」語訖遂寢。後劉生亦夭死。惜無人好事，竟不能合葬華山。長恨歌曰：「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了期。」此之謂乎？雖悔婚無迹，不能名以貞，又

以病終，不能名以烈，然其志，則貞烈兼矣。說是事時，滿座太息，而忘問劉生里貫；約齋家在蘇州，意其鄉里歟？

○河間有遊僧賣藥於市，以一銅佛置案上，而盤貯藥丸，佛作引手取物狀。有買者先禱於佛，而捧盤進之，病可治者，則丸躍入佛手，其難治者，則丸不躍；舉國信之。後有人於所寓寺內，見其閉戶研鐵屑，乃悟其盤中之丸，必半有鐵屑，半無鐵屑，其佛手必磁石爲之，而裝金於外。驗之，信然，其術乃敗。會有講學者，陰作訟牒，爲人所訐；到官，昂然不介意，侃侃而爭，取所批性理大全核對筆跡，皆相符，乃叩額伏罪。太守徐公，諱景會，通儒也，聞之，笑曰：『吾平生信佛不信僧，信聖賢不信道學，今日觀之，灼然不謬。』

○楊槐亭前輩有族叔，夏日讀書山中。至夜半，弟子皆睡，獨秉燭研唔；倦極假寐，聞叩窗語曰：『敢敬問先生，此往某村，當從何路？』怪問爲誰？曰：『吾鬼也。谿谷重複，獨行失路，空中鬼本稀疎，偶一二無賴賤鬼，不欲與言，卽問之，亦未必肯相告；與君幽明雖隔，氣類原同，故聞書聲而至也。』具以告之，謝而去。後以語槐亭，槐亭撫然曰：『吾乃知孤介寡合，卽作鬼亦難！』

○李秋崖與金谷村嘗秋夜坐濟南廡下亭，時微雨新霽，片月初生，秋崖曰：『韋蘇州「流雲吐華月」句，與象天然；覺張子野「雲破月來花弄影」句，便多少著力。』谷村未答，忽聞中

人語曰：『豈但著力不著力，意境迥殊？』是詩語，一是詞語，格調亦迥殊也。卽如花間集「細雨濕流光」句，在詞家爲妙語，在詩家則靡靡矣。『愕然驚顧，寂無一人。』

○ 膠州法南墅嘗偕一友，登日觀，先有一道士倚石坐，傲不爲禮，二人亦弗與言。俄丹曦欲吐，海天混耀，千彙萬狀，不可端倪。南墅吟元人詩曰：『萬古齊州烟九點，五更滄海日三竿，』不信然乎？』道士忽哂曰：『昌谷用作夢天詩，故爲奇語，用之泰山，不太假借乎？』南墅回顧，道士卽不再言。旣而跋烏湧上，南墅謂其友曰：『太陽真火，故入水不濡也。』道士又哂曰：『公謂日自海出乎？此由不知天形，故不知地形，不知地形，故不知水形也。蓋天橢圓如雞卵，地渾圓如彈丸；水則附地而流，如核桃之皺皺。橢圓者，東西遠而上下近，凡有九重：最上曰宗動，元氣之表，無象可窺；次爲恆星，高不可測；次七重，則日月五星，各占一重，隨大氣旋轉，去地且二百餘萬里，無論海也。渾圓者，地無正頂，身所立處，皆爲頂；地無正平，目所見處，皆爲平。至廣漠之野，四望天地互接處，其圓中規，中高而四隕之證也，是爲地平。圓規以外，目所不見者，則地平下矣。湖海之中，四望天水相合處，亦圓中規，是又水隨地形，中高四隕之證也。然江河之水狹且淺，夾以兩岸，行於地中，故日出地上，始受日光。惟海至廣至深，附於地面，無所障蔽，故中高四隕之處，如水晶毯之半；日未至地平，倒影上射，則初見如一線；日將近地平，則斜影橫穿，未明先睹。今所見者，是日之影，非

日之形；是天上之日影，隔水而映；非海中之日影，落水而出也。至日出地平，則影斜落海底，轉不能見矣。儒家蓋嘗見此景，故以爲天包水，水浮地，日出入於水中；而不知日自附天，水自附地。佛家未見此景，故以須彌山四面爲四州，日環繞此山，南晝則北夜，東暮則西朝，是日常旋轉平行，竟不入地；證以今日所見，其謬更無庸辯矣。』南墅驚其博辯，欲與再言，道士笑曰：『更竟其說，子不知九萬里之圍圓，以漸而進，以漸而轉，漸進漸轉，遂至周環，必以爲人能正立，不能倒立，拾楊光先之說，苦相詰難；老夫慵惰，不能與子到大郎山上看南斗，（大郎山在亞祿國，與中國上下反對；其地南極出地三十五度，北極入地三十五度。）不如其已也。』振衣徑去，竟莫測其何許人。

⑤ 大學士溫公言：征烏什時，有驍騎校腹中數刃，醫不能縫，適生俘數回人，醫曰：『得之矣！』擇一年壯肥白者，生剝腹皮，霧於劍上，以匹帛纏束，竟獲無恙。創愈後，渾合爲一，痛癢亦如一。公謂非戰陣無此病，非戰陣亦無此藥，信然。然叛徒逆黨，法本應誅，卽不剝膚，亦卽斷脛；用救忠義之士，固異於殺人以活人爾。

⑥ 周化源言：有二士遊黃山，留連松石，日暮忘歸，夜色蒼茫，草深苔滑，乃坐於懸崖之下。仰視峭壁，猿鳥路窮，中間片石斜欹，如雲出岫。缺月微升，見有二人坐其上，知非仙卽鬼，屏息靜聽。右一人曰：『頃遊岳麓，聞此翁又作何語？』左一人曰：『去時方聚衆講西銘，

歸時又講大學衍義也。」右一人曰：「西銘論萬物一體，理原如是；然豈徒心知此理，卽道濟天下乎？父母之於子，可云愛之深矣；子有疾病，何以不能療？子有患難，何以不能救？無術焉而已。此猶非一身也。人之一身，慮無不深；自愛者，己之疾病何以不能療？己之患難何以不能救？亦無術焉而已。今不講體國經野之政，捍災禦變之方，而曰：『吾仁愛之心，同於天地之生物。』果此心一舉，萬物卽可以生乎？吾不知之矣。至大學條目，自格致以致治平，節節相因，而節節各有其功力；譬如土生苗，苗成禾，禾成穀，穀成米，米成飯，本節節相因。然土不耕，則不生苗；苗不灌，則不得禾；禾不刈，則不得穀；穀不舂，則不得米；米不炊，則不得飯；亦節節各有其功力。西山作大學衍義列目，至齊家而止，謂治國平天下，可舉而措之。不知虞舜之時，果瞽瞍允若，而洪水卽平，三苗卽格乎？抑猶有治法在乎？又不知周文之世，果太頌徵音，而江漢卽化，崇侯卽服乎？抑別有政典存乎？今一切棄置，而歸本於齊家，毋亦如土可生苗，卽炊土爲飯乎？吾又不知之矣。」左一人曰：「瓊山所補治平之道，其備乎？」右一人曰：「眞氏過於泥其本，邱氏又過於逐其末；不究古今之時勢，不揆南北之情形，瑣瑣層層，縷陳多法，且一一疏請施行，是亂天下也。卽其海運一議，臚列歷年漂失之數，謂所省轉運之費，足以相抵；不知一舟人命，詎止數十？合數十舟卽逾千百，又何爲抵乎？亦妄談而已矣。」左一人曰：「是則然矣。諸儒所述封建井田，皆先王之大法，有太平之實驗，

何如乎？」右一人曰：「封建井田，斷不可行，駁者衆矣。然講學家持是說者，意別有在，駁者未得其要領也。夫封建井田不可行，微駁者知之，講學者本自知之；知之而必持是說，其意固欲借一必不行之事，以藏其身也。蓋言理言氣，言性言心，皆恍惚無可質；誰能考未分天地之前，作何形狀？幽微曖昧之中，作何情態乎？至於實事，則有憑矣；試之而不效，則人人見其短長矣。故必持一不可行之說，使人必不能試，必不肯試，必不敢試，而後可號於衆曰：『吾所傳先王之法，吾之法可爲萬世致太平，而無如人不用何也！』人莫得而究詰，則亦相率而謹曰：『先生王佐之才，惜哉，不竟其用云爾！』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而要以三月齋戒，乃能觀，是卽此術。第彼猶有棘刺，猶有母猴，故人得以求其創，此更託之空言，併無創之可求矣。天下之至巧，莫過於是；駁者乃以迂闊議之，烏識其用意哉？」相與太息者久之，劃然長嘯而去。二士竊記其語，頗爲人述之。有講學者聞之曰：『學求聞道，而已所謂道者曰天，曰性，曰心而已。忠孝節義，猶爲末務；禮樂刑政，更末之末矣。爲是說者，其必永嘉之徒也夫！』

○劉香晚寓齋扶乩，適余未赴。或傳其二詩曰：「是處春山長藥苗，閒隨蝴蝶過溪橋。林中借得樵童斧，自斫槐根木耀飄。」「飛屣倒挂萬年藤，猿狖攀緣到未能。記得隨身櫻拂子，前年遺在最高層。」雖意境微狹，亦楚楚有致。

○春秋有原心之法，有誅心之法。青縣有人陷大辟，縣令好外寵，其子年十四五，頗姿麗，乘其赴省宿館舍，邀之於途，託言牒訴而自獻焉，獄竟解。實爲變童，人不以變童賤之，原其心也。里有少婦，與其夫狎昵無度，夫病瘵死。姑察其性佚蕩，恆自監之，眠食必共，出入必偕，五六年未嘗離一步，竟鬱鬱以終。實爲節婦，人不以節婦許之，誅其心也。余謂此童與郭六事相類，惟欠一死耳。此婦心不可知，而身則無玷。大車之詩，所謂畏子不奔，畏子不敢者，在上猶爲有刑政，則在下猶爲守禮法。君子與人爲善，蓋棺之後，固應仍以節許之。

○啄木能禹步劬禁，竟實有之。奴子李福，性頑劣，嘗登高木之杪，以杙塞其穴口，而鋸平其外，伏草間伺之。啄木返，果翩然下樹，以喙畫沙，若符篆，畫畢，以翼拂之，其穴口之杙，錚然拔出如激矢。此豈可以理解歟？余在書局銷燬妖書，見萬法歸宗中載有是符，其畫縱橫交貫，略如小篆兩「無」字相並之形，不知何以得之，亦不知其信否也。

○李福又嘗於月黑之夜，出村南叢冢間，嗚嗚作鬼聲，以恐行人。俄燐火四起，皆嗚嗚來赴，福乃狼狽逃歸。此以類相召也。故人家子弟於交游，當慎其所召。

○壬午順天鄉試，與安溪李延彬前輩同分校，偶然說虎，延彬曰：『里有入山樵採者，見一美婦隔澗行，衣飾華麗，不似村粧；心知爲魅，伏叢薄中覘所往。適一鹿引麕下澗飲，婦見之，突撲地化爲虎，衣飾委地如蟬蛻，徑搏二鹿食之。斯須，仍化美婦，整頓衣飾，款款循山去』

臨流照影，妖媚橫生，幾忘其曾爲虎也。」秦澗泉前輩曰：「妖媚盡惑，但不變虎形耳，搏之性，則一也。偶露本質，遽相驚訝，此樵何少見多怪乎？」

○大學士伍公鎮烏魯木齊日，頗喜吟詠，而未睹其稿。惟於驛壁見一詩曰：「極目孤城上，蒼茫見四郊。斜陽高樹頂，殘雪亂山坳。牧馬嘶歸蹕，啼烏倦返巢。秦兵真耐冷，薄暮尙鳴鼙。」殊有中唐氣韻。

○東州佃戶邵仁我言：有李氏婦自母家歸，日薄暮，風雨大作，避入廢廟中；入夜稍止，已聞不能行。適客作（俗謂之短工，爲人鋤田刈禾，計日受值，去來無定者也。）數人荷鋤入，懼遭強暴，又避入廟後破屋。客作聞中見影，相呼追迹，婦窘急無計，乃嗚嗚作鬼聲。既而牆內外並嗚嗚有聲，如相應答，數人怖而反。夜半雨晴，竟潛踪得脫。此與李福事相類；而一出偶相追逐，一似來相救援；雖謂秉心真正，感動幽靈，亦未必不然也。

○仁我又言，有盜劫一富室，攻樓門垂破；其黨手炬露刃，迫脅家衆曰：「敢號呼者死！且大風，號呼亦不聞，死何益？」皆噤不出聲。一灶婢年十五六，匿廚下，乃密持火種，黑闇中伏地蛇行，潛至後院，乘風縱火，焚其積柴。烈焰燭天，闔村驚起，數里內鄰村亦救視。大衆既集，火光下明如白晝，羣盜格鬥不能脫，竟駢首就擒。主人深感此婢，欲留爲子婦，其子亦首肯曰：「具此智略，必能作家，雖灶婢何害？」主人大喜，趣取衣飾，卽是夜成禮，曰：「

遇則講尊卑，論良賤，是非不一，恐有變局矣。」亦奇女子哉！

○邊秋厓前輩言：一宦家夜至書齋，突見案上一人首，大駭，以為咎徵。里有道士，能符籙，時預人喪葬事，急召占之，亦駭曰：「大凶，然可禳解，齋醮之費，不過百餘金耳。」正擬議間，窗外有人語曰：「身不幸伏法就終，幽魂無首，則不可轉生，故恆自提攜，累如疣贅。頃見公棗几滑淨，偶置其上，適公猝至，倉皇忘取，以致相驚。此自僕之粗疎，無關公之禍福；術士妄語，慎不可聽。」道士乃喪氣而去。又言一宦家患狐祟，延術士劾治，法不驗，反爲狐所窘。走投其師，更乞符籙至，方登壇撒檄將，已聞樓上搬移聲，呼應聲，洶洶然相率而去。術士顧盼有德色，宦家亦深感謝。忽舉首見壁上帖曰：「公襄運將臨，故吾輩得相擾。昨公捐金九百，建育嬰堂，德感明神，又增福澤，故吾輩舉族而去。術士行法，適值其時，據以爲功，深爲忝竊。賜以觴豆，爲稍障羞顏，庶幾或可；若有所酬贈，則小人大微幸矣。」字徑寸餘，墨痕猶濕。術士慚沮，竟噤不敢言。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引諺曰：「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肺腑而能語，醫師而如土。」此二事者，可謂鬼魅能語矣；術士其知之！

○朱導江言：有妻服已釋，忽爲禮懺者，意甚哀切，過於初喪。問之，初不言；所親或私叩之，乃恣然曰：「亡婦相聚半生，初未覺其有顯過。頃忽夢至冥司，見女子數百人，鎖以銀鐐，驅以骨朶，入一大官署中；俄聞號呼悽慘，慄魄動魂。旣而一一引出，並流血被髻，匍匐膝

行，如牽羊豕。中一人見我招手，視卽亡婦；驚問：「何罪至此？」曰：「坐事事與君懷二意。初謂爲家庭常態，不意陰律至嚴，與欺父欺君，竟同一理，故墮落如斯。」問：「二意者何事？」曰：「不過骨肉之中，私庇子女；奴隸之中，私庇婢媼；親串之中，私庇母黨；均使君不知而已。今每至月朔，必受鐵杖三十，未知何日得脫？此纍纍者皆是也。」尙欲再言，已爲鬼卒曳去。多年伉儷，未免有情，故爲營齋造福耳。」夫同牢之禮，爲情最親，親則非疎者所能間；敵體之義，於分本尊，尊則非卑者所能違。故二人同心，則家庭之纖微曲折，男子所不能知，與知而不能自爲者，皆足以彌縫其闕；苟徇其私愛，意有所偏，則機械百出，亦可於耳目所不及者，無所不爲。種種弊端，種種敗壞，皆從是起；所關者大，則其罪自不得輕。况信之者至深，託之者至重，而欺其不覺，爲所欲爲，在朋友猶屬負心，應干神譴；則人原一體分屬三綱者，其負心之罪，不更加倍蓰乎？尋常細故，斷以嚴刑，固不得謂之深文矣。

○人情狙詐，無過於京帥。余嘗買羅小華墨丁六錠，漆匣黯敝，真舊物也；試之，乃搏泥而染以黑色，其上白霜，亦盪於濕地所生。又丁卯鄉試，在小寓買燭，燕之不然，乃泥質而裹以羊脂。又燈下有唱賣鑼鴨者，從兄萬周買之，乃盡食其肉而完其全骨，內傅以泥，外糊以紙，染爲炙燻之色，塗以油，惟兩掌頭頸爲真。又奴子趙平以二千錢買得皮鞞，甚自喜；一日驟雨，著以出，徒跣而歸。蓋鞞則烏油高麗紙揉作縐紋，底則糊粘敗絮，緣之以布。其他作僞多類

此；然猶小物也。有選人見對門少婦甚端麗，問之，乃其夫遊幕，寄家於京師，與母同居。越數月，忽白紙糊門，合家號哭，則其夫訃音至矣；設位祭奠，誦經追薦，亦頗有弔者。既而漸聞女物，云乏食，且議嫁；選人因贅其家。又數月，突其夫生還，始知爲誤傳凶問。夫怒甚，將訟官，母女哀籲，乃盡留其囊篋，驅選人出。越半載，選人在巡城御史處，見此婦對簿，則先歸者乃婦所歡，合謀挾取選人財，後其夫真歸，而敗也。黎邱之技，不愈出愈奇乎？又西城有一宅，約四五十楹，月租二十餘金；有一人住半載餘，恆先期納租，因不過問。一日，忽閉門去，不告主人。主人往視，則縱橫瓦礫，無復寸椽，惟前後臨街屋僅在。蓋是宅前後有門，居者於後門設木肆，販鬻屋材，而陰拆宅內之梁柱門窗，間雜賣之；各居一巷，故人不能覺，累棟連甍，搬運無迹，尤神乎技矣！然是五六事，或以取賤值，或以取便易，因貪受餌，其咎亦不盡在人。錢文敏公曰：『與京師人作緣，斤斤自守，不入陷穽，已幸矣；稍見便宜，必藏機械。神姦巨蠱，百怪千奇，豈有便宜到我輩？』誠哉，是言也！

○土青士言：有弟謀奪兄產者，招訟師至密室，篝燈籌畫。訟師爲設機布穽，一周詳，併反間內應之術，無不曲到。謀既定，訟師掀髯曰：『令兄雖猛如虎豹，亦難出鐵網矣。然何以酬我乎？』弟感謝曰：『與君至交，情同骨肉，豈敢忘大德？』時兩人對據一方几，忽几下一人突出繞室，翹一足而跳舞，目光如炬，長毛毳毳如蓑衣，指訟師曰：『先生斟酌！此君視先

生如骨肉，先生其危乎？」且笑且舞，躍上屋檐而去，二人與侍側童子並驚仆。家人覺聲息有異，相呼入視，已昏不知人。灌治至夜半，童子先蘇，具述所聞見；二人至曉乃能動。事機已洩，人言藉藉，竟寢其謀，閉門不出者數月。相傳有狎一妓者，相愛甚，然欲爲脫籍，則拒不從。許以別宅日居，禮數如嫡，拒益力。怪詰其故，喟然曰：「君棄其結髮而曠我，此豈可託終身者乎？」與此鬼之言，可云所見略同矣。

○張夫人，先祖母之妹，先叔之外姑也，病革時，顧侍者曰：「不起矣，聞將死者見先亡，今見之矣。」旣而環顧病榻，若有所覓，喟然曰：「錯矣！」俄又拊枕曰：「大錯矣！」俄又瞑目齧齒，指掌有痕曰：「真大錯矣！」疑爲譫語，不敢問。良久，盡呼女媳至榻前，告之曰：「吾嚮以爲夫族疎而母族親；今來導者，皆夫族，無母族也。吾嚮以爲媳疎而女親；今亡媳在左右，而亡女不見也。非一氣者相關，異派者不屬乎？回思平日之存心，非厚其所薄，薄其所厚乎？吾一誤矣，爾曹勿再誤也！」此三叔母張太宜人所親聞。婦女偏私，至死不悟者多矣，此猶是大智慧人，能回頭猛省也。

○孔子有言：「諫有五，吾從其諷。」聖人之究悉物情也。親串中一婦無子，而陰懷其庶子，姪若婿，又媒藥短長，私黨膠固，殆不可以理喻。婦有老乳母，年八十餘矣，聞之匍匐入謁一拜，輒痛哭曰：「老奴三日不食矣。」婦問：「曷不依爾姪？」曰：「老奴初有所蓄積，姪

事我如事母，誘我財盡，今如不相識，求一盂飯不得矣！」又問：「曷不依爾女若婿？」曰：「婿誘我財如我姪，我財盡後，棄我亦如我姪，雖我女無如何也。」又問：「至親相負，曷不訟之？」曰：「訟之矣。官以爲我已出嫁，於本宗爲異姓；女已出嫁，又於我爲異姓，其收養爲格外情，其不收養律無罪，弗能直也。」又問：「爾將來奈何？」曰：「亡夫昔隨某官在外娶婦，生一子，今長成矣，吾訟姪與婿，官以爲既有此子，當養嫡母，不容則律當重誅。已移牒拘喚，但不知何日至耳。」婦爽然若失，自是所爲遂漸改。此親戚族黨，唇焦舌敝不能爭者，而此嫗以數言回其意；現身說法，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耳。觸龍之於趙太后，蓋用此術矣。

四

○馬德重言：滄州城南盜劫一富室，已破扉入，主人夫婦並被執，衆莫敢誰何。有妾居東廂，變服逃匿廚下，私語灶婢曰：「主人在盜手，是不敢與鬥。渠輩屋脊各有人，以防救應，然不能見檐下；汝挾後窗循檐出，密告諸僕，各乘馬執械，四面伏三五里外。盜四更後必出，——四更不出，則天曉不能歸巢也。——出必挾主人送，苟無人阻，則行一二里必釋，——不釋恐見其去向也。——俟其釋主人，急負還，而相牽隨其後，相去務在半里內。彼如返關，即奔

還；彼止亦止，彼行又隨行。再返闕，仍奔；再止仍止，再行仍隨行。如此數四，彼不返闕，則隨之得其巢；彼返闕，則既不得戰，又不得遁，逮至天明，無一人得脫矣。」婢冒死出告衆，以爲中理，如其言，果併就擒，重賞灶婢。妾與嫡故不申協，至是亦相睦。後問妾何以辦此，汝然曰：「吾故盜魁某甲女，父在時，嘗言行劫所畏惟此法，然未見有用之者；今事急，姑試，竟僥倖驗也。」故曰：「用兵者，務得敵之情。」又曰：「以賊攻賊。」

○戴東原言：有狐居人家空屋中，與主人通言語，致餽遺，或互假器物，相安若比鄰。一日，狐告主人曰：「君別院空屋有縊鬼，多年矣，君近拆是屋，鬼無所棲，乃來與我爭屋，時時現惡狀，恐怖小兒女，已自可憎；又作祟使患寒熱，尤不堪忍。某觀道士能劾鬼，君盍求之除此害。」主人果求得一符，焚爲院中。俄暴風驟起，聲轟然如雷霆，方駭愕間，聞屋瓦格格亂鳴，如數十人奔走踐踏者。屋上呼曰：「吾計大左，悔不及！頃神將下擊，鬼縛而吾亦被驅。今別君去矣！」蓋不忍其憤，急於一逞，未有不兩敗俱傷者，觀於此狐，可爲炯鑒。又呂氏表兄言：有人患狐祟，延術士禁咒，狐去。而術士需索無厭，時遣木人紙虎之類，至其家擾人，略之暫止，越旬日復然，其祟更甚於狐。攜家至京師避之，乃免。銳於求勝，借助小人，未有不遭反噬者，此亦一徵矣。

○烏魯木齊參將海起雲言：昔征烏什時，戰罷還營，見厓下樹極闊，一人探首外窺，疑爲聞

謀，奮矛刺之，（軍中呼矛曰苗子，蓋聲之轉）中石上，火先激迸，矛折臂幾損。疑爲目眩，然矛上地上皆有血迹，不知何怪。余謂此必山精也。深山大澤，何所不育？白澤圖所載，雖多附會，殆亦有之。又言有一遊兵，見黑物蹲石上，疑爲熊，引滿射之，三發皆中，而此物夷然如不知。駭極馳回，呼火伴攜銃往，則已去矣。余謂此亦山精耳。

○常山峪道中加班轎夫劉福言：（九卿肩輿，以八人更番，出京則加四人，謂之加班。）長姐者，忘其姓，山東流民之女，年十五六，隨父母就食於赤峯，（卽烏藍哈達，「烏藍」譯言「紅」，「哈達」譯言「峯」也，今建爲赤峯州。）租田以耕。一日，入山采樵，遇風雨避巖下；雨止，已昏黑，畏虎不敢行，匿草間。遙見雙炬，疑爲虎目，至前，則官役數人，衣冠不古不今。叱問何人，以實告，官坐石上，令曳出，衆呼跪，長姐以爲山神，匍匐聽命。官曰：「汝夙孽應充我食，今就擒，當駭爾。速解衣伏石上，無留寸縷，致挂礙齒牙。」知爲虎王，殺棘所免，官曰：「視爾貌尚可，肯侍我寢，當赦爾，後當來往於爾家，且福爾。」長姐憤怒躍起曰：「豈有神靈肯作此語？必邪魅也！嗾則嗾耳。長姐良家女，不能蒙面作此事！」拾石塊奮擊，一時奔散。此非其力足勝之，其氣足勝之，其貞烈之心，足以帥其氣也。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

○張太守墨谷言：德景間有富室，恆積穀而不積金，防劫盜也。康熙雍正間，歲頻歉，米價

昂，閉廩不肯糶升合，冀價再增；鄉人病之，而無如何。有角妓號玉面狐者，曰：『是易與，第備錢以待可耳。』乃自詣其家曰：『我爲搗母錢樹，搗母顧虐我。昨與勃谿，約我以千金自贖，我亦厭倦風塵，願得一忠厚長者託終身，念無如公者。公能捐千金，則終身執巾櫛。聞公不喜積金，卽錢二千貫亦足抵。昨有木商聞此事，已回天津取贖，計其到，當在半月外；我不願隨此庸奴，公能於十日內先定，則受德多矣。』富室故惑此妓，聞之驚喜，急出穀賤售。廩已開，買者盈至，不能復閉，遂空其所積，米價大平。穀盡之日，妓遣謝富室曰：『搗母養我久，一時負氣相詬，致有是議；今悔過挽留，義不可負心，所言姑俟諸異日。』富室原與私約，無媒無證，無一錢聘定，竟無如何也。此事李露園亦言之，當非虛謬。聞此妓年甫十六七，遽能辨此，亦女俠哉。

○丁藥圃言：有孝廉四十無子，買一妾，甚明慧，嫡不能相安，旦夕詬誶。越歲，生一子，益不能容，竟轉鬻於遠處。孝廉惘惘如有失，獨宿書齋，夜分未寐，妾忽舉帷入，驚問何來，曰：『逃歸耳。』孝廉沈思曰：『逃歸慮來追捕，妒婦豈肯匿？且事已至此，歸何所容？』妾笑曰：『不欺君，我實狐也。前以人來，人有人理，不敢不忍詬；今以狐來，變幻無端，出入無迹，彼烏得而知之？』因孌婉如初。久而漸爲僮婢洩，嫡大恚，多金募術士劾治。一術士檄將拘妾至，妾不服罪，攘臂與術士爭曰：『無子納妾，則納爲有理；生子遣妾，則夫爲負心。無』

故見出，罪不在我。」術士曰：「既見出矣，豈可私歸？」妾曰：「出母未嫁，與子未絕；出婦未嫁，於夫亦未絕。况鬻我者娼婦，非見出於夫；夫仍納我，是未出也，何不可歸？」術士怒曰：「爾本獸類，何敢據人理爭？」妾曰：「人變獸心，陰律陽律，皆有刑；獸變人心，反以爲罪。法師據何憲典耶？」術士益怒曰：「吾持五雷法，知誅妖耳，不知其他。」妾大笑曰：「妖亦天地之一物，苟其無罪，天地未嘗不並育；上帝所不誅，法師乃欲盡誅乎？」術士拍案曰：「媚惑男子，非爾罪耶？」妾曰：「我以禮納，不得爲媚惑；倘其媚惑，則攝精吸氣，此生久稿矣。今在家兩年，復歸又五六年，康強無恙，所謂媚惑者安在？法師受妒婦多金，鍛鍊周內，以酷濟貪耳，吾豈服耶？」問答之頃，術士顧所召神將，已失所在，無可如何，瞋目曰：「今不與爾爭，明日會當召雷部。」明日，嫡再促設壇，則宵遁矣。蓋所持之法雖正，而法以賄行，故魅亦不畏，神將亦不滿也。相傳劉念臺先生官總憲時，題御史臺一聯曰：「無欲常教心似水，有言自覺氣如霜。」可謂知本矣。

○莫雪崖言：有鄉人患疫，困臥草榻，魂忽已出門外，覺頓離熱惱，意殊可適。然道路都非曾經，信步所之，偶遇一故友，相見悲喜。憶其已死，忽自悟曰：「我其入冥耶？」友曰：「君未合死，離魂到此耳。此境非人所可到，盍同游覽，以廣見聞。」因隨之行，所經城市墟落，都不異人世；往來緩遽，亦各有所營。見鄉人皆目送之，然無人交一語也。鄉人曰：「聞有

地獄，可一觀乎？」友曰：「地獄如囚牢，非冥官不能啓，非冥吏不能導，吾不能至也。有三
 數奇鬼，近乎地獄，君可以往觀。」因改循歧路，行里許，至一地，空曠如墟墓，見一鬼狀貌
 如人，而鼻下無口，問「此何故？」曰：「是人生時，巧於應對，諛詞頌語，媚世悅人，故受
 此報，使不能語。或遇焰口漿水，則飲以鼻。」又見一鬼，尻聳向上，首折向下，面著於腹，
 以兩手支柱而行；問：「此何故？」曰：「是人生時，妄自尊大，故受此報，使不能仰面傲人
 。」又見一鬼，自胸至腹，裂罅數寸，五臟六腑，虛無一物；問：「此何故？」曰：「是人生
 時，城府深隱，人不能測，故受是報，使中無匿形。」又見一鬼，足長二尺，指巨如椎，踵巨
 如斗，重如千斛之舟，努力半刻，始移一寸；問：「此何故？」曰：「此人生時，高材捷足，
 事事務居人先，故受是報，使不能行。」又見一鬼，兩耳拖地，如曳雙翼，而混沌無竅；問：
 「此何故？」曰：「此人生時，懷忌多疑，喜聞蜚語，故受此報，使不能聽。是皆按惡業淺深
 ，待受報期滿，始入轉輪；其罪滅地獄一等，如陽律之徒流也。」俄見車騎雜遝，一冥官經過
 ，見鄉人驚曰：「此是生魂，誤遊至此，恐迷不得歸；誰識其家？可導使去。」友跪啓是舊交
 ，官卽令送返。將至門，大汗而醒，自是病愈。雪崖天性爽朗，胸中落落無宿物，與朋友諧戲
 ，每俊辯橫生；此當是其寓言，未必真有。然莊生列子，半屬寓言，義足勸懲，固不必刻舟求
 劍爾。

○ 陳半江言：有書生月夕遇一婦，色頗姣麗，挑以微詞，欣然相就。自云家在鄰近，而不肯書姓名。又云夫恆數日一外出，家有後窗可開，有牆缺可踰，遇隙卽來，不能預定期也。如是五六年，情好甚至。一歲，書生將遠行，婦夜來話別。書生言隨人作計，後會無期，悽戀萬狀，哽咽至不成語。婦忽嬉笑曰：「君如此情痴，必相思致疾，非我初來相就意。實與君言，我鬼之待替者也。凡人與鬼狎，無不病且死，陰剝陽也；惟我以愛君韶秀，不忍玉折蘭摧，故必越七八日後，待君陽復，乃肯再來；有剝有復，故君能無恙。使遇他鬼，則縱情冶蕩，不出半載，索君於枯魚之肆矣。我輩至多，至如我者則求少，君其宜慎！感君義重，此所以報也。」語訖，散髮吐舌，作鬼形長嘯而去。書生震慄幾失魂。自是雖遇冶容，曾不側視。

○ 王梅序言：交河有爲盜誣引者，鄉民樸愚，無以自明，以賂求援於縣吏；吏聞盜之誣引，由私調其婦，致爲所毆，意其婦必美，却賂而微示以意曰：「此事祕密，須其婦潛身自來，乃可授方路。」居間者以告鄉民，鄉民憚死失志，呼婦母至獄，私語以故；母告婦，怫然不應也。越兩三日，吏家有人夜扣門，啓視，則一丐婦布帕裹首，衣百結破衫，闐然入。問之不答，且行且解衫與帕，則鮮粧華服，豔婦也。驚問所自，紅潮暈頰，俛首無言，惟袖出片紙，執所持燈視之，「某人妻」三字而已。吏喜過望，引入內室，故問其來意。婦掩淚曰：「不喻君語，何以夜來？旣已來此，不必問矣。惟祈毋失信耳。」吏發洪誓，遂相繡婉。潛留數日，大驚

婦所蠱惑，神志顛倒，惟恐不得當婦意。婦暫辭去，言：『村中日日受侮，難於久住；如城中近君租數楹，便可託庇蔭，免無賴凌藉，亦可朝夕相往來。』吏益喜，竟百計白其冤。獄解之後，遇鄉民意甚索漠，以爲狎昵其婦，愧相見也。後因事到鄉，詣其家，亦拒不見，知其相絕；乃大恨，會有挾妓誘博者，訟於官，官斷妓押歸原籍。吏視之，鄉民婦也，就與語，婦言：『苦爲夫禁制，愧相負，相憤殊深。今幸相逢，乞念舊時數日歡，免杖免解。』吏又惑之，因告官曰：『妓所供，乃母家籍，實縣民某妻，宜究其夫。』蓋覬之，懲惠官賣，自買之也。遣拘鄉民，鄉民攜妻至，乃別一人，問鄉里皆云不僞，問吏何以誣鄉民，吏不能對，第曰：『風聞……』問『聞之何人？』則噤無語。呼妓問之，妓乃言：『吏初欲挾汚鄉民妻，妻念從則失身，不從則夫死，值妓新來，乃盡脫簪珥賂妓，冒名往，故與吏狎識；今常受杖，適與相逢，因仍誑託鄉民妻，冀脫捶楚。不虞其又有他謀，致兩敗也。』官覆勘鄉民，果被誣，姑念其計出救死，又出於其妻，釋不究，而嚴懲此吏焉。神姦巨蠱，莫吏若矣，而爲村婦所籠絡，如玩弄嬰孩；蓋愚者恆爲智者敗，而物極必反，亦往往於所備之外，有智出其上者，突起而勝之。無往不攻，天之道也。使智者終不敗，則天地間惟智者存，愚者斷絕矣；有是理哉？

○鬼魅人至死，不知何意。倪餘疆曰：『吾聞諸施亮生矣，取啖其生魂耳。蓋鬼爲餘氣，漸消漸滅，以至於無；得生魂之氣以益之，則又可再延。故女鬼恆欲與人狎，攝其精也；男鬼不

能攝人精，則殺人而吸其生氣；均猶狐之採捕耳。」因憶劉挺生言：康臨庚子，有五舉子晚遇雨，棲破寺中。四人已眠，惟一人眠未穩，覺陰風颯然，有數黑影自牖入，向四人噓氣，四人即夢魘；又向一人噓氣，心雖了了，而亦漸昏昏，覺似有拖曳之者。及稍醒，已離故處，似被繫縛，欲呼則噤不能聲；視四人，亦縱橫偃臥。衆鬼共舉一人啖之，斯須而盡，又以次食二人。至第四人，忽有老翁自外入，厲聲叱曰：「野鬼無造次！此二人有祿相，不可犯也。」衆鬼駭散，二人倏然自醒，述所見相同。後一終於教諭，一終於訓導。鮑敬亭先生聞之笑曰：「平生自薄此官，不料爲鬼神所重也。」觀其所言，似亮生之說不虛矣。

○李慶子言：朱生立園，辛西北應順天試，晚過羊留之北，因繞避泥濘，遂迂回失道，無迹旅可棲。遙見林外有人家，試往投止，至則土垣瓦舍，凡六七楹。一童子出應門，朱具道乞宿意，一翁衣冠樸雅，延賓入止旁舍中，呼燈至，黯黯無光。翁曰：「歲歉油不佳，殊令人悶然，無如何也。」又曰：「夜深不能具餽饌，村酒小飲，勿以爲褻。」意甚款洽。朱問：「家中有何人？」曰：「零丁孤苦，惟老妻與僮同居耳。」問朱何適，朱告以北上，曰：「有一札及小物，欲致京中，僻路苦無書郵，今遇君甚幸。」朱問：「四無鄰里，獨居不怖乎？」曰：「薄田數畝，課奴輩耕作，因就之下居；貧無儲蓄，不畏盜也。」朱曰：「謂曠野多鬼魅耳。」翁曰：「鬼魅即未見；君如怖是，陪坐至天曙可乎？」因借朱紙筆入作書札，又以雜物封函內

，以舊布裹束，密縫其外，付朱曰：「居址已寫於函上，君至京拆視自知。」天曙作別，又切囑信物勿遺失，始殷勤分手。朱至京，拆視布裹，則函題「朱立園先生啓」字，其物乃金簪銀釧各一雙。其札稱：「僕老無子息，誤惑婦言，以壻爲嗣，至外孫猶間一祭掃，後則視爲異姓，紙錢麥飯，久已闕如，三尺孤墳，亦就傾圮；九泉茹痛，百悔難追。謹以殮棺薄物，祈君貸歸途以所得之值，修治荒塋，併稍濟家南水道，庶涇潦不浸幽窀。如允所祈，定如杜回結紳。知君畏鬼，當閭中稽首，不敢見形，勿滋疑慮。亡人楊守頓首。」朱駭汗浹背，方知遇鬼。以書中歸途之語，知必不售，既而果然。還至羊留，以所賣簪釧錢，遣僕往治其墓，竟不敢再至焉。

○吳雲岩言：有秦生者，不畏鬼，恆以未一見爲歉。一夕，散步別業，聞樹外朗吟唐人詩曰：「自去自來人不知，歸時惟對空山月。」其聲哀厲而長。隔葉窺之，一古衣冠人倚石坐；確知爲鬼，遽前掩之，鬼亦不避。秦生長揖曰：「與君路異幽明，人殊今古，邂逅相遇，無可寒溫；所以來者，欲一問鬼神情狀耳。敢問爲鬼時何似？」曰：「一脫形骸，卽已爲鬼，如繭成蝶，亦不自知。」問：「果魂升魄降，還入太虛乎？」曰：「自我爲鬼，卽在此間。今我全身現與君對，未嘗隨細縲元氣，升降飛揚，子孫祭時始一聚，子孫祭畢則散也。」問：「果有神乎？」曰：「鬼旣不虛，神自不妄；譬有百姓，必有官師。」問：「先儒釋雷神之類，皆旋生

旋化，果不誣乎？」曰：「作措大時，飽聞是說。然竊疑霹靂擊格，轟然交作，如一雷一神，則神之數多於蚊蚋；如雷止神滅，則神之壽促於蜉蝣；以質先生，率遭呵叱。爲鬼之後，乃知百神奉職，如世建官，皆非頃刻之幻影。恨不能以所聞見，再質先生。然爾時擁鼻比者，計爲鬼已久，當自知之，無庸再詰矣。大抵無鬼之說，聖人未有；諸大儒恐人詭瀆，故強造斯言。然禁沈湎可，併廢酒醴則不可；禁淫蕩可，併廢夫婦則不可；禁貪吝可，併廢財貨則不可；禁鬥爭可，併廢五兵則不可。故以一代盛名，挾百千萬億朋黨之助，能使人噤不敢語，而終不能懣服其心，職是故耳。傳其教者，雖心知不然，然不持是論，即不得稱爲精義之學，亦違心而和之曰：「理必如是云爾。」君不察先儒矯枉之意，生於相激，非其本心；後儒闢邪之說，壓於所畏，亦非其本心；竟信儒者真謂無鬼神，皇皇質問，則君之受給久矣。泉下之人，不欲久與生人接，君亦不宜久與鬼狎。言盡於此，餘可類推。」曼聲長嘯而去。案此謂儒是明知有鬼，故言無鬼，與黃山二鬼謂儒者明知井田封建不可行，故言可行，皆洞見癥結之論。僅目以迂闊，猶墮五里霧中矣。

○汪主事厚石言：有在西湖扶乩者，下壇詩曰：「舊埋香處草離離，只有西陵夜月知。詞客情多來吊古，幽魂腸斷看題詩。滄桑幾劫湖仍綠，雲雨千年夢尙疑。誰信靈山散花女，如今佛火對琉璃？」衆知爲蘇小小也。客或請曰：「仙姬生在南齊，何以亦能七律？」乩判曰：「閱

歷歲時，幽明一理，性靈不昧，卽與世推移。宣聖惟識大篆，祝祠何寫以隸書？釋迦不解華言，疏文何行以駢體？是知千載前人，其性識至今猶在，卽能解今之語，通今之文。江文通謝元暉能作愛妾換馬八韻律賦，沈休文子壽箱能作金陵懷古五言律詩，古有其事，又何疑於今乎？又問：「尙能作『永明體否？』卽書四詩曰：『歡來不得來，儂去不得去。懊惱石尤風，一夜斷人渡。』」歡從何處來？今日大風雨。濕盡香子衫，辛苦皆因汝。」結束蛺蝶裙，爲歡棹舴艋。宛轉沿大堤，綠波雙照影。」「莫泊荷花汀，且泊楊柳岸。花外有人行，柳深人不見。」蓋「子夜歌」也。雖才鬼依託，亦可云俊辯矣。

○表兄安伊在言：河城秋蘆時，有少婦抱子行牆上，忽失足仆地，臥不復起。護者遙見之，疑有故，趨視則已死，子亦觸瓦角腦裂死。駭報田主，田主報里胥，辨驗死者，數十里內無此婦，且衣飾華潔，子亦銀釧紅綾衫，不類貧家，大與不解。且覆以葦箔，更番守視，而急聞於官。河城去縣近，官次日晡時至，啓箔檢視，則中置囊結一束，二尸已不見；壓箔之磚固未動，守者亦未頃刻離也。官大怒，盡拘田主及守者去，多方鞠治，無絲毫謀殺棄尸狀；糾結繚繞，至年餘，乃以疑案上。上官以案情恍惚，往返駁詰。又歲餘，乃姑俟訪，而是家已蕩然矣。此康熙癸巳甲午間事。相傳村南墟墓間，有黑狐夜夜拜月，人多見之。是家一子好弋獵，潛往伏伺，穀弩中其股，噉然長號，化火光西去，搜其穴，得一小狐，繫以返，旋逸去。月餘而有

是事，疑狐變幻來報冤；然荒怪無據，人不敢以入供，官亦不敢入案牘，不能不以匿屍論，故紛擾至斯也。又言城西某村有丐婦，爲姑所虐，縊於土神祠，亦宿獲待檢，更番守視。官至，則尸與守者俱不見，亦窮治如河城。後七八年，乃得之於安平。（深州屬縣）蓋婦頗白皙，一少年輪守時，擗下裳而淫其尸，尸得人氣復生，竟相攜以逃也。此康熙末事。或疑河城之事當類此，是未可知；或併爲一事，則傳聞誤矣。

○同年龔肖夫言：有人四十餘無子，婦悍妒，萬無納妾理，恆鬱鬱不適。偶至道觀，有道士招之曰：『君氣色凝滯，似有重憂。道家以濟物爲念，蓋言其實，或一效鉛刀之用乎？』異其言，具以告；道士曰：『固聞之，姑問君耳。君爲製鬼卒衣裝十許具，常有以報命，如不能製，卽假諸伶官，亦可也。』心益怪之，然度其詭取無所用，當必有故，姑試其所爲。是夕，婦夢驚，呼不醒，呻吟號叫聲甚慘；次日，兩股皆青黯，問之祕不言，吁嗟而已。三日後，復然。自是每三日後，皆復然。半月後，忽遣奴喚媒媼，云將買妾；人皆弗信，其夫亦慮後患，殊持疑。旣而婦昏瞶累日，醒而促買妾愈急，布金於案，與僮僕約三日不得，必重挾，得而不佳，亦重挾；觀其狀，似非詭語，覓二女以應，並留之。是夕，卽整飾衾枕，促其夫入房；舉家駭愕，莫喻其意，夫亦惘惘如夢境。後復見道士，始知其有術能攝魂，夜使觀中道衆爲鬼裝，而道士星冠羽衣坐堂上，焚符攝婦魂言其祖宗翁姑，以斬祀不孝，具牒訴冥府，用桃杖決一百

遣歸，尅期令納妾。婦初以爲噩夢，尙未肯。俄三日一攝，如徵比然；其昏瞶累日，則倒懸其魂，灌鼻以醋，約三日不得好女子，卽付泥犁也。攝魂小術，本非正法；然法無邪正，惟人所用；如同一戈矛，用以殺掠，則劫盜；則以征討，則王師耳。術無大小，亦惟人所用；如不龜手之藥，可以泝滌紕，亦可以大敗越師耳。道士所謂善用其術歟？至屬頑悍婦，情理不能喻，法令不能禁，而道士能以術制之。堯牽一羊，舜從而鞭，羊不行；一枚豎驅之，則羣行。物各有所制，藥各有所畏。神道設教以馴天下之強梗，聖人之意深矣；講學乎烏呼識之！

○褚鶴汀言：有太學生貲巨萬，妻生一子死，再娶豐於色，太學惑之，託言家政無佐理，迎其母至，母又携二妹來。不一載，其一兄二弟，亦挈家來。久而僮僕婢媼，皆妻黨，太學父子反筑筑若寄食。又久而篋鎗簿籍，錢粟出入，皆不與聞；殘盃冷炙，反遭厭薄矣。稍不能堪，欲還奪所侵權，則妻兄弟鬩於外，妻母妹等詬於內。嘗爲衆所聚毆，至落鬚敗面，呼救無應者。其子狂奔，至一摺仆地，惟叩額乞緩死而已。妻不自勝，詣後圃將自縊，忽一老人止之曰：『君勿爾！君家之事，神人共憤久矣；我居君家久，不平尤甚。君但焚牒土神祠，云乞遣後圃狐驅逐，神必許君。』如其言，是夕果屋瓦亂鳴；窗扉震撼，妻黨皆爲礮石所擊，破額流血。俄而妻黨婦女，並爲狐媚，雖其母不免；晝則發狂裸走，醜詞褻狀，無所不至；夜則每室盈集數十狐，更番鬪戲，不勝其創，哀乞聲相聞。廚中餽饌，俱攝置太學父子前；妻黨所食，皆雜

以穢物。知不可住，皆竄歸。太學乃稍稍招集舊僕，復理家政，始可以過存。妻黨覬覦未息，恆來探視，入門輒被擊；或私有所携，歸家則囊已空矣，——其妻或私餽，亦然。由是遂絕迹。然核計資產，損耗已甚。微狐力，則太學父子餓殍矣。此至親密友所不能代謀，此狐百計代謀之，豈狐之果勝人哉？人於世故深，故遠嫌畏怨，趨易避難，坐視而不救，狐則未諳世故，故不巧博忠厚長者名，義所當爲，奮然而起也。雖狐也，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 警者劉君瑞言：一警者年三十餘，恆往來衛河旁，遇泊舟者，必問：『此有殷桐乎？』又必申之曰：『夏殷之「殷」，梧桐之「桐」也。』有與之同宿者，其夢中囁語，亦惟此二字。問其姓名，則旬日必一變，亦無深詰之者。如是十餘年，人多識之；或逢其欲問，輒呼曰：『此無殷桐，別覓可也。』一日糧艘泊河干，警者問如初，一人挺身上岸曰：『是爾耶？殷桐在此，爾何能爲？』警者狂吼如虓虎，撲抱其頸，口齧其鼻，血淋漓滿地；衆前拆解，牢不可開，竟共墮河中，隨流而沒。後得尸於天妃宮前，（海口不受尸，凡河中求尸不得，至天妃宮前必浮出。）桐捶其左脅，骨盡斷，終不釋手；十指握桐肩背，深入寸餘；兩頰兩頰，齧肉幾盡。迄不知其何讎；疑必父母之冤也。夫以無目之人，偵有目之人，其不得，決也；以僂弱之人，搏強橫之人，其不敵，亦決也；此較伍胥之讎楚，其報更難矣。乃十餘年堅意不同，竟卒得而食其肉，豈非精誠之至，天地亦不能違乎？宋高宗之歌舞湖山，究未可以勢弱解也。

○王崑霞作雁宕遊記一卷，朱導江爲余書挂幅，摘其中一條云：「四月十七日晚出小石門，至北磧，耽玩忘返，坐樹下待月上。倦欲微眠，山風吹衣，慄然忽醒，微聞人語曰：『夜氣澄清，尤爲幽絕，勝看畫圖中看金碧山水。』」以爲同遊者夜至也。俄又曰：『古翠銘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踪，惟石巖嶢。眞妙寫難狀之景。嘗乞洪谷乎畫此意，竟不能下筆。』竊訝斯是何人，乃見荆浩？起坐聽之，又曰：『頃東坡爲畫竹半壁，分柯布葉，如春雲出岫，與祠密密，意態自然，無樞枚怒張之狀。』又一人曰：『近見其西天目詩，如空江秋淨，烟水渺然，老鶴長唳，清颿遠引，亦消盡縱橫之氣。綠才子之筆，務殫心巧；飛仙之筆，妙出天然；境界故不同耳。』知爲仙人，立起仰視，忽撲簌一聲，山花亂落，有二鳥冲雲去。』其詩有「躡屐頗笑謝康樂，化鶴親見徐佐卿」句。卽記此事也。

○擬山家失金釧，掠問小女奴，具承賣與打鼓者。（京師無賴遊民，多婦女在家倚門，其夫白晝避出，担二荆筐，操短柄小鼓擊之，收買雜物，謂之打鼓。凡僮婢幼孩，竊出之物，多以賤價取之。蓋雖不爲盜，實盜之羽翼。然賊物細碎，所值不多，又求跡詭秘，無可究詰，故王法亦不能禁也。）又掠問打鼓者衣服形狀，求之不獲，仍復掠問。忽承塵上微嗽曰：『我居君家四十年，不肯一露形聲，故不知有我；今則實不能忍矣。此釧非夫人檢點雜物，誤置漆奩中耶？』如言求之，果不謬；然小女奴已無完膚矣。擬山終身愧悔，恆自道之曰：時時不免有

此事，安能處處有此狐？故任宦二十餘載，鞠獄未嘗以刑求。

○多小山言：嘗於景州見扶乩者，召仙不至；再焚符，乩搖撼良久，書一詩曰：「薄命輕如葉，殘魂轉似蓬。練拖三尺白，花謝一枝紅。雲雨期雖久，烟波路不通。秋墳空鬼唱，遺恨宋家東。」知爲縊鬼，姑問姓名。又書曰：「妾系本吳門，家僑楚澤。偶業緣之相湊，宛轉通詞；詎好夢之未成，倉皇就死。律以聖賢之禮，君子應譏；諒其兒女之情，才人或憫。聊抒哀怨，莫問姓名。」此才不減李清照；其「聖賢」「兒女」一聯，自評亦確也。

○新齊諧載：冥司榜呂留良之罪曰：「關佛太過。」此必非事實也。留良之罪，在明亡以後，既不能首陽一餓，追迹夷齊；又不能戢影逃名，鴻冥世外，如真山民之比。乃青衿應試，身列膠庠；其子葆中亦高擢科名，以第二人入翰苑。則久食周粟，斷不能自比殷頑，何得肆作謗書，焚感黔首，詭託於犛犬之吠堯？是首鼠兩端，進退無據，實狡黠反覆之尤。核其生平，實與錢謙益相等。狡羅陰譏，自必由斯。至其講學關佛，則以尊朱之故，不得不關陸王爲禪；既已關禪，自不得不牽連關佛；非其本志，亦非其本罪也。金人入夢以來，關佛者多，關佛太過者亦多，以是爲罪，恐留良轉有詞矣。抑嘗聞五臺僧明玉之言曰：關佛之說，宋儒深而昌黎淺，宋儒精而昌黎粗。然而披緇之徒，畏昌黎不畏宋儒，銜昌黎不銜宋儒也。蓋昌黎所關，檀施供養之佛也，爲愚夫婦言之也；宋儒所關，明心見性之佛也，爲士大夫言之也。天下士大夫少

而愚夫婦多，僧徒之所取給亦資於士大夫者少，資於愚夫婦者多。使昌黎之說勝，則香積無煙，祇園無地，雖有大善知識，能率恆河沙衆楞腹露宿，而說法哉？此如用兵者先斷糧道，不攻而自潰也，故畏昌黎甚，銜昌黎亦甚。使宋儒之說勝，不過爾儒理如是，儒法如是，爾不必從我；我佛理如是，佛法如是，我亦不必從爾；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兩相支柱，未有害也。故不畏宋儒，亦不甚銜宋儒。然則唐以前之儒，語語有實用；宋以後之儒，事事皆空談。講學家之闢佛，於釋氏毫無所加損，徒喧闐耳。錄以爲功，固爲黨論；錄以爲罪，亦未免重視留良耳。

○ 奴子王發夜獵歸，月明之下，見一人爲二人各捉一臂，東西牽曳，而寂不聞聲；疑爲昏夜之中，剽奪衣物，乃向空虛鳴一銃。二人奔迸散去，一人返奔歸，倏皆不見，方知爲鬼。比及村口，則一家燈火出入，人語嘈噴，云：「新婦盜死復蘇矣。」婦云：「姑命晚餐作餅，爲大銜去兩三枚，姑疑竊食，痛批其頰，寃抑莫白，痴立樹下。俄一婦來，勸如此負屈，不如死，猶未決。又一婦來，憇憇之，恍惚迷惘，若不自知，遂解帶就盜，二婦助之，悶塞痛苦，殆難言狀。漸似睡去，不覺身已出門外。一婦曰：『我先勸，當代我。』一婦曰：『非我後至，不能決，當代我。』方爭奪間，忽霹靂一聲，火光四照，二婦驚走，我乃得歸也。後發夜歸，輒遙聞哭謔言：『破壞我事，誓必相殺。』發亦不畏。一夕，又聞哭謔，發訶曰：『爾殺人，我救

人，卽告於神，我亦理直。敢殺卽殺，何必虛相恐怖？」自是遂絕。然則救人於死，亦招欲殺者之怨，宜袖手者多歟？此奴亦可云小異矣。

○宋清遠先生言：昔在王坦齋先生學幕時，一友言夢遊至冥司，見衣冠數十人纍纍入，冥王詰責良久，又纍纍出，各有愧恨之色。偶見一吏，似相識，而不記姓名，試揖之，亦相答。因問：「此並何人，作此形狀？」吏笑曰：「君亦居幕府，其中豈無一故交耶？」曰：「僕但兩次佐學幕，未入有司署也。」吏曰：「然則真不知矣。此所謂『四救先生』者也。」問：「四救何義？」曰：「佐幕者有相傳口訣，曰救死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舊不救新。救生不救死者，死者已死，斷無可救；生者尚生，又殺以抵命，是多死一人也，故甯委曲以出之；——而死者銜冤與否，則非所計也。救官不救民者。上控之案，使冤得申，則官之禍福不可測；使不得申，卽反坐，不過軍流耳；——而官之枉斷與否，則非所計也。救大不救小者，罪歸上官，則權位重者譴愈重，且牽累必多；罪歸微官，則責任輕者罰可輕，且歸結較易；——而小官之常罪與否，則非所計也。救舊不救新者，舊官已去，有所未了，羈留之，恐不能償；勅官方來，有所委卸，強抑之，尙可以辦；——其新官之能堪與否，則非所計也。是皆以君子之心，行忠厚長者之事，非有所求取，巧爲舞文；亦非有所恩讐，私相報復。然人情百態，事變萬端，原不能執一而論；苟堅持此例，則矯枉過直，顧此失彼，本造福而反造孽；本弭

事而反釀事，亦往往有之。今日所鞠，卽以此貽禍者。」問：「其果報何如乎？」曰：「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夙業牽纏，因緣終湊。未來生中，不過亦遇四救先生，列諸四不救而已矣。」俯仰之間，霍然忽醒，莫明其入夢之故。豈神明或假以告人歟？

○乾隆癸丑春夏間，京中多疫，以張景岳法治之，十死八九；以吳又可法治之，亦不甚驗。有桐城一醫，以重劑石膏治馮鴻臚星實之姬，人見者駭異；然呼吸將絕，應手輒痊。踵其法者，活人無算；有一劑用至八兩，一人服至四斤者。雖劉守真之原病式，張子私之儒門事親，專用寒涼，亦未敢至是；實自古所未聞矣。考喜用石膏，莫過於明繆仲淳，（名希雍，天崇間人，與張景岳同時，而所傳各別。）本非中道，故王懋竑白田檠有石膏論一篇，力辯其非；不知何以取效如此？此亦五運六氣，適值是年，未可執爲定例也。

○從伯君章公言：中表某丈，月夕納涼於村外，遇一人似是書生，長揖曰：「僕不幸獲譴於社公，自禱弗解也。一社之中，惟君祀社公最豐，而數十年一無所祈請，社公甚德君，亦甚重君；君爲一禱，必見從。」表丈曰：「爾何人？」曰：「某故諸生，與君先人亦相識，今下世三十餘年矣。昨偶向氏家索食，爲所訴也。」表丈曰：「已事不祈請，乃祈請人事乎？人事不祈請，乃祈請鬼事乎？僕無能爲役，先生休矣！」其人掉臂去曰：「自了漢耳，不足謀也！」夫餽酒必豐，敬鬼神也；無所祈，請遠之也；敬鬼神而遠之，卽民之義也。視流俗之詭瀆，迂

儒之傲侮，爲得其中矣。說此事時，余甫八九歲，此表丈偶忘姓名。其時鄉風淳厚，大抵必端謹篤實之家，始相與爲婚姻，行誼似此者多，不能揣度爲誰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俯仰七十年間，能勿翬然遠想哉！

○黃葉道人潘班，嘗與一林下巨公連坐，屢呼巨公爲兄，巨公怒且笑曰：「老夫今七十餘矣。」時潘已被酒，昂首曰：「兄前朝年歲，當與前朝人序齒，不應闌入本朝。若本朝年歲，則僕以順治二年九月生，兄以順治元年五月入大清，僅差十餘月耳。唐詩曰：『與兄行年較一歲，』稱兄自是古禮，君何過責耶？」滿座爲之咋舌。論者謂潘生狂士，此語太傷忠厚，宜其坎壈終身；然不能謂其無理也。余作四庫全書總目，明代集部，以練子寧至金川門卒魏詡八人列解縉胡廣諸人前，併附案語曰：「某案練子寧以下八人，皆惠宗舊臣也。」考其通籍之年，蓋有在解縉等後者；然一則效死於故君，一則邀恩於新主，梟鸞異性，未可同居，故分別編之，使各從其類。至魏詡卒於成化辛丑，更遠在縉等後，今亦升列於前，用以昭名教。是非千秋論定；紆青拖紫之榮，竟不能與荷戟老兵，爭此一紙之先後也。黃泉易逝，青史難誣，潘生是言，又安可以僞薄廢乎？

○曾映華言：有數書生赴鄉試，長夏溽暑，趁月夜行。倦，投一廢祠之前，就堦小憩，或睡或醒。一生聞祠後有人聲，疑爲守瓜棗者，又疑爲盜，屏息細聽。一人曰：「先生何來？」一

人曰：「頃與鄰家爭地界，訟於社公，先生老於幕府者，請揣其勝負。」一人笑曰：「先生真審痴耶？夫勝負烏有常也？此事可使後訟者勝，詰先訟者曰：「彼不訟而爾訟，是爾與我侵彼也。」可使先訟者勝，詰後訟者曰：「彼訟而爾不訟，是爾先侵彼，知理曲也。」可使後至者勝，詰先至者曰：「爾乘其未來，早佔之也。」可使先至者勝，詰後至者曰：「久定之界，爾忽翻舊局，是爾無故生釁也。」可使富者勝，詰貧者曰：「爾貧無賴，欲使畏訟賂爾也。」可使貧者勝，詰富者曰：「爾爲富不仁，兼併不已，欲以財勢壓孤斃也。」可使強者勝，詰弱者曰：「人情抑強而扶弱，爾欲以膚受之愬聳聽也。」可使弱者勝，詰強者曰：「天下有強凌弱，無弱凌強，彼非真枉，不敢冒險嬰爾鋒也。」可以使兩勝，曰：「無券無證，糾結安窮？中分以息，訟亦可以已也。」可以使兩敗，曰：「人有阡陌，鬼寧有疆畔？一棺之外，皆人所有，非爾輩所有，讓爲閒田可也。」以是種種勝負，烏有常乎？」一人曰：「然則究竟當何如？」一人曰：「是十說者，各有詞可執，又各有詞以解紛紜，反覆終古，不能已也。城隍社公不可知，若夫冥吏鬼卒，則長擁兩美莊矣。」語訖遂寂。此真老於幕府之言也。

○蛇能報冤，古記有之，他毒物則不能也。然聞故老之言曰：「凡遇毒物，無殺害心，則終不遭螫；或見即殺害，必有一日受其毒。」驗之頗信；是非物之知報，氣機相感耳。狗見屠狗者牽吠，非識其人，亦感其氣也。又有生痰毒蟲者，云能益力；毒蟲中人或至死，全貯其毒於

腹中，乃反無恙，此又何理歟？崔莊一無賴少年習此術，嘗見其握一赤練蛇，斷其首而生醫，如有餘味；殆其剛悍驚忍之氣，足以勝之乎？力何必益？卽益力方藥亦頗多，又何必是也？

○賈公霖言：有貿易往來於樊屯者，與一狐友。狐每邀之至所居房舍，一如人家，但出門後回顧，則不見耳。一夕，飲狐家，婦出行酒，色甚妍麗。此人醉後心蕩，戲接其腕，婦目狐，狐側睨笑曰：『弟乃欲作陳平耶？』亦殊不怒，笑謔如平時。此人歸後，一日，忽家中客作控一驢送其婦來，云得急信，君暴中風，故借驢倉皇連夜至。此人大駭，以爲同伴相戲也。旅舍無地容眷屬，呼客作送歸，客作已自去。距家不一日程，時甫辰巳，乃自控送歸。中途遇少年與婦摩肩過，手觸婦足，婦怒詈，少年惟笑謝，語涉輕薄；此人憤與相搏，致驢驚逸入歧路，蜀秫方茂，斯須不見。此人捨少年追婦，尋蹄跡行一二里，驢陷淖中，婦則不知所往矣。野田連陌，四無人踪，徹夜奔馳，旁皇至曉，姑騎驢且返，再覓商婦。未及數里，聞路旁大呼曰：『賊得矣。』則鄰村驢昨夜被竊，方四出緝捕也。衆相執縛，大受箠楚，賴遇素識，多方辯說，始得免。懷喪至家，則紡車杼然，婦方引線；問以昨事，茫然不知，始悟婦與客作及少年，皆狐所幻，惟驢爲眞耳。狐之報復惡矣！然覺則此人自啓也。

○壬子春，溧陽採木者數十人，夜宿山坳，見隔澗坡上有數鹿散游，又有二人往來林下，相對泣。共詫人入鹿羣，鹿何不驚？疑爲仙鬼，死不應對泣；雖崖高水急，人徑不通，然月明如

畫，了然可見，有微辨其中一人似舊木商某者。俄山風陡作，木葉亂鳴，一虎自林突出，搏二鹿殛焉。知頃所見，乃其生魂矣。東坡詩曰：「未死神先泣，」是之謂乎？聞此木商亦無大惡，但心計深密，事事務得便宜耳。陰謀者，道家所忌，良有以夫！

○又聞巴公彥弼言：征烏什時，一日攻城急，一人方奮力酣戰，忽有飛矢自旁來，不及見也；一人在側見之，急舉刀代格，反自貫顛死。此人感而哭奠之，夜夢死者曰：「爾我前世爲同官，凡任勞任怨之事，吾皆卸爾；凡見功見長之事，則抑爾不得前；以是因緣，冥司註今生代爾死。自今以往，兩無恩讎，我自賞卹，毋庸爾祭也。」此與木商事相近；木商陰謀故譴重，此人小智故譴輕耳。然則可謂巧者，非正其拙歟？

○門人郝璉，孟縣人，余已卯典試所取士也，成進士，授進賢令，菲衣惡食，視民事如家事。倉庫出入，月月造一冊，預儲歸途舟車費，肩一箇中，雖窘急不用銖兩。囊篋皆結束，室中如治裝狀，蓋無日不爲去官計。人見其日日可去官；亦無如之何。後患病乞歸，不名一錢，以授徒終於家。聞其少時，值春社，遊人如織，見一媪將二女，村粧野服，而姿致天然；璉與同行，未嘗側盼。忽見媪與二女踏亂石橫行至絕澗，鵠立樹下，怪其不由人徑，若有所避，轉疑睇視之。媪從容前致詞曰：「節物暄妍，率兒輩踏青，各覓眷屬。以公正人，不敢近，亦乞公毋近兒輩，使刺促不寧。」璉悟爲狐魅，掉臂去之。然則花月之妖，爲人心自召，明矣。

○木蘭伐官木者，遙見對山有數虎，懸崖削壁，非迂迴數里不能至；人不畏虎，虎亦不畏人也。俄見別隊伐木者，衝虎徑過，衆頓足危慄；然人如不見虎，虎如不見人也。數日後相晤語及，別隊者曰：『是日亦遙見衆人，亦似遙聞呼譟聲；然所見乃數巨石，無一虎也。』是殆命不遭唾乎？然命何能使虎化石？其必有司命者矣。司命者空虛無朕，冥漠無知，又何能使虎化石？其必天與鬼神矣。天與鬼神能司命，而顧謂天卽理也。鬼神，二氣之良能也；然則理氣渾淪，一屈一伸，偶遇斯人，怒而搏者，遂時而矚瞬乎？吾無以測之矣。

○景州高冠瀛，以夢高江村而生，故亦名士奇。篤學能文，小試必第一，而省闈輒北，竟坎壈以終。年二十餘時，日者推其命，謂天官文昌魁星，貴人皆集於一宮，於法當以鼎甲入翰林，而是歲祇得食餼。計其一生遭遇，亦無更得志於食餼者。蓋其賦命本薄，故雖極盛之運，所得不過如是也。田白岩曰：『張文和公八字，日者以其一生仕履，較量星度，其開坊僅抵一衿耳。』此與冠瀛之命，可以互勘；術家宜以此消息，不可徒據星度，遽斷休咎也。又嘗見一術士云：凡陣亡將士，推其死綏之歲月，運必極盛。蓋盡節一時，垂名千古，馨香百世，榮逮子孫，所得有在王侯將相之上者，故也。立論極奇，而實有至理。此又法外之意，不在李虛中等格局中矣。

○冠瀛久困名場，意殊抑鬱，嘗語余及雪崖曰：『聞舊家一宅，留宿者夜輒遭魘，或鬼或狐

，莫能明也。一生有胆力，欲伺爲祟者何物，故寢其中。二更後，果有黑影瞥落地，似前似却，聞生轉側，卽伏不動。知其畏人，伴睡以俟之，漸作鼾聲。俄覺自足而上，稍及胸腹，卽覺昏沈；急奮右手搏之，執得其尾，卽以左手扼其喉，噉然一聲，作人言求釋。急呼燈視之，乃一黑狐。衆共捺制，刃穿其脾，貫以索而自繫於左臂。度不能幻化，乃持刀問其作祟意，狐哀鳴曰：「凡狐之靈者，皆修煉求仙。最上者，調息煉神，講坎離龍虎之旨；吸精服氣，餌日月星斗之華，用以內結金丹，蛻形羽化；是須仙授，亦須仙才。若是者，吾不能。次則修容成素女之術，妖媚蟲惑，攝精補益，內外配合，亦可成丹；然所採少則道不成，所採多則戕人利己，不干冥譴，必有天刑。若是者，吾不敢。故以剽竊之功，爲獵取之計；乘人酣睡，仰鼻息以收餘氣，如蜂採蕊，無損於花；湊合漸多，融結爲一，亦可元神不散，歲久通靈，卽我輩是也。雖道淺術疎，積功亦苦。如不見釋，則百年精力，盡付東流；惟君子哀而恕之。」生憫其詞切，竟縱之使去。此事在雍正末年，相傳已久。吾因是以思科場上者鴻才碩學，吾亦不能；次者行險徼倖，吾亦不敢；下者剽竊獵取，庶幾能之，而吾又有所不肯。吾道窮矣。二君皆早擢科第，其何以教我乎？」雪崖戲曰：「以君作江村後身，如香山之爲白老矣。惟此一念，當是身異性存，此病至深；僕輩實無藥相救也。」相與一笑而罷。蓋冠瘋爲文，喜裏裏生造，硬語盤空，履蹟有司，率多坐是，故雪崖用以爲戲。賈長江集有「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一聯

，句下夾註一詩曰：「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千古畸人，其意見略似矣。

○吉木薩臺軍言：嘗逐雉入深山中，見懸崖之上，似有人立。越澗往視，去地不四五丈，一人衣紫襜褕，面及手足，皆黑毛，茸茸長寸許；一女子甚姣麗，作蒙古裝，惟跳足不轉，衣則綠襪襍也。方對坐共炙肉，旁侍黑毛人四五，皆如小兒，身不着寸縷，見人嘻笑。其語非蒙古，非額魯特，非回部，非西番，啞啞如鳥，不可辨。觀其情狀，似鳥妖物，乃跪拜之；忽擲一物於崖下，乃熟野驃肉半肘也，又拜謝之，皆搖手。乃携以歸，足三四日食。再與牧馬者往遊，不復見矣。意其山神歟？

○世言虹見則雨止，此倒置也，乃雨止則虹見耳。蓋雲破日露，則回光返照，射對面之雲；天體渾圓，上覆如笠，在頂上則仰視，在四垂則側視，故斂爲一線，其形隨下垂，兩面之勢，屈曲如弓；又側視之，中斜對目者近，平對目者遠，以漸而遠，故重重雲氣，皆見其邊際，疊爲重重紅綠色；非真有一物如帶，橫巨天半也。其能下澗飲水，或見其首如驢者，（見朱子語錄）並有能狎昵婦女者，（見太平廣記）當是別一妖氣，其形似虹，或別一妖物，化形爲虹耳。

○及孺愛先生言：嘗親見一蠅飛入人耳中爲祟，能作人言，惟病者聞之。或謂蠅之蠢蠢，豈

能成魅？或魅化蠅形耳。此語近之。青衣童子之宣赦，渾家門客之吟詩，皆小說妄言，不足據也。

○辟塵之珠，外舅馬公周籙曾遇之，確有其物，而惜未睹其形也。初隆福寺鬻雜珠寶者，布茵於地，（俗謂之擺攤）羅諸小篋於其上，雖大風霾無點塵。或戲以囊有辟塵珠，其人推魯，漫笑應之，弗信也。如是半載，一日，頓足大呼曰：『吾真誤賣至寶矣！』蓋是日飛塵忽集，始知從前果珠所辟也。按醫書有服響豆法，響豆者，槐實之夜中爆藥者也，一樹祇一顆，不可辨識。其法，槐始花時，卽以絲網繫樹上，防鳥鵲啄食；結子熟後，多縫布囊貯之，夜以爲枕，聽無聲者卽棄去。如是遞枕，必有一囊作爆聲者，取此一囊，又多分小囊貯之枕；聽初得一響者，則又分如二枕，漸分至僅存二顆，再分枕之，則響豆得矣。此人所鬻之珠，諒亦無幾，如以此法分試，不數刻得矣，何至交臂失之乎？乃漫然不省，卒以輕棄，當緣祿相原薄耳。

○乾隆甲辰，濟南多火災。四月杪，南門內西橫街又火，自東而西，巷狹風猛，夾路皆烈焰。有張某者，艸屋三楹，在路北，火未及時，原可挈妻挈出，以有母柩，籌所以移避。旣，勢不可出，夫婦與子女，四人抱棺悲號，誓以身殉。時撫標參將方督軍撲救，隱隱聞哭聲，令標軍升後巷屋，尋聲至所居，垂縵使繩出。張夫婦並呼曰：『母柩在此，安可棄也？』其子女亦呼曰：『父母殉父母，我不當殉父母乎？』亦不肯上。俄火及，標軍越屋避去，僅以身免，以

爲闔門並煨燼，遙望太息而已。乃火熄巡視其屋，巋然獨存；蓋回颯忽作，火轉而北，繞其屋後，焚鄰居一質庫，始復西也。非鬼神呵護，何以能然？此事在癸丑七月。德州山長張君慶源錄以寄余，與余潔陽消夏錄載孀婦事相類。而夫婦子女齊心同願，則尤難之難！夫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况六人乎？庶女一呼，雷霆下擊，况六人並純孝乎？精誠之至，哀感三靈，雖有命數，亦不能不爲之挽回；人定勝天，此亦其一事，雖異聞，卽謂之常理可也。余於張君不相識，而張君間關郵致，務使有傳，則張君之志趣可知矣。因爲點定字句，錄之此編。

○ 呂太常含暉言：京師有一民家，停柩遇火，無路可出，亦無人肯助昇，乃闔家男婦，鐵鍬刀鏟，合手於室內掘一坎，置棺於中，上覆以土。坎甫掩，而火及，屋雖被焚，棺在坎中竟無恙，火性炎上故也。此亦應變之急智，因張孝子事，附錄之。

○ 交河泊鎮有王某，善技擊，所謂王飛腰者是也。一夕，偶過墟墓間，見十餘小兒當路戲，約皆四五歲。叱使避，如不聞；怒捫其一，羣兒共譁言；王愈怒，蹴以足。羣兒全涌，各持磚雙擊其腰，捷若猿猱，執之不得；拒左則右來，禦前則後至，盤旋撐拄，竟以顛隕，頭目亦破傷。屢起屢仆，至於夜半，竟無氣以動。次日，家人覓之歸，兩足青紫，臥半月乃能起。小兒蓋狐也。以王之力，平時敵數十壯夫，尙揮霍自如，而遇此小魅，乃一敗塗地！淮南子引堯誠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左傳曰：「蜂螫有毒，信夫！」

○郭彤論言：阜城有人外出數載，無音問。一日，倉皇夜歸，曰：『我流落無籍，誤落羣盜中，所劫殺非一，今事敗，幸跳身免；然聞他被執者，已供我姓名居址，計已飛檄拘眷屬，汝曹宜自爲計，俱死無益也。』揮淚竟去，更無一言。闔家震駭，一夜星散盡，所居竟廢爲墟，人亦不明其故也。越數載，此人至其故宅，訪父母妻子，移居何處。鄰人告以久逃匿，亦茫然不測所由。稍稍踪跡，知其妻在彤繪家傭作，叩門尋訪，乃知其故。然在外實無爲盜事，後亦實無夜歸事；彤繪爲稽官牘，亦併無緝捕事。久而憶耕作八溝時，（漢右北平之故地也）築室山岡，岡後有狐，時或竊物，又或夜中嗥叫，攪人睡，乃聚徒剽破其穴，薰之以烟，狐乃盡去。疑或其爲魅以報歟？

○奴子史錦文嘗往滄州延醫，暑月未携襖被，乘一馬而行。至張家溝西，痞忽作，乃繫馬於樹，倚樹小憩，漸懵騰睡去，夢至一處，草屋數楹，一翁一嫗坐門外，見錦文邀坐。問姓名，自言：『姓李，行六，曾在崔莊住兩載，與君父史成德有交。錦文幼時亦相見，今如是長成耶？』感念存歿，意頗悽愴。嫗又問：『五魁無恙否？（五魁，史錦彩之乳名）三黑尙相隨否？』（三黑李姓，錦文異父弟，隨繼母同來者也。）亦頗周至。翁因言：『今年水潦，由某路至某處，水雖深，然沙底不陷；由某路至某處，水雖淺，然皆紅土膠泥，粘馬足難行。雨且至，日已過午，爾宜速往，不留汝坐矣。』霍然而醒，遙見四五丈外，有一孤冢，意即李六所葬歟。

如所指路，晚至常家磚河，果遇雨。歸告其繼母，繼母曰：『是嘗在崔莊賣瓜，果與爾父日遊醉鄉者也。』丑謝黃泉，尙惓惓故人之子，亦小人之有意識者矣。

○奴子傅顯喜讀書，頗知文義，亦稍知醫藥；性情迂緩，望之如樞筵老儒。一日，雅步行市上，逢人輒問見魏三兄否？（奴子魏藻，行三也）或指所在，復雅步以往；比相見，喘息良久。魏問相見何意？曰：『適在苦水井前，遇見三嫂，在樹下作鍼黹，倦而假寐。小兒嬉戲井旁，相距三五尺耳，似乎可慮。男女有別，不便呼三嫂使醒，故走覓兄。』魏大駭奔往，則婦已俯井哭子矣。夫僮僕讀書，可云佳事；然讀書以明理，明理以致用也；食而不化，至昏憤僻謬，貽害無窮，亦何貴此儒者哉？

○武強一大姓，夜有劫盜，羣起捕逐，盜逸去，衆合力窮追，盜奔其祖塋松柏中，林深月黑，人不散入，盜亦不敢出。相持之際，樹內旋颿四起，沙礫亂飛，人皆眯目不相見，盜乘間突圍得脫。衆相詫異，先靈何反助盜耶？主人夜夢其祖曰：『盜劫財，不能不捕；官捕得而伏法，盜亦不能怨主人。若未得財，可勿追也。追而及，盜還鬪傷人，所失不大乎？卽衆力足殲盜，盜殲則必告官，官或不諒，坐以擅殺，所失不更大乎？且我衆烏合，盜皆死黨；盜可夜夜伺我，我不能夜夜備盜也。一與爲讎，隱憂方大，可不深長思乎？旋風我所爲，解此結也。爾又何尤焉？』主人醒而喟然曰：『吾乃知老成遠慮，勝少年盛氣多矣。』

○漳州城守尉永公寧，與舅氏張公夢徵友善，余幼在外家聞其告舅氏一事曰：『某前鋒有女曰平姐，年十八九，未許人。一日門外賣脂粉，有少年挑之，怒詈而入；父母出視，路無是人，鄰里亦未見是人也。夜扃戶寢，少年乃出於燈下，知爲魅，亦不驚呼，亦不與語，操利翦僞睡以候之。少年不敢近，惟立於床下，誘說百端，平姐如不見聞。少年條去，越片時復來，握金珠簪珥數十事，值約千金，陳於牀上，平姐仍如不見聞。少年又去，而其物則未收。至天欲曙，少年突出曰：『吾伺爾徹夜，爾竟未一取視也！人至不可以利動，意所不可，鬼神不能爭，况我曹乎？吾誤會爾私祝一言，妄謂託詞於父母，故有是舉，爾勿嗔也。』歛其物自去。蓋女家素貧，母又老且病，父所支餉不足贍，曾私祝佛前，願早得一壻養父母，爲魅所竊聞也。然則一語之出，一念之萌，曖昧中俱有伺察矣；耳目之前，可塗飾假借乎？

○瑤涇有好博者，貧至無飯，夫婦寒夜相對泣，悔不可追。夫言：『此時但有錢三五千，即可挑販給朝夕，雖死不入囊家矣。顧安所從得乎？』忽聞扣窗語曰：『爾果悔，是亦易得，即多於是亦易得；但恐故智復萌耳。』以爲同院尊長，惻惻相周，遂飲泣設誓，詞甚堅苦。隨開門出視，月明如晝，寂無一人，惘惘莫測其所以。次夕，又聞扣窗曰：『錢已盡返，可自取！』乘火起視，則數百千錢壘纍然，皆在屋內，計與所負適相當；夫婦狂喜，以爲夢寐，彼此摺腕皆覺痛，知灼然是真。（俗傳夢中自疑是夢者，但自摺腕，覺痛者是真，不痛者是夢也。）

以爲鬼神佑助，市牲醴祭謝。途遇舊博徒曰：「爾術進耶？運轉耶？何數年所負，昨一日盡復也？」罔知所對，唯諾而已。歸甫設祭，聞簷上語曰：「爾勿妄祭，致招邪鬼。昨代博者，是我也。我居附近爾父墓，以爾父憤爾游蕩，夜夜悲嘯，我不忍聞，故幻爾形往囊家取錢歸；爾父寄語，事可一不可再也。」語訖，遂寂。此人亦自此改行，溫飽以終。嗚呼！不肖之子，自以爲惟所欲爲矣，其亦念黃泉之下，有夜夜悲嘯者乎？

○李秀升言：山西有富室，老惟一子，子病瘵，子婦亦病瘵，勢皆不救，父母甚憂之。子婦先卒，其父乃趣爲子納妾，其母駭曰：「是病至此，不速之死乎？」其父曰：「吾固知其必不起，然未生是子以前，吾嘗祈嗣於靈隱，夢大士言：『汝本無後，以捐金助賑治千人，特予一孫送汝老。』不趁其未死，早爲納妾，孫自何來乎？」促成其事。不三四月而子卒，遺腹果生一子，竟延其祀。山谷詩曰：「能與貧人共年穀，必有明月生蚌胎，」信不誣矣！

○寶坻王泗和，余姻家也，嘗示余書艾孝子事一篇曰：艾子誠，寧河之艾鄰邨人，父文仲，以木工自給。偶與人鬪，擊之墜，誤以爲死，懼而逃，雖其妻莫知所往，第勞髡傳聞似出山海關爾。是時妻方娠，越兩月，始生子誠；文仲不知已有子，子誠幼鞠於母，亦不知有父也。迨稍有知，乃問母父所在，母泣語以故。子誠自是惘惘。如有失，極絮問其父之年齒狀貌，及先世之名字，姻媪之姓氏，里居亦莫測其意，姑一一告之。比長，或欲妻以女，子誠固辭曰：「

烏有其父流離，而其子安處室家者？始知其有志於尋父，徒以孀母在堂，不欲遠離耳。然文仲久無音耗，子誠又生未出里閭，天地茫茫，何從蹤跡？皆未信其果能往。子誠亦未嘗議及斯事，惟力作以養母。越二十年，母以疾卒，營葬畢，遂治裝裹糧赴遼東。有沮以存亡難定者，子誠泫然曰：『若相遇，生則其返，歿則負骨歸。苟不相遇，甯老死道路間，不生還矣。』衆揮涕而送之。子誠出關後，念父避罪亡命，必潛踪於僻地；凡深山窮谷，險阻幽隱之處，無不物色。久而資斧既竭，行乞以餬口，凡二十載，終無悔心。一日，於馬家城山中遇老父，哀其竊餓，呼與語，窮得其故，爲詢感泣。引至家，款之酒食。俄有梓人家具入，計其年，與父相等。子誠心動，審其貌，與母所說略相似，因牽裾泣涕，具述其父出亡年月，且縷述家世及成黨，冀其或是。是人且駭且悲，似欲相認而自疑在家未有子，子誠具陳始末，乃噉然相持哭。蓋文仲輾轉逃避，乃至是地，已閱四十餘年，又變姓名爲王友義，故尋訪無跡，至是始偶相遇也。老父感其孝，爲謀歸計，而文仲流落久，多逋負，滯不能行。子誠乃踉蹌奔還，賃田宅，賃親黨，得百金，再往，竟奉以歸。歸七年，以壽終。子誠得父之後，始娶妻，今有四子，皆勤儉能治生。昔文安王原尋親萬里之外，子孫至今爲望族；子誠事與相似，天殆將昌其家乎？子誠佃種余田，所居距余別業僅二里，余重其爲人，因就問其詳而書其大略如右，俾學士大夫知隴畝間有是人也。時癸丑重陽後二日。案子誠求父多年，無心忽遇，與宋朱壽昌尋母事同

，皆若有神助，非人力所能爲。然精誠之至，故哀感幽明，雖謂之人力亦可也。

○ 引據古義，宜徵經典，其剽雜說參酌而已，不能一一執爲定論也。漢書五行志以一產三男，列於人病，其說以爲母氣盛也。故謂之咎徵。然成周八士四乳而生，聖人不以爲妖異，抑又何歟？夫天地氤氳，萬物化醇，非地之自能生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非女之自能生也。使三男不夫而孕，謂之人癩可矣；既爲有父之子，則父氣亦盛可知，何獨以爲陰盛陽衰乎？循是以推，則嘉禾專車，異畝同穎，見於書序者，亦將謂地氣大盛乎？大抵洪範五行，說多穿鑿，而此條之難通，爲尤甚；不得以源出伏勝，遂以傳爲經。國家典制，凡一產三男，皆予賞賚，一掃曲學之陋說，真千古定議定。余修續文獻通考，於辭異考中，變馬氏之例，削去此門，遵功令也。癸丑七月，草此書成，適儀曹以題賞一產三男本稱請署，偶輿論此，因附記於書末。

河間先生與校殘書廿餘年，學問文章，名滿天下；而天性孤峭，不甚喜交游，退食之餘，焚香掃地，杜門著述而已。年近七十，不復以詞賦總心，惟時時追錄舊聞，以消閒送老。初作灤陽滄夏錄，又作如是我聞，又作柳西雜志，皆已爲坊賈刊行。今歲夏秋之間，又筆記四卷，取莊子語，題曰姑妄聽之。以前三書，甫經脫稿，卽爲鈔寄私寫去，脫文誤字，往往而有，故此書特付時彥校之。時彥嘗謂先生語書，雖托語小說，而義存勸戒，無一非典型之言，此天下之所知也。至于辨析名理，如梭繒微，乳據古義，具有根柢，則學問見焉。做過翦裁，貫穿映帶，如雲容水態，迥出天

機，則文章亦見焉。讀者或未必盡知也，第曰先生出其餘技，以筆墨游戲耳。然則視先生之書，去小說幾何哉？夫著書必取鑄經義，而後宗旨正；必參酌史裁，而後條理明；必博涉諸子百家，而後變化盡；譬大匠之造宮室，千楹廣廈，與數椽小築，其結構一也。故不明著書之理者，雖詰經評史，不雜則醇；明著書之理者，雖裨官臆說，亦具有體例。先生嘗曰：『聊齋志異盛行一時，然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虞初以下，千寶以上，古書多佚矣，其可見完帙者：』劉敬叔異苑，陶潛續搜神記，小說類；飛燕外傳，會真記，傳記類也。太平廣記事以類聚，故可並收。今一書而兼二體，所未解也。小說既述見聞，即屬敘事，不比戲場關目，隨意裝點。伶元之傳，得語契題，故瑣瑣具詳；元稹之記，出于自述，故約略梗概。楊升庵偽撰秘辛，尙知此意，升庵多見古書故也。今燕昵之詞，嫌狎之態，細微曲折，摹繪如生；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則何從而聞見之？又所未解也。留仙之才，余誠莫逮其萬一，惟此二事則夏蟲不免疑冰。劉舍人云：酒滯前世，既洗予聞；渺渺來修，諒塵彼觀；心知其意，儻有人乎，因先生之言，以讀先生之書，如疊炬重規，毫釐不失，灼然與才子之筆，分路而揚鱉。自喜區區私議，尙得親先生涯涘也。因附記于末，以告世之讀先生書者。

乾隆癸丑十一月，門人盛時彥謹跋。

灤陽續錄

閱微草堂筆記

灤陽續錄

紀曉嵐著

景薄桑榆，精神日減，無復著書之志。惟時作雜記，聊以消閒。灤陽消夏錄等四種，皆弄筆遣日者也。年來併此編爲一冊，時有異聞，偶題片紙；或忽憶舊事，擬補前編，又率不莊收拾，如雲烟之過眼，故久未成書。今歲五月，歷從灤陽，湮值之餘，晝長多暇，乃連綴成書，命曰灤陽續錄。繕寫既完，因題數語，以志緣起。若夫立言之意，則前四書之序詳矣，茲不復衍焉。

嘉慶戊午，七夕後三日，梨莢道人書於禮部直廬，時年七十有五。

一

○嘉慶戊午五月，余扈從灤陽，將行之前，趙鹿泉前輩云：有警者郝生，主彭芸楣參知家，以揣摩遊士大夫間，語多奇驗。惟揣胡祭酒長齡，知其四品，不知其狀元耳。在江湖術士中，其蕪差精。郝自稱河間人，余詢鄉里，無知者，殆久游於外歟？郝又稱其師乃一僧，操術彌高

，與人妻一兩言，卽知其官祿；久住深山，立意不出。其事太神，則余不敢信矣。案相人之法，見於左傳，其書漢志亦著錄；惟太素脈，揣骨二家，前古未聞。太素脈至北宋始出，其授受淵源，皆支離附會，依托顯然，余於四庫全書總目已詳論之。揣骨亦莫明所自起。考太平廣記一百三十六引三國典略稱：北齊神武與劉貴賈智等射獵遇盲嫗，徧捫諸人，云並富貴；及捫神武，云皆由此人。似此術南北朝已有。又定命錄稱：天寶十四載，陳陽縣警者馬生，捏趙自勳頭骨，知其官祿。劉公嘉話錄稱：貞元末，有相骨山人警雙目，人求相，以手捫之，必知貴賤。劇談錄稱：開成中，有謂復本者，無目，善聽聲揣骨。是此術至唐乃盛行也。流傳既古，當有所受，故一知半解，往往或中，較太素脈稍有據耳。

○誠談英勇公阿公言：（文成公之子，襲封）燈市口東，有二郎神廟，其廟面西，而曉月初出，輒有金光射室中，似乎返照，其隣屋則不然，莫喻其故。或曰：『是廟基址與中和殿東西相值，殿上火珠，（宮殿金頂，古謂之火珠，唐崔曙有明堂火珠詩，是也。）映日回光耳。』其或然歟？

○阿公偶問余刑天干戚事，余舉山海經以對。阿公曰：『君勿謂古記荒唐，是誠有也。昔科爾沁台吉達爾瑪達都營獵於漠北深山，遇一鹿，負箭而奔，因引弧殪之。方欲收取，忽一騎馳而至，鞍上人有身無首，其目在兩乳，其口在嘴，語啞啞自嘴出，雖不可辨，然觀其手所指畫

，似言鹿其所射，不應奪之也。從騎皆震懼失次；台吉素有膽，亦指畫示以彼射未仆，此射乃獲，當割而均分。其人會意，亦似首肯，竟持半鹿而去。不知其是何部族，居於何地。據其形狀，豈非刑天之遺類歟？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儒者自拘於見聞耳。『案史記稱山海經禹本紀所有怪物，余不敢信。是其書本在漢以前。列子稱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其言必有所受，特後人未免附益，又竄亂之，故往往悠謬太甚，且雜以秦漢之地名；分別觀之可矣，必謂本依附天問，作山海經，不應引山海經反註天問，則太過也。

○胡中丞太初，羅山人兩峯，皆能視鬼；恆閣學蘭臺亦能見之，但不能常見耳。戊午五月，在避曇山莊直廡偶然語及，蘭臺言鬼之形狀，仍如人，惟目直視，衣紋則似片片挂身上，而東之下垂，與人稍殊。質如烟霧，望之依稀似人影；側視之，全體皆見；正視之，則似半身入牆中，半身凸出。其色或黑或蒼。去人恆在一二丈外，不敢逼近；偶猝不及避，則或瑟縮墜牆隅，或隱入坎井，人過乃徐徐出。蓋燈昏月黑，日暮雲陰，往往遇之，不爲訝也。所言與胡羅二君略相類，而形狀較詳，知幽明之理，不過如斯。其或黑或蒼者，鬼本生人之餘氣，漸久漸散，以至於無。故左傳稱新鬼大，故鬼小。殆由氣有厚薄，斯色有濃淡歟？

○蘭臺又言：嘗晴晝仰視，見一龍自西而東，頭角略與畫圖同，惟四足闊張搖撼，如一舟之鼓四棹。尾厲而闊，至末漸纖，在似蛇似魚之間；腹下正白如匹練。夫陰雨見龍，或露首尾鱗

爪耳；未有天無纖翳，不風不雨，不電不雷，視之如此其明者。錄之，亦足資博物也。

○趙鹿泉前輩言：孫虛船先生未第時，館於某家，主人之母適病危，館董具晚餐至，以有他事，尚未食，命置別室兒主。倏見一白衣人入室內，方恍惚錯懼，又一黑衣人遂巡入；先生入室尋視，則二人方相對大嚼。厲聲叱之，白衣者遁去，黑衣者以先生當門不得出，匿於牆隅；先生乃坐於戶外，觀其變。俄主人踉蹌出曰：「頃病者作鬼語，稱冥使奉牒來拘，其一爲先生所扼，不得出，恐誤程限，使亡人獲大咎。未審真僞，故出視之。」先生乃移坐他處，彷彿見黑衣短人狼狽去，而內寢哭聲如沸矣。先生篤實君子，一生未嘗有妄語，此事當實有也。惟是陰律至嚴，神聽至聰，而攝魂吏卒不免攘奪病家酒食；然則人世之吏卒，其不可嚴察乎？

○門人伊比部秉綬言：有書生赴京應試，寓西河沿旅舍中，壁懸仕女一軸，風姿醜逸，意態如生；每獨坐，輒注視凝思，客至或不覺。一夕，忽翩然自畫下，宛一好女子也。書生雖知爲魅，而結念既久，意不自持，遂相與笑語靡婉。比下第南歸，竟買此畫去，至家懸之書齋，寂無靈響，然真真之喚，弗輟也。三四月後，忽又翩然下，與語舊事，不甚答，亦不暇致詰，但相悲喜。自此狎嫖無間，遂患羸疾。其父召茅山道士勅治，道士熟視壁上曰：「畫無妖氣，爲祟者，非此也。」結壇作法，次日，有一狐殮壇下。知先有邪心，以邪召邪，狐故得而假借。其京師之所遇，當亦別一狐也。

○斷天下之是非，據禮據律而已矣；然有於禮不合，於律必禁，而介然孤行其志者。親黨家有婢名柳青，七八歲時，主人卽指與小奴益壽爲婦。迨年十六七，合婚有日，益壽忽以博負逃，久而無耗，主人將以配他奴，誓死不肯。婢頗有姿，主人乘間挑之，許以側室，亦誓死不肯。乃使一媪說之曰：『汝既不肯負益壽，且暫從主人，當多方覓益壽，仍以配汝。如不從，卽鬻諸遠方，無見益壽之期矣。』婢暗泣數日，竟俛首薦枕席，惟時時促覓益壽。越三四載，益壽自投歸，主人如約，爲合卷。合卷之後，執役如故，然不復與主人交一語，稍近之，輒避去；加以鞭笞，并賂益壽使逼脅，訖不肯從。無可如何，乃善遣之。臨行，以小篋置主母前，叩拜而去；發之，皆主人數年所私給，纖毫不缺。後益壽負販，婢縫紉，拮据自活，終無悔心。余乙酉家居，益壽尙持銅磁器數事來售，頭已白矣；問其婦，云久死。異哉！此婢不貞不淫，亦貞亦淫，竟無可位置，錄以待君子論定之。

○吳茂鄰，姚安公門客也，見二童互詈，因舉一事曰：交河有人嘗於途中遇一叟，泥滑失足，擠此人幾仆。此人故暴橫，遂辱詈叟母，叟怒欲與角，忽俛首沈思，揖而謝罪，且叩其名姓居址，至歧路別去。此人至家，其母白晝閉房門，呼之不應，而喘息聲頗異；疑有他故，穴窗窺之，則其母裸無寸絲，昏昏如醉，一人據而淫之，諦視，卽所遇叟也。憤激叫喚，欲入捕捉，而門窗俱堅，固不可破，乃急取烏銃自櫺外擊之，噉然而仆，乃一老狐也。鄰里聚觀，莫之

駭笑。此人嘗狐之母，特託空言，竟致此狐實報之，可以爲善習者戒。此狐快一朝之憤，反以隲耳，亦足爲匪眦必報者戒也。

○ 誠謀英勇公言：暢春苑前有小溪，值夜內侍，每雲陰月黑，輒見空中朗然懸一星，共相詫異。輾轉尋視，乃見光自溪中出，知爲寶氣；畫計取之，得一蚌，橫徑四五寸。剖視，得二珠，綴合爲一，一大一稍小，巨似棗，形似壺盧。不敢私匿，遂以進御，至今用爲朝冠之頂。此乾隆初事也。小溪不能產巨蚌，蚌珠未聞有合歡；斯由天命聖人，因地呈符瑞。壽躋九旬，康強時昔，豈偶然也哉？

○ 蓮以夏開，惟避暑山莊之遠，至秋乃開，較長城以內遲一月有餘。然花雖晚開，亦復晚謝；至九月初旬，翠蓋紅衣，宛然尚在。宛中每與菊花同瓶對插，屢見於聖製詩中。蓋塞外地寒，春來較晚，故夏亦花遲。至秋早寒，而不早凋，則莫明其理。今歲恭讀聖製詩註，乃知苑中池沼，匯武列水之三源，又引溫泉以注之，暖氣內涵，故花能耐冷也。

○ 戴遂堂先生諱亨，姚安公癸巳同年也，罷齊河令歸，營館余家。言其先德本浙江人，心思巧密，好與西洋人爭勝。在欽天監與南懷仁忤，（懷仁，西洋人，官欽天監正）遂徙鐵嶺，故先生爲鐵嶺人。言：少時見先人造一鳥銃，形若琵琶，凡火藥鉛丸，皆貯於銃脊，以機輪開閉。其機有二，相銜如牝牡，扳一機，則火藥鉛丸自落筒中，第二機隨之並動，石激火出而銃發。

矣。計二十八發，火藥鉛丸乃盡。始需重貯，擬獻於軍營，夜夢一人訶責曰：『上布好生，汝如獻此器，使流布人間，汝子孫無噍類矣。』乃懼而不獻。說此事時，顧其姪秉璞（乾隆乙丑進士，官甘肅高臺知縣）曰：『今尙在汝家乎？可取來一觀！』其姪曰：『在戶部學習時，五弟之子竊以質錢，已莫可究詰矣。』其爲實已亡失，或愛惜不出，蓋不可知。然此器亦奇矣。誠謀英勇公因言：征烏什時，文成公與勇毅公明公犄角爲營，距寇壘約里許，每相往來，輒有鉛丸落馬前後，幸不爲所中耳。度烏銃之力，不過三十餘步，必不相及，疑溝中有伏，搜之無見，皆莫明其故。破敵之後，執俘訊之，乃知其國寶器有二銃，力皆可及一里外；搜索得之，試驗不虛。與勇毅公各分其一。勇毅公征緬甸，歿於陣，銃不知所在；文成公所得，今尙藏於家。究不知何術製作也。

○宋代有神臂弓，實巨弩也，立於地而踏其機，可三百步外貫鐵甲，亦曰克敵弓。洪容齋試詞科，有克敵弓銘是也。宋軍拒金，多倚此爲利器；軍法不得遺失一具，或敗不能攜，則寧碎之，防敵得其機輪仿製也。元世祖滅宋，得其式，曾用以制勝。至明，乃不得其傳。惟永樂大典尙全載其圖說。然其機輪，一事一圖，但有短長寬窄之度，與其牝牡凸凹之形，無一全圖。余與鄒念喬侍郎窮數日之力，審諦逗合，訖無端緒。余欲鉤摹其樣，使西洋人料理之，光師劉文正公曰：『西洋人用意至深，如算術借根，法本中法，流入西域。故彼國謂之東來法；今從

學算，反秘密不肯盡言。此弩既相傳利器，安知不陰圖以去，而以不解謝我乎？永樂大典貯在翰苑，未必後來無解者，何必求之於異國？余與念喬乃止。維此老成，瞻言百里，信乎！所見者大也！

○貝勒春暉主人言：熱河碧霞元君廟，（俗謂之娘娘廟）兩廡塑地獄變相。西廡一鬼卒，慘淡可畏，俗所謂地方鬼也，有人見其出買雜物，如柴炭之類，往往堆積於廟內；問之土人，信然；然不爲人害，亦習而相忘。或曰：『鬼不烹飪，是安用此？』左傳曰：『石不能言，物或憑焉。』其他精怪歟？恐久且爲患，當早圖之。』余謂天地之大，一氣化生；深山大澤，何所不有；熱河穹巖巨壑，密邇民居，人本近彼，彼遂近人，於理當有之。抑或莫木之妖，依其本質；狐狸之屬，原其故居；借形幻化，託諸土偶，於理當亦有之。要皆造物所並育也。聖人以魑魅魍魎，鑄於禹鼎；庭氏方相，列於周官；去其害民者而已，原未嘗盡除異類。既不爲害，自可聽其去來。海客狎鷗，忽翔不下；機心一起，機心應之，或反膠膠擾擾矣。

○宛平陳鶴齡，名永年，本富室，後稍落。其弟永泰先亡，弟婦求析箸，不得已從之。弟婦又曰：『兄公男子，能經理；我一孀婦，子女又幼，乞與產三分之二。』親族皆曰不可，鶴齡曰：『弟婦言是，當從之。』弟婦又以孤寡不能徵逋負，欲以貲財當二分，而以積年未償借券，併利息計算，常鶴齡之一分，亦曲從之。後借券皆索取無着，鶴齡遂大貧。此乾隆丙午事也。

陳氏先無登科者，是年鶴齡之子三立，竟舉於鄉。放榜之日，余同年李步玉居與相近，聞之，喟然曰：「天道固終不負人！」

○南皮張浮槎，名景選，即著秋坪新語者也，有一子，早亡，其婦縊以殉。縊處壁上，有其子小像。高尺餘，眉目如生，其迹似畫非畫，似墨非墨；婦固不解畫，又無人能爲追寫，且寢室亦非人所能到，——是時親黨畢集，均莫測所自來。張氏紀氏爲世姻，紀氏之女適張者數十人，張氏之女適紀者亦數十人，衆目同觀，咸詫爲異。余謂此烈婦精誠之至極，不爲異也。蓋神之所注，氣卽聚焉；氣之所聚，神亦凝焉；神氣凝聚，象卽生焉；象之所麗，迹卽著焉。生者之神氣動乎此，亡者之神氣應乎彼，兩相翕合，遂結此形。故曰緣心生象，又曰至誠則金石爲開也。浮槎錄其事迹，徵士大夫之歌詠。余擬爲一詩，而其理精微，筆力不足以闡發，凡數易稿，皆不自愜，至今耿耿於心。姑錄於此，以昭幽明之感，詩則期諸異日焉。

○神仙服餌，見於雜書者不一；或亦偶遇其人，然不得其法，則反能爲害。戴遂堂先生言：嘗見一人服松脂十餘年，肌膚充悅，精神強固，自以爲得力。然久而覺腹中小不適，又久而病燥結，潤以麻仁之類，不應；攻以硝黃之類，所遺者細僅一綫；乃悟松脂粘掛於腸中，積漸凝結，愈厚則其竅愈窄，故束而至是也。無藥可醫，竟困頓至死。又見一服硫黃者，膚裂如磔，置水上，痛乃稍減。古詩：「服藥求神仙，多爲藥所誤，」豈不信哉！

○長城以外，萬山環抱，然皆坡陀如岡阜；至王家營迤東，則欽崎秀拔，皺皺皆含畫意，蓋天開地獻，靈氣之所鍾故也。有羅漢峯，宛似一僧趺坐，頭頂，胸腹，臂肘，歷歷可數。有磨鍾峯，（卽水經注所稱武列水側有孤石雲舉者也，）上豐下銳，屹若削成。余修熱河志時，曾躡梯挽梗至其下，乃無數石卵與碎砂凝結而成，亙古不圯，莫明其故。有雙塔峯，亭亭對立，遠望如兩浮圖，拔地湧出，無路可上；或夜聞上有鐘磬經唄聲，晝亦時有片雲往來。乾隆庚戌，命守吏樛木爲梯，遣人登視：一峯周圍一百六步，上有小屋，屋中一几一香鑪，中供片石，鐫「王仙生」三字；一峯周圍六十二步，上種韭二畦，臆眇方正，如園圃之所築；是決非人力所到，不謂之仙蹤靈迹，不得矣。耳目之前，恟恍莫測，尙如此；講學家執其私見，動曰：「此理之所無，」不亦慎乎？（距雙塔峯里許，有關帝廟，住持僧悟真云：乾隆壬寅，一夜大雷雨，雙塔峯墜下一石佛，今尙供廟中。然僅粗石一片，其一面略似佛形而已。此事在庚戌前八年，毋乃以此峯尙有靈異，欲引而歸彼法歟？疑以傳疑，并附著之。）

○同年蔡芳三言：嘗與諸友遊西山，至深處，見有微徑，試緣而登，寂無居人，祇破屋數間，苔侵草沒。視壁上，大書一「我」字，筆力險勁。因入觀之，復有字迹，諦審，乃二詩。其一曰：「溪頭散步遇隣家，邀我同嘗嫩蕨芽。攜手貪論南渡事，不知觸折亞枝花。」其二曰：「酒酣醉臥老松前，露下空山夜悄然。野鹿經年相見熟，也來分我綠苔眠。」不著年月姓名，

味其詞意，似前代遺民，或以爲仙筆，非也。又表弟安中寬，昔隨木商出古北口，因訪友至古爾板蘇巴爾漢（俗稱三座塔，即唐之營州，遼之興中府也。）居停主人云：山家嘗捕得一鹿，方縛就潤邊屠割，忽繩寸寸斷，蹶然逸去。遙見對山一戴笠人，似舉手指畫，疑其以術禁制之。是山陡立，古無人踪，或者其仙歟？

○先師何勵菴先生，諱琇，雍正癸丑進士，官至宗人府主事，宦途坎坷，貧病以終。著有樵香小記，多考證經史疑義，今著錄四庫全書中。爲詩頗喜陸放翁。一日，作詠懷詩曰：「冷暑蕭條早放衙，閒官風味似仙家。偶來舊友尋棋局，絕少餘錢落畫叉。淺碧好儲消暑酒，嫣紅已到殿春花。鏡中頻看頭如雪，愛惜流光倍有加。」爲余書於扇上。姚安公見之，沈吟曰：「何摧抑哀怨乃爾！殆神志已顛乎？」果以是年夏秋間謝世；古云詩識，理或有之。

○趙鹿泉前輩言：呂城，吳呂蒙所築也，夾河兩岸，有二土神祠；其一爲唐汾陽王郭子儀，已不可解；其一爲袁紹部將顏良，更不省其所自來。土人祈禱，頗有靈應。所屬境周十五里，不許置一關帝祠，置則爲禍。有一縣令不信，值顏祠社會，親往觀之，故令伶人演三國志雜劇。狂風忽起，捲蘆棚苦蓋至空中，斗擲而下，伶人有死者；所屬十五里內，瘟疫大作，人畜死亡，令亦大病幾殆。余謂兩軍相敵，各爲其主，此勝彼敗，勢不並存；此以公義殺人，非以私恨殺人。其間以智勇之略，敗於意外者，其數在天，不得而尤人；以鴛下之才，敗於勝己者

，其過在己，亦不得而尤人。張睢陽屠鬼殺賊，以社稷安危，爭是一郡，是爲君國而然，非爲一己而然也。使功成事定之後，歿於戰陣者，皆挾以爲讐，則古來名將，無不爲鬼所殛矣，有是理乎？且顏良受戮已久，越一二千年，曾無靈響，何忽今日而爲神？何忽今日而報怨？揆以天理，殆必不然。是蓋廟祝師巫，造爲詭語；山妖水怪，因民聽焚惑而依託之。劉敬叔異苑曰：「丹陽縣有袁雙廟，眞第四子也，眞爲桓宣武誅，便失所在。太元中，形見於丹陽，求立廟，未卽就功，大有虎災；被害之家，輒夢雙至，催功甚急。百姓立祠，於是猛暴用息。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其日，恆風雨。至元嘉五年，設奠訖，村人邱郗，於廟後見一物，人面豎身葛巾，七孔端正，面有酒氣，未知爲雙之神，爲是物憑也。」余謂來必風雨，其爲水怪無疑；然則是事古有之矣。

○舅氏張公夢徵言：（亦字尙文，諱景說）滎州吳家莊東，一小庵，歲久無僧，恆爲往來憩息地。有月作人每於庵前遇一人，招之坐談，頗相投契；漸與赴市沽飲，情益款洽。偶詢其鄉貫居址，其人愧謝曰：「與君交厚，不敢欺，實此庵中老狐也。」月作人亦不怖畏，來往如初。一日復遇，挈烏銃相授曰：「余狎一婦，余弟亦私與狎，是盜嫂也。禁之不止，毆之則余力不敵，憤不可忍，將今夜伺之於路歧，與決生死；聞君善用銃，俟交鬪時，乞發以擊彼，感且不朽。月明如晝，君望之易辨也。」月作人諾之，卽所指處伏草間。旣而私念曰：「其弟無禮

，誠當死，然究所媚之外婦，彼自有夫，非嫂也；骨肉之間，宜善處置，必致之死，不太忍乎？彼兄弟猶如此，吾時與往來，儻有睚眦，慮且及我矣。」因乘其糾結不解，發一銃而兩殺之。棠棣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家庭交構，未有不歸於兩傷者。舅氏恆舉此事爲子姪戒，蓋是人負兩狐歸，管目睹也。

○司庖楊媪言其鄰某甲將死，囑其婦曰：「我生無餘貲，身後汝母子必凍餓，——四世單傳，存此幼子，——今與汝約，不拘何人能爲我撫孤，則嫁之，亦不限服制月日，食盡則行。」囑訖，閉目不更言，惟呻吟待盡，越半日乃絕。有某乙聞其有色，遣媒妁請如約，婦雖許婚，以尙足自活，不忍行。數月後，不能舉火，乃成禮。合卺之夜，已滅燭就枕，忽聞窗外嘆鼻聲。婦識其聲歎，知爲故夫之魂，隔窗嗚咽語之曰：「君有遺言，非我私嫁。今夕之事，於勢不得不然，君何以爲祟？」魂亦曰嗚咽曰：「吾自來視兒，非來祟汝。因聞汝啜泣鉅粧，念貧故使汝至於此，心脾悽動，不覺喟然耳。」某乙悸甚，急披衣起曰：「自今以往，如不視君子如子者，有如日靈。」語遂寂。後某乙耽玩豔妻，足不出戶，而婦恆惘惘如有失；某乙倍愛其子以媚之，乃稍稍笑語。七八載後，某乙病死，無子，亦別無親屬。婦據其貲，延師教子，竟得遊泮；又爲納婦，生兩孫。至婦年四十餘，忽夢故夫曰：「我自隨汝來，未曾離此。因吾子事事得所，汝雖日與彼狎暱，而念念不忘我，燈前月下，背人彈淚，我皆見之，故不欲稍露形聲，

驚爾母子。今彼已轉輪，汝壽亦盡，餘情未斷：當隨我同歸也。」數日，果微疾，以夢告其子，不肯服藥，往苒遂卒。其子奉棺合葬於故夫，從其志也。程子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是誠千古之正理，然爲一身言之耳。此婦甘辱一身，以延宗祀，所全者大，似又當別論矣。楊媪能舉其姓氏里居，以碎璧歸趙，究非完美，隱而不書，閱其遇，悲其志，爲賢者諱也。又吾鄉有再醮故夫之三從表弟者，兩家所居，距一牛鳴地，嫁後仍以親串禮回視其姑，三數日，必一來問起居，且時有贍助，姑賴以活。歿後，出貲斂葬，歲恆遣人來其墓。又京師一婦少寡，雖頗有姿首，而鍼帶烹飪，皆非所能，乃謀於翁姑，僞稱己女，鬻爲宦家妾，竟養翁姑終身。是皆墮節之婦，原不足稱，然不忘舊恩，亦足勵薄俗。君子與人爲善，固應不沒其寸長。講學家持論務嚴，遂使一時失足者，無路自贖，反甘心於自棄，非教人補過之道也。

○慧燈和尚言：有舉子於豐宜門外，租小庵過夏，地甚幽僻。一日，得揣摩秘本，於燈下手鈔，聞窗外似窸窣有人，試問爲誰？外應曰：「身是幽魂，沈滯於此，不聞書聲者百餘年矣。連日聽君諷誦，根觸夙心，思一晤談，以消鬱結。與君氣類，幸勿相驚。」語訖，揭簾徑入，舉止溫雅，甚有士風。舉子惶怖，呼寺僧，僧至，鬼亦不畏，指一椅曰：「師且坐！我故識師，師素樸野，無叢林市井氣，可共語也。」僧及舉子俱踧踖不能答。鬼乃探取所錄書，纒閱數行，遽擲之於地，奄然而滅。

○楊雨亭言：萊州深山，有童子牧羊，日恆亡一二，大爲主人朴責。留意偵之，乃二大蛇從山罅出，吸之吞食，其巨如瓠，莫敢取也。童子恨甚，乃謀於其父，設壘刀於山罅，果一蛇裂腹死；懼其偶之報復，不敢復牧於是地。時往潛伺，寂無形迹，意其他徒矣。半載以後，食是地水草勝他處，仍驅羊往牧；牧未三日，而童子爲蛇吞矣。蓋潛匿不出，以誘童子之來也。童子之父有心計，陽不搜索，而陰祈營弁藏一礮於深草中，時密往伺察。兩月以外，見石上有蛇涎痕，乃載燧夜伏其旁，蛇果下飲於澗，簌簌有聲，遂一發而糜碎焉。還家之後，忽發狂自搥曰：「汝計殺我，與我計殺汝子，適相當也。我已深藏不出，汝又百計以殺我，則我爲枉死矣。今必不舍汝。」越數日而卒。俚諺有之曰：「角力不解，必同仆地，角飲不解，必同沈醉。」斯言雖小。可以喻大矣。

○孟鷺洲自記巡視臺灣事曰：「乾隆丁酉，偶與友人扶乩，乩贈余以詩曰：「乘槎萬里渡滄溟，風雨魚龍會百靈。海氣粘天迷島嶼，潮聲簸地走雷霆。鯨波不阻三神鳥，蛟室爭看二使星。記取白雲飄縹處，有人同望蜀山青。」時將有巡視臺灣之役，余疑當往；數日，果命下。六月啓行，八月至廈門，渡海駐半載，始歸。歸時風利，一晝夜即登岸。去時飄蕩十七日，險阻異常。初出廈門，卽雷雨交作，雲霧晦冥，信帆而往，莫知所適。忽腥風觸鼻，舟人曰：「黑水洋也。其水比海水凹下數十丈，闊數十里，長不知其所極，黝然而深，視如潑墨。舟中搖手戒

勿語，云其下卽龍宮，爲第一險處，度此可無虞矣。至白水洋，遇巨魚，鼓鬣而來，舉其首如危峯障日，每一撥刺，浪涌如山，聲訇訇如霹靂，移數刻始過盡，計其長，常數百里。舟人云來迎天使，理或然歟？旣而颶風四起，舟繼覆沒，忽有小鳥數十，環繞檣竿，舟人喜躍，稱天后來拯，風果頓止，遂得泊澎湖。聖人在上，百神效職，不誣也。遐思所歷，一一與詩語相符，非鬼所能前知歟？時先大夫尙在堂，聞余有過海之役，命兄到赤崁來視余，遂同登望海樓，并末二句亦巧合，益信數皆前定，非人力所能爲矣。戊午秋，扈從滎陽，與曉嵐宗伯語及，宗伯方草滎陽續錄，因書其大略付之，或亦足資談柄耶？考唐鍾輅作定命錄，大旨在戒人躁競，毋涉妄求。此崑仙預告未來，其語皆驗，可使人知無關禍福之驚恐，與無心聚散之蹤跡，皆非偶然，亦足消趨避之機械矣。

○高密單作虞言：山東一巨室，無故家中廩自焚，以爲偶遺火也。俄怪變數作，闔家大擾。一日，廳事上砢磳有聲，所陳設玩器俱碎。主人性素剛勁，厲聲叱問曰：『青天白日之下，是何妖魅，敢來爲祟？吾行訴爾於神矣。』梁上朗然應曰：『爾好射獵，多殺我子孫，銜爾次考，至爾家尙隙八年矣。爾祖宗澤厚，福運未艾，中雷神杜君門尉禁我弗使動，我無如何也。今爾家兄弟外爭，妻妾內訌，一門各分朋黨，儼若寇讐，敗徵已見，戾氣應之；諸神不歆爾祀，邪鬼已闖爾室，故我得而甘心焉。爾尙憤憤哉？』其聲憤厲，家衆共聞。主人悚然有思，撫膺

太息曰：「妖不勝德，古之訓也。德之不修，於妖乎何尤？」乃呼弟及妻妾曰：「禍不遠矣，幸未及也；如能共釋宿憾，各逐私黨，翻然一改其所爲，猶可以救。今日之事，當自我始；爾等聽我，祖宗之靈，子孫之福也；如不聽我，我披髮入山矣。」反覆開陳，引咎自責，淚滂滂漬衣袂；衆心感動，並伏几哀號，立逐離間奴婢十餘人。凡彼此相軋之事，並一時頓改。執紼於牢，歃血盟神曰：「自今以往，懷二心者如此冢。」方彼此謝罪間，梁上頓足曰：「我復讐而自滿言，我之過也夫！」嘆詫而去。此乾隆八九年間事。

○侍姬明珩，粗知文義，亦能以常言成韻語。嘗夏夜月明，窗外夾竹桃盛開，影落枕上，因作花影詩曰：「絳桃映月數枝斜，影落窗紗透帳紗。三處婆婆花一樣，只憐兩處是空花。」意頗自喜。次年，竟病歿。其婢玉臺，侍余二年餘，年甫十八，亦相繼天逝。「爾處空花」，遂成詩識。氣機所動，作者殊不自知也。

○一庖人隨余數年矣，今歲扈從灤陽，忽無故束裝去，借住於附近巷中；蓋挾余無人烹飪，故居奇以索高價也。同人皆爲不平，余亦不能無憤恚，旣而忽憶武強劉景南官中書時，極貧窘，一家奴偃蹇求去，景南送之以詩曰：「饑寒追汝各謀生，送汝依依尙有情。留取他年相見地，臨階惟嘆兩三聲。」忠厚之言，溢於言表。再三吟誦，覺褊急之氣都消。

二

○一館吏譏彼得經歷，需次會城，久不得差遣，頓困殊甚；上官有憐之者，權令署典史，乃大作威福，復以氣焰矚同僚，緣是以他事落職。邵二雲學士偶語及此，因言其鄉有人，方夜讀，聞窗檻有聲，諦視之，紙裂一罅，有兩小手，擊之，大纔如瓜子，卽有一小人躍而入，綵衣紅履，頭作雙髻，眉目如畫，高僅二寸餘，掣案頭筆，舉而旋舞，往來騰踏於硯上，拖帶墨瀋，書卷俱污。此人初甚錯愕，坐觀良久，覺似無他技，乃舉手撲之，噉然就執，蹣跚掌握之中，音如啣啣蟲鳥，似言乞命。此人恨甚，徑於燈上燒殺之，滿室作枯柳木氣，迄無他變。鍊形甫成，毫無幻術，而肆然侮人以取禍，其此吏之類歟？此不知實有其事，抑二雲所戲造，然聞之亦足以戒也。

○昌吉守備劉德言：昔征回部時，因有急檄，取珠爾土斯路馳往。陰晦失道，十餘騎皆迷，裹糧垂盡，又無水泉，姑坐樹根，冀天晴辨南北。見屋下有人馬骨數具，雖風雪剝蝕，衣械並朽，察其形製，似是我兵，因對之慨嘆曰：『再兩日不晴，與君輩在此爲侶矣！』頃之，旋風起林外，忽來忽去，似若相招。試縱馬隨之，風卽前導；試暫憩息，風亦不行；曉然知爲斯骨之靈，隨之返。行三四十里，又度嶺兩重，始得舊路，風亦欸然息矣。衆哭拜之而去。嗟乎！

生既捐軀，魂猶報國，精靈長在，而名氏翳如，是亦可悲也已！

○ 謂無神仙，或云遇之；謂有神仙，又不恆遇。劉向葛洪陶宏景以來，記神仙之書，不啻百家；所記神仙之名姓，不啻千人；然後世皆不復言及。後世所遇，又自有後世之神仙；豈固保精氣，雖得久延，而究亦終歸遷化耶？又神仙清淨，方士幻化，本各自一途；諸書所記，凡幻化者皆曰神仙，殊爲無別。有王媪者，房山人，家在深山，嘗告先母張太夫人曰：山有道人，年約六七十，居一小庵，拾山果爲糧，掬泉而飲。日夜擊木魚誦經，從未一至人家。有就其庵與語者，不甚酬答，餽遺亦不受。王媪之姪傭於外，一夕歸省母，過其庵前，道人大駭曰：「夜深虎出，爾安得行？須我送爾往。」乃琅琅擊木魚前導，未半里，果一虎突出，道人以身障之，虎自去，道人亦自去。後忽失所在。此或似仙歟？從叔梅庵公言：嘗見有人使童子登三層明樓上，（北方似覆彌者爲暗樓；上層作雉堞形，以備禦寇者爲明樓。）以手招之，翩然而下，一無所損。又以銅盃投溪中，呼之，徐徐自浮出。此皆方士禁制之術，非神仙也。舅氏張公健亭言：磚河農家，牧數牛於野，忽一時皆暴死。有道士過之曰：「此非真死，爲妖鬼所攝耳。急灌以吾藥，使臟腑勿壞，吾爲爾劾治，召其魂。」因延至家，再步作法，約半刻，牛果皆蹶然起。留之飯，不顧而去。有知其事者，曰：「此先以毒草置草中，後以藥解之耳。不肯受謝，示不圖財，爲再來癡惑地也。吾在山東見此人行此術矣。」此語一傳，道士遂不復至。

。是方士之中，又有真僞，何概曰神仙哉？

○李南潤言：其鄰縣一生，故家子也，少年饒達，頗漁獵男色。一日，自親串家飲歸，距城稍遠，雲陰黯黑，度不及入，微雪又簌簌下，方躊躇間，見十許步外有燈光，遣僕往視，則茅屋數間，四無居人，屋中惟一童一嫗。問有棲止處否？嫗曰：「子久出外，惟一孫與我住此，尙有空屋兩間，不嫌狹隘，可權宿也。」遂呼童繫二馬樹上，而邀生入坐。嫗言老病須早睡，囑童應客。童年約十四五，衣履破敝，而眉目極姣好，試挑與言，自吹火煮茗，不甚答。漸與諧笑，微似解意；忽乘間悄語曰：「此地密邇祖母房，雪晴當親至公家，乞賞也。」生大喜慰，解繡囊玉玦贈之，亦羞澁而受。軟語良久，乃掩門持燈去。生與僕倚壁倦憩，不覺昏睡。比醒，則屋已不見，乃坐人家墓柏下。狐裘貂冠，衣褲鞢襪，俱已褫無寸縷矣；裸露雪中，寒不可忍。二馬亦不知所在。幸僕衣未褫，乃脫其敝裘蔽上體，盤躄而歸，詭言遇盜。俄二馬識路自歸，已盡剪其尾鬣；衣冠則得於溷中，並狼藉污穢，灼然非盜，無可置詞，僕始具洩其情狀。乃知輕薄招侮，爲狐所戲也。

○戊子昌吉之亂，先未有萌也。屯官以八月十五夜，犒諸流人，置酒山坡，男女雜坐；屯官醉後，逼諸流婦使唱歌，遂頃刻激變，戕殺屯官，劫軍裝庫，據其城。十六日曉，報至烏魯木齊，大學士溫公促聚兵時，班兵散在諸屯城中，僅一百四十七人，然皆百戰勁卒，視賊虜如也。

溫公率之卽行，至紅山口，守備劉德叩馬曰：「此去昌吉九十里，我馳一日至城下，是彼逸而我勞，彼坐守而我仰攻，非百餘人所能辦也。且此去昌吉皆平原，瑪納斯河雖稍闊，然處處策馬可渡，無險可扼；所可扼者，此山口一線路耳。賊得城，必不株守，其勢當卽來；公莫如駐兵於此，借陡崖遮蔽，賊不知多寡，俟其至而扼險下擊，是反攻爲守，反勞爲逸，賊可破也。」溫公從之。及賊將至，德左執紅旗，右執利刃，令於衆曰：「望其塵氣，雖不過千人，然皆亡命之徒，必以死鬥，亦不易當；幸所乘皆屯馬，未經戰陣，受創必反走。爾等各擎鎗，屈一膝跪，但伏而擊馬，馬逸則人亂矣。」又令曰：「望影鳴鎗，則鎗不及賊，火藥先盡，賊至反無可用。爾等視我旗動，乃許鳴鎗。敢先鳴者，手刃之！」俄而賊衆鎗爭發，砰冒動地，德曰：「此皆虛發，無能爲也。」迨鉛丸擊前隊一人傷，德曰：「彼鎗及我，我鎗必及彼矣。」舉旌一揮，衆鎗齊發，賊馬果皆橫逸，自相衝擊，我兵譟而乘之，賊遂殲焉。溫公嘆曰：「劉德狀貌如村翁，而臨陣鎮定乃爾！參將都司，徒善應對趨踰耳。」故是役以德爲首功。然捷報不能縷述曲折，今詳著之，庶不湮沒焉。

○由烏魯木齊至昌吉，南界天山，無路可上；北界鞏湖，連天無際，淤泥深丈許，入者輒滅頂。賊之敗也，不西還，據昌吉而南北橫奔，悉入絕地，以爲惶遽迷替也。後執俘訊之，皆曰：「驚潰之時，本欲西走，忽見關帝立馬雲中，斷其歸路，故不得已而旁行，冀或陞免也。」

神之威靈，乃及於二萬里外；國家之福祚，又能致神助於二萬里外；蝟鋒鱗斧、潢池盜弄，何爲哉？

○昌吉未亂以前，通判赫爾喜奉檄調至烏魯木齊，核檢倉庫。及聞城陷，憤不欲生，請於溫公曰：『屯官激變，其反未必本心，願單騎迎賊。中途，諭以利害。如其縛獻渠魁，可勿勞征討；如其梟獍成羣，不肯反正，則必手刃其帥，不與俱生。』溫公阻之不可，竟囊韃馳去，直入賊中，以大義再三開導，賊皆曰：『公是好官，此無與公事；事已至此，勢不可回。』遂擁至路旁，置之去。知事不濟，乃掣刀奮力殺數賊，格鬥而死。當時公論惜之，曰：『屯官非其所屬，流人非其所治，無所謂狗縱也；覆起一時，非預謀不軌，無所謂失察也；奉調存出，身不在署，無所謂守禦不堅與棄城逃遁也；所刦者軍裝庫，營弁所掌，無所謂此防也；於理於法，皆可以無死，而終執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之一言，甘以身殉！推是志也，雖爲常山睢陽，可矣。』故於其柩歸，罔不哭奠；而於屯官之殘骸歸，（屯官爲賊以鐵劍自躍寸寸劍至頂，亂定後始接恰之。）無焚一陌紙錢者。

○朱青雷言：曾見一長卷，字大如杯，怪偉極似張二水。首題紀夢十首，而蠹蝕破爛，惟二首尙完整可讀：其一曰：『夢到蓬萊頂，瓊樓碧玉山。波浮天半壁，日湧海中間。遙望仙官立，翻輸野老閒。雲帆三十丈，高掛徑西還。』其二曰：『鬱鬱長生樹，層層太古苔。空山未開

整，元氣尙胚胎。靈境在何處？夢遊今幾回。最憐魚鳥意，相見不驚猜。』年月姓名，皆已損失，不知誰作也。嘗爲李玉典書扇，併附以跋。或曰：『此青雷自作，託之古人。』然青雷詩格婉秀，如秦少游小石調，與二詩筆意不近。或又曰：『詩字皆似張東海。』東海集余昔曾見，不記有此二詩否？待更考之。（青雷跋謂前詩後四句未經人道，然昌黎詩「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求神仙？」卽是此意，特襲收無痕耳。）

○回都有富室子，形狀擁腫，步履蹒跚，又不修邊幅，垢膩恆滿面。然好遊狹斜，遇婦女必注視。一日，獨行遇幼婦，風韻絕佳，時數雨泥濘，遽前調之曰：『路滑如是，嫂莫要扶持否？』幼婦正色曰：『爾勿憤憤！我是狐女，平生惟拜月鍊形，從不作媚人採補事。爾自顧何物，乃敢作是言？行且禍爾。』遂掬沙屑灑其面，驚而却步，忽墮溝中；努力踊出，幼婦已不知所往矣。自是心恆惴惴，慮其爲祟，亦竟無患。數日後，友人邀飲，有新出小妓侑酒，諦視，卽前幼婦也。疑似惶惑，罔知所措，強試問之曰：『某日雨後會往東村乎？』妓漫應曰：『姊是汨往東村視阿姨，吾未往也。姊與吾貌相似，公當相見耶？』語殊恍惚，竟莫決是怪是人，是二，乃託故逃席去。去後，妓述其事曰：『實憎其醜態，且懼行強暴，姑誑以僞詞，冀求解免。幸其自仆，遂匿於麥場積柴後，不虞其以爲真也。』席中莫不絕倒。一客曰：『旣入青樓，焉能擇客？彼固能千金買笑者也。盍挈爾詣彼乎？』遂偕之同往，具述妓翁姑及夫名氏

，其疑乃釋。妓姊妹，卽所謂大楊二楊者，當時名士，多作楊柳枝詞，皆借寓其姓也。妓復謝以：『小時固識君，昨喜見憐，故答以戲謔，何期反致唐突，深爲歉仄，敢抱衾枕以自贖。』吐詞嫺雅，姿態橫生，遂大爲所惑。留連數夕，召其夫至，計月給夜合之資。狎躋經年，竟殞於消渴。先兄晴湖曰：『狐而人，則畏之，畏死也；人而狐，則非惟不畏，且不畏死，是尙爲能解充其類也乎？』行且禍汝，彼固先言。是子也，死於妓，仍謂之死於狐可也。』

○郭大椿，郭雙桂，郭三槐，兄弟也。三槐屢侮其兄，且詣縣訟之。歸憩一寺，見緇袍滿座，梵唄競作，主人雖吉服，而容色慘沮，宣疏通誠之時，淚隨聲下。叩之寺僧，曰：『某公之兄病危，爲叩佛祈福也。』三槐痴立良久，忽發癡狂，頓足捶胸而呼曰：『人家兄弟如是耶？』如是一語，反覆不已，掖至家，不寢不食，乃頓足捶胸，誦此一語，兩三日不止。大椿，雙桂，故別住，聞信俱來，持其手哭曰：『弟何至是？』三槐又痴立良久，突抱兩兄曰：『兄固如是耶？』長號數聲，一踊而絕。或曰：『神殛之』，非也。三槐愧而自咎，此聖賢所謂改過，釋氏所謂悔懺也。苟充是志，雖田荆姜被，均所能爲；神方許之，安得殛之？其一慟立殞，直由感動於中，天良激發，自覺不可立於世，故一瞑不視，戢影黃泉；豈神之視其魄哉？惜知過而不知補過，氣質用事，一往莫收，無學問以濟之，無明師益友以導之，無賢妻子以輔之，遂不能惡始美終，以圖晚盡，是則其不幸焉耳。昔田氏姊買一小婢，娼家女也，聞人誚鄰婦淫

亂，瞿然驚曰：「是不可爲也！吾以爲當如是也！」後嫁爲農家妻，終身貞潔，然則三槐悖理，正坐不知。故子弟當先使知禮。

○朝鮮使臣鄭思賢，以棋子兩奩贈予，皆天然圓潤，不似人工。云黑者海灘碎石，年久爲潮水衝激而成；白者爲小車渠殼，亦海水所磨瑩，皆非難得。惟檢尋其厚薄，均輪廓正，色澤勻者，日積月累，比較抽換，非一朝一夕之力耳。置之書齋，頗爲雅玩。後爲范大司農取去。司農歿後，家計蕭然，今不知在何所矣。

○海中三島十洲，崑崙五城十二樓，詞賦家沿用久矣。朝鮮琉球日本諸國，皆能讀華書；日本余見其五京地志，及山川全圖，疆界屢延數千里，無所爲仙山靈境也。朝鮮琉球之貢使，則余嘗數數與談，以是詢之，皆曰東洋自日本以外，大小國地凡數十，大小島嶼不知幾千百，中朝人所必不能至者，每帆檣萬里，商舶往來，均不聞有是說。惟琉球之落滌，似乎三千弱水；然落滌之舟，偶值潮平之歲，時或得還，亦不聞有白銀宮闕，可望而不可卽也。然則三島十洲，豈非純構虛詞乎？爾雅史記皆稱河出崑崙；考河源有二，一出和闐，一出蔥嶺。或曰蔥嶺其正源，和闐之水入之；或曰和闐其正源，蔥嶺之水入之。雙流既合，亦莫辨誰主誰賓。然蔥嶺和闐，則皆在今版圖內；開屯列戍，四十餘年，卽深巖窮谷，亦通耕牧。不論兩山之水，孰爲正源，兩山之中，必有一崑崙，確矣。而所謂瑤池懸圃，珠樹芝田，概乎未見，亦概乎未辨；

然則五城十二樓，不又荒唐矣乎？不但此也，靈鷲山在今拔達克善，諸佛菩薩骨塔具存，題記梵書，一一與經典相合；尚有石室六百餘間，卽所謂大雷音寺，回部游牧者居之。我兵追勦波羅泥都疊集占，曾至其地，所見不過如斯；種種莊嚴，似亦藻繪之詞矣。相傳回部祖國以銅爲城，近西之回部云銅城在其東萬里，近東之回部云銅城在其西萬里，彼此遙拜，迄無人曾到其地；因是以推，恐南懷仁坤輿圖說所記，五大人州珍奇靈怪，均此類焉耳。周編修書昌則曰：『有佛緣者，然後能見佛界；有仙骨者，然後能見仙境；未可以尋常耳目，斷其有無。曾見一道士游崑崙，歸所言，與舊記不殊也。』是則余不知之矣。

○蔡季實殿撰有一僕，京師長隨也，狡黠喜應對，季實頗喜之。忽一日，二幼子並暴卒，其妻亦自縊於家，莫測其故，姑斂之而已。其家有老嫗，私語人曰：『是私有外遇，欲毒殺其夫，而後攜子以嫁，陰市砒製餅餌，待其夫歸；不虞二子竊食，竟並死，婦悔恨莫解，亦遂併命。』然嫗昏夜之中，窗外竊聽，僅相聞祕謀之語，未辨所遇者爲誰，亦無從究詰矣。其僕旋亦發病死。死後其同儕竊議曰：『主人惟信彼，彼乃百計欺主人；他事毋論，卽如昨日四鼓詣圓明園侍班，彼故縱駕車驟逸，御者追之復不返。更漏已促，叩門借車，必不及，急使僮僕，則曰風雨將來，非五千錢人不往。主人無計，竟委曲從之，不太甚乎？奇禍或以是耶？』季實聞之曰：『是死晚矣，吾誤以爲解事人也。』

○楊槐亭前輩言：其鄉有宦成歸里者，閉門頤養，不預外事，亦頗得林下之樂，惟以無嗣爲憂。曉得一子，珍惜殊甚；患痘甚危，聞勞山有道士，能前知，自往叩之，道士驟然曰：『賢郎尙有多少事未了，那能便死？』果遇良醫而愈。後其子冶游驕縱，竟破其家，流離寄食，若敖之鬼遂餒。鄉黨論之曰：『此翁無咎無譽，未應遽有此兒。』惟齋然寒士，作令不過十年，而宦囊逾數萬，毋乃致富之道，有不可知者在乎？

○槐亭又言：有學茅山法者，効治鬼魅，多有奇驗。有一家爲狐所祟，請往驅除，整束法器，尅日將行；有素識老翁詣之曰：『我久與狐友，狐事急，乞我一言。狐非獲罪於先生，先生亦非有憾於狐也，不過得其贄幣，故爲料理耳。狐聞事定之後，彼許餽廿四金，今願十倍其數納於先生，先生能止不行乎？』因出金置案上。此人故貪慚，當卽受之。次日，謝遣請者曰：『吾法能治凡狐耳，昨召將檢查君家之祟，乃天狐，非所能制也。』得金之後，意殊自喜。因念狐旣多金，可以術取。遂考召四境之狐，脅以雷斧火獄，俾納賄焉。徵索旣頻，狐不勝擾，乃共計盜其符印，遂爲狐所憑附，癡狂號叫，自投於河；羣狐仍攝其金去，銖兩不存。人以爲如費長房明崇儼也；後其徒陰洩之，乃知其致敗之故。夫操持符印，役使鬼神，以驅除妖厲，此其權與官吏侔矣；受賂縱姦，已爲不可；又多方以盈其踏壑，天道神明，豈逃鑿察？微羣狐殺之，雷霆之誅，當亦終不免也。

○天地高遠，鬼神茫昧，似與人無預，而有時其應如響，殫人之智力不能與爭。滄洲上河涯有某甲女，許字某乙子，兩家皆小康，婚期在一二年內矣。有星士過某甲家，雨阻留宿，以女命使推，星士沈思良久曰：『未攜算書，此命不能推也。』覺有異，窮詰之，始曰：『據此八字，側室命也，君家似不應至此；且聞嫁已有期，而干支無刑尅，斷不再醮，此所以愈疑也。』有黠者聞此事，欲借以牟利，說某甲曰：『君家費幾何？加以嫁女，必多費，益不支矣。命既如是，不如先詭言女病，次詭言女死，市空棺速葬，即夜攜女走京師，改名姓鬻爲貴家妾，則多金可坐致矣。』某甲從之。會有達官嫁女，求美媵，以二百金買之。越月餘，泛舟送女，南行至大妃閣，園門俱葬魚腹，獨某甲女遇救得生。以少女無敢收養，聞於所司；所司問其由來，女在是家未久，僅知主人之姓，不能舉其爵里，惟父母姓名居址，言之鑿鑿，乃移牒至滄州，其事遂敗。時某乙子已與表妹結婚，無改盟理，聞某甲之得多金也，憤恚欲訟。某甲窘迫，願仍以女嫁其子；其表妹家聞之，又欲訟，紛紜膠轕，勢且成大獄。兩家故舊戚衆爲調和，使某甲出費往迎女，而爲某乙子之側室，其難乃平。女還家後，某乙子已親迎，某乙以牛車載女至家，見其姑，苦辯非己意。姑曰：『既非爾意，鬻爾時何不言有夫？』女無詞以應。引使拜嫡女，稍趨趨；姑曰：『鬻賈爲媵時，亦不拜耶？』又無詞以應，遂拜如禮，姑終身以奴隸畜之。此雍正末年事。先祖母張太夫人，時避暑水明樓，知之最悉。嘗語侍婢曰：『其父不過』

欲多金，其女不過欲富貴，故生是謀耳；烏知非徒無益，反失所本有哉？汝輩視此，可消諸妄念矣。」

○先四叔母李安人有婢曰文鸞，最憐愛之。會余寄書覓侍女，叔母於諸姪中最喜余，擬以文鸞贈，私問文鸞，亦殊不拒。叔母爲製衣裳簪餌，已戒日脂車；有婚之者，嗾其父多所要求，事遂沮格，文鸞竟鬱鬱發病死，余不知也。數年後，稍稍聞之，亦如雁過長空，影沈秋水矣。今歲五月，將扈從啓行，摒擋小倦，坐而假寐，忽夢一女翩然來，初不相識，驚問爲誰，疑立無語，余亦遽醒，莫喻其故也。及家人會食，余偶道之，第三子婦，余甥女也，幼在外家與文鸞嬉戲，又稔知其費恨事，瞿然曰：「其文鸞也耶？」因具道其容貌形體，與夢中所見合。是耶非耶？何二十年來，久置度外，忽無因而入夢也？詢其葬處，擬將來爲樹片石；皆曰邱隴已平，久埋沒於荒榛蔓草，不可識矣。姑錄於此，以慰黃泉。憶乾隆辛卯九月，余題秋海棠詩曰：「憔悴幽花劇可憐，斜陽院落晚秋天。詞人老大風情減，猶對殘紅一悵然。」宛似爲斯人詠也。

○宗室敬亭先生，英郡王五世孫也，著四松堂集五卷，中有拙鶴亭記曰：「鶴巢鳩居，謂鶴巧而鳩拙也。小園之鶴，乃十百其侶，惟林是栖；窺其意，非故厭乎巢居，亦非畏鳩奪之也；蓋其性拙，視鳩爲甚，殆不善於爲巢者，故雨雪霜霰，毛羽襍，而朝陽一晷，乃復羣噪於木

杪，其音怡然，似不以露栖爲苦；且飛不高翾，去不遠颺，惟飲啄於園之左右，或時入主人之堂，值主人食棄其餘，便就而置其喙。主人之客來，亦不驚起，若視客與主人皆無機心者然。辛丑初冬，作一亭於堂之北，凍林四合，鵲環而棲之，因名曰拙鵲亭。夫鳩拙，宜也，鵲何拙？然不拙不足爲吾園之鵲也。」案此記借鵲寓意，其事近在目前，定非虛構，是亦異聞也。先生之弟倉場侍郎宜公，刻先生集竟，余爲校讎，因綴而錄之，以資談柄。

○蕩醫殿贊庵，自深州病家歸，主人遣楊姓僕送之，——楊素暴戾，衆名之曰橫虎，沿途尋覓，無一日不與人競也。一日昏夜，至一村，旅舍皆滿，乃投一寺，僧曰：「惟佛殿後空屋三楹，然有物爲祟，不敢欺也。」楊怒曰：「何物敢祟楊橫虎？正欲尋之耳。」促僧掃榻，共贊庵寢，贊庵心怯，近壁眠，橫虎臥於外，明燭以待。人定後，果有聲，嗚嗚自外入，乃一麗婦也，漸逼近榻，楊突起擁抱之，卽與接唇狎戲。婦忽現縊鬼形，惡狀可畏，贊庵戰栗齒相擊，楊徐笑曰：「汝貌雖可憎，下體當不異人，且一行樂耳。」左手攬其背，右手遽褪其袴，將接贊榻上，鬼大號逃去，楊追呼之，竟不返矣，遂安寢至曉。臨行語寺僧曰：「此屋大有佳處，吾某日還當再宿，勿留他客也。」贊庵嘗以語滄州王友王曰：「世乃有逼姦縊鬼者，橫虎之名，定非虛得。」

○科場爲國家取人材，非爲試官取門生也。後以諸房額數有定，而分卷之美惡則無定，於是

有撥房之例。雍正癸丑會試，楊丈農先房（楊丈諱椿，先姚安公之同年。）撥入者十之七，楊丈不以介意曰：「諸卷實勝我房卷，不敢心存畛域，使黑白倒置也。」（此聞之座師介野園先生，先生即撥入楊丈房者也。）乾隆壬戌會試，諸襄七前輩不受撥一房，僅中七卷，總裁亦聽之；聞靜儒前輩，本房第一，爲第二十名；王銘錫竟無魁選；任鈞臺前輩，乃一房兩魁。戊辰會試，朱石君前輩爲湯藥岡前輩之房首，實從金兩叔前輩房撥入，是兩叔亦一房兩魁矣；當時均未異詞。所刻同門卷，余皆嘗親見也。庚辰會試，錢鑄石前輩以藍筆畫牡丹，徧贈同事，遂遞相題詠。時願晴沙員外撥出卷最多，朱石君撥入卷最多；余題晴沙畫曰：「深澆春水細培沙，養出人間富貴花。好是豔陽三四月，餘香風送到鄰家。」邊秋厓前輩和余韻曰：「一番好雨淨塵沙，春色全歸上苑花。此是沈香亭畔種，莫教移到野人家。」又題石君畫曰：「乞得仙園花幾莖，嫣紅姹紫不知名。何須問是誰家種，到手相看便有情。」石君自和之曰：「春風春雨剩枯莖，傾國何曾一問名。心似維摩老居士，天花來去不關情。」錢鏡壁前輩繼和曰：「墨搗青泥硯澆沙，濃藍寫出洛陽花。云何不著胭脂染？擬把因緣問畫家。」「黛爲花片翠爲莖，歌譜知居第幾名？却怪玉盤承露冷，香山居士太關情。」蓋皆多年密友，脫略形骸，互以虐諛爲笑樂，初無成見於其間也。蔣文恪公時爲總裁，見之曰：「君子跌宕風流，自是佳話；然古人嫌隙，多起於俳諧，不如併此無之，更全交之道耳。」皆深佩其言；蓋老成之所見，遠矣。

錄之以志少年綺語之過，後來英俊，慎勿效焉。

○科場填榜完時，必捲而橫置於案，總裁主考，具朝服九拜，然後捧出，堂吏謂之拜榜，此誤也。以公事論，一榜皆舉子，試官何以拜舉子？以私誼論，一榜皆門生，座主何以拜門生哉？或證以周禮拜受民數之文，殊爲附會。蓋放榜之日，當即以顯名錄進呈；錄不能先寫，必拆卷唱一名，榜填一名，然後付以填榜之紙條，寫錄一名。今紙條猶謂之錄條，以此故也。必拜而送之，猶拜摺之禮也。榜不放，錄不出；錄不成，榜不放；故錄與榜，必並陳於案始拜。榜大錄小，燈光晃耀之下，人見榜而不見錄，故誤認爲拜榜也。厥後或繕錄未完，天已將曉，或試官急於復命，先拜而行，遂有拜時不陳錄於案者，久而視爲固然。堂吏或因可無錄而拜，遂竟不陳錄；又因錄既不陳，可暫緩寫而追送，遂至寫榜竣後，無錄可陳，而拜遂潛移於榜矣。嘗以問先師阿文勤公，公述李文貞公之言如此，文貞即公己丑座主也。

○翰林院堂不啓中門，云啓則掌院不利。癸巳開四庫全書館，質郡王臨視，司事者啓之，俄而掌院劉文正公，覺羅奉公相繼逝。又門前沙隄中有土，凝結成丸，儼或誤碎，必損翰林。癸未雨水衝激，露其一，爲兒童擲裂，吳雲巖前輩旋歿。又原心亭之西南隅，翰林有父母者，不可設坐，坐則有刑尅。陸耳山時爲學士，毅然不信，竟丁外艱。至左角門久閉不啓，啓則司事者有譴謫，無人敢試，不知果驗否也。其餘部院亦各有禁忌，如禮部甬道屏門，舊不加搭渡。

（搭渡以夾木二方，夾於門限，披陀如橋狀，使堂官乘車者可從中入，以免於旁繞。）錢籜石前聳不聽，旋有天壇燈杆之事者，亦往往有應。此必有理存焉，但莫詳其理安在耳。

○相傳翰林院寶善亭有狐女曰二姑娘，然未睹其形迹。惟褚錫心學士齋宿時，夢一麗人攜之行，踰越牆壁，如踏雲霧；至城根高麗館，遇一老叟，驚曰：「此褚學士，二姑娘何造次乃爾？速送之歸！」遂霍然醒；錫心在清祕堂會自言之。

○神竊機巧，有時敗也；多財恣橫，亦有時敗也；以神竊用其財，以多財濟其姦，斯莫可究詰矣。景州李露園言：燕齊間有富室失偶，見里人新婦而艷之，陰遣一媼稅屋與鄰，百計游說，厚賂其舅姑，使以不孝出其婦，約勿使其子知。又別遣一媼與婦家素往來者，以厚賂游說其父母，僞送婦還，舅姑亦僞作悔意，留之飯，已呼婦入室矣。俄彼此語相侵，仍互詬，逐婦歸，亦不使婦知。於是買休賣休，與母家同謀之事，俱無迹可尋矣。既而二媼詐爲媒，與兩家讎婚，富室以憚其不孝辭，婦家又以貧富非偶辭，於是謀娶之計，亦無迹可尋矣。遲之又久，復有親友爲作合，乃委禽焉。其夫雖貧，然故士族，以迫於父母；無罪棄婦，已怏怏成疾，猶冀破鏡再合；聞嫁有期，遂憤鬱死。死而其魂爲厲，於室室合卷之夕，燈下見形，搗亂不使同衾枕，如是者數夜。故卜其晝，婦又恚曰：「豈有故夫在旁，而與新夫如是者？又豈有三日新婦，而白日閉門如是者？」大泣不從，無如之何，乃延術士劾治，術士登壇焚符，指揮叱咤，似

有所睹，遽起謝去曰：「吾能驅邪魅，不能驅冤魄也。」延僧禮懺，亦無驗。忽憶其人素頗孝，故出婦不敢阻，乃再賂婦之舅姑，使諭遣其子。舅姑雖痛子，然利其金，姑共來怒詈，鬼泣曰：「父母見逐，無復住理，且訟諸地下耳。」從此遂絕。不半載，富室竟死。殆訟得直歟？富室是舉，使鄧思賢不能訟，使包龍圖不能察；且恃其錢神，至能驅鬼，心計可謂巧矣，而卒不能逃幽冥之業鏡。聞所費不上數千金，爲歎無幾，反以殞生，雖謂之至拙可也？巧安在哉？

○京師有張相公廟，其緣起無考，亦不知張相公爲誰。土人或以爲河神，然河神宜在沽水瀛縣間，京師非所治也。又密雲亦有張相公廟，是實山區，並非水國，不去河更遠乎？委巷之談，殊未足徵信。余謂唐張守珪、張仲武皆曾鎮平盧，考高適燕歌行序，是詩實爲守珪作，一則曰：「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再則曰：「君不見邊庭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於守珪大有徵詞。仲武則摧破奚寇，有捍禦保障之功，其露布今尙載文苑英華。以理推之，或土人立廟祀仲武，未可知也。行篋無書可檢，俟扈從回鑾後當更考之。

三

○輜迺之說，鑿然有之。恆蘭臺之叔父，生數歲，卽自言前身爲城西萬壽寺僧。從未一至其地，取筆粗畫其殿廊門徑，莊嚴陳設，花樹行列，往驗之，一一相合。然平生不肯至此寺，不

如何意。此真輪迴也。朱子所謂輪迴雖有，乃是生氣未盡，偶然與生氣接合者，亦實有之。余崔莊佃戶商龍之子，甫死，卽生於鄰家，未彌月，能言。元旦父母俱出，猶此兒在襁褓，有同村人叩門，云賀新歲，兒識其語音，遽應曰：『是某丈耶？父母俱出，房門未鎖，請入室小憩可也。』聞者駭笑。然不久天逝。朱子所云，殆指此類矣。天下之無理窮，天下之事亦無窮，未可據其所見，執一端論之。

○德州李秋厓言：嘗與數友赴濟南秋試，宿旅舍中，屋頗敝陋，而旁一院屋二楹，稍整潔，乃鎖閉之。怪主人『不以留客，將待富貴者居耶？』主人曰：『是屋有魅，不知其狐與鬼，久無人居，故稍潔，非敢擇客也。』一友強使開之，展樸被獨臥，臨睡大言曰：『是男魅耶？吾與爾角力。是女魅耶？爾與吾薦枕。勿瑟縮不出也。』閉戶滅燭，殊無他異。人定後，聞窗外小語曰：『薦枕者來矣。』方欲起視，突一巨物壓身上，重若盤石，幾不可勝。捫之，長毛鬚鬚，喘如牛吼。此友素多力，因抱持搏擊，此物亦多力，牽拽起仆，滾室中幾徧。諸友聞聲往視，門閉不得入，但聽其碎言而已。約二三刻許，魅要害中拳，噉然遁；此友開戶出，見衆人環立，指天責地，說頃時狀，意殊自得也。時甫交三鼓，仍各歸寢。此友將睡未睡，聞窗外又小語曰：『薦枕者真來矣。』頃欲相就，家兄急欲先角力，因爾唐突；今渠已愧沮不敢出，妾敬來尋盟也。』語訖，已至榻前。探手撫其面，指纖如春葱，滑澤如玉脂，香粉氣馥襲襲人；心

知其意不良，愛其柔媚，且共寢，以觀其變。遂引之入衾，備極纏綿。至歡暢極時，忽覺此女腹中氣一吸，卽心神恍惚，百脈湧沸，昏昏然竟不知人。比曉，門不啓，呼之不應，急與主人破窗入，嘿水噴之，乃醒，已儼然如病夫。送歸其家，醫藥半載，乃杖而行。自此豪氣都盡，然復軒昂意興矣。力能勝強暴，而不能不敗於妖冶；歐陽公曰：「禍患常生於忽微，智勇多困於所溺，」豈不然哉！

○余家水明樓，與外祖張氏家度帆樓，皆俯臨衛河。一日，正真乙人舟泊度帆樓下，先祖母與先母，姑姪也，適同歸甯，聞真人能役鬼神，共登樓自窗隙窺視，見三人跪岸上，若陳訴者，俄見真人若持筆判斷者，度必邪魅事，遣僕偵之。僕還報曰：對岸卽青縣境，青縣有三村婦，因拾麥俱價於野，以爲中暑，昇之歸。乃口俱喃喃作譫語，至今不死不生；知爲邪魅，聞天師舟至，並見陳訴，天師亦莫省何怪，爲書一符，鈐印其上，使持歸焚於拾麥處，云姑召神將勸之。數日後，喧傳三婦爲鬼所劫，天師刻治得復生。久之，乃得其詳曰：三婦魂爲衆鬼攝去，擁至空林，欲迭爲無禮。一婦俛首先受污：一婦初投拒，鬼擲楡曰：「某日某地，汝與某幽會穢叢內，我輩環視嬉笑，汝不知耳。遽詐爲貞婦耶？」婦猝爲所中，無可置辯，亦受污。十餘鬼以次蝶襲，狼藉困頓，殆不可支。次牽拽一婦，婦怒詈曰：「我未曾作無恥事，爲汝輩所挾，妖鬼何敢爾？」舉手批其頰，其鬼奔仆數步外，衆鬼亦皆辟易，相顧曰：「是有正氣，不

可近，誤取之矣。」乃共擁二婦入深樹，而棄此婦於田廛，遙語曰：「勿相怨，稍遲遣阿姥送汝歸。」正旁皇尋路，勿一神持戟自天下，直入林中，卽聞呼號乞命聲，頃刻而寂。神攜二婦出曰：「鬼盡誅矣，汝等隨我返。」恍惚如夢，已回生矣。往詢二婦，皆呻吟不能起；其一本倚市門，嘆息而已；其一度此婦必洩其語，數日移冢去。余嘗疑婦烈如是，鬼安敢攝？先兄晴湖曰：「是本一傭人婦，未遘患難，無從見其烈也。迨觀兩婦之賤辱，義憤一激，烈心陡發，剛直之氣，鬼遂不得不避之，故初誤觸，而終不敢干也；夫何疑焉？」

○劉書臺言：其鄉有導引求仙者，坐而運氣，致手足拘攣，然行之不輟。有聞其說而悅之者，禮爲師，日從受法，久之亦手足拘攣。妻孥患其閒廢，至鬱結，乃各製一椅，恆昇於一室，使對談丹訣；二人促膝共語，寒暑無間，恆以爲神仙奧妙，天下惟爾知我知，無第三人能解也。人或竊笑，二人罔之太息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信哉是言！神仙豈以形骸論乎？」至死不悔，猶囑子孫祕藏其書，待五百年後有緣者。或曰：「是有道之士，託廢疾以自晦也。」余於雜書稍涉獵，獨未一閱丹經，然歟否歟？非門外人所知矣。

○安公介然言：東州有貧而鬻妻者，已受幣，而其妻逃。鬻者將訟，其人曰：「實休買休，厥罪均，幣且歸官，君何利焉？今以妹償，是君失一再婚婦，而得一室女也，君何不利焉？」鬻者從之。或曰：「婦逃以全貞也。」或曰：「是欲鬻其妹，而畏人言，故託諸不得已也。」

既而其妻歸，復從人逃，皆曰：『天也。』

○程編修魚門言：有士人與狐女狎，初相遇，卽不自諱曰：『非以採捕麝君，亦不欲託詞有夙緣，特悅君美秀，意不自持耳。然一見卽戀戀不能去，儻亦夙緣耶？』不數日至，曰：『恐君以耽色致疾也。』至或遇其讀書作文，則去曰：『恐妨君正務也。』如是近十年，情若夫婦。士子久無子，嘗戲問曰：『能爲我誕育否耶？』曰：『是不可知也。夫胎者兩精相搏，翁合而成者也。媾合之際，陽精至而陰精不至，陰精至而陽精不至，皆不能成。皆至矣，時有先後，則先至者氣散，不攝亦不能成。不先不後，兩精並至，陽先衝而陰包之，則陽居中爲主而成男；陰先衝而陽包之，則陰居中爲主而成女。此化生自然之妙，非人力所能爲。故有一合卽成者，有千百合而終不成者，故曰不可知也。』問：『孽生何也？』曰：『兩氣並盛，遇而相衝，正衝則岐而二；偏衝則其一陽多而陰少，陽卽包陰；其一陰多而陽少，陰卽包陽；故二男二女者多，亦或一男一女也。』問：『精必歡暢而後至；幼女新婚，畏縮不暇，乃有一合而成者，陰精何以至耶？』曰：『燕爾之際，兩心同悅，或先難而後易，或貌瘁而神怡，其情旣洽，其精亦至，故亦偶一遇之也。』問：『旣由精合，必成於月信落紅以後，何也？』曰：『精如穀種，血如土膏，舊血敗氣，新血生氣，乘生氣，乃可養胎也。吾曾侍仙妃，竊聞講生化之源，故粗知其槩。愚夫婦所知能，聖人有所不知能，此之謂矣。』後士人年過三十，鬚髮長，狐

忽嘆曰：『是髯髯者如芒刺人，何以堪？見輒生長，豈夙緣盡耶？』初謂其戲語，後竟不再來。魚門多髯，任子田因其納姬，說此事以戲之。魚門素聞此事，亦爲失笑，既而曰：『此狐竇大有詞辯，君言之未詳。』遂具述其論如右。以其頗有理致，因追憶而錄存之。

○呂覽稱黎邱之鬼，善幻人形，是誠有之。余在烏魯木齊，軍吏巴哈布曰：『甘肅有杜翁者，饒於費，所居故曠野，相近多狐貉穴；翁惡其夜中嗥呼，悉薰而驅之。俄而其家人見內室坐一翁，廳末又坐一翁，凡行坐之處，又處處有一翁來往，殆不下十餘；形狀聲音衣服，如一，擗搗揮家事，亦復如一。閨門大擾，妻妾皆閉門自守。妾言翁腰有繡囊可辨；視之，無有，蓋先盜之矣。有教之者曰：『至夜必入寢，不納即返者，翁也，堅欲入者，即妖也。』已而皆不納即返，又有教之者曰：『使坐於廳事，而昇器物以過，詐仆碎之，嗟惜怒叱者翁也，漠然者，即妖也。』已而皆嗟惜怒叱。喧嘩一晝夜，無如之何。有一妓，翁所曠也，十日恆三四宿其家，聞之詣門曰：『妖有黨羽，凡可以言傳者，必先知；凡可以物驗者，必幻化。盍使至我家，我故樂籍，無所顧惜，使壯士執巨斧立榻旁，我裸而登榻，以次相接。其間反側曲伸，疾徐進退，與夫撫摩偃倚，口舌所不能傳，耳目所不能到者，纖芥異同，我自意會，雖翁不自知，妖決不能知也。我呼曰：『斫！』即速斫，妖必敗矣。』衆從其言。一翁啓衾甫入，妓呼曰：『斫！』斧落，果一狐腦裂死。再一翁稍趨，妓呼曰：『斫！』果驚竄去。至第三翁，妓抱

而喜曰：「真翁在此，餘並殺之可也。」刀仗並舉，燈其大半，皆狐與權也；其逃者遂不復再至。禽獸夜鳴，何與人事？此翁必掃其穴，其擾實自取。狐權既解化形，何難見翁陳訴，求免播遷？遲遲妖惑，其死亦自取也。計其智數，蓋均出此妓下矣。

○吳青紆前輩言：橫街一宅，舊云有祟，居者多不安。宅主病之，延僧作佛事。入夜放燭口時，忽二女鬼現燈下，向僧作禮曰：「師等皆飲酒食肉，誦經禮懺，殊無益；卽焰口施食，亦皆虛拋米穀，無佛法點化，鬼弗能得。煩師傳語主人，別延道德高者爲之，則幸得超生矣。」僧怖且愧，不覺失足落座下，不終事，滅燭去。後先師程文恭公居之，別延僧禪喫，音響遂絕。此宅文恭公歿後，今歸滄州李臬使隨軒。

○表兄安伊在言：縣人有與狐女昵者，多以其婦夜合之資，買簪珥脂粉贈狐女。狐女常往來其家，惟此人見之，他人不見也。一日，婦語其夫曰：「爾財自何來？乃如此用！」狐女忽聞中應曰：「汝財自何來，乃獨責我？」聞者皆絕倒。余謂此自伊在之寓言，然亦足見惟無瑕者，可以責人。

○養商軼者，不欲著其名氏里貫，老諸生也，挈家寓京師。天資刻薄，凡善人善事，必推求其疵類，故得此名。錢敦堂編修歿，其門生爲經紀棺衾，贍恤妻子，事事得所。養商軼曰：「世間無如此好人！此欲博古道之名，便要津聞之，易於攀援奔競耳。」一貧民母死於路，跪乞

錢買棺，形容枯槁，聲音酸楚，人競以錢投之。饗商執曰：「此指尸斂財，尸亦未必其母；他人可欺，不能欺我也。」過一旌表節婦坊下，仰視微呵曰：「是家富貴，僕從如雲，豈少秦宮馮子都耶！此事須核，不敢遽言非，亦不敢遽言是也。」平生操論，皆類此，人皆畏而避之，無敢延以教讀者，竟困頓以歿。歿後，妻孥流落，不可言狀。有人於酒筵遇一妓，舉止尙有士風，訝其不類倚門者，問，即其小女也，亦可哀矣。先姚安公曰：「此老生平亦無大過，但務欲其識加人一等，故不覺至是耳。可不戒哉！」

○乾隆壬午九月，門人吳惠叔邀一扶乩者至，降仙於余綠意軒中，下壇詩曰：「沈香亭畔豔陽天，斗酒曾題詩百篇。二八嬌嬈親捧硯，至今身帶御爐烟。」滿城風葉薊門秋，五百年前咸舊遊。偶與蓬萊仙子遇，相攜便上酒家樓。」余曰：「然則青蓮居士耶？」批曰：「然。」趙春澗突起問曰：「大仙斗酒百篇，似不在沈香亭上。楊貴妃馬嵬墮玉，年已三十有八，似爾時不止十六歲。大仙平生足迹，未至漁陽，何以忽感舊遊？天寶至今，亦不止五百年，何以大仙誤記？」乩惟批：「我醉欲眠」四字，再叩之，不動矣。大抵乩仙多靈鬼所托，然尚實有所憑附；此扶乩者則似粗解吟詠之人，練手法而爲之，故必此人與一人共扶，乃能成字，易一人則不能書，其詩亦皆流連光景，處處可用，知決非古人降壇也。爾日猝爲春澗所中，窘迫之狀可掬。後偶與戴庶常東原議及，東原駭曰：「嘗見別一扶乩人，太白降壇，亦是此二詩；但改

「滿城」爲「滿林」，「薊門」爲「大江」耳。」知江湖遊士，自有此種稿本，轉相授受，固不足深詰矣。（宋豪泉前輩亦曰：有一扶乩者至德州，詩頃刻即成；後檢之，皆村書詩學大成中句也。）

① 田丈耕野，統兵駐巴爾庫爾時，（卽巴里坤，「坤」字以吹脣聲讀之，卽「庫爾」之合聲。）軍士鑿井得一鏡，製作精妙，銘字非隸非八分，似景龍鐘銘，惟土蝕多剝損。田丈甚寶惜之，常以自隨。歿於廣西戎幕時，以授余姊培田香谷。傳至香谷之孫，忽失所在。後有親串戈氏，於市上得之，以還田氏。昨歲欲製爲鏡屏，寄京師乞余考定，余付翁檢討樹培推尋銘文，知爲唐物。余爲鐫其文於屏趺，而題三詩於屏背曰：「曾逐氈車出玉門，中唐銘字半猶存。幾回反覆分明看，恐有崇徽舊手痕。」黃鶴無由返故鄉，空留鸞鏡沒沙場。誰知土蝕千年後，又照將軍鬢上霜！」暫別仍歸舊主人，居然寶劍會延津。何如措盡珍珠粉，滿匣龍吟送紫珍。」香谷孫自有標識，亦鐫屏背，敘其始末甚詳。夜燈隨錄載威信公岳公鍾琪西征時，有裨將得古鏡，岳公求之不得，其人遂避禍；正與田丈同時同地，疑卽此鏡傳訛也。

② 門人邱人龍言：有赴任官，舟泊灘河，夜半，有數盜執炬露刃入，衆皆懼伏。一盜拽其妻起，半跪曰：「願乞夫人一物，夫人勿驚。」卽割一左耳，敷以藥末曰：「數日勿洗，自結痂愈也。」遂相率呼嘯去，怖幾失魂。其創果不出血，亦不甚痛，旋卽平復。以爲讐耶，不殺不

淫；以爲盜耶，未劫一物。既小劫不殺不淫矣，而又戕其耳；既戕其耳矣，而又贈以良藥；是專爲取耳來也。取此耳又何意耶？千思萬索，終不得其所以然。天下真有理外事也！邱生曰：『苟得此盜，自必有其所以然，其所以然亦必在理中，但定非我所見之理耳。』然則論天下事，可據理以斷有無哉？（恆蘭臺曰：『此或採補祈割之黨，取以煉藥。』似爲近之。）

○重天士先生，前明高士，以畫自給，一介不妄取，先高祖厚齋公老友也。厚齋公多與唱和，今載於花王閣剩稿者，尙可想見其爲人。故老或言其有狐妾，或曰天士孤僻，必無之。伯祖湛元公曰：『是有之，而別有說也。吾聞諸董空如曰：天士居老屋兩楹，終身不娶，亦無僕婢，非白皆自操。一日晨興，見衣履之當著者，皆整頓置手下，再視則盥漱俱已陳。天士曰：『是必有異，其妖將媚我乎？』窗外小語應曰：『非敢媚公，欲有求於公，難於自獻，故作是以待公問也。』天士素有膽，命之入，入輒跪拜，則娟靜好女也。問其名，曰溫玉。問何求？曰：『狐所畏者五：曰凶暴，避其盛氣也；曰術士，避其効治也；曰神靈，避其稽察也；曰有福，避其旺運也；曰有德，避其正氣也。然凶暴不恆，有亦究自敗；術士與神靈，吾不爲非，皆無如我何；有福者運衰，亦復玩之；惟有德者則畏而且敬。得自附於有德者，則族黨以爲榮，其品格即高出儕類上。公雖貧賤，而非義弗取，非禮弗爲，儻準蒙則爲妾之禮，許侍巾飾，三生之幸也。如不見納，則乞假以虛名，爲畫一扇，題曰：某年月日爲姬人溫玉作，亦叨公之末

光矣。卽出精扇置几上，濡墨調色，拱立以俟；天士笑從之。女自取天士小印，印扇上曰：「此姬入事，不敢勞公也。」再拜而去。次日晨興，覺足下有物，視之則玉溫，笑而起曰：「誠不敢以賤體玷公。然非共榻一宵，非親執腰御之役，則姬人字終爲假託。」遂捧衣履，待洗漱訖，再拜曰：「妾從此逝矣。」瞥然不見，遂不再來。豈明季山人聲價最重，此狐女亦移於風氣乎？然襟懷散朗，有王夫人林下風，宜天士之不拒也。

○先姚安公曰：「子弟讀書之餘，亦當使略知家事，略知世事，而後可以治家，可以涉世。明之季年，道學彌尊，科甲彌重，是黠者坐講心學，以攀援聲氣；樸者株守課冊，以求取功名；致讀書之人，十無二三能解事。崇禎壬午，厚齋公攜家居河間，避孟村土寇。厚齋公卒後，聞大兵將至河間，又擬鄉居。瀕行時，比鄰一叟，顧門神嘆曰：「使今日有一人如尉遲敬德，秦瓊，當不至此！」汝兩曾伯祖，一諱景星，一諱景辰，皆名諸生也，方此在外束縶被，聞之與辯曰：「此神荼鬱壘像，非尉遲敬德秦瓊也。」叟不服，檢邱處機西遊記爲證，二公謂委巷小說，不足據，又入室取東方朔神異經與爭。時已薄暮，檢尋既移時，反覆講論又移時，城門已闔，遂不能出。次日將行，而大兵已合圍矣。城破，遂全家遇難，惟汝曾祖光祿公、曾伯祖鎮番公，及叔祖雲臺公存耳。死生呼吸，間不容髮之時，尙考證古書之真僞，豈非惟知讀書，不預外事之故哉？」姚安公此論，余初作各種筆記，皆未敢載，爲涉及兩曾伯祖也。今再思之

，書痴尙非不佳事，古來大儒似此者不一，因補書於此。

○奴子劉福榮，善製網罟弓弩，凡戈禽獵獸之事，無不能也。析爨時，分屬於余，無所用其技，頗鬱鬱不自得。年八十餘，尙健飯，惟時一獵鳥銃，散步野外而已。其銃發無不中。一日，見兩狐臥隴上，再擊之不中，狐亦不驚，心知爲靈物，惕然而返；後亦無他。外祖張公水明樓，有值更者范玉，夜每聞瓦上有聲，疑爲盜，起視則無有，潛踪偵之，見一黑影從屋上過；乃設機瓦滯，仰臥以聽。半夜聞機發，有女子呼痛聲，登屋尋視，一黑狐折股死矣。是夕聞屋上訾曰：「范玉何故殺我妾？」時隣有劉氏子，爲妖所媚，玉私度必是狐，亦還訾曰：「汝縱妾私奔，不知自愧，反訾吾？吾爲劉氏子除患也。」遂寂無語。然自是覺夜夜有人，以石灰滲其目，交睫卽來，旋洗拭，旋又如。漸腫痛潰裂，竟至雙瞽；蓋狐之報也。其所見，遜劉福榮遠矣。——一老成經事，一少年喜事故也。

○門人有作令雲南者，家本苦寒，僅携一子一僮，拮据往需次會城。久之，得補一縣，在滇中尙爲膏腴地，然距省寫遠，其家又在荒村，書不易寄，偶得魚雁，亦不免浮沈，故與妻子幾斷音問，惟於坊本縉紳中，檢得官某縣而已。偶一狡僕舞弊，杖而遣之，此僕銜次骨，其家事故所備知，因僞造其僮書云：「主人父子先後卒，二棺今浮屠佛寺，當借資來迎。」並述遺命處分家事甚悉。初令赴滇時，親友以其樸訥，意未必得缺，卽得缺亦必惡；後聞官是縣，始稍

稍親近，併有周卹其家者，有時相餽問者。其子或有所稱貸，人亦輒應，且有以子女結婚者。鄉人有宴會，其子無不與也。及得是嘗，皆大沮。有來唁者，有不來唁者，漸有索逋者，漸有道途相遇，似不相識者；僮奴婢媪，皆散；不半載，門可羅雀矣。既而令託入覲官寄千二百銀至家迎妻子，知始前書之僞，舉家破涕爲笑，如在夢中；親友稍稍復集，避不敢見者，頗亦有焉。後令與所親書曰：「一貴一賤之態，身歷者多矣；一貧一富之態，身歷者亦多矣。若夫生而忽死，死逾半載而復生，中間情事，能以一身親歷者，僕殆第一人矣。」

○門人福安陳坊言：閩有人深山夜行，倉卒失路，恐愈迷愈遠，遂坐崖下待天曉。忽聞有人語，時缺月微升，略辨形色，似二三十人坐崖上，又餘人出沒叢薄間。顧視左右，皆亂冢，心知爲鬼物，伏不敢動。俄聞互語社公來，竊睨之，衣冠文雅，年約三十餘，頗類書生，殊不作劇場白鬚布袍狀。先至崖上，不知作何事；次至叢薄，對十餘鬼太息曰：「汝輩何故自取橫亡，使衆鬼不以爲伍？饑寒可念。今有少物哺汝。」遂撮飯撒草間，十餘鬼爭取，或笑泣。社公又太息曰：「此邦之俗，大抵勝負之念太盛，恩怨之見太明；其弱者力不能敵，則思自戕以累人，不知自盡之案，律無抵法，徒自隕其生也？其強者妄意兩家各殺一命，卽足相抵，則械鬥以洩憤，不知律凡殺二命，各別以生者抵，不以死者抵死者，方知悔之已晚。生者不知，爲之彌甚，不亦悲乎？」十餘鬼皆哭。俄遠寺鐘動，一時俱寂。此人嘗以告陳生，陳生曰：社公

言之，不知令長官言之也。然神道設教，或挽回一二，亦未可知耳。

○嘉慶丙辰冬，余以兵部尚書出德門，監射營官以十刹海爲館舍，前明古寺也。殿宇門徑，與劉侗帝京景物略所知全殊，非復僧住一房，佛亦住一房之舊矣。寺僧居寺門一小屋，余所居則在寺之後殿，室亦精潔，而封閉者多，驗之有乾隆三十一年封者，知曠廢已久。余任東廊，室內氣冷如冰，爇數爐不熱，數燈皆黯黯作綠色，知非佳處，然業已入居，姑宿一夕，竟安然無恙。奴輩住西廊，皆不敢睡，列炬徹夜，坐廊下，亦幸無恙。惟開封閉室中，嗚嗚有人語，聽之不甚了了耳。轎夫九人，入室酣眠，天曉已死其一矣。飭別覓居停，乃移住真武祠。祠中道士云，聞有十刹海老僧，嘗見二鬼相遇，其一曰：「汝何來？」曰：「我轉輪期未至，偶此閑游；汝何來？」其一曰：「我盜魂之來代者也。」問：「居此幾年？」曰：「十餘年矣。」又問：「何以不得代？」曰：「人見我皆驚走，無如何也。」其一曰：「善攻人者藏其機，七省將出袖而神色怡然，乃有濟也。汝以怪狀驚之，彼奚爲不走耶？汝盡脂香粉氣以媚之，抱衾薦枕以悅之，必得當矣。」老僧素嚴正，厲聲叱之，欻然入地；數夕後，寺果有盜者，此鬼可謂陰險矣。然寺中所封閉，似其鬼尚多，不止此一也。

○汪闈學曉園言：有一老僧過屠市，泫然流涕。或訝之，曰：「其說長矣。吾能記兩世事：吾初爲屠人，年三十餘，死，魂爲數人執縛去；冥官責以殺業至重，押赴轉輪，受惡報。覺恍

惚迷離，如醉如夢，惟惱熱不可忍；忽似清涼，則已在豕欄矣。斷乳後，見物不潔，心知其穢，然饑火燔燒，五臟皆如焦裂，不得已食之。後漸通豬語，時與同類相問訊，能記前身者頗多，特不能與人言耳。大抵皆自知當屠割，其時作呻吟聲者，愁也；目睫往往有濕痕者，自誤也。軀幹癡重，夏極苦熱，惟汨沒泥水中少可，然不常得；毛疎而勁，冬極苦寒，視犬羊軟蠢厚，有如仙獸。遇捕執時，自知不免，姑跳踉奔避，冀緩須臾。追得後，蹶踏頭項，拗捩蹄肘，繩勒四足深至骨，痛若刀割。或載以舟車，則重疊相壓，肋如欲折，百脈涌塞，腹如欲裂。或貫以竿而扛之，更痛甚三木矣。至屠市提擲於地，心脾皆震動欲碎。或即日死，或縛至數日，彌難忍受，時見刀俎在左，湯鑊在右，不知著我身時作何痛楚，輒歛歛戰栗不止。又時自顧己身，念將來不知磔裂分散，作誰家杯中羹，又悽慘欲絕。比受戮時，屠人一牽拽，卽惶怖昏瞢，四體皆軟，覺心如左右震蕩，魂如自頂飛出，又復落下；見刀光晃耀，不敢正視，惟瞑目以待剗剔。屠人先剗刃於喉，搖撼擺撥，瀉血盆盎中，其苦非口所能道；求死不得，惟有長號。血盡，始刺心，大痛，遂不能作聲；漸恍惚迷離，如醉如夢，如初轉生時。良久，稍醒，自視已爲人形矣。冥官以夙生尚有善業，仍許爲人，是爲今身。頃見此豬，哀其荼毒，因念昔受此荼毒時，又惜此持刀人將來亦必受此荼毒，三念交縈，故不知涕淚之何從也。』屠人聞之，遂擲刀於地，竟改業爲賣菜傭。

○曉園說此事時，李匯川亦舉二事曰：有屠人死，其鄰村人家生一猪，距屠人家四五里，此猪恆至屠人家中臥，驅逐不去；其主人捉去，仍自去，繫以鎖，乃已。——疑爲屠人後身也。又一屠人死，越一載餘，其妻將嫁，方綵服登舟，忽一猪突至；怒目眈眈，徑裂婦裙，嚙其脛。衆急救護，共擠猪落水，始得鼓棹行。猪自水躍出，仍沿岸急追，適風利揚帆去，猪乃懷喪自歸。——亦疑屠人後身，怒其妻之琵琶別抱也。此可爲屠人作猪之旁證。又言有屠人殺猪，甫死，適其妻有孕，卽生一女，落蓐卽作猪號聲，號三四日死。此亦可證猪還爲人。余謂此卽朱子以謂生氣未盡，與生氣偶然湊合者，別自一理，又不以輪迴論也。

○汪編修守和爲諸生時，夢其外祖史主事珥攜一人同至其家，指示之曰：『此我同年紀曉嵐，將來汝師也。』因竊記其衣冠形貌。後以己酉拔貢，應廷試，值余閱卷，擢高等。授官來謁時，具述其事，且云衣冠形貌，與今毫髮不差，以爲應夢。迨嘉慶丙辰會試，余爲總裁，其卷適送余先閱，（凡房官薦卷，皆由監試御史先送一主考閱定，而復轉呈公閱。）復得中式，殿試以第二人及第，乃知夢爲是作也。按人之有夢，其故難明。世說載衛玠問樂令夢，樂云是想，又云是因，而未深明其所以然。戊午夏，扈從漢陽，與伊子墨卿_以以理推求；有念所專注，凝神生象，是爲意識所造之夢，孔子夢周公是也；有禍福將至，朕兆先萌，與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相同，是爲氣機所感之夢，孔子夢奠兩楹是也；其或心緒督亂，精神恍惚，心無定主，

遂現種種幻形，如病者之見鬼，眩者之生花，此意想之歧出者也；或吉凶未著，鬼神先知，以象顯示，以言徵寓，此氣機之旁召者也；雖變化杳冥，千態萬狀，其大端似不外此。至占夢之說，見於周禮，事近禳祈，禮參巫覡，頗爲攻周禮者所疑；然其文亦見於小雅「大人占之」，固鑿然古經。載籍所傳，雖不免多所附會，要亦實有此術也。惟是男女之愛，骨肉之情，有凝思結念，終不一夢者，則意識有時不能造；倉卒之思，意外之福，有忽至而不知者，則氣機有時不必感。且天下之人，如恆河沙數，鬼神何獨示夢於此人？此人一生得失，亦必不一，何獨示夢於此事？且事不可洩，何必示之？既示之矣，而又隱以不可知之象，疑以不可解之語，如酉陽雜俎載夢得棗者，謂棗字似兩來字，重來者呼魄之象，其人果死。朝野僉載崔湜夢座下聽講，而照鏡，謂座下聽講，法從上來，鏡字金旁竟也。小說所說夢事，如此迂曲者，不一。是鬼神日造謎語，不已勞乎？事關重大，示以夢可也。而猥瑣小事，亦相告語，（如燬煌寶鏡載宋補夢人坐桶中，以兩杖極打之，占桶中人爲肉食，兩杖象兩箸，果得飽肉食之類。）不亦褻乎？大抵通其所可通，其不可通者，置而不論可矣。至於謝小娥傳其父兄之魂，既告以爲人劫殺矣，自應告以申春申蘭，乃以田中走一日夫隱申春，以車中猴東門草隱申蘭，使尋索數年而後解，不又偵乎？此類由於記錄者，徵神神其說，不必實有是事；凡諸家所占夢事，皆可以是觀之，其法非「大人」之舊也。

○何純齋舍人，何恭惠公之孫也，言：恭惠公官浙江海防同知時，嘗於肩輿中見有道士跪獻一物，似夢非夢，渙然而醒；道士不知所在，物則宛然在手中，乃一墨晶印章也。辨驗其文，鐫「青宮太保」四字，殊不解其故，後官河南總督，卒於任，官制有河東總督，無河南總督，時公以河南巡撫，加總督銜，故當日有是稱。特贈太子太保，始悟印章爲神預告也。案仕路升沉，改移不一，惟身後飾終之典，乃爲一生之結局。定命錄載：李迥秀自知當爲侍中，而終於兵部尙書，身後乃贈侍中；又載：張守珪自知當爲涼州都督，而終於括州刺史，身後乃贈涼州都督；知神註錄籍，追贈與實授等也。恭惠公官至總督，而神以贈官告，其亦此意矣。

○高冠瀛言：有人宅後空屋住一狐，不見其形，而能對面與人語。其家小康，或以爲狐所助也。有信其說者，因此人以求交於狐，狐亦與款洽。一日，欲設筵饗狐，狐言老而饜餐，乃多設酒餼以待，比至日暮，有數狐醉倒現形，始知其呼朋引類來也。如是數四，疲於供給，衣物典質一空，乃微露求助意。狐大笑曰：「吾惟無錢供酒食，故數就君也。使我多財，我當自醉自飽，何所取而與君友乎？」

四

○劉香晚言：有老儒宿于親串家，俄主人之婿至，無賴子也，彼此氣味不相入，皆不願同住

一屋，乃移老儒于別室；其婿睨之而笑，莫喻其故也。室亦雅潔，筆硯書籍皆具，老儒於燈下寫信寄家。忽一女子立燈下，色不甚麗，而風致頗嫺雅。老儒知其爲鬼，然殊不畏，舉手指燈曰：『既來此，不可閒立，可剪燭。』女子遽滅其燈，逼而對立。老儒怒急，以手摩硯上墨漬，搗其面而塗之，曰：『以此爲識，明日尋汝尸，判而焚之。』鬼呀然一聲去。次日，以告主人，主人曰：『原有婢死於此室，夜每出擾人，故惟白晝與客坐，夜無人宿。昨無地安置君，搗君者德頌學，鬼必不出，不虞其仍現形也。』——乃悟其婿竊笑之故。此鬼多以月下行院中，後家人或有偶遇者，卽掩面急走。他日留心伺之，面上仍墨污狼籍。鬼有形無質，不知何以能受色？當仍有質之物，久感精魅，借婢幻形耳。酉陽雜俎曰：『郭元振嘗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瞋目出於燈下。元振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死，長征馬不肥。」其物遂滅。後隨樵閒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數斗，所題句在焉。』是亦一證也。

○烏魯木齊農家，多就水灌田，就田起屋，故不能比閭而居。往往有自築數椽，四無隣舍，如杜工部詩所謂「一村」者。且人無徭役，地無丈量，納三十畝之稅，卽可坐耕數百畝之產；故深岩窮谷，此類尤多。有吉木薩軍士入山行獵，望見一家門戶堅閉，而院中似有十餘馬，鞍轡悉具；度必「瑪哈沁」所據，譯而圍之，「瑪哈沁」見勢衆，棄鍋帳突圍去，衆憚其死關，亦遂不追。入門，見骸骨狼藉，寂無一人，惟隱隱有泣聲。尋視，見幼童約十三四，裸體懸

密欄上，解縛問之，曰：「瑪哈沁四日前來，父兄與鬪，不勝，卽一家並被縛。率一日牽二人至山谿洗濯，曳歸共鬪割炙食，男婦七八人並盡矣。今日臨行，洗濯我畢，將就食，中一人搖手止之；雖不解額魯特語，觀其指畫，似欲支解爲數段，各攜於馬上爲糧。幸兵至，棄去，今得更生。」泣絮絮不止。閱其孤苦，引歸營中，姑使執雜役。童子因言其家尚有物埋窖中，營弁使導往發掘，則銀幣衣物甚多。細詢童子，乃知其父兄並劫盜，其行劫必於驛路近山處，瞭見一二車孤行，前後十里無援者，突起殺其人，卽以車載尸入深山；至車不能通，則合手以巨斧碎之，輿尸及襖被並投於絕澗，惟以馬馱貨去；再至馬不能通，則又投羈絆於絕澗，縱馬任其所往，共負之由鳥道歸。計去行劫處，數百里矣。歸而窖藏一兩年，乃使人僞爲商販，繞道至關展諸處，賣於市，故多年無覺者；而不虞「瑪哈沁」之滅其門也。童子以幼免連坐，後亦牧馬墜崖死，遂無遺種。此事余在軍幕所經理，以盜已死，遂置無論。由今思之，此盜蹤跡詭祕，猝不易緝，乃有「瑪哈沁」來，以報其慘殺之罪；「瑪哈沁」食人無厭，乃留一童子，以明其召禍之由；此中似有神理，非偶然也。葬姓名久忘，惟童子墜崖時所司牒報，記名秋兒云。

○ 佃戶劉破車婦云：嘗一日早起，乘涼掃院，見屋後草棚中有二人裸臥。驚呼其夫來，則鄰人之女，與其月作人也，並僵臥似已死。俄鄰人亦至，心知其故，而不知何以至此。以盥湯灌

應，不能自諱，云：『久相約，而福仄無隙地。乘雨後牆缺，天又陰晦，知破車草棚無人，遂藉草私會。倦而憩，尙相戀未起，忽筆破月來，皎然如晝，回顧棚中，坐有七八鬼，指點椰揄，遂驚怖失魂。至今始醒。』衆以爲奇。破車婦云：『我家故無鬼，是鬼欲觀戲劇，隨之而來。』先從兄懋園曰：『何處無鬼，何處無鬼觀戲劇？但人有見有不見耳！此事不奇也。』因憶福建岡關公館，（俗謂之水口）大學士楊公督游閩時所重建，值余出巡，語余曰：『公至水口公館，夜有所見，慎勿怖，不爲害也。余嘗宿是地，已下鍵睡，因天暑移牀近窗，隔紗幌視天晴陰。時雖月黑，而檐掛六燈，尙未燼，見院中黑影，略似人形，在階前或坐或臥，或行或立，而寂然無一聲。夜半再視之，仍在；至鷄鳴，乃漸漸縮入地。試問譯吏，均不知也。』余曰：『公爲使相，當有鬼神爲陰從，公曰：『不然。仙傳關內，此地爲水陸要衝，用兵者所必爭；明季唐王，國初鄭氏，耿氏，戰鬪殺傷，不知其幾。此其沈淪之魄，乘室宇空虛而竊據，有大官來，則避而出耳。』——此亦足證無處無鬼之說。

○老僕施祥嘗曰：『天下惟鬼最癡。鬼據之室，人多不往，偶然有客來宿，不過暫居耳，暫讓之何害？而必出擾之，遇祿命重，血氣剛者，多自敗；甚或符籙劾治，更蹈不測。卽不然，而人既不屈，屋必不葺，久而自圯，汝又何歸耶？』老僕劉文斗曰：『此語誠有理。然誰能傳與鬼知？汝毋乃更癡於鬼。』姚安公問之曰：『劉文斗正患不癡耳。』祥小字舉兒，與姚安公

同庚，八歲卽爲公伴讀，數年始能闡誦千字文，開卷乃不識一字。然天性忠直，視主人之事如己事，雖嫌怨小避，爾時家中，外倚祥，內倚廖媪，故百事皆井井。雍正甲寅，余年十一，元夜，偶買玩物，祥啓張太夫人曰：『四官今日遊燈市，買雜物若干；錢固不足惜，先生明日卽開館，不知願戲弄耶？願讀書耶？』太夫人首肯曰：『汝言是。』卽收而饒諸篋。此雖細事，實言人所難言也。今眼中遂無此人，徘徊四顧，遠想慨然。

○先兄晴湖第四子汝來，幼韶秀，余最愛之，亦頗知讀書。娶婦生子後，忽患癩狂，如無人料理；卽髮不雜，而不盥，夏或衣絮，冬或衣葛，不自知也；然亦無疾病，似寒暑不侵者。呼之食卽食，不呼之食亦不索。或自取市中餅餌呼兒童共食，不問其價，所殘剩亦不顧惜。或一兩日覓之不得，忽自歸。一日，徧索無迹，或云：『村外柳林內似彷彿有人，』趨視，已端坐僵矣。其爲迷惑而死，未可知也。其的自有所得，托以混迹，緣盡而化去，亦未可知也。憶余從福歸建里時，見余鶴跪拜如禮，拜訖，卒然曰：『叔大辛若！』余曰：『是無奈何。』又卒曰：『不覺辛苦耶？』默默退去。後思其言，似若意有故，至今終莫能測之。

○姚安公言：廬江孫起山先生，謁選時，貧無資斧，沿途僱驢而行，——北方所謂短盤也。一日，至河間南門外，僱驢未得，大雨驟來，避民家屋檐下。主人見之，怒曰：『造屋時汝未出錢，築地時汝未出力，何無故坐此？』推之立雨中。時河間猶未改題缺；起山入都，不數月

，竟掣得是縣赴任。待此人讒之，惶愧自悔，謀賣屋移家。起山聞之，召來，笑而語之曰：「吾何至與汝輩較？今既經此，後無復然，亦忠厚養福之道也。」因舉一事曰：「吾鄉有愛蒔花者，一夜偶起，見數女子立花下，皆非素識；知爲狐魅，遽擲以塊曰：『妖物何得偷看花！』」一女子笑而答曰：「君自晝賞，我自夜遊，於君何礙？夜夜來此，花不損一莖一葉，於花又何礙？遽見聲色，何鄙吝至此耶？吾非不能揉轉君花，恐人謂我輩所見，亦與君等，故不爲耳。」飄然而去，後亦無他。狐尙不與此輩較，我乃不及狐耶？」後此人終不自安，移家莫知所往。

○起山嘆曰：「小人之心，竟謂天下皆小人！」

○太原申鐵嶺，好以香奩麗體，寓不遇之感。嘗謁某公未見，戲爲無題詩曰：「塋粉圍牆罨畫樓，隔窗閒撥細篔簹。分無信使通青鳥，枉遣_{逐人}駐紫騮。月妹定應隨顧兔，星姊可止待牽牛。垂楊疎處雕欄近，只恨珠簾不上鉤。」殊有玉溪生風致。王近光曰：「似不應疑及織女，詎_讒仙靈。」余曰：「已矣哉！織女別黃姑，一年一度一相見，彼此隔河何事無？」元微之詩也。「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罷織一相聞。只應不憚牽牛妒，故把支機石贈君。」李義山詩也。微之之意在於雙文，義山之意在於令狐；文士掉弄筆墨，借爲比喻，初與織女無涉。鐵嶺此語，亦稱元李之志云爾，未爲誣_讒仙靈也。至於純構虛詞，宛如實事，指其時地，撰以姓名，如靈樛集所載郭翰遇織女事，（靈樛集今佚，此條見太平廣記六十八）則悖妄之甚矣。夫詞人

引用，激獵百家，原不能一一核實；然過於誣罔，亦不可不知。蓋自莊列寓言，借以抒意，戰國諸子，雜說彌多，識緯稗官，遞相祖述，遂有肆無忌憚之時。如李冗獨異志，誣伏羲妹爲夫婦，已屬喪心；張華博物志，更誣及尼山，尤爲狂吠。（案張華不應悖妄至此，殆後人依託。）如是者不一而足，今尙流傳，可爲痛恨。又有依傍史文，穿鑿鍛煉，如漢書賈誼傳，有太守吳去愛幸之語；駢語離龍（此書明人所撰，陳枚刻之，不著作者姓名。）遂列長沙於變童類中，註曰「大儒爲龍陽。」史記高帝本紀稱母媪在大澤中，太公往視，見有交龍其上，晃以道詩遂有：「殺翁分我一杯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句。以高帝乃龍交所生，非太公子。左傳有成風私事季友，敬嬴私事襄仲之文；私事云者，密相交結，以謀立其子而已，後儒拘泥私字，雖朱子亦有，卻是大惡之言；如是者亦不一而足。學者當考校真妄，均不可炫博矜奇，遽執爲談柄也。

○從叔梅庵公言：族中有二少年，聞某墓中有狐迹，夜攜銃往，共伏草中伺之，以背相倚而睡。醒則二人之髮交結爲一，貫穿繚繞，猝不可解，互相牽掣不能行，亦不能立，稍稍轉動，即彼此呼痛；膠擾徹曉，望見行路者，始呼至，斷以佩刀，狼狽而返。憤欲往報，父老曰：「彼無形聲，非力所勝；且無故而侵彼，理亦不直。侮實自召，又何讎焉！讎必敗，滋甚。」二人乃止。此狐小虛之使警，不深創之以激其必報，亦可謂善自全矣。然小虛亦足以激怒，不如

欲戡勿動，使伺之無迹，彌善也。

○太和門丹墀下有孔置，莫知何名，亦莫知所貯何物。德春齋前輩云：（春齋名德保，與定圖前輩同名，乾隆壬戌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故當時以大德保小德保別之云。）「圖裕齋之先德，昔督理殿工時，曾開視之。」以問裕齋，曰：「信然。其中皆黃色細屑，僅半置，不能滿，凝結如土坯，諦審似是米穀歲久所化也。」余謂丹墀左之石闕，既貯嘉量，則此爲五穀，於理較近。且大駕鹵部中，象背寶瓶，亦貯五穀。蓋稼穡維繫，古訓相傳，八政首食，見於洪範定制之意，誠淵乎遠矣。

○宣武門子城內，如培塿者五，砌之以磚，土人云五火神墓；明成祖北征時，用火仁，火義，火禮，火智，火信，裂飛礮，破元兵於亂柴溝，後以其術太精，恐或爲變，殺而葬於是，立五竿於麗譙側，歲時祭之，使鬼有所歸，不爲厲焉。後成祖轉生爲莊烈帝，五人轉生李自成張獻忠諸賊，乃復讎也。此齊東之語，非惟正史無此文，卽明一代稗官小說，充棟汗牛，亦從未言及斯人斯事也。戊子秋，余見漢軍步校董某言：聞之京營舊卒云：此水平也。京城地勢，惟宣武門最低，衢巷之水，遇雨皆匯於子城。每夜雨太驟，守卒卽起視此培塿，水將及頂，則呼開門以洩之；沒頂，則門扉爲水所壅，不能啓矣。今日久漸忘，故或有時阻礙也。其城上五竿，則與白信礮相表裏；設開信礮，則晝懸旗，夜懸燈耳。與五火神何與哉？此言似乎近理，當

有所受之。

○科場撥卷，受撥者意多不愜，此亦人情，然亦視其卷何如耳。壬午順天鄉試，余充同考官，（時閱卷尚不迴避本省）得一「合」字卷，文甚工，而詩不佳，因甫改試詩之制，可以怨論，遂呈薦主考梁文莊公，已取中矣。臨填草榜，梁公病其「何不盡乎此度」句，疑下文「改」字，（題爲「始吾於人也……」四句）駁落，別撥一「合」字備卷。與余先視其詩，第六聯曰：「素娥寒對影，顧兔夜眠香，」（題爲月中桂）已喜其秀逸。及觀其第七聯曰：「倚樹思吳質，吟詩憶許棠，」遂躍然曰：「吳剛字質，故李賀李憑箜篌引曰：「吳質不眠倚桂樹，露腳斜飛濕寒兔。」此詩選本皆不錄，非曾見昌谷集者不知也。華州試月中桂詩，舉許棠爲第一人，棠詩今不傳，非曾見王定保摭言，許敏夫唐詩紀事者不知也。中彼卷之「開花臨上界，持斧有仙郎，」何如中此詩乎？徵公撥入，亦自願易之。」卽朱子穎也。放榜後，時已九月，貧無絮衣；蔣心餘素與唱和，借衣與之，乃來見，以所作詩爲贊。余丙子扈從時，古北口軍馬壅塞，就旅舍小憩，見壁上一詩，剝殘過半，惟三四句可辨。最愛其「一水漲喧人語外，萬山青到馬蹄前」二語，以爲「雲中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不是過也。惜不得姓名；及展其卷，此詩在焉。乃知鍼芥契合，已在六七年，相與嘆息者久之。子穎待余最盡禮，歿後，其二子承父之志，見余尚依依有情。翰墨因緣，良非偶爾，何嘗以撥房爲親疎哉！（余嚴江舟中詩

曰：「山色空濛淡似烟，參差綠到大江邊。斜陽流水推篷坐，處處隨人欲上船。」實從萬山句奪胎，嘗以語子穎曰：「人言青出於藍，今日乃藍出於青。」子穎雖遜謝，意似默可。此亦詩壇之佳話，并附錄於此。

○先師介野園先生，官禮部侍郎，扈從南巡，卒於路。卒前一夕，有星隕於舟前。卒後，京師尙未知；施夫人夢公乘馬至門前，騎從甚都，然佇立不肯入，但遣人傳語曰：「家中好自料理，吾去矣。」匆匆竟過。夢中以爲時方扈從，疑或有急差遣，故不暇入；覺後乃驚惶。比因問至，即公卒之夜也。公屢掌文柄，凡四主會試，四主鄉試，其他雜試，殆不可縷數。嘗有恩榮宴詩曰：「鸚鵡新班宴御園，（案「鸚鵡新班」，不知出典，當時擬問公，竟因循忘之。）摧頹老鶴也乘軒。龍津橋上黃金榜，四見門生作狀元。」丁丑年作也。于文襄公亦贈以聯曰：「天下文章同軌轍，門牆桃李半公卿。」可謂儒者之至榮。然日者推公之命，云：「終於一品武階；他日或以將軍出鎮耶？」公笑曰：「信如君言，則將軍不好武矣。」及公卒，聖心悼惜，特贈都統。蓋公雖官禮曹，而兼攝副都統，其扈從也，以副都統班行，故即武秩進一階。日者之術，亦可云有驗矣。

○亂仙多僞托古人，然亦時有小驗。溫鐵山前輩（名溫敏，乙丑進士，官至盛京侍郎）嘗遇扶乩者，問壽幾何？乩判曰：「甲子年華有二秋。」以爲當六十二。後二年卒，乃知二秋爲二

年，蓋靈鬼時亦能前知也。又聞山東巡撫國公扶乩問壽，乩判曰：「不知。」問仙人豈有所不知？判曰：「他人可知，公則不可知。修短有數，常人盡其所稟而已；若封疆重鎮，操生殺予奪之權，一政善則千百萬人受其福，壽可以增；一政不善，則千百萬人受其禍，壽亦可以減。此卽司命之神，不能預爲註定，何況於吾？豈不聞蘇頲誤殺二人，減二年壽，婁師德亦誤殺二人，減十年壽耶？然則年命之事，公當自問，不必問吾也。」此言乃鑿然中理，恐所遇竟真仙矣。

○族叔青萬言：張歌橋之北，有人見黑狐醉臥場屋中，（場中守視穀麥小屋，俗謂之場屋。）初欲擒捕，旣而念狐能致財，乃覆以衣而坐守之。狐睡醒，伸縮數四，卽成人形，甚感其謬視，遂相與爲友，狐亦時有所餽贈。一日，問狐曰：「設有人匿君家，君能隱蔽弗露乎？」曰：「能。」又問：「君能憑附人身狂走乎？」曰：「亦能。」此人卽懇乞曰：「吾家酷貧，君所惠不足以贖，而又愧于數瀆君。今里中某甲甚富，而甚畏訟；頃聞覓一婦司庖，吾欲使婦往應，居數日，伺隙逃出，藏君家，而吾以失婦陽欲訟。婦尙粗有姿首，可誣以蜚語，脅多金；得金之後，公憑附使奔至某甲別墅中，然後使人覓得，則承惠多矣。」狐如所言，果得多金；覓婦返；後某甲以在其別墅，亦不敢復問。然此婦狂疾，竟不愈；恆自粧飾，夜似與人共嬉笑，而禁其夫勿使前。急往問狐，狐言無是理。試往偵之，俄歸而頓足曰：「敗矣！是某甲家樓

上狐悅君婦之色，乘吾出而彼入也。此狐非我所能敵，無如何矣。」此人固懇不已，狐正色曰：「譬如君里中某，暴橫如虎，使彼強據人婦，君能代爭乎？」後其婦顛爛日甚，且具發其夫之陰謀；鍼灸勅治，皆無效，卒以瘵死。里人皆曰：「此人狡黠如鬼，而又濟以狐之幻，宜無患矣；不虞以狐召狐，如螳螂黃雀之相伺也。」古詩曰：「利旁有倚刀，貪人還自賊，」信矣！

○門人王廷紹言：忻州有以貧鬻婦者，去幾二載，忽自歸，云：「初被賣時，引至一人家，旋有一道士至，携之入山。意甚疑懼，然業已賣與，無如何。道士令閉目，即聞兩耳風颼颼；俄令開目，已在一高峯上。室廬華潔，有婦女二十餘人，共來問訊，云：「此是仙府，無苦也。」因問到此何事？曰：「更番侍祖師寢耳。此間金銀如山積，珠翠錦繡，嘉餚珍果，皆役使鬼神，隨呼立至；服食日用，皆比擬王侯。惟每月一回小痛楚，亦不害耳。」因指曰：「此處倉庫，——此處庖廚，——此我輩居處，——此祖師居處。」——指最高處兩室曰：「此祖師拜月拜斗處；——此祖師鍊銀處。亦有給使之入，然無一男子也。」自是每白晝則呼入薦枕席，至夜則祖師升壇禮拜，始各歸寢。惟月信落紅後，則淨褌內外衣，以紅絨爲巨綆，縛大木上，手足不能絲毫動；并以綿丸塞口，暗不能聲。祖師持金管如箸，尋視脈穴，刺入兩臂兩股肉內，吮吸其血，頗爲酷毒。吮吸後，以藥末糝創孔，卽不覺痛，頃刻結痂。次日，痂落如初矣。

。其地極高，俯視雲雨皆在下。忽一日狂飈陡起，黑雲如墨壓山頂，雷電激射，勢極可怖。祖師惶遽，呼二十餘女並裸露，環抱其身如肉屏風，火光入室者數次，皆一掣即返。俄一龍爪大如箕，於人叢中攫祖師去；霹靂一聲，山石震動，天地晦冥，覺昏替如睡，夢稍醒，則已臥道旁。詢問居人，知去家僅數百里，乃以臂劍易敝衣遮體，乞食得歸也。」忻州人尙有及見此婦者，面色枯槁，不久患瘵而卒，蓋精血爲道士探盡矣。據其所言，蓋卽燒金御女之士。其術靈幻如是，尙不免於天誅，况不得其傳，徒受妄人之蠱惑，而冀得神仙，不亦儻哉？

○江南吳孝廉，朱石君之門生也，美才天逝，其婦誓以身殉，而屢縊不能死。忽燈下孝廉形見曰：「易綵服則死矣。」從其言，果絕。孝廉鄉人錄其事徵詩，作者甚衆，余亦爲題二律。而石君爲作墓誌，於孝廉之坎坷，烈婦之慷慨，皆深致悼惜，而此事一字不及。或疑其鄉人之粉飾，余曰：「非也。文章流別，各有體裁；郭璞註山海經穆天子傳，於西王母事，鋪敘甚詳；其註爾雅釋地於西，至西王母句，不過曰西方昏荒之國而已，不更益一語也。蓋註經之體裁，當如是耳。金石之文，與史傳相表裏，不可與稗官雜記比，亦不可與詞賦比。石君博極羣書，深知著作之流別，其不著此事於墓誌，古文法也；豈以其僞而削之哉？余老多遺忘，記孝廉名承紱，烈婦之姓氏竟不能憶。姑存其略於此，俟扈蹕回鑾，當更求其事狀，詳著之焉。」

○老僕施祥，嘗乘馬夜行，至張白，四野空曠，黑暗中有人擲沙泥。馬驚嘶不進，祥知是

鬼，叱之曰：『我不至爾墟墓間，何爲犯我？』羣鬼擲揄曰：『自作劇耳，誰與爾論理？』辭怒曰：『旣不論理，是尋鬪也。』卽下馬以鞭橫擊之。喧闐良久，力且不敵，馬又跳跟掣其肘；意方窘急，忽遙見一鬼狂奔來，厲聲呼曰：『此吾好友，爾等毋造次！』羣鬼遂散。祥上馬馳歸，亦不及問其爲誰。次日，携酒於昨處奠之，祈示靈響，寂然不應矣。祥之所友，不過斯養履沾耳，而九泉之下，故人之情乃如是！

○門人吳鍾儒，嘗作如願小傳，寓言滑稽，以文爲戲也。後作蜀中一令，值金川之役，以盥運火藥，歿於路。詩文皆散佚，惟此篇偶存於故紙中，附錄於此。其詞曰：『如願者，水府之女神，昔彭澤清洪君以贈鹿陵歐明者是也。——以事專能給人之求，故有是名。水府在在皆有之，其遇與不遇，則繫人之祿命耳。有四人同訪道，涉歷江海，遇龍神召之曰：『鑒汝等精進，今各賜如願一。』卽有四女子隨行。其一人求無不獲，意極適；不數月病且死，女子曰：『今世之所享，皆前生之所積；君夙生所積，今數月銷盡矣。請歸報命。』是人果不起。又一人求無不獲，意猶未已，至冬月求鮮荔，巨如瓜者，女子曰：『豁慳可盈，是不可慳，非神道所能給。』亦辭去。又一人所求有獲有不獲，以答女子，女子曰：『神道之力，亦有差等；吾有能致不能致也。然日中必昃，月盈必虧，有所不足，正君之福；不見彼先逝者乎？』是人惕然，女子遂隨之不去。又一人雖得如願，未嘗有求如願時，爲自致之，亦蹙然不自安。女子曰：

「君道高矣，君福厚矣！天地鑒之，鬼神祐之；無求之獲，十倍有求，可無待乎我。我惟陰左右之而已矣。」他日相遇，各道其事，或喜或悵，曰：「惜哉，逝者之不聞也！」此鍾僑弄筆狡獪之文，偶一爲之，以資懲勸，亦無所不可；如累牘連篇，動成卷帙，則非著書之體矣。

○ 郭石洲言：河南一巨室，宦成歸里，年六十餘矣，強健如少壯。恆畜幼妾三四人，至二十歲，則治奩具而嫁之，皆宛然完璧；娶者多陰頌其德，人亦多樂以女鬻之。然在其家時，枕衾狎昵，與常人同。——或以爲但取紅鉛供藥餌，或以爲徒悅耳目，實老不能男；莫知其審也。後其家婢媼私洩之，實使女而男淫耳。有老友密叩虛質，殊不自諱曰：「吾血氣尙盛，不能絕嗜慾，御女猶可以生子，實懼爲身後累。欲漁男色，又懼艾猴之事，爲子孫羞，是以出此間道也。」此事奇創，古所未聞。夫閨房之內，何所不有，牀第事可勿深論。惟歲歲轉易，使良家女得再嫁，名似於人有損，而不稽其婚期，不損其貞體，又似於人有恩。——此種公案，竟無以斷其是非。戈芥舟前輩曰：「是不難斷：直恃其多財，法外縱淫耳。昔竇二東之行劫，必留其禦寒之衣衾，還鄉之資斧，自以爲德；此老之有恩，亦若是而已矣。」

○ 里有丁一士者，矯捷多力，兼習技擊；超距之術，兩三丈之高可翩然上，兩三丈之闊可翩然越也。余幼時，猶及見之。嘗求觀其技，使余立一過廳中，余面向前門，則立前門外面相對；余轉面後門，則立後門外面相對；如是者七八度，蓋一躍即飛過屋脊耳。後過杜林鎮，遇一

友，邀飲橋畔酒肆中，酒酣共立河岸，友曰：『能越此乎？』一士應聲聳身過；友招使還，應聲又至。足甫及岸，不虞岸已將圯，近水陡立處，開裂有紋，一士未見，誤踏其上，岸崩二尺許，遂隨之墜河，順流而去。素不習水，但從波心踊起數尺，能直上而不能旁近岸，仍墜水中；如是數四，力盡，竟溺焉。蓋天下之患，莫大於有所恃；恃財者終以財敗，恃勢者終以勢敗，恃智者終以智敗；恃力者終以力敗；有所恃，則敢於蹈險故也。田侯松巖於灤陽買一勞山杖，自題詩曰：『月夕花晨伴我行，路當坦處亦防傾。敢因恃爾心無慮，便向崎嶇步不平。』斯真閱歷之言，可貫而佩者矣。

○滄州慈水井有老尼曰慧師父，（不知其爲名爲號，亦不知是此「慧」字否，但相沿呼之云爾。）余幼時嘗見其出入外祖張公家。戒律謹嚴，併糖不食，曰：『糖亦豬脂所點成也。』不衣裘，曰：『寢皮與食肉同也。』不衣綢絹，曰：『一尺之帛，千蠶之命也。』供佛麵筋必自製，曰：『市中皆以足踏也。』焚香必敲石取火，曰：『竈火不潔也。』清齋一食，取足自給，不營營募化。外祖家一僕婦以一布爲施，尼熟視識之曰：『布施須用己財，方爲功德，宅中爲失此布，笞小婢數人，佛豈受如此物耶？』婦以情告曰：『初謂布有數十疋，未必一一細檢，故偶取其一；不料累人受捶楚，日相詛咒，心實不安，故布施求懺罪耳。』尼擲還之曰：『然則何不密送原處？人亦得白，汝亦自安耶？』後婦死數年，其弟子乃洩其事，故人得知之。

乾隆甲戌乙亥間，年已七八十矣，忽過余家，云將詣潭柘寺禮佛，爲小尼受戒。余偶話前事，搖首曰：「實無此事，小妖尼饒舌耳。」相與嘆其忠厚。臨行，索余題佛殿一額，余屬趙春圃代書，合掌曰：「誰書卽乞題誰名，佛前勿作誑語。」爲易趙名，乃持去；後不再來。近聞滄洲人，無識之者矣。又景城天齊廟一僧，住持果成之第三弟子，士人敬之，無不稱曰三師父，遂佚其名。果成弟子頗不肖，多散而托鉢四方，惟此僧不墜宗風，無大刹知客市井氣，亦無法座禪師驕貴氣。戒律精苦，雖千里，亦打包徒步，從不乘車馬。先兄晴湖嘗遇之中途，苦邀同車，終不肯也，官吏至廟，待之禮無加；田夫野老至廟，待之禮不減；多布施，少布施，無布施，待之禮如一。禪誦之餘，惟端坐一室；入其廟，如無人者。其行事如是焉而已，然里之男婦無不曰三師父道行清高。及問其道行安在？清高安在？則茫然不能應；其所以感動人心，正不知何故矣。嘗以問姚安公，公曰：「據爾所見，有不清不高處耶？無不清不高，卽清高矣。爾必欲錫飛杯渡，乃爲善知識耶？」此一尼一僧，亦彼法中之獨行者矣。（三師父涅槃不久，其名常有人知，俟見鄉試諸孫輩，使歸而詢之廟中。）

○九州之大姦盜事，無地無之，亦無日無之，均不爲異也。至盜而稍別於盜，而不能不謂之盜，姦而稍別於姦，究不能不謂之姦，斯爲異矣。盜而人許遂其盜，姦而人許遂其姦，斯更異矣。乃又相觸立發，相牽立息，發如鼎沸，息如雷掣，不尤異之異乎？舅氏安公五章言有中年

夫偶者，已有子矣，復買一有夫之婦，幸控制有術，猶可相安。既而是人死，平日私蓄悉在此婦手，其子微聞而索之，事無佐證，婦弗承也。後偵知其藏貯處，乃夜中穴壁入室，方開篋攜出，婦覺，大號有賊。家衆驚起，各持械入，其子倉皇從穴出，迎擊之立踣。卽從穴入搜餘盜，聞牀下喘息有聲，羣呼尙有一賊，共曳而繫縛；比燈至審視，則破額昏仆者其子，牀下乃其故夫也。其子甦後，與婦各執一詞：子云：『子取父財，不爲盜。』婦云：『妻歸前夫，不爲姦。』子云：『前夫可再合，而不可私會。』婦云：『父財可索取，而不可穿窬。』互相詬誶，勢不相下。次日，族黨密議，謂：『涉訟兩敗，徒玷門風。』乃陰爲調停，使盡留金與其子，而聽婦自歸故夫，其難乃平；然已鼓鐘於宮，聲聞于外矣。先叔儀南公曰：『此事巧於相值，天也；所以致有此事，則人也。不納此有夫之婦，子何由而盜？婦何由而姦哉？彼所恃者，力能駕馭耳；不知能駕馭於生前，不能駕馭於身後也！』

五

○戴東原言：其族祖某，嘗僦僻巷一空宅，——久無人居。或言有鬼，某厲聲曰：『吾不畏也。』入夜果燈下見形，陰慘之氣，砭人肌骨，一巨鬼怒叱曰：『汝果不畏耶？』某應曰：『然。』遂作種種惡狀，良久又問曰：『仍不畏耶？』又應曰：『然。』鬼色稍和曰：『吾亦不

必定驅汝，怪汝大言耳。汝但言一「畏」字，吾即去矣。」某怒曰：「實不畏汝，安可詐言畏？任汝所爲可矣。」鬼言之再四，其終不答，鬼乃太息曰：「吾住此三十餘年，從未見強項似汝者。如此蠢物，豈可與同居！」奄然滅矣。或咎之曰：「畏鬼者常情，非辱也，謬答以畏，可息事甯人；彼此相激，伊於胡底乎？」某曰：「道方深者，以定靜祛魔，吾非其人也；以氣凌之，則氣盛而鬼不逼，稍有牽就，則氣餒而鬼乘之矣。彼多方以餌戲吾，幸未中其機械也！」論者以其說爲然。

○飲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干名義，瀆倫常，敗風俗，皆王法之所必禁也。若癡兒騷女，情有所鍾，實非大悖於禮者，似不必苛以深文。余幼聞某公在郎署時，以氣節嚴正自任；嘗指小婢配小奴，非一年矣，往來出入，不相避也。一日，相遇於庭，某公亦適至，見二人笑容猶未斂，怒曰：「是淫奔也。於律，姦未婚妻者杖。」遂亟呼杖。衆言：「兒女嬉戲，實無所染，婢眉與乳可驗也。」某公曰：「於律，姦未婚妻者杖。」遂亟呼杖。衆言：「兒女嬉戲，實無所染，婢眉與乳可驗也。」某公曰：「於律，謀而未行，僅減一等；減則可，免則不可。」卒並杖之，創幾殆。自以爲河東柳氏之家法，不是過也。自此惡其無禮，故稽其婚期。二人遂同役之際，舉足趨趨，無事之時，望影藏匿，跋前疐後，日不聊生，漸鬱悒成疾，不半載內，先後死。其父母哀之，乞合葬，某公仍怒曰：「嫁殤非禮，豈不聞耶？」亦不聽。後某公歿時，口喃喃似與人語，不甚可辨，惟「非我不可，於禮不可」二語，言之十餘度，了了分明，咸其病

有所見矣。夫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古禮也；某公於孩稚之時，卽先定婚姻，使明知爲他日之夫婦，朝夕聚處，而欲其無情，必不能也。內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閫，古禮也；某公僮婢無多，不能使各治其事，時時親相授受，而欲其不通一語，又必不能也。其本不正，故其末不端；是二人之越禮，實主人有以成之。乃操之已蹙，處之過當，死者之心能甘乎？冤魄爲厲，猶以於禮不可爲詞，其所以爲講學家乎？

○山西人多商於外，十餘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資，始歸納婦。納婦後，仍出營利率，二三年一歸省，其常例也，或命途蹇剝，或事故繁牽，一二十載不得歸；甚或金盡裘敝，恥還鄉里，萍飄蓬轉，不通音問者，亦往往有之。有李甲者，轉徙爲鄉人靳乙養子，因冒其姓；家中不得其蹤跡，遂傳爲死。俄其父母並逝，婦無所依，寄食於母族舅氏家；其舅本住鄰縣，又挈家逐什一，商舶南北，歲無定居。甲久不得家書，亦以爲死。靳乙謀爲甲娶婦；會婦舅旅卒，家屬流寓於天津，念婦少寡非長計，亦謀嫁於山西人，他時尙可歸鄉里，懼人嫌其無母家，因詭稱己女；衆爲媒合，遂成其事。合卺之夕，以別已八年，兩懷疑而不敢問，宵分私語，乃始了然。甲怒其未得實據而遽嫁，且詬且毆。闔家驚起，靳乙隔窗呼之曰：「汝之再娶，有婦亡之實據乎？且流離播遷，待汝八年而後嫁，亦可諒其非得已矣。」甲無以應，遂爲夫婦如初。破鏡重合，古有其事；若夫再娶而仍元配，婦再嫁而未失節，載籍以來，未之聞也。孀丈

衛公可亭曾親見之。

○滄州酒，阮亭先生謂之「麻姑酒」，然土人實無此稱。著名已久，而論者頗有異同。蓋舟行來往，皆沾於岸上肆中，村釀薄醱，殊不足辱杯罍；又土人防徵求無際，相戒不以真酒應官，雖管捶不肯出，十倍其價亦不肯出。——保陽制府尙不能得一滴，他可知也。其酒非市井所能釀，必舊家世族，代相授受，始能得其水火之節候。水雖取於衛河，而黃流不可以爲酒，必於南川樓下，如金山取江心泉法，以錫罍洗至河底，取其地涌之清泉，始有冲虛之致。其收貯，畏寒畏暑，畏濕畏蒸，犯之則味敗。其新者不甚佳，必度閱至十年以外，乃爲上品，一罍可值四五金。然互相餽贈者，多恥於販鬻。又大姓若戴呂劉王，若張衛，率多零替，釀者亦稀，故尤難得。或運於他處，無論肩運車運舟運，一搖動卽味變，運到之後，必安靜處澄半月，其味乃復。取飲注壺時，當以杓平挹，數擺撥則味亦變，再澄數日乃復。姚安公嘗言：「飲滄酒禁忌百端，勞苦萬狀，始能得花前月下之一酌，實功不補患；不如遣小豎隨意行沽，反陶然自適。」蓋以此也，其驗真僞法，南川樓水所釀者，雖極醉，膈不作惡，次日醉，亦不病酒，不過四肢暢適，頽然高臥而已；其但以衛河水釀者，則否。驗新陳法，凡度閱二年者，可再溫一次，十年者溫十次，卽過十一次，則味變矣；一年者再溫卽變，二年者三溫卽變，毫釐不現假借，莫知其所以然也。董曲江前輩之叔名思任，最嗜飲，牧滄州時，知佳酒不應官，百計勸諭

，人終不肯破禁約。罷官後再至滄州，寓李進士銳巖家，乃盡傾其家釀。語銳巖曰：『吾深悔不早罷官。』此雖一時之戲謔，亦足見滄酒之佳者，不易得矣。

○先師李又聃先生言：東光有趙氏者，嘗過清風店，招一小妓侑酒。偶語及某年宿此，曾招一麗人，留連兩夕，計其年今未滿四十，因舉其小名。妓駭曰：『是我姑也。今尚在。』明日同至其家，宛然舊識，方握手寒溫，其祖姑聞客出視，又大駭曰：『是東光趙君耶？三十餘年不相見，今髯雖欲白，形狀聲音，尚可略辨。君號非某耶？』問之，亦少年過此所狎也。三世一堂，都無避忌，傳杯話舊，惘惘然如在夢中。又住其家兩夕而別。別時，言祖籍本東光，自其翁始遷此，今四世矣。不知祖墓猶存否？因舉其翁之名，乞爲訪問。趙至家後，偶以問鄉之耆舊，一人愕然良久曰：『吾今乃始信天道。是翁卽君家門客，君之曾祖與人訟，此翁受怨家金，陰爲反間，訟因不得直。日久事露，愧而挈家逃，以爲存海角天涯矣。不意竟與君遇，使以三世之婦，償其業債也。吁可畏哉！』

○又聃先生又言：有安生者，頗聰穎，忽爲衆狐女攝入承塵上，吹竹調絲，行炙勸酒，極蝶狎冶蕩之致；隔紙聽之，甚了了，而承塵初無微隙，不知何以入也。燕樂既終，則自空擲下，頭面皆傷損，或至破骨流血。調治稍愈，又攝去如初。毀其承塵，則攝置屋頂；其擲下亦如初。然生殊不自言苦也。生父購得一符，懸壁上，生見之，卽戰慄伏地，魅亦隨絕。問生：『符

上何所見？」云：「初不見符，但見兵將猙獰，戈甲晃耀而已。」此狐以爲讎耶，不應有燕昵之歡；以爲媚耶，不應有撲擲之酷。忽喜忽怒，均莫測其何心。或曰：「是離也，媚之，乃死而不悟。」然媚卽足以致其死，又何必多此一擲耶？

○李雁川言：有嚴先生，（忘其名與字）值鄉試期近，舉子散後，自燈下夜讀。一館僮涇茶入，忽失聲仆地，盤碎琤然，嚴驚起視，則一鬼披髮瞪目立燈前。嚴笑曰：「世安有鬼？爾必黠盜飾此狀欲我走避耳。我無長物，惟一枕一席，爾可別往。」鬼仍不動，嚴怒曰：「尙欲給人耶？」舉界尺擊之，警然而滅。嚴周視無迹，沈吟曰：「竟有鬼耶？」旣而曰：「魂升於天，魄降於地，此理甚明，世安有鬼，殆狐魅耳。」仍挑燈琅琅誦不輟。此生曷強，可謂至極，然鬼亦竟避之；蓋執拗之氣，百折不回，亦足以勝之也。又聞一儒生夜步廊下，忽見一鬼，呼而語之曰：「爾亦曾爲人，何一作鬼，便無人理？豈有深更昏黑，不分內外，竟入庭院者哉？」鬼遂不見。此則心不驚怖，故神不窘飢，鬼亦不得而侵之。又故城沈丈豐功（諱鼎勳，姚安公之同年）嘗夜歸遇雨，泥潦縱橫，與一奴扶掖而行，不能辨路。經一廢寺，舊云多鬼，沈丈曰：「無人可問，且寺中竟鬼問之。」徑入繞殿廊，呼曰：「鬼兄，鬼兄！借問前途水深？」一接？「寂然無聲。沈丈笑曰：「想鬼俱睡，吾亦且小憩。」遂偕奴倚柱睡至曉。此則襟懷灑落，故作游戲耳。

○阿文成公平定伊犁時，於空山捕得一「瑪哈沁」，詰其何以得活？曰：「打牲爲糧耳。」問：「潛伏已久，安得如許火藥？」曰：「螻蛄曝乾爲末，以鹿血調之，曝乾亦可以代火藥，但比硝磺力少弱耳。」又一蒙古台吉云：鳥銃貯火藥鉛丸後，再取一乾螻蛄以細杖送入，則比尋常可遠出一二十步。此物理之不可解者，然試之均驗。又瘍醫殷贊庵云：水銀能蝕五金，金遇之則白，鉛遇之則化。凡戰陣鉛丸陷入骨肉者，割取至爲楚毒，但以水銀自創口灌滿，其鉛自化爲水，隨銀水而出。此不知驗否？然於理可信。

○田白岩言：有士人僦居僧舍，壁懸美人一軸，眉目如生，衣褶飄颻如動。士人曰：「上人不畏擾禪心耶？」僧曰：「此天女散花圖，堵芬木畫也，在寺百餘年矣，亦未暇細觀。」一夕，燈下注廊，見畫中人似凸起一二寸，士人曰：「此西洋界畫，故視之，若低昂，何堵芬木也？」畫中忽有聲曰：「此妾欲下，君勿訝也。」士人素剛直，厲聲叱曰：「何物妖鬼，敢媚我！」遽掣其軸，欲就燈燒之。軸中絮泣曰：「我鍊形將成，一付祝融，則形消神散，前功付流水矣。乞賜哀矜，感且不朽。」僧聞俶擾，亟來視，士人告以故，僧然憐曰：「我弟子居此室患瘵而死，非汝之故耶？」畫不應，旣而曰：「佛門廣大，何所不容？和尚慈悲，宜見救度。」士怒曰：「汝殺一人矣。今再縱汝，不知當更殺幾人。是惜一妖之命，而戕無算人命也！小慈是大慈之賊，上人勿恡。」遂投之鑪中，烟焰一熾，血腥之氣滿室，疑所殺不止一僧矣。後

入夜，或嚶嚶有泣聲，士人曰：『妖之餘氣未盡，恐久且復聚成形，破陰邪者惟陽剛，……』乃市爆竹之成串者十餘。總結其信線爲一，聞聲時驟然轟之，如雷霆碎礧，窗扉皆震，自是遂寂。除惡務本，此士人有焉。

○有與狐爲友者，天狐也，有大神術，能攝此人於千萬里外，凡名山勝境，恣其游眺，彈指而去，彈指而還，如一室也。嘗云惟賢聖所居，不敢至；真靈所駐，不敢至；餘則披圖按籍，惟意所如耳。一日，此人祈狐曰：『君能携我於九州之外，能置我於人闈閣中乎？』狐問何意？曰：『吾嘗出入某友家，預後庭絲竹之宴，其愛妾與吾目成，雖一語未通，而兩心互照；但門庭深邃，盈盈一水，徒悵望耳。君能於夜深人靜，攝我至其繡闥，吾事必濟。』狐執思良久，曰：『是無不可，如主人在何？』曰：『吾偵其宿他姬所而往也。』後果偵得實，祈狐偏往，惟狐不俟其衣冠，遽攜之飛行，至一處曰：『是矣。』瞥然自去。此人暗中摸索，不聞人聲，惟覺觸手皆卷軸，乃主人之書樓也；知爲狐所弄，倉皇失措，誤觸一几倒，器玩落板上，碎聲砰然。守者呼有盜，僮僕至，啓鎖明燭執械人，見有人瑟縮屏風後，其前擊仆，以繩急縛，就燈下視之，識爲此人，均大駭愕。此人故狡黠，詭言偶與狐友忤，被提至此；主人故稔知之，拊掌揶揄曰：『此狐惡作劇，欲我痛拊君耳。姑免笞，逐出！』因遣奴送歸。他日與所親密言之，且嘗曰：『狐果非人，與我相交十餘年，乃賣我至此。』所親怒曰：『君與某交已不止十

餘年，乃借狐之穴，欲窺其閨闥，此謂人耶？狐雖愜君無義，以游戲傲君，而仍留君自解之階，忠厚多矣。使待君華服盛飾，潛挈置主人臥榻下，君將何詞以自文？由此觀之，彼狐而入，君人而狐者也。尚不自反耶？」此人愧沮而去。狐自此不至，所親亦遂與絕。郭影綸與所親有瓜葛，故得其詳。

○老儒劉泰宇，名定光，以舌耕爲活。有浙江醫者某，携一幼子流寓，二人甚相得，因卜鄰。子亦韶秀，禮泰宇爲師，醫者別無親屬，瀕死，託狐於泰宇，泰宇視之如子，適寒冬。夜與共被。有楊甲，爲泰宇所不禮，因造謗曰：「泰宇以故人之子爲嬰童。」泰宇憤恚，問此子，知尙有一叔，爲糧艘旗丁掌書算，因携至滄州河干，借小屋以居，見浙江糧艘，一一遙呼問有某先生否？數日，竟得之，乃付以姪。其叔泣曰：「夜夢兄云，姪當歸。故日日猶坐舵樓望。兄又云，楊某之事，吾得直於神矣，則不知所云也。」泰宇亦不明言，悒悒自歸。迂儒拘謹，恆念此事無以自明，因鬱結發病死。燈前月下，楊恆見其怒目視，楊故獷悍，不以爲意。數載，亦死，妻別嫁，遺一子，亦韻秀。有宦室輕薄子，誘爲嬰童，招搖過市，見者皆太息。泰宇或云蕭甯人，或云任邱人，或云高陽人，不知其審，大抵住河間之西也。跡其平生，所謂殘而可祀於社者歟？此事在康熙中年，三從伯燦辰公喜談因果，嘗舉以爲戒。久而忘之。戊午五月十二日，住密雲行帳，夜半睡醒，忽然憶及，悲其名氏翳如，至灤陽後，爲錄大略如右。

○常寺福，鎮番人，康熙初隨衆剽掠，捕得，嘗。曾伯祖光吉公，時官鎮番守備，奇其狀貌，請於副將韓公免之，且補以名糧，職爲親隨。光吉公罷官歸，送公至家，因留不返。從伯祖鍾秀公嘗曰：常寺福矯捷絕倫，少時嘗見其以南足挂明樓雉牒上，到懸而掃磚線之雪，四圍皆滑。劇盜多能以足向上，手向下，倒抱樓角而登；近雉堞處，以磚凸出三寸，四圍鑲之，則不能登，以足不能懸空也。俗謂之磚線。持帚翩然而下，如飛鳥落地，真健兒也。後光吉公爲妾妻生子。聞今尚有後人，爲四房佃種云。

○門聯唐末已有之，蜀辛寅遜爲孟昶題桃符「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二語是也；但今以書箋書之，爲異耳。余鄉張易經晴嵐，除夕前自題門聯曰：「三間東倒西歪屋，一箇千鍾百鍊人。」適有鍛鐵者求彭信甫書門聯，信甫戲書此二句與之；兩家望衡對宇，見者無不失笑。二人本辛酉拔貢同年，頗契厚，坐此竟成嫌隙。凡戲無益，此亦一端。又董曲江前輩喜諧謔，其鄉有演劇送葬者，乞曲江於臺上題一類。曲江爲書「弔者大悅」四字，一邑傳爲口實，致此人終身切齒，幾爲其所構陷。後曲江自悔，嘗舉以戒友朋云。

○董秋原言：有張某者，少游州縣幕；中年度足自贍，卽閒居以蒔花種竹自娛。偶外出數日，其婦暴卒，不及臨訣，心恆悵悵如有失。一夕燈下形見，悲喜相持，婦曰：「自被攝後，有小罪過待發遣，遂羈絆至今。今幸勸結，得入輪迴，以距期尙數載，感君憶念，祈於冥官，來

視君，亦夙緣之未盡也。」遂自纏縷如平生。自此人定恆來，鷄鳴輒去，燕婉之意有加，然不一語及家事，亦不甚問兒女，曰：「人世霧雜，泉下人得離苦海，不欲聞之矣。」一夕，先窺刻至，與語，不甚答，曰：「少遲，君自悟耳。」俄又一婦孳簾入，形容無二，惟衣飾差別，見前婦驚卻，前婦叱曰：「淫鬼！假形媚人，神明不汝容也。」後婦狼狽出門去。此婦乃握張泣，張倘恍莫知所爲，婦曰：「凡餓鬼多託名以求食，淫鬼多假形以行媚，世間靈語，往往非真。此鬼本西市娼女，乘君忠憶，投隙而來，以盜君之陽氣；適有他鬼告我，故投訴社公，來爲君驅除。彼此時諒已受笞矣。」問今在何所？曰：「與君本有再世緣，因奉事翁姑，外執禮而心怨望，遇有疾病，雖不冀幸其死，亦不迫切求其生，爲神道所錄，降爲君妾。又因懷挾私憤，以語激君，致君兄弟不甚睦，再降爲媵婢；須後公二十餘年生，今尙浮游墟墓間也。」張牽引入幃，曰：「幽明路隔，恐干陰譴，來生會了此願耳。」嗚咽數聲而滅。時張父母已故，惟兄別居，乃詣兄具述其事，友愛如初焉。

○有妾婦年未二十，惟一子甫三四歲，家徒四壁，又鮮族屬，乃議嫁。婦色頗艷，其表戚某甲，密遣一嫗說之曰：「我於禮無娶汝理，然思汝至廢眠食；汝能託言守志，而私瞞於我，每月結費若干，足以贍母子。兩家雖各巷，後屋則僅隔一牆，梯而來往，人莫能窺也。」婦惑其言，遂出入如外婦。人疑婦何以自活？然無迹可見，姑以爲尙有蓄積而已。久而某甲奴婢洩其

事。其子幼即遣就外塾宿。至十七八，亦稍聞警言，每泣諫，婦不從，狎昵雜坐，反故使見聞，冀杜其口。子悲甚，遂白晝入某甲家，剗刃於心，出於背，而以借貸不遂，遭其輕薄，怒激致殺首於官。官廉得其情，百計開導，卒不吐實，竟以故殺論抵。鄉鄰哀之，好事者欲以片石表其墓，乞文於朱梅厓前輩。梅厓先一夕夢是子，容色慘沮，對而拱立。至是愾然曰：『是可毋作也。不書其實，則一凶徒耳，烏乎表？書其實，則彰孝子之名，適以傷孝子之心，非所以妥其靈也。』遂力沮罷其事。是夕，又夢其拜而去。是子也，甘殞其身，以報父讐，復不彰母過，以爲父辱，可謂善處人倫之變矣。或曰：『斬其宗祀，祖宗恫焉，盍待生子而爲之乎？』是則講學之家，責人無已，非余之所敢聞也。

○ 小人之謀，無往不顧君子也；此言似迂而實信。李雲舉言：其兄憲威官廣東時，聞一游士性迂僻，過嶺干謁親舊，頗有所獲。歸裝，襆被衣履之外，獨有二巨篋，其重四人乃能舁，不知何所携也。一日，至一換舟處，兩舫相接，束以巨繩，扛而過；忽四繩皆斷如刃截，訇然墮板上，兩篋皆破裂。頓足悼惜，急開檢視，則一貯新端硯，一貯吳德石也。石篋中白金一封，約六七十兩，紙裹亦綻。方拈起審視，失手落水中，情漁戶沒水求之，僅得小半方。懊喪間，同來舟子邊賀曰：『盜爲此二篋，相隨已數日，以岸上有人家，不敢發，吾慚慚不敢言。今見非財物，已唾而散矣。君真福人哉！抑陰功得神祐也？』同舟一客私語曰：『渠有何陰功，但

新有一孃事耳。渠在粵日，嘗以百二十金託遊旅主人買一妾，云是一年餘新婦，貧不舉火，故鬻以自活。到西之日，其翁姑及壻俱來送，皆羸病如乞丐；臨入房，互相抱持，痛哭訣別；已分手，猶追數步，更絮語。媒媼強曳婦入，其翁抱數月小兒向渠叩首曰：「此兒失乳，生死未可知，！容其母暫一乳，且延今日，明日再作計。」渠忽躍然起曰：「吾謂婦見出耳！今見情狀，悽動心脾，卽引汝婦去，金亦不必償也。古今人相去不遠，馮京之父，吾豈不能爲哉？」竟對衆焚其券。不知乃主人窺其忠厚，僞飾己女以給之；儻其竟納，又別有狡謀也。同寓皆知，渠至今未悟。豈鬼神卽錄爲陰功耶？」又一客曰：「是陰功也。其事雖癡，其心則實出於惻隱；鬼神鑒察，亦鑒察其心而已矣。今日免禍，卽謂緣此事可也。彼逆旅主人，尙不知究竟何如耳。」先師又聘先生，雲舉兄也，謂雲舉曰：「吾以此客之論爲然。」余又憶姚安公言：田丈耕野西征時，遣平魯路守備李虎偕二千總將三百兵出游徼，猝遇額魯特自間道來，二千總啓虎曰：「賊馬健，退走必爲所及。請公率前隊扼山口，我二人率後隊助之，賊不知我多寡，猶可以守。」虎以爲然，率衆力鬪，二千總已先遁，蓋給虎與戰，以稽時，虎敗則去已遠也；虎遂戰歿。後蔭其子先捷如父官。此雖受給而敗，然受給適以成其忠。叢曰：「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此言似迂，而實確。

○雲舉又言：有人富甲一鄉，積粟千餘石，遇歲歉，閉不肯糶。忽一日，徵集僕隸，陳設概

量，手書一紅箋，榜於門曰：「歲歉人飢，何心獨飽？今擬以歷年積粟，盡貸鄉鄰，每人以一石爲律；卽日各具囊篋赴領，遲則粟盡矣。」附近居民，聞聲雲合，不一日而粟盡。有請見主人申謝者，則主人不知所往矣。皇遽大索，乃得於久鏽敝屋中，酣眠方熟，人至始欠伸。衆驚愕披起，於身畔得一紙曰：「積而不散，怨之府也；怨之所歸，禍之叢也。千家飢而一家飽，剽劫爲勢所必至，不名實兩亡乎？感君舊恩，爲君市德，希恕專擅，是所深禱。」不省所言者何事；詢知始末，太息而已。然是時人情洵洵，實有焚掠之謀，得是博施，乃轉禍爲福。此幻形之妖，可謂愛人以德矣。所云舊恩，則不知其故。或曰：「其家園中有老屋，狐居之數十年，屋圮乃移去。」意卽其事歟？

○ 小時聞乳母李氏言：「一家人與佛寺鄰，偶寺廊躍下一小狐，兒童捕得，繫縛鞭笞，皆懼伏不動；放之，則來往於院中，絕不他往。與之食，則食，不與亦不敢盜，飢則向人搖尾而已。呼之似解人語，指揮之亦似解人意，舉家憐之，恆禁兒童勿凌虐。一日，忽作人語曰：『我名小香，是鐘樓上狐家婢，偶嬉戲誤事，因汝家兒童頑劣，罰受其蹂躪一月，今限滿當歸，故此告別。』問何故不逃避？曰：『主人養育多年，豈有逃避之理？』語訖，作叩額狀，翩然越牆而去。時余家一小奴竊物遠颺，乳母因說此事，喟然曰：『此奴乃不及此狐！』」

○ 陳雲亭舍人言：其鄉深山中有廢蘭若，云鬼物據之，莫能修復。一僧道行清高，徑往卓錫

○初一兩夕，似有物窺伺，僧不聞不見，亦遂無形聲。三五日，夜夜有野叉排闥入，猙獰跳擲，吐火噴烟；僧禪定自若，撲及蒲團者數四，然終不近身，比曉長嘯去。次夕，一好女至，合什作禮，請問法要，僧不答；又對僧琅琅誦金剛經，每一分訖，輒問此何解，僧又不答。女子忽旋舞良久，振其雙袖，有物簌簌落滿地，曰：『此比散花何如？』且舞且退，瞥眼無迹。滿地皆寸許小兒，蠕蠕幾千百，爭緣肩登頂，穿襟入袖，或乾齧，或搔爬，如蚊虻蟻蝨之攢嘔，或抉剔耳目，譬裂口鼻，如蛇蝎之毒螫。撮之投地，爆然有聲，一輒分形爲數十，彌添迷衆，左支右詘，困不可忍，遂委頓於禪榻下。久之蘇息，寂無一物矣。僧慨然曰：『此魔也，非迷也，惟佛力足以伏魔；非吾所及。浮屠不三宿桑下，何必戀戀此土乎？』天明，竟打包返。余曰：『此公自作寓言，警正人之慳于羣小耳。然亦足爲輕嘗者戒。』雲亭曰：『僕百無長，惟平生不能作妄語；此僧歸路過僕家，面上血痕，細如亂髮，實曾目視之。』

○老僕劉廷宣言：雍正初，佃戶張璜於褚寺東，架團焦（俗謂之團瓢，焦字音轉也，二字出北齊書本紀）守瓜，夜，恆見一人，行步遲重，徐徐向西北去。一夕，偶竊隨之；視所往，見至一叢冢處，有十餘女鬼出遊，卽其狎笑嫖戲，知爲妖物，然似是蠢蠢無所能，乃藏火銃於團焦，夜夜伺之。一夜，又見其過，發銃猝擊，奮然仆地，乘火趨視，乃一翁仲也。次日，積柴燔爲灰，亦無他異。至夜夢十餘婦女羅拜曰：『此怪不知自何來，力猛如熊虎。凡新葬女鬼，

無老少皆遭脅污；有支拒者，登其墳頂，踊躍數四，卽土陷棺裂，無可棲身，故不敢不從，然飲恨則久矣。今蒙驪除，故來謝也。』後有從高川來者云；石人窪馮道墓前，（馮道，景城人，所居今猶名相國莊，距景城二三里，墓則在今石人窪。余幼時見殘缺石獸石翁仲尚有存者。縣志云不知道墓所在，蓋承舊志之誤也。）忽失一石人，乃知卽是物也。是物自五代至今，始煉成形，歲月不爲不久；乃甫能幻化，卽縱凶淫，卒自取焚如之禍；與邵二雲所言木偶，其事略同，均可爲小器易盈者鑒也。

○外叔祖張公蝶莊家，有書室頗軒敞，周以迴廊，中植芍藥三四十本，花時香過鄰牆。門客閱姓者，攜一僕下榻其中。一夕，就枕後，忽外有女子聲曰：『姑娘致意先生：今日花開，又值好月，邀三五女伴，借一賞玩，不致有禍於先生；幸勿開門唐突，足見雅量矣。』閱嚙不敢答，亦不復再言。俄微聞衣裳綵聲，穴窗紙視之，無一人影；側耳諦聽時，嗚咽私語，若有若無，都不辨一字。踞踏枕席，睡不交睫。三鼓以後，似又聞步履聲，俄而隔院犬吠，俄而鄰家犬亦吠，俄而巷中犬相接爲吠；近處吠止，遠處又吠，其聲迢遞向東北，疑其去矣。恐忤之招祟，不敢啓戶。天曉出視，了無痕迹，惟西廊塵上，似略有弓彎印，亦不分明，蓋狐女也。外祖雪峯公曰：『如此看花，何必更問主人？殆閔公莽莽有倉氣，恐其偶然衝出，致敗人意耳。』

○ 滄州有董華者，讀書不成，流落爲市肆司書算，復不能善事其長，爲所排擠出，以賣藥卜卦自給，淪貧無立錐。一母一妻，以縫紉浣濯佐之，猶日不舉火。會歲饑，枵腹杜門，勢且俱斃。聞鄰村富翁方買妾，乃謀於母，將鬻婦以求活。婦初不從，華告以失節事大，致母餓死事尤大，乃涕泗曲從；惟約以倘得生還，乞仍爲夫婦，華亦諾之。婦故有妾，富翁頗寵眷，然枕席時有淚痕，富翁因問，毅然對曰：『身已屬君，事事可聽君所爲。至感憶舊恩，則雖刀鋸在前，亦不能斷此念也。』適歲再饑，華與母並爲餓殍，富翁慮有變，匿不使知。有一鄰嫗偶洩之，婦殊不哭，癡坐良久，告其婢媪曰，『吾所以隱忍受玷者，一以活姑與夫之命，一以主人年已七十餘，度不數年即常就木，吾年尚少，計其子必不留我，我猶冀缺月再圓也。今則已矣！』突起開樓窗，踊身倒墜而死。此與前錄所載福建學院相類。然彼以兒女情深，互以身殉，彼此均可以無恨；此則以養姑養夫之故，萬不得已而失身，乃卒無救於姑與夫，事與願違，徒遭玷妾，痛而一決，其賅恨尤可悲矣！

○ 余子歲時，聞槐鎮一僧，（槐鎮卽金史之槐家鎮，今作淮鎮，誤也。）農家子也，好飲酒食肉。廟有田數十畝，自種自食，牧牛耕田外，百無所知。非惟經卷法器，皆所不蓄，毗盧袈裟，皆所不具，卽佛龕香火，亦在若有若無間也。特首無髮，室無妻子，與常人小異耳。一日，忽呼集鄰里，而自端坐破几上，合掌語曰：同居三十餘年，今長別矣！以遺蜕奉託可乎？溘

然而逝，合掌端坐仍如故，鼻垂兩玉筋，長尺餘。衆犬驚異，共爲募木造龕。吳氏安公實齋，居于家莊，與相近，知其平日無道行，聞之不信，自往視之，以造龕未竟，二日尙未斂，面色如生，撫之肌膚如鐵石。時方六月，蠅蚋不集，亦了無尸氣，竟莫測其何理也。

○喀喇沁公丹公言：號益亭，名丹巴多爾濟，姓烏梁汗氏，蒙古王孫也。○內廷都領侍衛得祿公嘗給事其邸第，偶見一黑物如貓，臥樹下，戲擊以彈丸，其物甫一轉身，卽巨如犬；再擊，又一轉身，遂巨如驢。懼不敢復擊，物亦自去。俄而飛瓦擲磚，變怪陡作；知爲狐魅，懼備不自安。或教以繪像事之，其祟乃止。後忽於几上得錢數十，知爲狐所酬；姑試收之，祕不肯語。次日，增至百文。自是日有所增，漸至盈千。旋又改爲銀一錠，重約一兩；亦日有所增，漸至一錠五十兩。巨金不能密藏，遂爲管領者所覺，疑盜諸官庫，撈掠訊問，幾不能自白，然後知爲狐所陷也。夫飛土逐肉，「斷竹續竹，飛土逐肉」，吳越春秋載陳音所誦古歌，卽彈弓之始也。○兒戲之常，主人知之，亦未必遽加深責，狐不能暢其志也；餌之以利，使盈其貪壑；觸彼禍羅，狐乃得適所願矣。此其設穿伏機，原爲易見，徒以利之所在，遂令智昏；反以爲我禮既虔，彼心故悅，委曲自解，致不覺墮其彀中。昔夫差貪句踐之服事，卒敗於越；楚懷貪商於之六百，卒敗於秦；北宋貪滅遼之割地，卒敗於金；南宋貪伏金之助兵，卒敗於元；軍國大計，將相同謀，尙不免於受餌，况區區童稚，烏能出老魅之陰謀哉？其敗宜矣。又舉一

近事曰：有刑曹某官之僕夫，睡中覺有舌舔其面，舉石擊之，踣而斃，燭視，乃一黑狐，剝之，腹中有一小人首，眉目宛然，蓋所練嬰兒未成也。翌日，爲主人御車歸，狐憑附其身，舉槩擊主人，且厲聲陳其枉死狀；蓋欲報之而不能，欲假手主人以鞭笞洩其憤耳。此二狐同一復讎，余謂此狐之悍而直，勝彼狐之陰而險也。

○丹公又言：科爾沁達爾汗王一僕，嘗行路拾得二氈囊，其一滿貯人牙，其一滿貯人指爪；心頗詫異，因擲之水中。旋一老嫗倉皇至，左顧右盼，如有所覓，問僕曾見二囊否？僕答以未見。嫗知爲毀棄，遽大憤怒，折一木枝奮擊僕。僕徒手與搏，覺其衣裳柔脆，如蓬草之心；肌肉虛鬆，似蓮房之穰；指所搥處輒破裂，然放手卽長合如故，又如抽刀之斷水。互鬪良久，嫗不能勝，乃舍去。臨去，顧僕言曰：『少則三月，多則三年，必褫汝魄。』然至今已逾三年，不能爲祟，知特大言相恐而已。此當是鍊形之鬼，取精未足，不能凝結成實，故仍聚氣而爲形；其蓄人牙爪者，牙者骨之餘，爪者筋之餘，殆欲合煉服餌，以堅固其實耳。

○田侯松嚴言：今歲六月，有扈從侍衛和升卒於灤陽馬蘭鎮，總兵愛公星阿與和親舊，爲經理棺衾，送其骨歸葬。一夕如廁，缺月微明，見一人如立烟霧中，問之不言，叱之不動。愛公故能視鬼，神疑諦審，乃和之魂也。因拱而祝曰：『昔歛君時，物多不備，我力絀薄，君所深知；今形見，豈有所責耶？』不言不動如故。又祝曰：『聞及於塞外者不焚路引，其鬼不得入

關；龔偶忘此，君毋乃爲此來耶？」魂卽稽首至地，倏然而穩。愛公爲具牒於城隍，後不復見。又扈從南巡時，與愛公同寓江寧承恩寺，規模宏壯，樓閣表延，所住亦頗軒敞。一日，方共坐，忽樓窗六扇，無風自開，俄又自闔。愛公視之，曰：「有一僧坐北牀上，其面橫闊，鬚髮如久未剃，目瞪視而項微僵。」蓋溢鬼也。以問寺僧，僧不能諱，惟怪何以識其貌？疑有人洩之；不知愛公之自能視也。又偶在船頭，戲拈篙刺水，忽擲篙卻避，面有驚色。怪詰其故，曰：「有溺鬼緣篙欲上也。」戊午八月，宴蒙古外藩於清音閣，愛公與余連席，余以松巖所語叩之，云皆不妄。然則隨處有鬼，亦復如人。此求歸之鬼，有繫戀心；開窗之鬼，有爭據心；緣篙之鬼，有競鬥心。其得失勝負，喜怒哀樂，更當一一如人；是膠膠擾擾，地下尙無了期。釋氏講懺悔解脫，聖人之法，亦使有所歸，而不爲厲，其深知鬼神之情狀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莊周曰：「嗟來桑扈乎！而已其反眞。」特就耳目所及言之耳。

六

○狐能詩者，見於傳記頗多；狐善畫，則不概見。海陽李丈碩亭言：順治康熙間，周處士釋溥遊楚豫，周以畫松名，有士人情畫書室一壁，——松根起於西壁之隅，盤擎夭矯，橫迤北壁，而繖末猶掃及東壁。二尺，覺濃陰入座，長風欲來。置酒邀社友共賞，方攢立壁下，指點贊

嘆，忽一友拊掌絕倒，衆友俄亦闕堂。蓋松下畫一祕戲圖，有大木榻布長簾，一男一婦，裸而好合，流目送盼，媚態宛然；旁二侍婢亦裸立，一揮扇驅蠅，一以兩手承婦枕，防蹂躪墜地，——乃士人及婦與媵婢小像也。譁然趨視，眉目逼真，雖僮僕亦辨識其面貌，莫不掩口。士人悲甚，望空指劃言妖狐，忽檐際大笑曰：「君太傷雅！曩聞周處士畫松，未嘗眼睹。昨夕得觀妙迹，坐臥其下，不能去，致失避君，未嘗拋磚擲瓦相忤也。君遽毒詈，心實不平，是以與君小作劇；君倘不自反，乖戾如初，行且繪此像於君家白板扉，博途人一粲矣。君其圖之！」蓋士人先一夕，設供客具，與奴子秉燭至書室，突一黑物衝門去，士人知爲狐魅，曾詰厲也。衆爲慰解，請入座，設一虛席於上，不見其形，而語音琅然；行酒至前，輒盡。惟不食餚饌，曰：「不茹葷，四百餘年矣。」灑散，語士人曰：「君太聰明，故往往以氣凌物，此非養德之道，亦非全身之道也。今日之事，幸而遇我，儻遇負氣如君者，則難從此作矣。惟學問變化氣質，願留意焉！」丁寧鄭重而別。回視所畫，淨如洗矣，次日，書室東壁忽見設色桃花數枝，襯以青苔碧草；花不甚密，有已開者，有半開者，有已落者，有未落者，有落未至地隨風飛舞者，八九片反側橫斜，勢如飄動，尤非筆墨所能到。上題二句曰：「芳草無行徑，空山正落花。」（按此二句初唐楊師道之詩）不署姓名，知狐以答昨夕之酒也。後周處士見之，嘆曰：「都無筆墨之痕，覺吾畫猶努力出棧，有心作態。」

○景城北岡有元帝廟，（明末所建也）歲久墜上徽迹，隱隱成峯巒起伏之形，望似遠山籠霧；余幼時，尚及見之。廟祝棋道士病其晦昧，使畫工以墨鉤勒，遂似削圓方竹。今廟已圮盡矣。棋道士不知其姓，以癖于象戲，故得此名。或以爲此姓，誤也。棋至劣而至好勝，終日了了然不休，對局者或倦求去，至長跪留之。嘗有人指對局者一著，銜之次骨，遂拜綠章，詛其速死。又一少年偶誤一著，道士倖勝，少年欲改著，喧爭不許，少年粗暴，起欲相毆，惟笑而卻避曰：『任君擊折我肱，終不能謂我今日不勝也。』亦可云癡物矣。

○酒有別勝，信然！八九十年來，余所聞者，願俠君前輩稱第一，繆文子前輩次之；余所見者，先師孫端人先生亦入當時酒社。先生自云：『我去二公中間，猶可著十餘人。』次則陳句山前輩，與相敵，然不以酒名。近時路晉清前輩稱第一，吳雲巖前輩亦馳騁爭勝。晉清曰：『雲巖酒後彌溫克，是卽不勝酒力，作意矜持也。』驗之不謬。同年朱竹君學士，周稚圭觀察，皆以酒自雄；雲巖曰：『二公徒豪舉耳，——拇陣喧嘩，潑酒幾半。使坐而靜酌，則敗矣。』驗之亦不謬。後輩則以葛臨溪爲第一，不與之酒，從不自呼一杯；與之酒，雖盆盎無難色，長鯨一吸，涓滴不遺。嘗飲余家，與諸桐嶼吳惠叔等五六人角；至夜漏將闌，衆皆酩酊，或幾足顛仆，臨溪一一指揮僮僕，扶掖登榻，然後從容登輿去，神志湛然，如未飲者。其僕曰：『吾相隨七八年，從未見其獨酌，亦未見其偶醉也。』惟飲不擇酒，使嘗酒亦不甚知美惡，故其同

年以登徒好色戲之。——然亦罕有矣。惜不及見顧繆二前輩，一決勝負也。端人先生恆病，余不能飲，曰：『東坡長處，學之可也；何併其短處，亦刻畫求似？』及余典試得臨溪，以書報先生，先生覆札曰：『吾再傳有此君，聞之起舞，但終恨君是蜂腰耳。』前輩風流，可云佳話。今老矣，久不預少年文酒之會，後來居上，又不知爲誰。

高官農家畜一牛，其子幼時日與牛嬉戲，攀角搖尾，皆不動；牛或齧兒頂，舐兒掌，兒亦不懼。稍長，使之牧，兒出卽出，兒歸卽歸，兒行卽行，兒止卽止，兒睡則臥于側，有年矣。一日，往牧，牛忽狂奔至家，頭頸皆浴血，跳踉哮吼，以角觸門；兒父出視，卽掉頭回舊路。知必有變，盡力追之，至野外，則兒已破顛殺；又一人橫臥道左，腹裂腸出，一棗棍棄於地。——審視，乃三果莊盜牛者。（三果莊，回民所聚，滄州盜藪也。）始知兒爲盜殺，牛又觸盜死也。是牛也，有人心焉！又西商李盛庭買一馬，極馴良，惟路逢白馬，必立而注視，鞭策不肯前；或望見白馬，必馳而追及，銜勒不能止。後與原主談及，原主曰：『是本白馬所生，時時覓其母也。』是馬也，亦有人心焉！

余八歲時，聞保母丁媪言：某家有特牛，跛不任耕，乃鬻諸比鄰屠肆。其犢甫離乳，視宰割其母，牟牟鳴數日；後見屠者卽奔避，奔避不及，則伏地戰栗，若乞命狀。屠者或故逐之，以資笑噓，不以爲意也。犢漸長，甚壯健，畏屠者如初。及角旣堅利，乃伺屠者側臥橈上，一

觸而貫其心，遽馳去。屠者婦大號捕牛，衆憫其爲母復讐，故緩追，逸之，竟莫知所往。時丁媼之親串殺，人遇赦獲免，仍與其子同里閭，丁媼故竊舉是事爲之憂，危明讐不可狎也。余則取憤有復讐之心，知力弗勝，故匿其鋒，隱忍以求一當；非徒孝也，抑亦智焉。黃帝巾机銘曰：「日中必慧，操刀必割。」言機之不可失也。越絕書子貢謂越王曰：「夫有謀人之心，使人知之者，危也。」言機之不可洩也。孫子曰：「善用兵者，閉門如處女，出門如脫兔。」斯言常矣。

○姜慎思言：乾隆己卯夏，有江南舉子以京師逆旅多湫隘，乃稅西直門外一大家墳院讀書。偶晚涼樹下散步，遇一女子，年十五六，顏白皙；挑與語，不曠不答，轉牆角自去。夜半醒，似門上了鳥微有聲；疑爲盜，呼僮不應，自起隔門罅窺之，乃日間所見女子也。知其相就，急啓戶擁以入。女子自言：「爲守噴人女，家酷貧，父母並拙鈍，恆恐嫁爲農家婦。頃蒙顧盼，意不自持，治從牆缺至君處。君富貴人，自必有婦，儻能措百金與父母，則爲妾媵無悔，父母嗜利，亦必從也。」舉子諾之，遂相繼繾，至鷄鳴，乃去。自是夜半恆至，妖媚冶蕩，百態橫生，舉子以爲巫山洛水，不是過也。一夜來稍遲，舉子自步月候之，乃忽從樹急飛下，舉子頓悟曰：「汝毋乃狐耶？」女子殊不自諱，笑而應曰：「初恐君駭怖，故託虛詞；今情意已深，不妨明告。將來游宦四方，有一隱形隨侍之妾，不煩車馬，不擇居停，不需衣食，盡可攜于

懷袖，夜卽出而薦枕席，不愈於千金買笑耶？」舉子思之，計良得。自是潛住書室，不待夜度矣。然每至秉燭，則外出，夜半乃返，或微露亂髻釵橫狀，舉子疑之而未決。旣而與其變童亂，旋爲二僕所窺，亦並與亂；庖人知之，亦續狎焉。一日，書與變童寢，舉子潛扼殺之，遂現狐形，因埋於牆外。半月後，有老翁詣舉子曰：「吾女託身爲君妾，何忽見殺？」舉子憤然曰：「汝知汝女爲吾妾，則易言矣。夫兩雄共雌，爭而相戕，是爲妒姦，於律當議抵。汝女旣爲我妾，明知非人，而不改盟，則夫婦之名分定矣。而旣淫於他人，又淫爲我僕；我爲本夫，例得捕姦殺之，又何罪耶？」翁曰：「然則何不殺君僕？」舉子曰：「汝女死則形見；此則皆人也。手刃四人，而執一死狐爲罪案，使汝爲形官，能據以定讞乎？」翁俛首良久，以手附膝曰：「汝自取也夫！吾誠不料汝至此。」振衣自去。舉子旋移居準提菴，與慎思鄰房，其變童與狐尤昵，衙主人之太忍，具洩其事於慎思，故得其詳。

○吉木薩（烏魯木齊所屬也）屯兵張鳴鳳調守「卡倫」，（軍營曠望之名）與一菜園近；灌園叟年六十餘，每遇風雨，輒借宿於卡倫。一夕，鳴鳳醉以酒而淫之，叟醒大悲，控於營弁，驗所創，尙未平。申上官，除鳴鳳糧。時鳴鳳年甫三十，衆以爲必無此理；或疑叟或曾竊汚鳴鳳，故此相報。然覆鞫，兩造皆不承，咸云怪事。有官奴玉保曰：「是固有之，不爲怪也。曩牧馬南山，爲射雉者驚馬逸，懼遭責罰，入深山追覓，倉皇失道，轉愈愈迷，計一晝夜不得出

。遙見林內屋角，急往投之，又慮是盜巢，或見戕害，且伏草間覘情狀。良久，有二老翁攜手笑語，出坐磐石上，擁抱偃倚，意殊褻狎。俄左一翁牽右一翁伏石畔，恣爲淫嬲。我方以窺見隱私，懼殺我滅口，惴惴蜷縮不敢動；乃彼望見我，了無愧怍，共呼使出，詢問何來。取二餅與食，指歸路曰：「從某處見某樹，轉至某處，見深澗沿之行，一日可至家。」又指最高一峯曰：「此是正南，迷即望此，知方向。」又曰：「空山無草，汝馬已饑而自歸。此間熊與狼至多，勿再來也！」比歸家，馬果先返。今張鳴鳳愛六十之叟，非此老翁類乎？」據其所言，天下真有理外事矣。惟二翁不知何許人，遁跡深山，似亦修道之士，何以所爲乃如此？因樹屋書影記仙人馬繼頭事，稱其比及頑童，云中有真陰可探，是容城術非但御女，兼亦御男；然探及老翁，有何裨益？即修煉果有此法，亦邪師外道而已，上真定無此也。

○張助教潛亭言：昔與一友同北上，夜宿逆旅，聞粹潔有聲，或在窗外，或在室之外間；初以爲蟲鼠，不甚訝，後微聞嘆息，乃始慄然，偵之無睹也。至紅花埠，偶忘收筆硯，夜分聞有開筆聲。次早，几上有字迹，陰黯慘淡，似有似無。諦審，乃一詩，其詞曰：「上已好鶯花，寒食多風雨。十年汝憶吾，千里吾隨汝。相見不得親，悄立自悽楚。野水青茫茫，此別終萬古！」似香魂怨抑之語。然潛亭自憶無此人，友自憶亦無此人，不知其何以來也。程魚門曰：「君肯誦是詩，定無是事；恐貴友諱言之耳。」衆以爲然。

④ 同年胡侍御牧亭，人品孤高，學問文章，亦具有根抵；然性情疎闊，絕不解家人生產事，古所謂不知馬幾足者，殆於似之。奴輩玩弄如嬰孩。嘗留余及曹慕堂朱竹君錢辛楣飯，肉三盤，蔬三盤，酒數行耳，聞所費至三四金，他可知也。同年偶談及，相對太息，竹君憤尤甚，乃盡發其姦，追逐之。然結習已深，密相授受，不數月，仍故轍其黨類，布在士大夫家，爲竹君騰謗，反得喜事名；於是人皆坐視，惟以小人有黨，君子無黨，姑自解嘲云爾。後牧亭終以貧困鬱鬱死。死後一日，有舊僕來哭盡哀，出三十金置几上，跪而祝曰，「主人不迎妻子，惟一身寄居會館，月俸本足以溫飽。徒以我輩剝削，致薪米不給。彼時以京師長隨連衡成局有忠于主人者，共排擠之使無食宿地，故不敢立異同。不虞主人竟以是死！中心愧悔，夜不能眠。今盡獻所積助棺斂，冀少贖地獄罪也。」祝訖自去；滿堂賓客之僕，皆相顧失色。陳裕齋因舉一事曰：「有輕薄子見少婦獨哭新墳下，走往挑之，少婦正色曰：『實不相欺，我孤女也。墓中人耽我之色，至病瘵而亡，吾感其多情，而愧其由我而殞命，已自誓於神，此生決不再偶。爾無妄念，徒取禍也！』」此僕其類此狐歟？」然余謂賢於掉頭竟去者。

○ 田侯松巖言：幼時居易州之神石莊，（土人云：木名神子莊，以嘗出一神童故也。後有三巨石隕於莊北，如春秋宋國之事，故改今名。在易州西南二十餘里。）僕與僮偶嬉戲馬廐中，見煮豆之鍋，凸起鐵泡十數，並形狹而長。僮輩以石破其一，中有蟲，長半寸餘，形如柳蠶，

色微紅，惟四短足與其首皆作黑色，而油然有光。取出，猶蠕吃能動。因一一破視，一泡一蟲，狀皆如一。又言：頭等侍衛常君青（此又別一常君，與常大宗伯同名）乾隆癸酉戍守西域，卓帳南山之下。（塞外山脈自西南趨東北，西域三十六國，夾之以居，在西南者呼曰北山，在東北者呼曰南山，其實一山也。）山半有飛瀑二丈餘，其泉甚甘。會冬月冰結，取水於河，其水湍悍而性冷，食之病人。不得已，仍鑿瀑泉之冰；水竅甫通，卽有無數水丸隨而涌出，形皆如橄欖。破之，中有白蟲如蠶，其口與足則深紅，殆所謂冰蠶者歟？此與鐵中之蟲，鑿而不死，均可語異聞矣。然天地之氣，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極陽之內，必伏陰；極陰之內，必伏陽；八卦之對待，坎以二陰包一陽，離以二陽包一陰；六十四卦之流行，陽極於乾，卽一陰生下而爲姤；陰極於坤，卽一陽生下而爲復。其靜也伏，斯斂斂，斯鬱焉；其動也鬱，斯蒸蒸，斯化焉。至於化則生，生不已矣。特冲和之氣，其生有常；偏勝之氣，其生不測。冲和之氣，無地不生；偏勝之氣，或生或不生耳。故沸鼎炎熇，寒泉涸結，其中皆可以生蟲也。崔豹古今注載：火鼠生炎洲火中，續其毛爲布，入火不燃；今洋船多有之。先兄晴湖蓄數尺，余嘗試之。又神異經載：冰鼠生北海冰中，穴冰而居，嚙冰而食，歲久大如象，冰破卽死；歐羅巴人曾見之。謝梅莊前輩戍烏里雅蘇臺時，亦曾見之。是獸且生於火與冰矣；其事似異，實則常理也。數已前定，故鬼神可以前知。然無其事尙未發萌，其人尙未舉念，又非吉凶禍福之所關，

因果報應之所繫，游戲瑣屑。至不足道，斷非冥籍所能預註者，而亦往往能前知。乾隆庚寅，有翰林偶遇亂仙，因問宦途。亂判一詩曰：「春風一笑手扶筇，桃李花開潑眼濃。好是尋香雙蝶蝶，紛牆繡過巧相逢。」茫不省爲何語。俄御試翰林，以編修改知縣。衆謂次句隱用河陽一縣花事，可云有驗。然其餘究不能明。比同年往慰，司閹者扶杖臂匪出，——蓋朝官僕隸，視外吏如天上人；司閹者得主人外轉信，方立堦上，喜而躍曰：「吾今日登仙矣。」不虞失足，遂損其脛，故杖而行也。數日後，微聞一日遣二僕，而罪狀不明；旋有洩其事者曰：「二僕皆謀爲司閹，而無如先已有跛者，乃各因飾其婦，俟主人燕息，誘而蠱之。至夕，一婦私具餅餌，一婦私煎茶，皆暗中摸索至書齋廊下，猝然相觸，所賚俱傾，愧不自容，轉怒而相詬。主人不欲深究，故善遣去。」於是詩首句三四句並驗，此此可謂靈鬼矣。然何以能前知？此等事，終無理可推也。（馬夫人僱一鍼線人，曾在是家，云二僕謀奪司閹則有之，初無自獻其婦意。乃私謀於一點僕，點僕爲畫此策，均與約是日有暇，可稱隙以進，而不使相知，故致兩敗。二僕逐後，點僕又黨附於跛者，邀遊妓館，跛者知其有伏機，陽使先往待，而陰告主人往捕，故點僕亦敗。嗟乎！一州縣官司閹耳，而此四人者互相傾軋，至輾轉多方而不已。黃雀螳螂之喻，茲其明驗矣。附記之，以著世情之險。）

○余官兵部尚書時，往良鄉送征湖北兵，小憩長新店旅舍。見壁上有歸雁詩二首：其一曰：

「料館西風雁字斜，深秋又送汝還家。可憐飛到無多日，二月仍來看杏花。」其二曰：「水闊雲深伴侶稀，蕭條只與燕同歸。惟嫌來歲烏衣巷，卻向雕梁各自飛。」未題「晴湖」二字，是先兄字也；然語意筆迹，皆不似先兄，當別一人。或曰：「有鄭君名鴻撰，亦字晴湖。」

○ 偶見田侯松巖持畫扇，筆黑秀潤，大似衡山，云其親串德君芝麓所作也。上有一詩曰：「野水平沙落日遙，半山紅樹影蕭條。酒樓人倚孤檣坐，看我騎驢過板橋。」風味儻然，有塵外之致。復有德君題語，云是卓悟庵作，畫卽畫此詩意，故並錄此詩；殆亦愛其語也。田侯云：「悟庵名卓園禮，然不能詳其始末，大抵沈於下僚者。」遙情高韻，而名氏翳如，錄而存之，亦郭恕先之遠山數角耳。

○ 古人祠宇，俎豆一方，使後人挹想風規，生其效法，是卽維風勵俗之教也。其間精靈常在，胥靈如聞者，所在多有；依託假借，憑以獵取血食者，間亦有之。相傳有士人宿隨留一村中，因溽暑散步野外，黃昏後，冥色蒼茫，忽遇一人，相揖俱坐老樹之下。叩其鄉里，名姓，其人云：「君勿相驚，僕卽蔡中郎也。祠墓雖存，享祀多缺，又生叨士流，破不欲求食於俗輩；以君氣類，故敢布下忱。明日賜一野祭可乎？」士人故雅量，亦不恐怖。因詢以漢末事，依違酬答，多羅貫中三國演義中語，已竊疑之。及其詢生平始末，則所述事迹，與高則誠琵琶記纖悉曲折，一一皆同。因笑語之曰：「資斧匱乏，實無以享君，君宜別求有力者，惟一語囑焉。」

自今以往，似宜求後漢書三國志中郎文集，稍稍一觀，於求食之道，更近耳。其人面頰微耳，躍起現鬼形去。是影射斂財之術，鬼亦能之矣。

○ 梁豁堂言：有客遊粵東者，婦死，寄柩於山寺。夜夢婦曰：「寺有厲鬼，伽藍神弗能禱也。凡寄柩僧寮者，男率爲所役，女率爲所污，吾力拒弗能免也。君盍訟於神。」醒而憶之了了，乃炷香祝曰：「我夢如是，其春睡迷離耶？意想所造耶？抑汝真有靈耶？果有靈，當三夕來告我。」已而再夕夢皆然，乃牒訴於城隍，數日無胖靈。一夕，夢婦來曰：「訟若得直，則伽藍爲失糾舉，山神社公爲失約束，爲陰律皆獲譴，故城隍躊躇未能理。君盍再具牒，稱將詣江西訴於正乙真人，則城隍必有處置矣。」如所言，具牒投之。數夕，又夢婦來曰：「昨城隍召我，諭曰：『此鬼原居此室中，是汝侵彼，非彼攝汝也。男女共居一室，其僕隸往來，形迹嫌疑，或所不免，汝訴亦不爲無因。今爲汝重笞其僕隸，已足謝汝，何必堅執姦污，自博不貞之名乎？從來有事不如化無事，大事不如化小事，汝速令汝夫移柩去，則此案結矣。』再四思之，凡事可已則已，何必定與神道爭，反激意外之患。君卽移我去可也！」問：「城隍既不肯理，何欲訴天師，卽作是調停？」曰：「天師雖不治幽冥，然遇有控訴，可以奏章於上帝，諸神弗能阻也。城隍亦恐激意外患，故委曲消弭，使兩造均可以已耳。」語訖，鄭重而去。其夫移柩於他所，遂不復夢。此鬼苟能自救，卽無多求，亦可云解事矣。然城隍旣爲明神，所司何事

，毋乃聰明而不正直乎？且養癰不治，終有釀爲大獄時，併所謂聰明者，毋乃亦通蔽各半乎？

○ 田白巖言：濟南朱子青與一狐友，但聞聲而不見形；亦時預文酒之會，詞辯縱橫，莫能屈也。一日，有請見其形者，狐曰：『欲見吾真形耶？真形安可使君見？欲見吾幻形耶？是形既幻，與不見同，又何必見？』衆固請之，狐曰：『君等意中覺吾形何似？』一人曰：『當龐眉皓首，』應聲，卽現老人形。又一人曰：『當僂風道骨，』應聲，卽現一道士形。又一人曰：『當星冠羽衣』，應聲，卽現一仙官形。又一人曰：『當貌如童顏，』應聲，卽現一嬰兒形。又一人戲曰：『莊子言「姑射神人，綽約若處子，」君亦當如是。』卽應聲，現一美人形。又一人曰：『應聲而變，是皆幻耳，究欲一睹真形。』狐曰：『天下之大，孰皆以真形示人者，而欲我獨示真形乎？』大笑而去。子青曰：『此狐自稱七百歲，蓋閱歷深矣。』

○ 舅氏實齋安公曰：『講學家例言無鬼；鬼吾未見，鬼語則吾親聞之。雍正壬子鄉試，返宿白溝河，屋三楹，余住西間。先一南士住東間，交相問訊，因沽酒夜談。南士稱：「與一友爲總角交，其家酷貧，亦時周以錢粟。後北上公車，適余在某巨公家司筆墨，憫其飄泊，邀與同居，遂漸爲主人所賞識。乃撫余家事，潛造蜚語，擠余出而據余館。今將托鉢山東。天下豈有此無良人耶？」方相與太息，忽窗外鴨鳴有泣聲，良久語曰：「爾尙責人無良耶？爾家本有婦，見我在門前買花粉，詭言未娶，誑我父母，鬻爾於家。爾無良否耶？我父母患疫，先後歿，

別無親屬，爾據其宅，收其資，而棺衾祭葬，俱草草與死一奴婢同；爾無良否耶？爾婦附糧艘，尋至，入門與爾相詬厲，即欲逐我；既而知原是我家，爾衣食於我，乃暫容留爾，巧說百端，降我爲妾，我苟求甯靜，忍淚曲從；爾無良否耶？既據我宅，索我供給，又虐使我，呼我小名，動使伏地受杖，爾反代彼讒我項背，按我手足，叱我勿轉側；爾無良否耶？越年餘，我財產衣飾，削剝並盡，乃鬻我於西商；來相我時，我不肯出；又痛捶我，致我途窮目盡；爾無良否耶？我歿後，不與一柳棺，不與一紙錢，復襁我敝衣，僅存一袴，裹以蘆蓆，葬蠶冢；爾無良否耶？吾訴於神明，今來取爾，爾尙責人無良耶？」其聲哀厲，僮僕並聞。南士驚怖瑟縮，莫措一詞，遽噉然仆地。余慮或牽涉，未曉卽行。不知其後如何？諒無生理矣。因果分明，了然有據，但不知講學家見之，又作何遁詞耳。」

○張浮槎秋坪新語載余家二事，其一記先兄請潮宗東樓鬼，（此樓在兄宅之西，以先世未析產時，樓在宅之東，故沿其舊名。）其事不虛，但委曲未詳耳。此樓建於明萬曆乙卯，距今百八十四年矣。樓上樓下，凡縊死七八人，故無敢居者。是夕，不得已，開之，遂有是變，殆形家所謂凶方歟？然其側一小樓，居者子孫蕃衍，究莫明其故也。其一記余子汝倍臨歿事，亦不得六七。惟作西商語索遺事，則野鬼假託以求食；後窮詰其姓名居址年月，與見聞此事之人，乃詞窮而去。汝倍與債家涉訟時，刑部曾細核其積遺，數目具有案牘，亦無此條。蓋張氏紀氏爲

世姻，婦女遞相述說，不能無纖毫增減也。嗟乎！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隨異詞，魯史且然，况稗官小說？他人記吾家之事，其異同吾知之，他人不能知也。然則吾記他人家之事，據其所聞，輒爲敘述，或虛或實或濡，他人得而知之，亦吾不得知也。劉後村詩曰：「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匪今始然，振古如茲矣。惟不失忠厚之意，稍存勸懲之旨，不顛倒是非如碧雲騷，不懷挾恩怨如周秦行記，不描摹才子佳人如會真記，不繪畫橫陳如祕辛，冀不見擯於君子云爾。

國徽章堂記

臨陽校錄

閱微草堂筆記

附錄

紀汝侏著

亡兒汝侏，以乾隆甲子生，幼頗聰慧，讀書未多，即能作八比。乙酉舉於鄉，始稍稍治詩古文，尚未識門徑也。會命從軍西域，乃自從詩社才士遊，遂誤從公安竟陵兩派。入後依朱子類於泰安，見齊志異抄本，（時是書尚未刻）又誤隨其窠臼，竟沈淪不返，以訖於亡。故其遺詩遺文，僅付孫樹庭等，存乃父手澤，余未爲一竊次也。惟所作雜記，尙未成書，其間瑣事，時或可采，因爲簡擇數條，附此書之末，以不沒其鑿禮叫凍之勞。又惜其一歸彼法，百事無成，徒以此無關著述之詞，存其名字也。

觀孫道人論。

○花隱老人居平陵城之東，鵲華橋之西，不知何許人，亦不自道真姓字。所居有亭臺水石，而蒔花尤多；居常不與人交接，然有看花人來，則無弗納，——曳杖僂僂前導，手無停指，口無停語，惟恐人之不及知，不及見也。園無隙地，殊香異色，紛紛拂拂，一往無際，而蘭與菊

，與竹，尤擅天下之奇。關，有紅，有素；菊，有墨，有綠。又有丹竹純赤；王竹純白；其他若方若斑，若紫若百節，雖非目所習見，尙爲耳所習聞也。異哉，物之聚於所好，固如是哉！

○ 士人某，寓岱廟之環詠亭，時已深冬，北風甚勁，擁爐夜坐，冷不可支，乃息燭就寢。既覺，見承塵紙破處有光，異之，披衣潛起，就破處審視，見一美婦，長不滿二尺，紫衣青袴，著紅履，纖瘦如指，髻作時世粧，方薰火炊飯，灶旁一短足几，几上錫鑿燦然。固念，此必狐也。正癡視間，忽然一噓，婦驚，觸几燈覆，遂無所見。曉起，破承塵視之，黃泥小灶，光潔異常，鐵斧大如椀，飯猶未熟也；小錫鑿倒置几下，油痕狼藉，惟薰火處紙不燃，殊可怪耳。

○ 徂徠山有巨蟒二，形不類蟒，頂有角如牛，赤黑色，望之有光。其身長約三四丈，蜿蜒深澗中。澗廣可一畝，長可半里，兩山夾之，中一隙僅三尺許；游人登其巔，對隙俯窺，則蟒可見。相傳數百年前，頗爲人害，有異僧禁制，遂不得出。失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似此亦無足怪；獨怪其蛻伏數百年，而能不飢渴也！

○ 泰安韓生，名鳴岐，舊家子，業醫。嘗夤夜騎馬赴人家，忽見數武之外，有巨人長十餘丈。生膽素豪，搖鞚徑過，相去咫尺，卽揮鞭擊之，頓縮至三四尺，短髮蓬鬆，狀極醜怪，屑助禽闢，格格有聲。生下馬執鞭逐之，其行緩澁，蹣跚地上，意頗窘。旣而身縮至一尺，而首大如瓊，似不勝載，殆欲顛仆。生且行且逐，至病者家，乃不見。不知何怪也。——汝陽范灼亭

說。

○戊寅五月二十八日，吳林塘年五旬，時居太平館中，余往爲壽。座客有能爲烟戲者，年約六十餘，口操南音，談吐風雅，不知其何以戲也。俄有僕携巨烟筒來，中可受烟四兩，燕火吸之，且吸且咽。食頃方盡，索巨盃淪苦茗，飲訖，謂主人曰：『爲君添鶴算可乎？』卽張吻吐鶴二隻，飛向屋角；徐吐一圈，大如盤，雙鶴穿之而過，往來飛舞，如擲梭然。旣而噤喉有聲，吐烟如一線，亭亭直上，散作水波雲狀；諦視，皆寸許小鶴，鵠鳩左右，移時方滅。——衆皆以爲目所未睹也。俄其弟子繼至，奉一觴與主人曰：『吾技不如師，爲君小作劇可乎？』呼吸間，有朶雲飄縹筵前，徐結成小樓閣，雕欄綺窗，歷歷如畫，曰：『此海屋添籌也。』諸客復大驚，以爲指上毫光現玲瓏塔，亦無以喻是矣。以余所見諸說部，如擲盃化鶴，頃刻開花之類，不可殫述，毋亦實有其事，後之人少所見，多所怪乎？如此事非余目睹，亦終不信也。

○豫南李某，酷好馬。嘗於遵化牛市中，見一馬，通體如墨，映日有光，而腹毛則白於霜雪，所謂烏雲托月者也。高六尺餘；鬣尾懸然；足生爪，長寸許；雙目瑩澈如水精；其氣昂昂如雞羣之鶴。李以百金得之，愛其神駿，駕秣必身親。然性至獷劣，每覆障泥，預施絆鎖，有力者數人左右把持，然後可乘。按轡徐行，不覺其駛，而瞬息已百里。有一處，去家五日程，日午就道，比至，則日未銜山也。以此愈愛之，而畏其難控，亦不敢數乘。一日，有偉丈夫碧眼

虬髯，款門求見，自云能教此馬。引就檻下，馬一見卽長鳴；此人以掌擊左右肋，始弭耳不動。乃牽就空屋中，窗戶與馬盤旋，李自隙窺之，見其手提馬耳，喃喃似有所云，馬似首肯。徐又提耳喃喃如前，馬亦似首肯。李大驚異，以爲真能通馬語也。少間，啓戶引韁授李，馬已汗如濡矣。臨行，謂李曰：『此馬能擇主，亦甚可喜；然其性未定，恐或傷人。今則可以無慮也。』馬自是馴良，經二十餘載，骨幹如初。後李至九十餘而終；馬忽逸去，莫知所往。

上海新文化書社出版

左文匯	羅通奇	包度妖	二平綠	遊揚江	薛粉杜	薛花杜	女仙仁	東綴西	兒兒女	小五義	七俠五	儒林外	岳奇義	官場現	封遊神	鏡後水	蕩寇志	三國演	列國演	紅樓夢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水滸	不短	文藝	經學	六朝	莫朝	唐詩	白香	斷香	世勝	文心	鄭記	王史	陸宣	曾文	曾文	曾文	曾文	曾文	曾文	曾文	曾文
文藝	文藝	文藝	文藝	文藝	文藝	文藝	文藝	文藝	文藝	文藝	文藝	文藝	文藝	文藝	文藝	文藝	文藝	文藝	文藝	文藝	文藝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人說	人說	人說	人說	人說	人說	人說	人說	人說	人說	人說	人說	人說	人說	人說	人說	人說	人說	人說	人說	人說	人說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八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馬路四十六號二號中華書局對門 電話九一五三十八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十三版

標點新式 閱 微 草 堂 筆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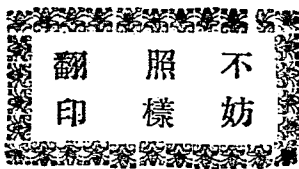
△平裝三冊定價一元五角▽

原 著 者 紀 曉 嵐

校 訂 者 何 銘

發 行 者 樊 景 華

分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局



不 妨 照 樣 翻 印

總發行所 上海 四馬路 新文化書社

電話九五一三八

